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四二冊目次

歸潛志十四卷 (元)劉祁撰 附錄一卷 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一

山房隨筆一卷 (元)蔣子正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一一五

山居新話不分卷 (元)楊瑀撰 明鈔本 一二四

遂昌雜錄一卷 (元)鄭元祐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一五○

姚樂年樂郊私語一卷 (元)姚桐壽撰 明刻鹽邑志林本 一六七

菽園雜記十五卷 (明)陸容撰 清初鈔本 一八○

先進遺風二卷 (明)耿定向撰 毛在增輯 明萬曆十八年毛在刻本 二八○

觚不觚錄一卷 (明)王世貞撰 明刻廣百川學海本 三三二

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傳　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刻本　三四七
神異經一卷（漢）東方朔撰（晉）張華註　明萬曆新安程氏刻漢魏叢書本　四一一
海内十洲記一卷（漢）東方朔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四二〇
漢武帝内傳一卷外傳一卷　明鈔本　四二九
漢武帝别國洞冥記四卷（漢）郭憲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四五五
拾遺記十卷（前秦）王嘉撰（梁）蕭綺錄　明刻古今逸史本　四六七
搜神記二十卷（晉）干寶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五二〇

歸潛志十四卷

（元）劉祁撰

附録一卷

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歸潛志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劉祁撰。祁字京叔、渾源人。御史從益之子。爲太學生、舉進士不第。元兵入汴、遁還鄉里。戊戌復出就試、魁南京、遂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省辟置幕府。凡七年而歿。舊以金史載之文藝傳、遂題曰金人、殊非其實。是書名曰歸潛、蓋祁於壬辰北還、以此二字牓其室、因以題其所著。然晚年再出、西山之節不終、亦非其實也。卷首有祁乙未自序、謂昔所聞見、暇日記憶、隨得隨書。第一卷至六卷悉爲金末諸人小傳。第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第十一卷題曰錄大梁事、紀哀宗亡國始末。第十二卷題曰錄崔立碑事、紀立作亂時廷臣立碑以媚之、劫祁使撰文事。又一篇題曰辨亡、敘金前代之所以治平、末造之所以亂亡。自此二篇以下至十三卷悉爲雜說、略如語錄之體、殊不相類。疑此二篇本自爲一卷、殿全書之末、別以語錄爲第十三卷、詩文爲第十四卷、附綴於後。後人因篇頁不均、割語錄之半、移綴此卷、故體例參差也。壬辰之變、祁在汴京、目擊事狀、記載得其實。故金史本傳稱祁此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哀宗本紀全以所言爲據。又若大金國志稱樞密使伊喇蒲阿出降於元。此志不書出降、與金史相合。可證大金國志之誤。元史稱壬辰正月太宗自白坡濟河而南、睿宗由峭石灘涉漢而北、以渡河涉漢同在一時。而此志則載睿宗涉漢在辛卯十一月、太宗渡河乃在壬辰、與金史及姚燧牧菴集蘇天爵名臣事略所紀相合。可證元史之誤。又如載天興元年劉元規使北朝、不知所終、而金史本紀不書其事。載薩克蘇媒孽李元妃、本紀不著其名。載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諸國使臣朝見遇雨放朝、與周煇北轅錄合、而本紀但載十六年三月朔日蝕放朝一條。載金代鈔法凡八易其名、而金史食貨志失載通貨改爲通寶、通寶又改爲通貨一條。皆足以補正史之闕。至於金史交聘表稱大定十六年、宋湯邦彥充申請使、此志作祈請使、圖克坦烏登傳稱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關、移烏登行省閿鄉以備潼關、此志書其事於正大八年。完顏思烈傳載王渥從思烈戰歿、此志作從持嘉哈希。李英傳稱與元兵遇於霸州敗死、此志作遇於潞州。郭阿林傳稱宋兵大至遂戰歿、此志作馬倒被

擒、不知存歿。師安石傳贊稱以論列侍從、觸怒而死、此志則云既居位、人望頗減。皆有異詞。其他年月先後、姓名官階、與史不同者甚多、皆足以資互考。談金源遺事者、以此志與元好問壬辰雜編爲最。金史亦並稱之。壬辰雜編已佚、則此志尤足珍貴矣。世所行本皆八卷、雖傳是樓藏本亦然。

國朝郭朝釪編纂金詩、所採錄僅及前七卷、知其未見全帙。此本一十四卷、與王惲渾源世德碑相合。當猶從元本傳錄。錢曾讀書敏求記稱陸孟鳧家鈔本歸潛志凡十四卷、蓋即此本也。

歸潛志

歸潛志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為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原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于鄉蓋年三十二（一作三）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喪亂皆烟銷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其所以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糲飯蔬飲水槖中無寸金未嘗帶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敘

歸潛志卷第一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爲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意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

無處不楊花眞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云夜飲何所樂所樂無喧嘩（一云所樂靜無嘩）三杯淡醽醁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燈欲花（夜深一作夜闌）一陶陶復陶陶醉鄉豈有涯聚骨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鬪翠條更結同心扣（一作綬）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淸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爲軟金盃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瓈盤（一作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嘗爲鐵券行數十韻筆力甚雄又有送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行於世

密國公璹（按金史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按金史字仲寶一字子瑜）世宗之孫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親王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吟詠爲樂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閒余入南京因訪

佾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笑眞一老儒殊無驕貴之態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數十軸皆世間罕見者後余適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爲予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王飛伯皆遊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書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實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已臥疾予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

吾祖宗且本邊塞如得完顔氏一族歸我國中使女
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爾後數月㽔按元好問所作如菴詩文
序壽以天興壬辰五月㽔春秋六十二五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少亦
有俊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狀貌白皙丰神秀徹如
仙人公特鍾愛嘗會予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
㽔崔立之變皐族皆聚於禁中將北遷慶之病死年
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晩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
一百首號如菴小稾趙閑閑序之行於世其佳句有
聞閑閑再起爲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

膺恩深西朝耆舊大宗伯二紀聲名老翰林入道蛟
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巖谿谷西窗夢不信
秋來不上心又過胥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立中州集
作欹始信征南宰相尊征南中州集作征西下馬讀碑人不識夷
山高處望中原甚有唐人遠意又絶句孟津休道濁
于涇若過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
不談兵不可謂無志者也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按金史大定二十五年進
士作詩及字畫有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因言事
忤旨外補後再入館爲脩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
岢嵐平定寧邊三郡南渡爲直學士遷侍讀拜禮部
尚書致仕再起爲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改元夏五
月卒按元本作夏四月卒考元遺山撰墓志云卒于五月十二日予家有閑閑手書詩一卷後遺山
號語亦云五月十二日下世今據以改正年七十三按金史卒年七十四公幼年詩
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
及晩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壽
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爲性疏曠無機警治民鎭
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

夫人卒不再娶斷葷月齋衣糲食不卹也酷好學至
老不衰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鈔錄上至六經解
外至浮屠莊老醫學丹訣無不究心其所著有太元
解老子解南華指要滏水集外集無慮數十萬言自
號閑閑居士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
士父釆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兒初
爲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擢
冠一作始冠擢高第按金史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名聲燁然爲文法莊

周左氏故其詞雄奇飭古後進宗之文風由此一變
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志泰和南征兩上疏策其勝
負章宗深異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宣宗奇其文薦
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
入翰林時丞相术虎高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公審
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韙之再入
翰林遷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
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公爲人聰敏
於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
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
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士論惜之中年度其
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嘗成考旋即
歸隱居閒與禪僧士子遊惟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
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
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至于談笑怒罵燦
然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
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歡
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爲當世龍門

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末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
張穀李經王權雷淵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
而居士使酒玩世人怍其意輒嫚罵之皆其志趣也
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蟣虱
公侯語言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癈而挽回萬牛
寧爲時所棄不爲名所囚是何人也邪吾所學者淨
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
內藁其餘應物文字如碑誌詩賦號外藁嘗擬莊子
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
鳴道集解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
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此其所學也每酒
酣歷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
屈世豈復有此俊傑人哉附錄重修面壁菴記大金興定六年二月屏山居士李純甫撰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虛名顧言史學求新多爲[illegible]學經學窮理性之說偶於元學有得遂以[illegible]亦有所入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門中人堂人非佛西方有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illegible]大慈皆如實語發精微之[illegible]於明白處示元妙之[illegible]於變幽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明疑其深[illegible]爲[illegible]誕詆爲邪說惜哉能窮[illegible]內其學無[illegible]毀[illegible]項之而不觀日之而不解日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

執其所見裂於宗乘沉於義疏昔佛之意掩地矣悲夫梁普通中有菩提達磨大士自西方來欲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眞傳教者非別傳也如有雅樂非本色則不成宮商如有甲第[illegible]人則不知戶庭門部之[illegible]其子孫編天下多與[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光明表表可紀[illegible]高論[illegible]造佛心斬于義學沙門波及學士大夫[illegible]密契不可[illegible]數其宮而成書者高[illegible]行之以[illegible]嚴圭峯得之以鈔[illegible]覺無盡得之以解[illegible]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注[illegible]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則公[illegible]子得之以論[illegible]易伊川兄弟得之以[illegible]詩書東萊[illegible]之以[illegible]無所得之以說[illegible]論之以[illegible]人[illegible]

道人重修而[illegible]庵既已落成請記其歲月時人余與定丙年中元之前一日也臨之餘又洗手焚香而為之贊曰元圖未緣玉鏤本[illegible]臺末洗余鏡塵[illegible]生之[illegible]身石女兒胎熟為具眼鼻[illegible]西來房行萬里心一如火壁觀九年覺音如雷不戒而[illegible]禪衣一鉢五葉花開或杖或拜或[illegible]或舞或[illegible]

[illegible]

雷翰林淵字希顏(按中州集字季默)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閈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司

注易行于世公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按金史本傳淵西仲季子庶出三歲喪父不為諸兄所齒七歲乃發憤入太學讀書)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還東阿令授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為英王府文學(英王中州集作荊王)(按金史宣宗紀二子守純本名盤都貞祐元年封[illegible]王興定二年進封英王哀宗正大元年始進封荊王則興定末當作英王中州集稱為荊王者誤也)俄入翰林為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貴臣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聲凡姦豪不法者立箠殺之坐此為小人所訟罷

去(按淵在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雷半千坐此為人所訟罷去)久之起為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按遺山集希顏墓誌云年四十六)公博學有雄氣為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于敘事詩雜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書畫碑刻藏于家甚富喜結交凡當途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後進經公品題以為榮家無餘貲及待賓客豐腆甚盛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督州魁吏州檄召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仕不達然

士論未嘗不壯之嘗爲文祭高公獻臣其詞高古一
時傳誦工于尺牘辭簡而其交朋友得之輒以爲珍
藏發書頃刻數十軸皆得體可愛在館與諸同年友
制辭皆摘其不及以箴之如詩商衡平叔云將迎閒
有亦須風節之自持諸雍天驥元吉云讀書大可益
人宜勤講學少年賦松巷詩曰巷中假臥龍閲世鬚
髯古人天共護持半夜起風雨過華山懷陳希夷云
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俟澄淸鶵鶵四十年來
睡開眼東方日已明又梅影云緋摩丈室冷于冰千

劫蕭然無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崩斜
人皆傳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
臣最後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
鄉校同太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嘗挽詩有云鄉校連
裾春誦學上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爲墓誌迄今予
家有公書簡甚多也吾飲啖未嘗見大醉酒閒論事
口吃而甚辯出奇無窮此眞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遊太學有詞賦聲從屏
山遊頗肯爲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至
寧初擢高第歷關中四邑以能稱（按金史四邑爲藍田高陵扶風三水）
召補省掾爲當軸者所忌求去已而爲延安帥府所
辟充經歷官召爲南京右巡院使風采甚著以不能
事權要罷官俄入翰林爲應奉得風疾引去遭亂北
還道病歿（按中州集云正大中病夭音癈居歿于癸巳之禍）年未五十士大
夫惜之飛卿爲人剛直英邁不羣能政能文甚爲時
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哀哉初召至南京時屏山亦
在予每從之遊亂後予居八仙館與飛卿相過日相
見屬和其詩猶在予橐中少時題太白泛月圖云江

心月影寒一擲船頭杯酒盡一吸夜深風露點宮袍
天地之閒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宋
祁新唐書惜乎爲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雖從
屏山遊常與爭辯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起衆書與屏
山爲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愼無以佛老乃嫚之
也有二句似說屏山詩之宗變遊以爲笑其後時行予以
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回今兹亡歿從其此挺特
之士乎（按中州集云飛卿不喜佛法自古不什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恨辭學
之上多好溺經淵之恨大才而攻異端其
題蓮社圖詩云淵明攬不來惡日況爾）

歸潛志卷第一

歸潛志卷第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眞今世太白也蓋於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任全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明威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illegible]人題太眞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怯損力東風斜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雲曉又夕陽鵝單眼人立秋黃中夜起

云夜半不得月河漢容星辰又出塞意云一片崑崙心交陽小煙樹又四玄云老翠壁古澀立挽秀林陰濕雨蒼蒼下闔廬明滿鏡夜氣成虛此其詩體也

張瑴伯玉許州人伯英通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疑齋丁贖爲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聲從屏山遊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自居許之郾城有別墅田宅甚豐日役使諸奴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傲然爲西州豪俠與邑令過使皆下之嘗稱人善交遊有

患難極力擎扶俗子少不恢意輒嫚罵年四十餘不
娶有一妾因小過以鐵鎖役之嘗衣紫綺裘半醉坐
堂上人望之如神仙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往有天
仙語後病腦疽死年未五十麻九疇知幾爲文以祭
辯其爲人大略少時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日飲
燕市人人識狀驕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昨
日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日上高樓西山如死灰想
見屏山老癡飢西山隱餐盡西山色高樓容崔兒又
賦古鏡云軒轅古鏡黑如漆錦華鏽鈒秋雨溼人以

爲不減李長吉云

周嗣明晦之眞定人叔昂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
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學問淳
深眞韓歐輩人也晦之爲人有學長于議論目號放
翁屏山嘗與作眞贊與雷宋張李輩頗同余先子
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叟了俱縊死屏山
贊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有張元是人中
龍聲如俊鶻盤秋空怒如怪獸拔枯松按二如字別本俱作似
更將短周盱綴頗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
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勃敵相隨已錚錚二家同運又
運衡屏山直欲樹降旗那得人間有阿英阿英魁奇
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凡不死時借奇
兵攻二子可想見二人名也

王權士衡眞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爲人
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爲
狂屏山爲作眞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運
蹇晚召入朝爲部勾當官俄辟爲縣令未赴家唐山
爲縣吏所侮憤鬱發疾死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幕

時屏山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皆在焉日會飲爲
樂怨而公獨以將赴河南來過諸公許之及夕獨希
顏士衡醉後高既大索幾爲主帥所疑以有異志
逮捕者窮研得下獄川誠之公赴洛獄拘掠萬端會
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

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按中州集作莫州人幼穎悟善草
書按金史三歲識字七歲能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能詩號神童既長入太
學刻苦自勵爲文閉門學屏山所知南渡後居郾蔡
間入遂下西山讀書爲經義學精甚與定末試開封

府詞賦乙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府郡婦人小兒皆知名及廷試以誤絀上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具知知幾爲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盧亞榜）以病不拜官告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復以病去居郾久之北兵入河南天興元年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爲兵士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按金史年五十九）知幾爲人耿介清

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遊少不愜意輒怒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和遊盡傳其學爲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嘗作遊光鏡家觀詩二（按詩載中州集）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每潛心爲易學與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攝令郟城日與唱酬爲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爲御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

爲有司因相與論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擢爲魁已而果然王林以得人相賀晚最爲趙閑閑所知有送麻徵君序并詩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按金史福昌人）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時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爲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爲科舉計且未嘗至京師翛然中州一逸士也爲人質古不媚世事兀傲有棱或倚杖嘯吟市中人訝之亦不卹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

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深其身而伏于廁也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宦長葛敬之素不識聞其名來謁相得甚懽及別厚贈之歸而買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几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閒惟以吟詠嘯詠爲事朝士大夫欲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葉復來遊後歸洛下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行囊中其佳句有云陰節寬月窗虛細度雲又鶯銜晚色啼深樹燕掠春陰入短牆又波搖助月

浮金鏡嶺隔華星斷玉繩又箕山潁水春風裏喚起巢由共一杯又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詩也

趙宜祿宜之忻州人幼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號愚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西山下止以吟詠爲樂名士無不與遊趙李諸公甚重之屏山嘗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病歿有愚軒集其題嵩陽(嵩陽一作嵩山)歸隱圖云風烟萬頃一椽(一椽一作十椽)茅邱壑端能傲市朝窮窕突山二兒六飄飄風樹一鳩巢本來無取亦無與只合自漁還自樵三十六峯俱可隱願從君後不須招送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騎長鯨後五百歲之純生

史學學優河南人(按中州集延安人)兄弟三人兄才長亦知名學優之學長于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後中廷策得主武陽簿頗有政聲再辟盧氏令病卒興定末與余同試于廷始識之中夜秉闌談至旦後先子令葉學優復來游先子歿學優有挽詩未幾亦下世有詩數百首其七夕云箱半回駄錦機問天上悲歡亦夢間月夜凭闌人不見蕭蕭風葉滿驪山又絕句有金城頭夜斬關軼紅塵底曉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門外溝溪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張侯新作九原人(伯玉)梁子今爲戰血塵(仲經)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李獻能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時號李金吾家從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名從兄欽止獻卿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仲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苦學博覽無不通年二十四府薦擢南省魁復中宏詞(按金史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遂入翰林爲應奉考滿再留出爲鄭州觀察判官再入還脩撰正大末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來攻帥敗奔陝又爲陝府經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三欽叔爲人眇小而黑色頗有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鏘然可聽作詩有志于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閑閑李屏山嘗目李欽叔天下今世翰苑材故諸公薦之不令出館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

後竟如其言異哉按金史家故饒財盡于貞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給其母素豪奢厚于自奉少不如意則必呵譴人視之殆不堪憂獻能處之自若也人以純孝稱之

冀禹錫京父惠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興魁入太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皆同牓號爲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主沈邱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爲其令所乘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士屢薦之爲當途者所沮居閒日與諸公宴游蒙照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爲行樞密院辟爲都

事末帝東遷擢爲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蹊同見殺按中州集云官奴之變自投水中年四十三京父少年作詩綴錄甚工寫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有云忠策萬言憂國獻好詩千首課兒鈔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無高位直道何人主後盟又醉鄉原大寬留地世路崎嶇小作程聞說尚琪詔下齊爲兄古開兩處故人皆四海窮愁一路無見說帝庭新孫縣道知人意欲去異兩當日月開明詔萬國衣冠入坦途真向新亭共內泣中興覓止

一考吾散文亦精緻嘗作余先子哀詞雷文希顏善之

王渥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有詞賦聲廣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爲時帥與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令寧陵有治迹召爲省掾因使宋至揚州應對善敏宋人重之因爲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後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天興改元從赤盞合喜出兵援武仙鄭州西遇北兵大戰歿于陣中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通長于談論使

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畫遒美有晉人風作詩多有佳句其過潁亭云九山西絡煙霞去一水南吞澗壑流貧中鳴酬客愁攻干戈橫絕自滄洲又贈李道人云諳領流迷嫌我俗雲山放浪覺君賢又潁州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云詩成一大笑浩浩洪波東

李汾長源先名灝字敬之太原人按金史太原平晉人少游秦中喜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于詩專學唐人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爲人尚氣跌宕不

羈頗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爲人所惡嘗以詩謁行臺胥相國鼎胥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胥過惡胥大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舉進士不中能詩聲一日動京師諸公辟爲史院書寫時趙閑閑爲翰林雷希顏李欽叔皆在院長源不少下之諸公怒將逐去亦不屑後以病日免歸復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入境恒山公武仙署爲掌書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勸仙歸宋未幾爲仙麾下所殺年未四十哀哉按金史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駐謀自安

罷汾三命衍除之汾遂走泌陽仙令總帥上官追殺之汾知事絕食而死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內過長安有云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鵑客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又記時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說衆曾務而哭罷于學少室云表影靜涵秋氣老劍鋒稜倚上朽寒夏夜云鴉銜暝色投林急螢曳餘光入草深鸛雀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小斷雲橫處碧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子遷後名俊字季武陳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爲學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亂尤喜武事習兵法擊劍馳射有志于功名累舉詞賦不中改試經義復不售後將棄之卒以武舉進身無何陳陷死年四十二子遷爲人介特自守不苟然尚氣使酒剛甚平居循循惟恐傷人既醉雖王公大人嫚罵不恤爲文尚奇澀喜唐人作詩尤勁壯多奇語然不爲鄉里所知貞祐末先子爲陳幕一見喜之爲延譽諸公間後爲麻知幾雷希顏所重東方後進皆推以爲魁若侯季書

雷伯威王飛伯杜仲梁曹通甫輩皆以兄事與余最深子遷既死余嘗爲哀詞道其爲人之詳平生詩不甚多不如意輒毀去嘗賦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盤古皋州夢斷繁華歇一鞭春事忙耕出壟頭月土蝕背花暗歸泮駭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著手捫按中州集云盤盤古皋州夢斷繁華歇一鞭春事忙耕出壟頭月土蝕背花昏跡泮駭龍蹲鬚髯怒欲張縮手不敢捫星環紫極佐劍外十二字細看清用文其篆文云爲清日用溟溟君基誌壽堂鎖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煙夕霏時幾照拂雙鸞神物汚難久一日落吾手壽光闕入多

嘗有此客不可呵吾戲云雅志蹈先民鏡裏衣風面
泉下今日應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挲一面銅
便有親炙樂又弔張伯玉云匣內青蛇亦悲吼竟憑
誰識扶雲材又贈赤腿子云石鼎夜聯詩句健布襪
春醉酒錢饞

歸潛志卷第二

歸潛志卷第三

俠榮李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拘學鬭雞走狗雄鄉
里南渡後慨然有爲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少年
事書作詩刻苦向學自漢魏六朝唐宋人詩集無不
研究初爲李子遷所知爲丁余先子亦喜之一飛伯
負其材恃少可可一見李尚書郎加敬爲人任俠尚
氣然修謹無過久與余交最深久之居南頓云久居頓之
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所有與衆人無改元陳亂失妻
獨走大梁詣余會以作數月死諸朋友爲買棺葬西
城余爲誌其墓刻石今在時其多同于飛伯嘗和南
頓同余唱和梁園又有效西崑體甚有得其甲一貴
人云歌翻荷露霧靈遠門掩秋風甲第深又云峯前
雨送閣中樓上雲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樓開玉鳳
秋風桂滿夏銅能又九疑湘瑟悲能竹子夜泰簫隔
鳳樓又幽鳥方言花攔地斷虹沈影水明河又詠雨
云勢侵中秋洲其潤聲入簾所蠟炬清又和飛伯云
世事催人向老年夢魂失路北歸遲道之唐人集中
誰復疑其非也

甯瑄伯威坊州人父秀賓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文作
詩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余過陽夏聞其名及
一見傾倒歡甚後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陽爲咏文雅
滄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希之已而以家貧母老爲國
史院書寫秩滿爲入作使亂後南奔道爲兵士所殺
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爲人議論刻深然于文字甚工
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又欲取奇異功名自喜
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有游能德宮云千年金
谷銅駝怨萬里蜀天杜宇啼按中州集云千年洛苑銅駝怨萬里坤維杜宇啼

啼又明月清風一壺酒與君同酹信陵墳
王鬱飛伯奇士也少余一歲與余交最深儀狀魁奇目
光如鶻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鶴狀貌也少居釣臺閉
門讀書不接人事數數爲文閎肆奇古動輒數千百
言法柳柳州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初爲御史程公
震所知繼爲令翰林欽叔應徵君知幾史庸氏學優
嘉賞且共爲延譽籍籍止人初余先子令葉飛伯持
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留門下遂與余定交每觴
酒讌遊無不在已而入南京見趙宮諸公皆稱之不

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因下第西遊洛中余居淮
陽凡三過南輒數月唱酬談論相高每相別輒以所
著相寄且相約可爲益正大末南京被圍復相守圍
城中天興改元秋飛伯忽過余別曰吾將伏闕拜不
自得今將突圍走東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
子小傳屬余曰茲不朽之託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
年不知存亡丙申歲南遊過交游輩說飛伯初爲東
諸侯兵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復行不設機久之
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

可傳付中州一人夫子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十
于哭諸鎮陽蓋飛伯爲人聰穎絕人然涉世日淺
疏於省不通徹此所以不免余嘗見其與止言議無
賴紛勿爲慨然而飛伯益自信莫能屈以是嘗得謗
議爲俗人所訾述今談其名不悅者多矣噫予以斯
人之才氣稍有假借其文章所至豈易量哉今而中
道摧折不逮丁人壯可以爲斯文歎其詩文往來與
余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頓聯句在賦銘贊書序數十
首遭亂皆在余橐中今仍略載其小傳云先生名青

雄一名彥大興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侍中丞等衛公曾祖衍金紫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內觀察使祖彥信鄧州節酴尉父欽山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先生始生之月父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紫絲囊賜一大鵬且云吾後必來取其鵬在地振羽一鳴驚而寤訪諸日者繇曰凜凜有鵬賜自上帝既文于外又剛于中法生貴子其應在公他日必作府寺之雄先生既生因採其語為名字年十八父殁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

不以為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為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為麻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鈞臺得其所著傷齊麟導懷等賦并楊孝童碑王學祥哀辭大驚服書徧薦于諸公先生之名始滿天下自此去鈞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陘山覃思古學且大有作先生年二十五矣來游京師諸公倒屣爭識其面李和闕其名取所作文章薦之聞中格樓軒墨叔當公瑞閑閑朝廷二大老皆致禮于先生交館之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為儒中俠所向敢為不以毀譽易心又自能斷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為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偏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為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雖知蹈襲前人不敢非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劣觀東漢傳注尤為甚亦欲

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為文以為近代文章為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喚起斯文故嘗欲為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為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為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近世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知其論詩之評皆成于其論用處以為在官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

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蒙行樂自適不
為世網所羈頗以李白為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
軒公完顏璹閑閑公趙秉文余先子雷淵李獻能王
若虛麻九疇史學僧祖秀宋九嘉其游從最久者曰
李汾楊宏道元好問雷琯一作璠 張邦直杜仁傑曹居
一雷琯賈良弼張介王說王采苓趙著張肅王鑄劉
擇李仝劉源楊奐雨權徒單公履閻龍史環李似侯
筱安國劉郁石珏一作王 王汝霖术虎邃烏林答爽僧
汝[illegible]公[illegible]得[illegible]無次錄按[illegible]能[illegible]錄楊宏道字[illegible]淄川人[illegible]

歸潛志卷一 六 知不足齋叢書

[illegible]字[illegible]號聽翁又號商湖散人[illegible]人稱虎巖先生[illegible]
本人入[illegible]今于心文者惟李治劉祁二人而已八年
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
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遂
隱名山不知所終
劉昂霄景賢按中州集字景元陵川人博學能文從屏山游又
與雷希顏辛敬之元裕之善嘗由任子入官已而隱
居洛西山水間踰四十病卒其詩有云歲月銷磨詩
硯裏按中州集云今石消磨詩句裏河山浮動酒盃中遙遙為坦乾

坤眼濟濟千年草木風元裕之嘗稱之余恨未之識
也
术虎邃字元先名玹字溫伯女直納鄰猛安也雖貴家
刻苦為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游初受學于辛敬之
習左氏春秋後與伐李青文築室商水大野中惡衣
糲食以吟咏為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屢和從講學
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亂見殺年
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連嵩少雲煙晚地接嶓南艸
樹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遊醉上蘭舟泛碧流

歸潛志卷一 七 知不足齋叢書

楊柳人家水閣又是煙蕪野塘間一作秋花邊落日
關[illegible]歌樓今夜相思滿城月空寒楚
水雨悠悠又前陽道中云又渡潁江二月時淮陽東
下思依依田園寂寞生春草城闕荒涼對落暉大國
十年初避亂投荒為甲正思歸臨岐卻羨春來雁亂
逐東風向北飛又昔懷云關中客子夫運虎關中一作關東
飄泊逢荒兩鬢絲禁樓凄涼此日在臨岐馬想當
時春風草長雒陽路落日雲埋漢會祠向首故鄉何
處是北山人際絲參差有唐人風致

烏林荅爽字肅孺女直世襲謀克也風神蕭灑美少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詣余家夜歸其室鈔寫諷誦終夕斷世族家甚貧爲後母所制踰冠未娶惡衣糲食恬如也交游杯酒豪縱可喜余謂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流壬辰陳陷赴水死年未三十初賦鄴研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琴鳴風鵬又賦古尺云背逸一道十三虹赤氣金鑄何天嬌翻思昨夜雷霆怒只恐飛空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更多滿谷飛

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其大成也

劉琢伯成中山人刻苦爲學事母孜孜以孝友聞朋友居鄧州人甚重之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余始與相識俄下第歸久之河南亂聞在武仙軍中一云軍人中仙使使宋同爲所殺哀哉作詩甚工有云哭絲絲就力成繭楚柳綿飛又作詩非淺淺者所能道也其過巢哭余先子詩亦佳

史懷李山陳郡人少游宕不羈然有才思年既壯乃折節爲學與名士李遐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有力一作功冬日即事云簷雪日高晴滴雨鑪煙風定暖生雲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古劍一作古鏡陳陷死

劉昉仲寬中山人讀書有才學作詩甚有可稱嘗作淮陽八詠工甚居西華之小姚鎮時來游陳余識之遭亂殺

高永信卿漁陽人倜儻尙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喜談兵文辭豪放長于論事嘗從屏山游與李長源元裕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正大末余

居淮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爲定交留月餘西去未幾同在南京彼聞嘗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自號歷菴

胡權道卿衛州人南渡有詩聲累舉不第貧甚性狂狹不能容物常人年過四十方娶嘗授余先子淮陽又與余同試于京遭亂北歸以病卒

田永錫義州人叔恩微耀卿名進士永錫少有詩聲其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夢文章萬斛冷雲泉英魂返御眉山秀依舊春風草木天爲人傳誦興定

末同余試南京擢第遭亂南奔在江淮閒病卒

李澥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峯居士工詩及字畫皆得法於黃華與趙閑閑諸公游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詩詩不如字字不如畫科舉賦最緊何公渡最緊下也興定末與余同試開封中選公渡既老有詩示（一作呈）余先子後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辛爲跛老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殘喘寄鑪錘先子和答云瓶有儲糧鬢有絲蹉跎歲晚乍相疑荊川當隱士房時錦里詩窮杜拾遺應舉向陪新進士文多是舊相知春閒看彼魚龍陣未必尖錐勝鈍錐士林相傳以爲笑談

劉勳少宣雲中人初名訥字辨老與其兄漢老俱工詩幼隨官居濟南二十餘載（一云三十餘載）後南渡居陳數與余先子唱酬爲人俊爽滑稽有奇氣開一談一笑可喜科舉連蹇竟不第年五十餘陳陷死下生詩甚多大槪尖新長於對屬其佳句有云午風傑秧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又濟南泛舟云人行著色屏風裏舟在廻文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後傳能賦北

闕無人繼敢言遲余老試云文章四海名父子孝友一門佳弟兄又贈王清卿云長揖酒債仕仁部新有詩聲侯校書贈馬元章云曾著麻鞋見天子敢將道服覲朝衣又東皈春宮崔屋山中野色包羅紫闕何時得個茅簷子不在車塵馬足間又詠馬末云神物世間尋不見茂陵春草色萋萋仲兄孫字庭老亦好古作詩不凡（中州集受祖劉上爲雲中人少宣客居濟南樂其風土遂占籍焉）

竇知微明甫宿州人博學無所不知尤長于史事劇談古今治亂成敗名家文章歷歷不可窮援筆爲詩文亦敏贍可喜舉經義進不中選居淮陽與余遊一載家積書萬卷載以行雖知義及余先子皆重之後還鄉遭亂不知所在或云渡淮作南中余嘗有西游詩四十餘篇明甫取而觀之久盡和其韻以見示其所作句甚多

從遊懷祖燕人交延昌萬卿名進士（中州集云字是卿大定二十五年進士仕至同知武寧軍節度使）懷祖少有詞賦聲所交皆名士累舉不第南渡後亦不爲居嵩山下以讀書作詩爲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攝爲兵所得脅令往招洛陽

見殺嘗有詩云青山似有十年舊小字又爲二日西
元裕之稱之
曹珏君茂應州人高丞相汝礪之壻也少讀書不喜爲
科舉司性孤介不肯事富貴人南渡居大梁許軒種
竹號友山余先子爲作賦記之又好收古人書畫器
物諱然有士君子風遭亂抱殺有子之遺耕第
王賓德卿寧州人擢第（中州集云貞祐二年進士）爲虹令有聲入爲
省掾事亦遭亂避鄉會兵變賓起率衆據城後爲
余亡已而見殺（按事詳中州集）爲人談諧輕脫嗜酒（一作嗜酒無）
威儀詩頗下有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如律敗家不
行猶得名

歸潛志卷第三

歸潛志卷第四

王元勛字子元宏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壻也家世貴顯
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宦與余從
曾祖西巖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珮魂歸青塚月
琵琶聲斷黑河秋漢家多少征邊將泉下相逢也自
羞甚爲人所傳
劉仲尹致君號龍山蓋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第終
潞義軍節度副使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高
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
不着黃金買畫工爲人所傳又有梅影詩云危樓歲
更一唱雞小樓天淡月下西窗不着闌干角聲見
傷春詩隔嶠
陳君可承學人有梅影詩云隔窗疑是李夫人江月多
情戲返魂不似丹青傳顏色十分憔悴立黃昏
王特起正之代州崞縣人少日以賦有聲年四十餘方
擢第作詩極高嘗有能復歸何爲吾所稱又題楊叔
玉所藏雙峯競秀圖云龍頭獨占是角就推寒衆諸
公落其彼的晚年取一側穿留方一衆穿喜遷鶯至

今人傳之東樓歡宴記遺簪綺席題詩羅扇月枕雙
歆雲窗同夢相伴小花深院傳歡頓成陳迹翻作一
番新怨素秋晚聽陽關三疊一樽相餞留戀情緒綣
紅淚洗妝雨濕梨花面鴈底關河馬頭星月西去一
程程遠但願此心如傳天也不違人願再相見老生
涯分付藥爐經卷餘詩惜不多見嘗爲泌源令政頗
嚴後爲司竹監官疾卒

劉昂次霄濟南人有才譽以先有劉昂之昂故號小劉
昂泰和南征作樂章一闋上平西爲時所傳其詞云

蠻蜓極蛛背盟背貯敢盟突似洞庭彭蠡紅潮一作殘
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
長安舜文明唐日月周禮樂漢衣冠洗五州妖氣江
山金甌下也劍關何用一泥丸有人傳信日邊來都
護先還終鄒平令

金國初有張六太尉者鎮西邊有一士人鄒下汪名中用
樂府云臨洮人獻一樂章望海潮雲雷天塹金湯地險名藩
自古皐蘭營錯雲屯山形米聚喉襟百二河關盤戰
血猶殷見陣雲冷落時有鵰盤靜塞樓頭曉月猶自

玉弓彎看看定遠西還有元戎閫令上將齋壇區脫
晝空兜鈴夕舉解一作甘泉夜報平安吹笛虎牙閒但
宴陪珠履歌按雲鬟水詩先寄醉魂一作招取夢雲飄魂長繞
賀蘭山按中州樂府題云上蘭州守可內翰雲屯作營屯羅錯百二河關作寒關錯百二
引彎作弓彎甘泉夜報平安作甘泉又報平安但宴陪珠履作但負陪珠履水詩先寄作水和寶
太尉贈以白金百星其人猶不滿意而去詞至今
傳之

高左司庭玉字獻臣遼東人少擢第中州集高州人大定末進士入
官有能聲通事明敏人莫能及尤倜儻重氣節敢爲

爲左司郎中器甚重一時人士推仰爲首稱初由爲
河南府治中主帥溫迪罕福興姦僞人也公臨事少
不遜蠻遠安忘是時北兵圍燕都事已迫四方無勤
王師公獨慨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福興福興憚之
因誣以有異志繫收赴獄名士如龐才卿雷希顏輩
彼之皆遭繫上杜復加續貝見中州集考掠無實然公竟爲福
興所困死獄中僚屬救得釋公既命下除公河
南路安撫副使代福興上大猶大痛惜後朝廷知其冤贈
福興遂都將當之所由士人材少許可至論公獨以

爲經濟世材又言其學術端正可以爲吾道砥柱時之不幸爲姦人所害屏山以詩哭之甚哀雷希顏又爲文以祭述其事爲時所稱屏山又將文其碑未著死後其子屬之雷公雷公以其仇人猶在也亦未著死迄今事狀不詳惜哉公詩亦爲余家有數十篇遭亂失去嘗記其中秋詩有天跳上玉龍背拘得銀蟾光（按金詩紀中州集選入天瓢拘句李之純作用）亦奇語也

楊尚書雲翼字之美平定人先擢詞賦第又經義魁（按中州集云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兩賦亦中乙科）久仕能官練達吏事通材也南渡爲翰林學士吏禮部尚書御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爲學士卒上論惜之公篤學于九流無不通又喜天文算學博洽人莫及嘗上疏陳宣宗南征鞫獄以寬恕待士議其士無賢不肖稱焉晚年與趙閑閑齊名爲一時人物領袖且屢知貢舉多得人南渡時詔旨公筆其應制有兎詩云光搖天下十二千丈氣傲金風五百霜又贈余先子有云清貧方倚府憔悴怨佳城其餘文字甚多家有集子恕（按中州集公子恕字誠之第進士）

四庫全書

龐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中州集云大興人明昌五年進士自號默翁）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爲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擢京兆路轉運使（參）博學能文工詩甚爲然爲一時名士其門[illegible]號蒼谷曉裝圖云溪流咽咽山昏昏山後山同一雲人公談元玉屑噴（詠元中州集作系芳）服爲花雨自紛紛（紛中州集作花雨）詩翁瘦馬之何尺淺吟詩太苦古（元本作苦今中州集作古）老奴寒縮私自語有奴莫作詩奴苦（又作莫作中州集作莫比）木個石橋鳥不飛（石橋中州集作山老）山路翁深詩翁奇老奴忍哭憐翁癡不知詩好將何爲（中州集云老翁以是爲翁癡不知唱好乃爾爲）楊俠胸中富邱壑醉裏簑鑿一落如何不把此詩翁（如何中州集作因何）書向草堂深處着

四庫全書

張運使瑴字伯說許州人少擢第（金史許州臨潁人大定十八年進士）大以謹愿純厚著名嘗爲監察御史言叙宣宗之不烈執中事上論壯之從以疾致歸居許之西城有閑閑號小斜川花木泉石隱然一佳處公日往其間行吟坐嘯客至[illegible]門咏詩樂撰擬傍然有了儒也詩判隔州判史仕爲戶部郎中同知河南府遷平陽路轉運

使李（金史作[illegible]興定九年）公治官以廉係櫝不得安作衣蔬食治如也州友發弟發才高相與祗敬可當稱其所用獨好收古人器物所有囊橐以足畢于家古鏡尤多其篆製不可備識学者勤古有類下儒風時學黃魯直格嘗贈余先子詩云邱壑孰與廟山尊公卿皆出山翁門（山翁閑山公）道文人其師夫子陰德大教有是孫閑體庭中新有桂忘憂堂下背多背人開樂事君兼有歌我新詩倚壽樽此斜川時事也赴陽州被召時又寄詩有句云溪日急流裁燕尾山腰世路轉羊

腸到郡治官才九日過家上冢正重陽（一云過家上冢正重陽）

陳司諫規字正叔絳州人（金史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弱冠擢第南渡為監察御史上宣宗十事（一云上便宜十事按金史作八事）直言當時得失忤旨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初收用舊人召為右司諫數上書論事改刑部郎中（金史作權吏部郎中）以事罷再為補闕復拜司諫言事不少挫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曰恐陳規有言近臣竊議惟提陳正叔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于南城上論惜之公為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

學問至老不廢晚喜為詩與趙雷諸公唱酬其弔人詩有云驄馬餘威行尚避仙鳧善政去猶思人以為破的初先人見其所上十事歎曰宰相材也惜乎朝廷不能用後同朝相見甚歡未幾先人下世余復從之游每論及時事輒憤惋歎息其言之不行也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中州集公子良臣今在燕中）

許司諫古字道真河間人父安仁子靜名士汾陽軍節度使公少擢第（金史明昌五年詞賦進士中州集承安中進士）南渡為侍御史時丞相术虎高琪擅權變亂祖宗法度公上章劾

之上知其忠嘗庭獎之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為高琪所中貶鳳翔幕正大初召為補闕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後致仕居嵩山下病卒（中州集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公論但稱其直云初貶鳳翔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為提舉南京権貨事獨以詩送之有云有晉必無楚兩雄難竝驅向來既發藥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迫桑榆隻身憂患餘雙親白錫其同氣紫荊枯貧無孟光舂醉無驥子扶唯有忠義名可與

子212 025

天壤俱弊欲堅其初志也聞者咏然多傳之後由叔
麟之爲鳳翔錄事先人又寄以詩云當語多言唐諫
議生還記取李師中亦此意也
趙尚書思文字庭玉中山人（中州集云字廷玉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弟廷直同榜登科三子敬叔介叔方叔）與其弟庭秀庭直皆名進士公少擢
第爲省掾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死奔南京行
省擢侍御史出爲汝州防禦使遷集慶軍節度（中州集云歷鄭州刺史汝州防禦使金安集慶兩軍節度使）所在鎮靜吏民賴之公暇
以詩酒爲樂好吹笛多蓄樂工爲人傳前南渡後上

大夫有興衰之榮者不及也正大末召爲禮部尚書
卒爲侍御史時與余先子同臺爲禮部時余始一識
也爲人寬厚有君子之風（按遺山集有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蕭尚書貢字眞卿（金史貞卿）京兆人（中州集云咸陽人唐太傳贊十七代孫大定二十二年進士）
少爲名進士時號三蕭南渡爲戶部尚書後
致仕還鄉卒（金史云興定元年致仕元光　年卒諡文簡中州集云年六十六）公博
學嘗注史記及著蕭氏公論數萬言評古人成敗得
失甚有理（中州集云注史記百卷公論二十卷五聲姓譜五卷文集十卷行于世）
史翰林公奕字宏父（按中州集字季宏趙秉文滏水集中史少中傳亦稱曰季宏）大

名人工書有能名自號歲寒堂主人正大初爲翰林
修撰又充益政院官爲上講書後致仕居亳卒重厚
人也（中州集云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詞得文與趙遂能稱之者年七十二卒）
崔翰林禧字伯善蔚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于史
學歷代典故無不通南渡爲翰林待制與閑閑屏山
同在院後出刺永州病卒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中州集云承安五年進士）長于律詩尖
新工對屬南渡在館後從李大夫北征遇害其上移
刺總管云韓氏有神扶氣力大關無處著聲名又絕

句云流轉年光橋下水翻騰時態嶺頭雲溪翁道號
奇辭了除却松風百不關人多傳誦之
石抹翰林世勣字（金史字晉卿）契丹人少有詞賦聲擢
第（金史承安五年詞賦經義兩科進士）嘗爲文有體致南渡爲左司
郎中坐事免久之爲禮部侍郎（[illegible]）
書司農太常卿翰林侍講學士從末帝東征至蔡州
城陷死有子嵩（[illegible]）
字父子皆死蔡州之難
王左司　字公玉臨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稱大安

末爲左司員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抹撚盡
忠不協左遷剌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學喜易
及佛老莊書
呂陳州子羽字唐卿大興人少爲名進士擢第中州集大定末進士南渡爲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後同知開封府遷陳
州防禦使時軍旅數興戶口逃竄公因以實聞于朝
而小人李渙以爲不避國失軍儲下吏當死公恥之
縊于太康獄後朝廷知其無罪復其官公入仕以能
稱嘗書爲文有士大夫風致死非其罪天下傷之
歸潛志參用　知不足齋叢書
李治中遹字平甫欒城人少擢第中州集明昌二年進士有能聲
工詩善書與屏山諸公游自號寄菴老人爲然名士
大夫也南渡授東平府治中後致仕居釣臺病卒有
子治中州集云子冶字仁卿正大七年收世科屏山贈詩所謂仁卿不是人間物太白精神義山骨者也
屏山嘗贈詩云寄菴丈人眼如月參妙詩工兼畫
絕儒術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許拙爲監察御史
言紇石烈執中不法事聞者竦然按遺山集寄菴先生墓碑云子男三人曰澈曰冶曰滋公年六十七終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爲吏部主事

遷翰林修撰後病風疾卒爲文條暢有法宣宗嘉冊
下冊皆其筆也
郭翰林伯英字伯誠上黨人第進士爲南頓両平令有
治迹正大中由歷亦遷修撰以風疾棄終爲人質厚
不苟合喜讀書爲文詞有香山賦諸公皆有詩
劉翰林祖謙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中州集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爲
吏有聲由寧陵令丁父憂數年不調南渡召爲大理
司直拜監察御史出爲河南府判官再召爲翰林修
撰中州集云由人仕爲右司都事除武勝軍節度副使召爲翰林修撰遭亂北遷爲兵
歸潛志參用　知不足齋叢書
士所殺中州集云子般仲今仕不顯公博學兼通佛老百家言從
趙閑閑李屏山諸公游甚爲所推談論辨難不窮援
筆爲文尚古也嘗請屏山誌其父墓屏山以嘗廢命
余代爲銘辭屏山集也逍屏山殁公以文祭有曰鳳
不足以言瑞龜不足以效靈吾視之其猶龍也諸公
稱之與余交子交嘗屬余作蒲萄酒賦題其父所書
河山形勢詩亦一知己也
張吏部延登字子駿吉州人金史吉州吉鄉人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少擢
第南渡爲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

北朝踰年歸還吏部侍郎遭亂不知所終（金史云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至督義不受辱遂跳城死州中年五十八）公爲人謙厚
吏事亦精篤學問長年猶不輟在公署日鈔書爲文
苦思尚奇鍜詩亦新巧可稱與余先子交最善先子
入翰林公與趙閑閑所薦也平生著述甚多嘗以示
余亂後散失可惜（按元好問爲作碑銘載遺山集第十九卷）
時治中戩字天保後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爲人奴後讀
書爲學第進士其主良之南渡爲監察御史歷清要
致仕卒爲人純厚好學多讀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

自號拙菴嘗屬余作記與余家三世交
王府判仲元字清卿東平人（中州集云平陰人承安中進士歷京兆轉運司幕官）
以能書名天下子公茂廣道先生之孫也工書法趙黃山自號
錦峯老人卒于京兆
張司直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諸公
游爲文以多爲勝嘗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
大理司直卒自號元著道人屏山爲作夢記余先子
同年進士也

歸潛志卷第四

歸潛志卷第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爲文頗
馳騁波瀾性疎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宣宗喜
其文以爲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修官
進司經未嘗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爲應奉遷修
撰出爲平涼府治中入爲行制出刺州未赴南京破
困食之服絕粒藥餓飲酒被藥死嘗賦呂唐卿海藏
齋詩云爐白雲中合法界帳紅塵匠寄虛舟又只應
烏帽紅塵底容見蒼烟白鷺洲亦可喜也

張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下陽
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
年從趙閑閑游性樸素好學尤喜談論人多愛之云一
貌甚虔其士多愛之閑閑本許太元子忠留言親受子閑中隱
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辨甚久俄子明出館居南京
從學者甚衆東館惟以市書賣衣獨食雖仕宦如貧
士也同年如宋省人皆以齊名意氣相象子忠獨
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從之游
後先子下世有挽詩云桃李雙鬼馬風霜秀冠才

華驚世易勳業到頭難白日空余恨青天下下僚例
家有賢子文或似歐韓甚爲諸公所稱先子殁與余
善後南京被圍闕食余過之宮城西敝衣繿縷可憐
已而罷歸卜天街値一回鶻問卜子忠以文詞應之
爲回鶻所毆北渡將還鄉道病死哀哉

張翰林仲安字啓陸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魁也爲人
謙謹有禮汝時輩稱焉爲文亦不喝得體尤工詞賦
自居太學有聲入翰林爲應奉秩未滿卒士論皆惜
之

高斯誠汝礪大興人至寧九年經義魁也讀書有學問
與王從之李之純游爲詩文恬澹自得初調鳳翔府
錄事爲行部檄監支納陝州倉因忤郡魁吏搒之下
獄幾死已而救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嘯菴一作與南菴
余先子善

劉遇時昌真定人興定五年詞賦魁也少與王從之周
嗣之游兼經義學有聲南渡爲國史院書寫已而擢
第應奉翰林後出爲鄜州帥府經歷官過書皆與余
同文會且同試于廷讀書有文學

張翔彥進太原人第進士爲南京推官司勾當官遷南
京麴使出爲太康令治官清苦有治辭好書從士大
夫講學爲文作詩有志于時名遭亂卒與余交最
善

龐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中州集云泰安中進士第無中字人
南渡嘗爲大理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卒中州集云經金昌府好官學而負氣節昌武軍節度副使民入中以公事予杖殺自知死將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作詩將紀縣令作詩思齋于之以意之詞遺自號無事老人爲人浮誕簡貴
學術不得其傳參以佛老二家不喜高遠奇異循常

道鮮終而知死期豁然而逝時人異之興定初余先
子居淮陽公乘傳過淮談道竟夕余時爲童子竊
聽窗下盡其言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
而有得必以力行爲事不徒誦說而已既去先子人
稱之後于鄧丈國才處得所著一編皆論道之文迄
今藏余家其子安仁傳其學亦謹厚人也

中編修翁全字自勝尚平人與其兄無移百福中州集作無夾
百福俱擢第進士貞祐二年乙科自勝爲人沈重不安
交好經學勤勤君子儒也嘗爲鄭縣令愛民慎獄不

爲赫舉邑民便之後召入史館俄拜監察御史歷尚
翰林居京師朝歸閉門講誦不出觀時事不慊意屢
欲以母老歸未果也正大末爲南役行省掾掌書檄
至淮上大雨冒行溺水死士論惜之趙閑閑爲文以
祭哀甚初百勝在太學與雷文希顔及余先君同舍
相善先君嘗稱其爲人後入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
從游爲文亦典雅有體

許因字忠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閒澹不競仕進居
盧氏西山下不赴調數年後召爲南京警巡府庫使傾

家貲市書從先歸趙閑閑諸公多重之余嘗至其家
設衣糲食環堵蕭然蓋清苦之士也未亂病卒

王貢安之北京人參知政事之翰從子也擢第以儒潔
稱南渡得庭居鄉操行純謹時人甚重之後病卒

王彧子文洺州人少擢第（中州集云承安中進士）南渡爲省掾將
時政將亂一旦棄妻子徑入嵩山翁疑爲頭陀自號
照了居士改名知非字無咎居遼府每告行自修朝
廷初疑爲遣使廉之知其非僞乃止當世號王隱
居名甚高後十餘年忽下山歸其家復與妻子如舊
妻死更娶又爲洛陽行省參議遭亂不知所終悲乎
有始有卒者難矣哉

馮大來元英太原人擢第（中州集云字大英太原人北渡之士元英介休人以袞自緝義進）
士與雷希顔宋飛卿同年爲人詭怪好異又喜爲驚
世駭俗之行人莫測焉南渡爲史院編修官（中州集云大安初調潁州司候壽壁簿名爲國史院編修官）不肯隨俗俯仰屢遭挫辱沈浮閒
里殊無朝士風雅學道太元數又善繪畫及塑像雖
居官輒爲人塑畫自神頭菩李所山嘗於山殿爲寫
真且題以詩此怪誕不情者到黃泉見孫伯達簡相
知道余伯不見狂誕如此後以病終（中州集云正大九年病殁于京師年六十）

楊戶部愼字正大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爲左司
員外郎頗與權要辨爭以罷後爲戶部侍郎又行部
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將陷正大知不免先使其妻子
赴黃河已從之死爲人慷慨有氣節士大夫多稱之
甚可惜

李中丞英字子賢遼東渤海人（金史與元遺山人儁登都中明昌六年進士第）
布衣以氣節聞後擢第爲省掾貞祐初北兵犯京師

與侯摯田琢請俱行提兵拒虜屢戰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召為御史中丞詔與元帥府事按金史留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共六元帥與慶壽之師同將兵拔燕都至涿州遇北兵戰死按金史是為貞祐二年二月十八日初子賢之出也河南民望大不遑擾敗天下惋惜朝廷贈賜焉

田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金史蔚州定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為省掾貞祐初北兵圍燕器之慨然求見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要衝宣宗壯之擢同知蔚州節度使得兵數千屢與敵戰有功遷濟州防禦使宣差都提控南渡

駐軍陳州久之命守華州領節度使戰潼關下軍敗歸罪于其副任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命守益都為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張林之變按張林事詳金史田琢傳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將加罪道發病卒按金史卒于壽張趙閑閑有送器之詩云田侯落落奇男子十年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西願與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減侯李卿按趙閑閑集云是尚李英侯摯為出戰有功橫道僵尸三十萬潼關大笑哥舒翰

梁翰林詢誼字仲經文絳州人戶部尚書襄子也少游太學有聲為人多智力尚氣節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諸公皆壯之元與雷希顏為文章豪放有作者風既擢第復與宏詞為應奉翰林文字出為上京留守判官宣宗南渡宗室萬奴叛據上京獨仲經父不從以節死朝廷優贈之

韓府判玉字溫甫燕人按金史相人中州集云其先相人後為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入翰林為應奉文字後為鳳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圍燕都夏人連陷邊州陝西帥府檄溫甫為都統募軍得萬人出屯華亭與

夏人戰敗之而溫甫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關中言國家恩開者感動其機有以人誣無死有臣子之嘗為事至于今忍君親之患顧勿謂有余身後虛名一聽吏按其如今日前何顏再居人世以快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譖溫甫以有異志收鞫死獄中金史云道出華州被囚死于獄中州集同士大夫惜惜

許左司天駿字元吉河中人弱冠擢第金史至寧元年進士沈靜寡言不妄交入官以謹愿自守興定初為省掾時省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元吉不少假借彼亦不能

害也後平涼帥辟爲經歷官軍敗同其帥俱被擄

左司員外郎天興改元末帝東遷留二執政居守元吉與焉推立之變二執政死元吉亦被創甚歸臥于家旬日不食卒金亡士流之在位以節死者惟元吉一人其死也其女子適以歿來歸家居見其父歿亦縊死（孝女字舜英 金史有傳）時人傷之虞鄉麻革信之爲作孝女傳（按聶元吉聶孝女元好問俱爲作墓志見遺山集）

程御史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和卿俱擢第公入仕有能聲歷定陶令自官舉縣令公得陳留陳留南

歸潛志卷十

八 知不足齋叢書

都爲近畿難治公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抗時皇子英王（按金史作荊王守純是）爲宰相家僮往往恃勢侵民公以法劾之英王怒奏幾坐爲故吏所訟謫官歲餘嘔血卒（按遺山集御史程君墓表以正大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春秋四十有四終于京師私第）公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余先子同年擢第（按墓表云明昌二年經童出身尋擢于[illegible]詞賦進士乙科）相得甚歡已而同爲御史臺綱大振小人皆側目故俱不能久留于朝公既居閑慨然有志于學將延致名儒執弟子禮師事之會卒士論惜之（一云士論惜其不盡其材）

魏戶部璠字民英宏州順聖人少工詞賦擢高第爲郃陽令有治行南渡爲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員外郎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事前至洛陽見殺朝廷官其子焉

吾古孫左司奴申字道遠由女直人譯史入官性倪特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道遠以事糾罷朝廷稱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大興與稱留南京居守推立之變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于臺中與余先子善余嘗爲賦古參月詩

歸潛志卷十

九 知不足齋叢書

裴滿御史大夫阿虎帶字仲寧女直進士也經歷清要名節完顏速蘭嘗爲陳州防禦使累遷御史大夫使北朝推立之變自縊死同時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也

末帝寶符李氏國亡從太后皇后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處佛殿中作爲旛旆數合會當同后妃北能庭將發于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上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凡施旛旆幾何較之后妃

節失節者何當壤甲午歲余家武川親見其遺跡

李尚書元忠字獻可武州人（按金史列傳有李革字仲和雄州鄭州人此志誤傳）少擢第歷清要南渡為工部尚書衛決河有功獄多所平反俄坐督修京城工不辦出為泰寧節度使致仕居陳州每朝廷有政事不合或民間利害屢上言亦識其有學問和厚人也

李陳州山字真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為小人所陷罷閒居南京以事赴非死為人重厚喜書嘗作詩號松風老人（一作松巖老人）

劉戶部元規字元正（一云字子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時朮虎高琪為相擅權公數抗言事爭殿上出同知武昌軍節度使事後為戶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後致仕天興改元詔使北朝不知所終

康司農錫字伯祿趙州人（中州集云寧晉人貞祐初擢第遺山集人司農丞康君墓表云崇慶二年進士第）與雷希顏冀京父同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監察御史上章言點檢完顏撒合輦預政非宜又言宿帥紇石烈牙虎帶恣橫不法時二人權勢赫然伯祿皆不屑士論稱焉後為京南路司農少卿再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陷河中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墓表云城陷投水死年四十八）為人厚重有為頗讀書嘗賦打毬詩云高飛遠走偶然耳坎止流行任所之余先子云亦有理也

楊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興人後居南京年十八擢第入仕以能稱為人謙謹朝廷上下皆愛之為監察御史言事稱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再往歸奉事處大顏未遷為左司郎中與二執政居

守崔立之變被傷竄臥余家已而為立強起復舊職後以病隨大將北渡衆家投黃河死時年未五十公少有吏能晚讀書作詩有佳處使在清時不失為名卿材大夫遭世亂困躓可歎與余父子交最善余嘗送其北使序及詩

房刑部維楨字周卿濟南人少擢第南渡為左司都事司農少卿出刺申州召為刑部郎中卒為人謹愿讀書作詩頗好賢

孫中州椿字壽之延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稱南渡為

監察御史右司都事許古嘗上書薦之後爲司農丞進少卿出刺申州卒

張戶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幹稱嘗爲戶部郎中進侍郎遭亂北遷病卒爲人慷慨尚氣義喜學易

楊戶部慥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中州集云承安五年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吏事有能名正大末權參知政事後罷守戶部南京降病卒嘗與余先子同在御史頗作詩

高尚書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進士補官有才聲南渡歷戶部員外郎後遷尚書專治糧儲嘗巡行京東便宜行事抵罪詔釋之天興初爲翰林學士亂後北遷還鄉卒（一本此後空白七行）

馮內翰璧字叔獻（中州集云別字天粹）眞定人爲人嚴毅整肅望之儼然人莫敢視然文采風流言談灑落使人愛之不能捨以去詩筆清遒字畫嚴峻爲一時所稱與李屏山王從之同年第（令史承安二年經義進士）二公皆重之大安初入翰林由應奉遷修撰後歷爲法官嘗察彈劾不避權勢時高琪當國察其設譁數以公推考貴人所擬柄旨朝士多側目頗有刻骨之譏屢上疏言事又條上恢復之策出爲同知亳州致仕歸嵩山結茅玉峯下自號松菴徜徉泉石間釀酒名松醪味勝京師杯崗置室中與山僧野客作關崗會壬辰之亂北歸由東平至鎮陽以殁（按遺山集內翰馮公碑道云以庚子七月十四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九平生文章工于四六尺牘爲當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寶藏之與韓溫甫高獻臣友善後進中特喜雷希顏李欽叔王仲澤皆從之游頗與余先

子善壬辰歲圍城中余居與公相近甚相往來時公年已高神采毅然目光如炬布袍麻履杖策翩然後生羨歎也北遷後再見于鎮陽今其亡矣前輩風流遂不復見惜哉于潤以孝稱

王革字德新崞州人（中州集云一名著臨潢人）少有才思詩筆尖新風流人也屢舉不第以任子仕晚由恩得主宦茌簿北渡居雲內後還雲中卒年七十餘（中州集云年七十八）予上皆其友也嗜酒之閒一談一笑甚有前輩風今不復見矣戊辰冬赴試西京日以年高與諸後進偕入復

作此與因有詩云慣聽蒼龍曉漏鐘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扇影迎初日人逐鞭聲靜曉風轉首俄驚成異世此身雖在已衰翁喚回五十年前夢再著麻衣待至公

郭子通為太常博士宋國遣信使以申議為名將有所求也宰相下其事于禮官諸公環視未對子通對曰申者重也再也自大定甲申講和之後盟約既定無復再議之事且以小事大若有所請（一作所請）亦難申議之名宰相是之後宋使之來改曰祈請議者服其識遠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萬春節宋國人使將見而大雨作大宗伯張公問子通曰禮當何如子通曰哀公問孔子曰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見也有四雨沾服失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來尚不得見況其臣乎少頃有敕放朝士大夫服其知體右見李致美（一作李政美）作子通神道碑子通卒清州防禦使

歸潛志卷第五

歸潛志卷第六

高丞相汝礪字巖夫應州人少擢第（金史金城人大定十九年進士）入仕有能名嘗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遷尚書改三司副使倡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南渡拜參知政事遷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公正大初薨于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守格法循默避事不肯擅議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壽考康寧當世莫及金國以來書生當國者惟公一人耳

賈左丞守謙字彥亨（中州集云賈益謙字彥亨本名守謙避哀宗名改焉）東平人少擢第（金史沃州人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官以能稱章宗時為諫議大夫大皇叔鎬王以疑忌下獄公力爭上諭直之大安末拜參知政事南渡進右丞遷左丞致仕薨（中州集云正大二年年八十薨）

胥平章鼎字和之代州繁畤人父持國章宗時執政公少擢第（中州集云大定二十八年進士）以能稱為右司郎中善占對大安末為參知政事俄出鎮平陽宣宗南渡行臺河中兵民安輯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移鎮京兆封

莘國公。後朝廷將伐宋取蜀，付議，公歸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薨。（案金史宣宗興定元年詔胥鼎以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二路並進，乃上言不可之議，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是冬嘗召議也。至二年四月，鼎乞致仕，溫詔不許。三年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又遣人持諭之，既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為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也。哀宗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以疾病辭，不許。一年復上書請老，優詔復不許。是年七月薨。于傳未嘗以上言忤旨致仕也。又按封莘國公在興定元年後，叅有謂闕然，閣之封此均未之及也。）公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有方面之材者，惟公一人而已。

張左丞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舊諱，改為莒州人。御史大夫暐之子，太子太傅行簡之弟也。家世以純厚稱，士論以為如漢萬石君家。公少擢第（金史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歷清要。宣宗南渡，為禮部尚書。時丞相朮虎高琪擅權，百官側目，因廷議事，公獨抗言折之，上甚嘉。明日，拜參知政事。未幾，為近侍所譖，出鎮涇州。到官，上疏論近侍之姦，士大夫稱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後致仕數年，薨（金史云正大八

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少姨廟，年八十九。初遊嵩山，嘗曰：吾意欲乎此山。果終于此）。為人簡樸，不修威儀，忠孝篤實，如貧士。既致仕，家居惟以鈔書教子孫為事。於閑池東城號靜隱亭，時時游詠其間為樂（金史云與侯摯築亭詠其間）。南渡宰執中最有直名。初平所京，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見行簡為翰林學士承旨，公為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侯平章摯（金史云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少擢第（金史明昌二年進士），慷慨有為，良析。初北兵圍燕都，公由中都麴使請出外補，已而嬰城有功，自行六部侍郎遷河平軍節度使（金史云摯為右補闕，未行出為節度使）。宣宗南渡，為參知政事（案金史在貞祐二年八月），出鎮東平，移鎮下邳，所在吏民安變。後入朝，遷左丞（案金史云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正大初，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案金史在天興元年八月）。居相位，憒無所施為，守大名。詔出行尚書省，未幾還朝（案金史在天興元年十月），致仕，居南京。有園亭蔡水濱，公日在閒與耆老讌飲。後因京降，以前宰執為北兵所殺。為人有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亦敢言，頗薦士，如張文舉、雷希顏、麻知

幾皆由公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李參政蟄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爲參知政事出鎮平陽北兵至城陷自殺從子復亨字仲脩驗冠擢第以才能稱爲人通敏善奏對南渡爲左司郎中大爲宣宗所器一時榮其降遷翰林直學士知開封府進吏部尚書爲參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俱存近世未有也興定末坐監試進士失取人出鎮同州未幾北兵攻城陷自殺叔姪相繼執政俱死事士論所嘉愚軒趙宜之挽仲脩詩云報君惟有死見叔

周無慚人以爲破的也

師參政安石字仲安金史云本姓尹避國諱更焉清州人少擢第輕財尚氣義聞于朋友爲省掾宣宗南渡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將死以遺表託仲安使赴行在既達上嘉之擢樞密院經歷官時末帝在春宮領院事遂見知遇正大初進同僉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工部尚書遷爲參知政事其驟用如此既居位人望頗減俄以腦疽薨

李左丞蹊字貫之大興人少擢第通吏事能官南渡爲左司郎中遷吏部侍郎爲蒲察合住所陷下獄當死詔釋之後爲大司農正大初拜參知政事進左右丞專事財賦北兵圍南京坐糧儲不給除名久之起爲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復左丞奉使軍前送曹王後從末帝東征至睢陽官奴之變見殺

吾古孫參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爲人謹厚涖官以寬靜稱興定間由禮部侍郎使北朝從入西域二年始歸爲陳州防禦使遷御史中丞爲參知政事人望甚隆天興東狩能爲翰林學士承旨知時事不可

支家居一室陳不生玩好日與夫人宴飲爲歡癸巳正月下旬忽閉戶自縊其夫人亦從死明日崔立之變若先知者金國亡大臣中全節義者一人公使歸時備談西北所見屬趙閑閑記之趙以屬屏山屏山以屬余余爲錄其事將書以石迄今但冊也

完顏參政速蘭字伯陽案金史作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速系錄首稱通至寧元年女直進士魁也從官修謹得名然苛細不厭任大事較之諸流頗可稱仕歷清要時屢降爲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頗直言有補益旋罷出爲諫議大

夫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墓三年後爲參知政事同統石烈牙虎帶守京兆不相協召還至陜被圍久之亡奔行宮道遇害與余先子善弟奴中字正甫亦女直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郎使北朝凡再往天興東狩拜參知政事留守南京讎觖不能有爲推立之變見殺

完顏右丞閤斜虎字仲德（金史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女直進士也爲人忠實有膽略嘗帥秦鞏天興改元南京破閤仲德提孤軍入援轉戰數月止存五六人至京城

門遇末帝東狩因從以行駐睢陽拜參知政事從徙蔡州進右丞閒關險阻中盡心不辭蔡圍既急末帝內禪崩城陷仲德帥兵二百力戰不支赴汝水死軍士皆從之其得士踰古之田橫無以加也余固亡死君者惟仲德

完顏平章合打由護衛入官典郡嘗陷北朝亡歸南都累擢平涼帥爲人剛敢忠實一時人望由陞升參知政事代胥相鼎鎮京兆軍民使之北兵犯潼關將兵拒戰有功入朝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正大末北兵由襄漢大入詔合打帥精兵拒之已而失利退保鈞臺軍敗見殺

完顏中郎將陳和尚字良佐（金史名彝字良佐以小字行豐州人）兒斜烈畢里海世襲猛安也忠義勇敢著名嘗陷北朝亡歸擢帥壽泗威望甚重性好士辟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嘗憤鬱無所施發病死良佐從其兄在軍中勇冠一時嘗坐擅殺人將抵死上奇其材特赦之爲忠孝軍總領擢禦侮中郎將天興改元北兵入河南良佐從完顏合打力戰鈞臺軍敗被擒不屈死（案遺山集贈鎮

南軍節度使良佐碑云將年四十一）良佐爲人愛重士大夫王渥仲澤在其兄幕府良佐從之游學仲澤書極可觀且同講經學讀書不輟亦一時弟兄良將帥也

移剌都尉買奴字滿甫契丹世襲猛安也讀史書慷慨有氣義喜交士大夫視女直同列諸人奴隸也嘗爲宣撫使便宜郄豫開以事杖殺經歷官坐廢後爲虎賁都尉提兵赴關中後由商南令軍而迴病死自號拙軒趙閑閑爲賦之諸公皆有詩正大初先子令葉余往省會溫甫屬余爲拙軒銘先子亦有詩

移剌樞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襲猛安也弟兄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彭城雷希顏在幕楊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一時士望甚重爲將鎮靜守邊不擾軍民便之天興東狩知國亡率鄧州軍民詣宋人納款宋以兵馬鈐轄處之賜第居襄陽未幾病死

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按金史作完顏仲元俗號郭大相公其軍號花帽子源訛花帽了公蒼鶻子曰郭阿里俗號郭二相公其軍號黃鶻袖二人本非親兄弟以其壯勇升爵先後爲配仲元爲將重厚沈毅有謀守鳳

翔北兵力攻數月不下而退卒保其城以開後爲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卒阿里最驍勇人莫能敵屢與北兵戰有功一時爲士庶屬目後提兵關中與宋人戰馬倒被擒不知存歿也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與士大夫游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溫甫總領夾谷德固朮虎士烏林荅爽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在軍中有聲嘗送舍弟以詩亦可喜天興初提兵戍譙軍亂見殺

南渡之後爲將帥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顏白撒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毬號杖子元帥又完顏定奴號三脆羹又以愎忍號火燎元帥者又紇石烈牙忽帶一作牙虎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擊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宋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詣都堂議事輒亦不候告而入主倚其鎮東亦優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

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牙虎帶召飲張辭以有寒疾牙虎帶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當筵令人拉張臥遂灸艾于腹張不能爭遂灸數十又因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共食豬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豬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豬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過宿牙虎帶館

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寢迨明將發令妓徵錢合住愕然牙虎帶因強發其篋笥取紬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營妓數人皆其所喜者時時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賕賂州將大人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祿為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道

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怖大概如呼麻胡云

任艇真子山許州長葛人讀書喜雜學深于醫又行鄉行邑人皆信之貞祐初名入太醫院旋告歸與閑閑屏山諸公及余先子善先子卜居為治其宅偏宮及太虛觀子山之力居多後復起入疾其家既卒閑閑誌其墓云墓碣銘見滏水集第十一卷

張子和雎州考城人初名從正精于醫貫穿難素之學醫歷在目其法宗劉守真完素藥多用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士大夫稱焉為人放誕無威儀頗讀書作詩嗜酒久居陳游余先子門後召入太醫院旋告去隱然名重東州麻知幾九疇與之善使子和論說其術因為文之有六門三法之目將行于世會子和知幾相繼死迄今其書存焉

僧德普武川人自號勝靜老人假儒有機術與士大夫游飲酒食肉豁如也嘗為术虎高琪所重在軍中論兵南渡居陳之開元寺與余先子善嘗著彌陀偈談理作先子為序之屏山亦喜其俊爽不羈也頗喜字

畫作詩年六十餘死余謂古之文暢秘演之流

僧圓泉一作圓眞字子初姓田氏亦北人雖為浮屠喜與豪士游負其材略有據兵治民之志蓋隱于僧者也嘗住持南京靜安寺以不檢去之過山陽當陽死興德曾伯善頗能詩嘗題移剌石水磬云調梵之餘總是閒閒中游戲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猶在蟠溪把釣竿可見其有志也又詠柳葉云一氣游通造化中人間無處不春風貞嫌冷地開青眼試看夭桃幾日紅

子242-040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曰腿王或云
名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幼嘗爲卒不許居鄭遂開以
乞食爲事衣皮衣露膝長歎好插花鬚上繫一銅片
如月人問之皆有說又時時自言爲天帝所召又時云
（時自言蹤跡或稱爲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任爲所食何物皆誕詭
莫可測然善歌詩有求之者索韻立成字亦怪異在
鄭城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皆其詩殆遍往往有
奇麗語如天仙有詠梅云鼎鑄陶鈞政格新横斜疎
影慰騷魂嬰香枕鐘黃昏月懋秋東風笑谷春又經

開瓊几虛雲鎖杯捲江山枕島樓（原本作島一作烏）御憶雨
巖舊宮殿半橫星斗下瀛洲又題石潭云石裂雯華
浸月秋（中州集作澄）又松陰後碎闌干角其他多僻怪不
可曉問之則曰出天上何書名亦不可曉或云爲
鬼物所憑癡知幾獨重之李子遷贈詩云髣髴風儀
古丈夫鶴袍鐵面戟髭鬚人間春色向頭剩天上月
明當額孤石鼎夜聯詩句健（中州集作詩筆健）布裘春醉酒
錢癡危樓試倚街頭看月（一作）應是騎飛入玉臺狀其
人殆盡正大初余過鄭諸公爲言王索詩求韻立書

辭亦不可曉後因病失一目明遭亂北渡病死

歸潛志卷第六

歸潛志卷第七

興定初朮虎高琪爲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守堪極大難守於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衆工役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爲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輒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則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築土脈甚堅北兵攻之旬餘不能拔而新築子城竟無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縱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城初起時于地中得一

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鎖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卻來此地再興功亦有數云其字畫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軍受宋二帝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後天興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內族復詣此地多僇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怪元光間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狼又夜聞鬼哭聲路每日暮烏鵲蔽天皆亡國之兆迄今爲邱墟瓦礫傷哉

南京同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間樓觀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則爲樓櫓用其湖石皆鑿爲砲迄今皆廢墟壞址荒蕪所存者獨熙春一閣耳蓋其閣皆杉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欲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景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友之號半截劍馮內翰璧叔獻號馬劉子後雷希顏爲御史至蔡州縛姦豪杖殺五百人又號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聞而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皆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一都 都人云南有云頭巾王過道史白酒龐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皇后之姊本帝之姨爺後尤其權勢薰天當塗者往

往納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夫人天興改元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家皆搜括金銀成國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族位將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百數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在尚書省惡堂食不適口以其家饍供然爲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爲事從末帝東征方渡河督戰進勦上迴舟班賜衆以其誤國歸罪請殺末帝不得已下獄餓死

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苟安目前爲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歎吁已而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每相與議時事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災異或民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當時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石竟又在午敗亡）又在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排

諱號養相體呼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鋩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遠退朋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諫官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程侍御史（程雷似指程震雷希顏別本作程御史震疑誤）皆不能終其任也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爲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切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貞祐間术虎高琪爲相欲樹黨固其權凡擢用文人將以爲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恣橫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忌進士用胥吏彼喜其獎拔往往爲盡心于是吏權大盛勝進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監官參注進士吏員又使由郡轉部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大夫反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時今由小吏侍東宮者爲僉樞密院事有征師又有蒲察合住王

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渙輩在外行尚書六部陷士
大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狹隘將取地
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
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破蘄黃殺虜良多較論其
士馬物故且屢爲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後盱眙軍改
爲鎮淮府以賞成之費稱數爲未幾亦棄去又師還
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云巷卒
鴟張萃作如林之旅飢鼠爲合驕師得界之人驅馬

都尉僕散阿海僉樞密院事時全皆同轅郎昧後又
謀取蜀時胥平章鼎領關中奏請緩發胥由此罷相
嗟乎避強欺弱望其復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帝
即位無南伐之議矣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後吏權大盛自高琪爲相定
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時之人爭以
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輟令改
試臺部令史其子弟輩既習此業便與進士爲雖其
趨進舉止全學吏曹至有舞文納賂甚于吏輩者惟
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源流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
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文
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
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按後云澤民不識枇杷子此處疑脫民字否則澤字誤民也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
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
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
不學詩殊淺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

笑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
吟喜欲狂
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擬多不得人始詔
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爲正七品資未及者借
注人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程震威卿令陳
留皆有治績或入爲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居官者
爭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自納賂請託得
之故疲懦貪穢者亦多然士大夫爲之者猶自力此
良法也

正大初，末帝銳于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一
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燮、呂待制
造數人兼之，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要
數篇，間亦及民間事，頗有補益。楊公又與趙學士秉
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為一編進之。
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間，崇文養士，故一時士
大夫爭以敢言敢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
以節死，如王晦、高子約高子約一作高子約，俱無攷。按金史忠義傳有高守約，字

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元
兵徇地河朔，城破不屈死，當是其人。子約、守約俱字
形相近之誤。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摯、李瑛疑是李英，戰死潞州，
金史有傳。田琢、張皆由下位自奮于兵間，雖功業不成，其
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胥吏，抑士大夫，凡
有敢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惟
求免罪罟，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
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遂。
入仕或守十餘載，號重復累，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
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
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
其後有辟舉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為令，故新進士
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故士人方
免沈滯之歎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不可畏嫌避黨，為自
保計。南渡為宰執者多怯懦畏懦，不敢有為，凡處一
事，先恐人疑己。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
無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為黨也；又或輙加詰責，以
示無私；或要職美官，寧用他流，取媚于衆。一登省府，
遽忘本來，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節義難矣。然亦
往往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
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職，佐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
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為善，以
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
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為國
者。立法使百官賓客不得謁見于私第，何哉？其意止

以防其請託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豈可使爲宰相哉既以爲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誠不宜猶爾防閑也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遂請于私第見百官賓客可謂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使齷齪者爲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不聽也余觀南渡後爲宰執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用得人開見不狹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爲吏者當以至公無我處之事有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舉爲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民勢家與百姓爭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加之刑罰其意以爲如此示我無私且買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統一哉故舊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至有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于升進故爾甚者榜于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爲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嘗記有一人爲縣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責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縱得升遷何榮也

國所以官士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于民貪縱害公亦不必釣名要譽太儉陋也余見河南爲令者有夜蓋紙被朝服敝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

使其車騎儀從屋宇服用鮮整而遇事風生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仕籍視布衣諸生遽爲兩途至于微遜游從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數謁見在位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高居堂閣舊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自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聞之多怒卒逐長源出史院又交訟于官士風如此可歎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號堂後官金朝大定初張太師浩

制（皇制祖免親作皇家）宰執子試補外雜用進士凡
登第歷三任至縣令以次任補充一考三十月出得
六品州倅兩考六十月得五品節度副使留守判官
或就選為知除知案由之以漸得都事左右司員外
郎郎中故仕進者以此途為捷徑如不為省令史即
循資級得五品甚遲故有節察令推例甘了節度戶
勾幾時休之語泊初定制時諸人目省庭天下儀表
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清源也且進士受
賕如良家子女犯姦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識

者皆以為當聽由胥為余言之然省令史儀體冠帶
抱書進趨與掾史不殊有過輒決杖惜乎以胥吏待
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氣緊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
希顏翟翰林邦彥宋翰林飛卿及余先子或召補不
願或暫為遷告出皆不能終其任也今史欽止為余
言宋制省曹有檢正皆士大夫其堂吏止行移文字
也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為宋制善欽止
曰此議與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槩由省令史遷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首領

官（遷作選）一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
政取其奏對詳敏也其經濟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
位者多長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
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時盡揀取無遺號泣
怨嗟闔家以為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難哉貞祐初
下令簽軍會　時任子為監軍者以吞赴吏部調數
宰執使盡揀取號監官軍其人憤慍叫號交愬于臺
省又衙守相閙訴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

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
黃河又下令簽軍諸使者歷御邑自見居官者外無
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余在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
史劉元規作幾六十亦中選為千戶至陳州余先子
以前監察御史亦為千戶自餘不可勝言既立部曲
須依軍例以次相鈐束物議喧然後亦罷之嗟乎以
任子為兵已失體況以朝士大夫充廝役乎當是時
余以終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
以至于斯余赴試開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閑閑

雷希顏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劣聯七柱汝身之厚祿故人如見問爲言崖山因王尼二公覽之爲一笑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于宮中職雖五品其要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貴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焉南渡後人主尤委任大抵視宰執臺部官皆諸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餽謟以其親近易得

言也然此曹皆貴家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夸尚而鑼鑕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謟媚以逸樂導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爲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幾餘亦罷又于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于進士中亦選一二人充備其人既入局中則擢進與此曹亦未聞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爲榮亦陋也

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按此事金史述劉祁之言見完顏奴申傳補錄于此

歸潛志卷第七

歸潛志卷第八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爲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爲他文一云不暇習爲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學者止工于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登第後始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爲古學以著文作詩相尚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爲仇讎若分爲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科舉之學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任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

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爲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于習俗止力爲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于爲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于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則又如舊矣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中州集云開封人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趙樞子克其主文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金史字壽甫遼西人鄭子聃侍讀故一時爲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學者法之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闔一室取翁賦翦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臥諷詠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

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爲祖孟飴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于世其詩詞亦有集

余高祖南山翁按中州集名鎬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故爲一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後中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尊之四子長西巖按西巖名汲字伯深大定三年進士見中州集次龍泉同年擢第二女長姑及笄將適人一時貴顯者爭求之

翁皆不許張御史景仁時在布衣以所業詣翁翁嘉之俄翁為有司取士張賦甚佳為鄰坐者剽之翁坐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遂以長姑嫁焉家人輩皆慍翁不恤也後三年翁復為有司御試張擢別試魁驟歷清華以文章擅當世位至翰林學士河南尹御史大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鑒也後翁墓表張所作具載其事云次姑適襲陰王元節亦名進士能詩博學（中州集云字子元宏州人弟進士弟元德亦第進士）嘗為密州節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談翁之

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儵然（中州集云王儵字儵然德陽人皇統二年進士）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焉其人皆女直功臣子孫尤脅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貸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輩強入其家牽其牛以去民因訟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遽令左右械繫之乃以強盜論杖殺于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

素察僧徒多游貴戚家作過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者素為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請焉公曰奉主命即令出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師肅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為人精淡儉若寒素惡衣每食必以時過午則不食也臨終齋沐而逝于死生了然其為吏之名至今人云過宋包拯遠甚其子滿為吏亦有能稱為中都警巡使孫左丞鐸振之（名鐸字振之恩州人進士）章宗時名臣為人正直敢

言有學問文采一時相與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就政公獨授戶部侍郎公意不懌因于戶部廳事壁間書與人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廊州防禦使（按中州集云降授同知河南府事）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為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終

貞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仲之者帥府經歷官劉達卿嘗召而飯之且勞以降將宥焉仲之獻詩曰一飯感恩無地報此心有兩已天知胸中千古蟠錚臣一死

鴻毛斷不移竟就死又云擬把孤忠報主知未知
報已身疲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應須爲裹屍又云
區區猶上和親策安得元戎一點頭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中州集云宇文虛中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爲翰林學士承旨主文盟時吳深州彦高中州集云吳激宋宰相栻之子王履道外孫米芾元章婿也將命帥府以知名留之仕爲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
視宇文爲後進宇文止呼爲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
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歎皆作樂章一闋宇文
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下文

遺落事隨人地翻覆之語次及彦高作人月圓詞云
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
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中州樂府云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
鴉中州樂府作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宇文
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彦高也彦高詞集
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裁
點綴若天成一云與劉長翁攤者若天成眞奇作也先人嘗云詩
不宜用前人語若大樂章則剪裁古人語亦無害但
要能使用爾如彦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

蓄甚遠不露圭角不尤勝於宇文自作者哉
党承旨懷英金史字世傑馮翊人辛尚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
屬金國初遭亂俱在兵間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
于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爲一時文字宗主
二公雖所趨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李穀一作陶穀
韓熙載亦相況也後辛與閑有詞鷓鴣天云壯歲旌
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簶漢箭
朝飛金僕姑思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
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蓋紀其少時事也

高永錦州人在相位日已七十矣作元日慶七十會鄉里
交作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赴余
方弱冠爲作詩以公頌賀而且勸其退休也公得詩
大喜延余迎謂余曰解道吾意自致不須階梯又
撫余背曰汝將字如何下來蓋余詩云青雲自致不
須階十穩從容位上台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衆口
費鹽梅勤勞絲邈三朝重壽考康寧七袟開家道益
昌孫有息綵衣扶杖好歸來當爲斬爲作序亦有乘
天休求哀可以引去之語後余將歸淮陽復以書勸

其樂一入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斃于位不能從
也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揚由布衣有名
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豔語如矮窗小戶寒不到（一作矮戶窗小）鑪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卻黃花事不管安仁
兩鬢秋人號張了卻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楓落
吳江眞好句不須多示鄭參軍蓋譏之也南渡後文
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
倡之屏山幼無師傳爲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
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
復往往相法徹不作淺弱語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
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于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
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也
趙閑閑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溪黨
公論以爲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鎚
便若一屠沽兒厠其間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
但一篇中須要一聯好句爲主後但以意收拾之足爲
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

歸潛志卷八　　七　知不足齋叢書

望長安劉風勁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
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今人往
往止作硬語非也
趙閑閑少嘗寄黃華詩黃華稱之曰如王氏（句似有誤）非作
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爲人傳誦且趙以
此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
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杯人
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
作隱居
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
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
杜爲法五言尤工閑閑嘗偶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
明花構繁陰鬱綠波遙想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
時雖逝遷鶯聚自歌可憐歡樂極鉦鼓散雲和又有
佳句行雲春郭暗歸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入
暮笳似少陵閑閑又稱趙黃山詩云（中州集趙渢字文孺[illegible]進士明昌末終于禮部郎中黃山其自號也）燈暗風翻幔堦吟葉擁窗人如
秋已老愁與夜俱長滴盡階前雨催成鏡裏霜黃花

歸潛志卷八　　八　知不足齋叢書

依舊好多病不能觴此詩信佳作也又黃山嘗與予黃山道中作詩（一作嘗于黃山道中作詩）有云好抾落諸詩句裏塞驢馱我畫圖間（按今詩載中州集）世號趙塞驢余先子翰林嘗談正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在翰苑扈從既得鵞祭詩黃山立進之其詩云鶻鶖得賊下陂塘探騎星馳入建章黃繖輕陰隨鳳輦絲衣小隊出鷹坊搏風巨爪凌霄漢瞥日風毛帶雪霜共喜園林得新鴈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搆不能至此

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其次又其次散文也嘗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至吟詩者絕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又嘗從公學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日放蘿字有大貧在不可學有人一點一畫寫也

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于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卻後進只獎稱蔡爲狂後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趙云雷希顏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惟宋飛卿李欽叔獻能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

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每日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腳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剌底人難及也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拘與余論趙文曰才甚

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也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句去也又云[illegible]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譏云

趙閑閑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諸先人先人以趙論爲是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爲文作詩趙於詩最細貴含蓄工夫于文頗麤止論氣象大槩李于文甚細說關鍵賓主抑揚于詩頗麤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于李則取其爲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爲首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節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書太下字

鄙又序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下古以來諸惟東坡爲近　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明歸去來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俗儒淵識須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後聞吾風韻吾當作其退之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撰子美墓誌爭爲人所傳既用爭字當曰人爭傳之不然曰爲人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有以蓋之矣矣字不安此類甚多不可勝紀按王若虛[illegible]文辨數卷雷則論文尚簡古全法退之詩亦喜韓兼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與朋友相商訂有不安相告輒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爲應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眞若是作史則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

用惡硬字何以爲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雷翰林希顏爲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互見之嘗曰文章止是褒與貶初作屏山墓誌鋪處有微言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刪去及刻石猶存浮湛于酒其性厭意有不屑爲之言余謂碑誌不以道其人之善雖不可溢美有媺辭然當實錄其善事使傳信後世若疵短則不當書耳況非作史傳何必貶爲且其子孫覽之豈得自安也

趙閑閑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賞有一齋希顏詩
題人億訪夢中吟識解一作紛上作風波到今不宜
抽頭去雖近南城有甚麼人問得之
趙閑閑以文學名一世丁亥事且所以其定初术虎高
琪爲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法令加箠杖在位者
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使一作本路果
坐誤糧草事當杖既後宮宗曰學士敢當箠邪高琪
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慚焉其後高琪誅
召趙爲當今第一首曰君臣分嚴無形之罪與大夫婦辰

[illegible]身須此一[illegible]人問趙公之
[illegible]公
正大初趙閑閑長翰苑同陳正叔潘仲明按仲明名希孟雷希
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賦野菊詩趙有云岡斷秋光
隔河明月影交[illegible]蟋蟀[illegible]彷彿
澤畔門何處問[illegible]公稱其破的[illegible]分亦有[illegible]
趙云落華吐碧[illegible]濕淚痕[illegible]
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帥[illegible]作句[illegible]有云命薄
從教官獨冷眼明猶[illegible]分[illegible]

射虎題其後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
爲題所窘也閑閑同僚閣諸公九日登繁臺俱有
詩趙云魏國河山幾照在梁王樓殿野花開乃從白
水明邊沒鶴向青天盡處過未必能山如此會座中
三館盡英才雷希顏云千古雄豪幾人在百年懷抱
此時開李欽止云逝川俗慮滌書堆華負黃花酒一
杯
先作詩和韻爲難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迄宋蘇黃
凡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到以出奇余先子嘗喜

故每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希
顏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爲勉強先子云如
能以役韻就我亦何如亦一奇也嘗在史院一作試院與
屏山諸公唱和李唐卿一作呂唐卿海藏齋詩舟字韻往
返十餘首先子有云翻搖舞閣翻兒耦朱書小字記
歸舟屏山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
和村字韻亦往返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illegible]
號西崑窮矣登堂了矣村大話俗儒無正眼惟應後
世有公言先生杜曲今千丈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

陵遲嗟久矣不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燼傳山抹雲詩名浪得柳連村九原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無開青登泰山巔小天下到崑崙口知河源如君少進可入室顧我今衰不及門少宜以爲全不覺用他人韻也

聯句亦詩中難事叅座中亦書不暇深思也南京能德宮趙閑閑李屏山王正之聯句王云棘猴木窮巧穴蟻已失王人多稱之余先子亦留題丰長爲衛時與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爲聯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爲之屏山則曰輕浮妾琉璃頑鈍奴琥珀張則曰器質至堅脆膚理還悅澤後居淮陽與京父來爲守夜聯句先子有云籠疎見飛螢窗靜聞落屑又李欽叔來過李子遷在坐會令聯句先子首唱曰玉立兩的伯川時三敵國又云王旗出奇兵八戰乃八克 老怯大敵三戰卻三北後自大梁歸陳與初聯句缺字有先子首云紅拋汴梁岸綠吸淮陽酒後令葉縣中秋夜與郝坊州仲純王飛伯輩聯句具載遯門集中中州集云劉從益字雲卿大安元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坐奸人久之起爲葉縣令未幾被召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有蓬門先生集行于世也

歸潛志卷第八

歸潛志卷第九

余先子翰林令袁時同鄉坊州仲純（按中州集名居中太原人翰林院令史出身嘗判坊州丁大末除鳳翔治中商山安撫使）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
作先子有云營屯滍水橫陳處計晦劉郎小怯中天
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昆陽月
曾照當堂蓋世雄鄰云戰骨至今埋滍水林雲何處
是舂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鬱坡陁遐想當年戰鬬
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爲豎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
威未覺消沈盡試向舂陵望鬱葱王飛伯云落日一

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弔興廢
一聲長笛暮雲開史學優季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余
亦作一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全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
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對誰又云人
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亦無全篇余先子
嘗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來如望兒又半
生竊祿魚貪餌四海無家鳥擇枝又未得偶句如見
書常愛讀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
句云山路巖有壁松風清無塵先子夢中詩云落月
浸天池余幼年夢中亦作詩云元猿哭處江天暮白
鴈來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先翰林罷御史閒居淮陽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云擬
士移根卜日辰森森便有氣淩雲貞成闕甲二三子
大勝焚川十萬軍影沒涼蟾窗上見聲敲寒雨枕邊
聞林間故事傳西晉不數山王詠五君以寄趙閒閒
翁閒閒亦有閒閒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禮部邵余門

所欠欲和文種竹詩奉于韻自作一篇答其意可也
因出其詩云君家種竹五七个我亦近栽三兩竿兩
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十省生意渠猶卷
客枕夢魂聲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
干先子復和其韻云我家陳鄉廣菜闌不約同栽竹
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淡不
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入座文同天思尺得如閒
客倚闌干又李澥公渡因游關城會寺中一僧倚門德
超談及鄉里名家劉中公渡僧云邀迎宋中老

阿師異人許我話劉宙略談近日諸孫事頗覺衰悰
一笑開衆道韜麥首師蛻（謂希顏）人憐知節去霜鬢（謂先
子）圍城香火兩菴地曾記秋高雨後來從先子過圍
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曉數歸期轣轆車聲疾轉雷
翠幄護田桑葉密綠雲夾路麥花開偶因假館留蕭
寺試問游方指厄臺（陳郡）自首稱僧同見間亦知吾祖
有雲來余以示閑閑閑閑亦和其韻寄先子云房山
翠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爲一
生笑口幾回開心知契闊雷陳去時復登臨上吹臺

目極大伾雖回處西風怒送好詩來先子復和云兩
地相思只夢魂泥塗敗期膠漆嗣陳雷遠憐騰踏猶滿
但對故人青眼開且趁梅芳醉桑苑莫因雁過問燕
臺上林花柳鶯春曉遺勃西風卷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旱
有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爲韻趙閑閑得發字其詩云君家有由有衣缽叢桂
馨香老蟾窟（滏水集作分香）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兒孫脉
滿笏（集作了孫）邇來雲卿復秀出（雲卿集作先生）論事觀書眼如

[illegible]亦復作兒勵劇勃行時[illegible]承御
[illegible]一驪雙鳧在[illegible]試手刀[illegible]
[illegible]今年[illegible]直金[illegible]妙手看掄
公老夫[illegible]一頭地[illegible]有[illegible]老驥追霜[illegible]小三
[illegible]縱橫[illegible]安[illegible]已知其會得四并（集作會）
[illegible]深杯[illegible]我輩不飲願助頭致要青
[illegible]但令風雨彼天響本原歸途洗靴鐵
[illegible]春寒[illegible]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諸公稱雖皆當時角[illegible]後[illegible]以爲不能過以
天價爲詩識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俱有詩名而其不相下頗不相
悅李好[illegible]元嘗[illegible]長源[illegible]元好[illegible]李輒
以詩譏嘲元亦無如之何（按中州集以李長源爲[illegible]此云不相成何[illegible]）
也元嘗爲國史院編修官時本當在後翰林編修[illegible]

散阿海女子入宮，假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挺焉。一時士人傳以為笑談。元詩云：紅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仙人玉為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窗車軋軋，出東華，繡帶盤旋結，共結歸雁沙嫋嫋。片不成雨（遺山集云金縷羅帶寬踏點沙肯似青不減腰）彼風吹入誰家。莫莫鴛鴦少恩澤，從錯鴛鴦帽亦風流（集云細無少有恩澤從金教蕭郎亦風流）不然與取鶼鶼裝四壁，相如堆白山金谷樓臺香，無主燕子不飛花著樹（集云金谷樓臺謝有）未熟子不家花春醉只知環珮作離聲，誰解花邊得私語（集云誰向琵琶語私語）有情蜂雄蛺蝶雌，無情雞欺翡翠兒（集云無情雞鴻翡翠兒）勸君滿飲金屈卮（集云勸君滿飲屈卮）明日無花空折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垣珠花迷天津。樓臺簇簇映金谷，歌舞日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息，江南已傳歸命臣。承平以來太康治，四海一無窮人。洛陽城中厭醇醲，司隸夜過不敢嗔。門成甲第豪侈，車馬如水爭紅塵。燒金斫玉迎一笑，不惜從臾趙王倫。兩家炎炎貴相軋，爭等擊鼓劍斫紅樹

鞭聲碎步障，青絲馬蹄裂。因緣睚眦貴人怒，詔下黃門促收捕。鄴夫防吏急喧騶，河南牒繫御史府。鐘鳴漏盡行不休，生存華屋歸山邱。綠珠香魂逐上待兒忍居樓上頭。君王淚明有命，上妾身寧名籍氏伍。平生作得健兒婦，豹尾鷄飛曾敬忍。元和其詩先子稱（遺山集後片作鶯六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人滿沙漠中（歸）半邊人不知在為珠般金谷（集）中路見行佛供局平心不平只今雙蜂燕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自玉樓遺綠窗雙雙燕有春風落人無氣力看各相思情須見紅品宮黃錫州銀紅一點香千回偽淡看不覺局妨風吹客斷腸丹砂壽年縈金印入州城不及果門暮多寄相知你官生花全買前偶鹿後君知眾在向州見時事搜撰其僞科督賦，如毛百姓不安。嘗題陶中行人圖詩云：幸自山東無稅賦，何須兩眼太倉前。此歸人問世盡出人來也。著忙雖一時戲語也，有味，如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語邪。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深倒渭河邊。當時若早歸時世，直喫盡八十年亦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而今若有歸淡客也，被官中要納魚，雖俚語可

以想見時世也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合漢家
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陵
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關風甚事又云猩猩毛筆平生
幾緉屐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
筆安能寫五車書邪（按此詩南集中詩話三卷指擊山谷爲多）余嘗以語
雷丈希顏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
以語先子先子大笑云
余謂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

歸潛志　卷九　　七　知不足齋叢書

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
痛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
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論文風浸衰故士
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闢治君當灼知隔句
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
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
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
改曰不然不若國欲闢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
賓賦曰秋既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

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川有族
不南渡者也其人頗益驕富于財以貲入官交結權
要婚長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爲笑以其肥碩也呼爲
蘇胖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偃水牛之
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
死今蘇胖生一夕鄉村水牛盡死也此可大笑
趙翰林周臣爲學士楊之美爲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
歡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
人雅重之而楊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爲北

歸潛志　卷九　　八　知不足齋叢書

兵所廢頗亦折上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
命入使聞之既有館陪諸公以爲趙公此行必厚獲
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亭遣迴
（一云僕驛追迴）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各至授以一卷
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前開拆卒既至趙所
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賀封趙公疑訝不知爲何
事啟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
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唯琢句筆頭到處灑瓊
瑰三封肯貸揚州命十夜偈蘇鶴辭雷曰古書生多

薄命滿頭風雪御廻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
以爲笑談
張特立文舉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判官
不赴（金史云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州司候再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居汜之間
城躬耕田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侯左丞摯薦諸朝
廷爲洛陽令（一八爲爲洛陽令）起稱治召拜監察御史（按史爲正大四年）
本法無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
不實得罪益初劾時嘗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共議
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楨輩訟之當時同席並

有省掾王賓德卿張以其進士也故不劾于是朝省
疑其私併治文舉德卿文舉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
五十賓亦勒停王論皆惜文舉之去賓因作詩有云
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著心裝就中最苦張文
舉收拾閑雲返故山時人傳以爲笑（按特立卒年七十五）
高丞相嚴大門所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諫
聞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爲人主見知每
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至院
中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爲誰其
人曰我歐陽修也御爲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
邪其人曰修不識丞相丞相亦不識修朝野相傳以
爲笑又爲三司使時上行鈔法及出支軍糧頗勒惜
且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及艱人又云丞相死既焚
其屍猶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哉一有失
衆心其試謗如此可畏也夫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間風味
不淺趙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爲常故院中
爲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無花不飲崔伯

萬[illegible]王從之無花不飲可惜了你
家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王從之無花不
飲不飲仰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顏張伯玉諸公宴游李嗜酒
雷善飲啗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
伯玉好色如僧遂相與大笑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
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
曉人事也或有傳爲不肯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遂余

淮陽因談及飛伯余與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謂
我也
李屏山視趙閑閑為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
士也然趙以其才名之高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
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慍亦
無如之何其往刺寶嘗以詩送右云有錢一匹絹
留作寒儒襪戲其多為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
老嬾不作詩戲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
日始服君似君真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

一時戲之也
趙閑閑本好書只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為苦嘗
于禮部廳壁上膀云當職係三品官為人書扇面失
體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
燕居無客未嘗不鈔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
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
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
邀公食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又出佳研精紙名墨
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
幅雷旁觀擊節稱歎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
米元章也公愈喜運筆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
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寫字如此而詩如此乎一日作
禮部適公為王從之書未入某月日為從之人下士
書稿雷在側公曰不工也陶米人嗤又一日雷得郭
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
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追求有餘年不經諸名
士發揚又雷希顏向趙作之趣其警拔如此
然其書不減李屏山也又後數日公增張嶷求書

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為張倩書雷
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
為此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借倩外未赴甚貧會
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謀持素紙數十詣
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
公公聞而遽召為書之無何一研前但書古詩一聯
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
風來餅餌香者皆明一求麥也武叔正定以其書多所
獲又一日公在禮部門相別友數人邀公飲丹陽

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可如求字
者是吾兒文衆曰先生德俱高某等眞見行也公
笑又爲書之 按閑閑以書名世其眞蹟流傳絕少予
藏有草書詩葉一卷附錄以永其傳

金源閑閑老人眞蹟

和趙承旨蘇州

西湖

西崖行選草叢生圖[illegible]前溪一犢鳴步尋幽得[illegible]無
路忽有人家略彴橫

和煙寺鍾

近聞殘照色遠山猶夕暉聲從煙際起復向煙中微
隨風散林野震動人未歸

和西樂山龍門

雙闕倚天立神斧忽中斷一水從中來千花遶[illegible]清

和山市晚[illegible]

步遶巖[illegible]路詔如朝市[illegible]負薪倘瀾曲[illegible]棘雨中行

呼見[illegible]生僧又向山間棲

和十方僧

石潤雲生苔片隨月照禪關衣橫竹錫洗鉢落巖泉
但見山花發雨居不記年

和擬中秋夜

明從關中來大關從關際來流光不相待關[illegible]渡次

和[illegible]中秋聲

商飆[illegible]中起猶是牛處間隱几以聽聽井棲亦井然

和寄下[illegible]

舒移自關寄[illegible]庭中像客結茅境得者其歌實開石
綠[illegible]蕭易朝月園疏道夕從此到終身居中了無迹

和西[illegible]

青溪霧氣散水面大影含自[illegible]謝著風移舟明鏡中
鳥近前灘日花影[illegible]別岸風過知何處[illegible]曲[illegible]色翠如慈

和秋寄閑窗

冷暈使殘[illegible]新[illegible]聲在深竹[illegible]宵[illegible]雪寒枝不成宿

和[illegible]嘉處[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代深師谷
蒼[illegible]爲石屋百[illegible]無人迹至此野中呼鄉[illegible]安禪處

水側激石色不何轉雨聲仁者自生聽達[illegible]了不驚
心容兒自寂然然兩無情

和演師再過

不見行跡僧但開花外磬敲擺出負游[illegible]然知門性
實爲[illegible]禪不[illegible]行道遲夜寂一燈殘[illegible]月外散烟

和[illegible]湖元持含

松軒風物[illegible]日爾門居大臥青苔[illegible]鳥[illegible]作[illegible]
瓶殘安[illegible]移湖[illegible]外[illegible]足少人過[illegible]行家珠

和谷[illegible]中道上

行聽青[illegible]文[illegible]路終日[illegible]認[illegible]寂[illegible]徵[illegible]遠[illegible]人
住寺在[illegible]因何[illegible]鍾

兩[illegible]

十去能以所得年尤不歸知[illegible]舖未息[illegible]新[illegible]

[illegible]

薄[illegible]何人獨倚[illegible]萬[illegible]南[illegible]水[illegible]
莫[illegible]高永[illegible]指[illegible]未[illegible]容[illegible]長安

[illegible]

路[illegible]人[illegible]來[illegible]不遠[illegible]內火[illegible]亂[illegible]巾[illegible]綠

高齋[illegible]寂[illegible]動竹何當風雪夜擁被還同宿

[illegible]

了知[illegible]中[illegible]遠[illegible]不下[illegible]頭路中有際山
如[illegible]殺[illegible]啼[illegible]春閑[illegible]紙力爲累未遊不如還

[illegible]

社[illegible]帶事[illegible]路外[illegible]遠[illegible]我道世心
唐[illegible]敵[illegible]鳴琴以彼[illegible]外遠[illegible]我[illegible]世心

有[illegible]和[illegible]鳥[illegible]几[illegible]見[illegible]遙[illegible]數[illegible]聊[illegible]靜者[illegible]當必居山林
化[illegible]擬和[illegible]息[illegible]欲[illegible]下[illegible]居[illegible]病者未用[illegible]作今[illegible]遊[illegible]超
工[illegible]林中[illegible]遠此幅行[illegible]正大八年七夕後一日乘
重[illegible]之[illegible]能[illegible]鮑[illegible]彈作此[illegible]不能書字不成字
文[illegible]道雅[illegible]

閑閑公以正大九年五月[illegible]日下世此卷最
爲暮年書故能備歸旋者盡於[illegible]瀰[illegible]鐘[illegible]畫沙
之外別有一種風氣令人愛之而不厭也[illegible]年
以[illegible]來許人多學彼[illegible]能[illegible]擬[illegible]當州王[illegible]石[illegible]承旨唯
公一人[illegible]與識者乃能賞之耳後世[illegible]年二月
五日[illegible]好問[illegible]敬[illegible]題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西方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粃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為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為諸儒所攻興定閒再入翰林時趙閑閑為翰長余先子為御史李欽止欽叔劉光甫俱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屏山因以禪語解中庸那箸集多事其詆諸儒忍識佛先子和之亦書其後云焱元敢自佰陽儒後佛真成矣律

身畢竟諸儒扳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餘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且曰談字如何下來先子曰公筆端大夫扳隱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六一二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語及其臨疾舐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發黃徧身如金迄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交游因戲之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為丈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直云公必乘雲氣騎日月為汗漫之游不然則西方之金仙矣

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頗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為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嘗與王從之言公既欲為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又深戒殺公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

生物後性命與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前生是趙抃閱道蓋閱道亦奉佛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公喜其政事既南渡薦其有直名後由公薦入翰林相得甚歡嘗謂同僚曰吾將老而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某官業當為本朝第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又為文以祭為詩以挽

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爲一軸寄余余請表諸墓至于新修葉縣學詩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余與定末因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提御史歸淮陽余獨晋日從公游論詩講道爲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譏小不可且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爲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爲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爲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爲小人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爲非也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余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愼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之作手耳余答書曰若二教當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漫浪爲戲君子者但知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于余有所恨石抹嵩企隆亦從公游學佛公甚愛之嘗于忠林院爲長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二梓腳作禮（一云九禮）因語梁戶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邪上林傳以爲笑公旣致仕若人求書大書膀于門有一僧將求公作化疏以釘釘其手于公門公聞遽出禮之爲作疏且爲書也

歸潛志卷第九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鋩氣勢恐其害已其憚之嘗爲機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爲李有鉤距劉議論鋒出一作風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口希顏之筆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以爲笑

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元亦入院爲應奉然其趣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

云凡在院諸公有依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老者依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爲其鄉人通嘲託也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爲奇異語者往往遭絀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疏然詞藻雅嚴詞瀾

一作雄深絕俗因擢爲第一人擢麻知幾爲策論魁于是舉子輩譁然忿于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許道眞奏其事臺官一作臺省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人愛之亦擢爲第一於是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九疇第以學問詞氣見其爲大手筆又賦中多用禽獸對屬衆言何名官取此賦爲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號學禽獸爲有獸家俗家一作有假學優對廷策中之語者亦息

嗟乎士皆安舉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嶄異者其怪駭宜哉大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捨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徇衆好獨所取得人被議者紛紛何足校也

金朝錢幣舊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新錢餘皆宋舊錢及商繇夫爲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甚貴重過於錢以其便于持行也爾後兵興官出甚衆民間始輕之法益褻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鈔法困窮俗謂坐化官

知其然爲更造號曰寶券新券初出人亦貴之已而
復如交鈔官又爲更造號曰通貨又改曰通寶又改
曰寶貨曰寶泉珍寶珍會最後以綾織印造號珍貨
抵銀一起一衰迄國亡而錢不復出矣予在淮陽時
嘗聞宋人喜收舊錢商賈往往以舟載下江淮貿易
于是錢多入宋矣嗟夫錢爲至寶自古流行今日棄
置與瓦礫等而以諸帋相誑欺無怪乎天下之遠（原本空白二行）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鈞臺日游每從之多聞以
金朝傳事屏山備爲予談之其談田瑴侍郎黨事云
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瑴蕭風李
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談會集聞諸公
皆以分別流品升沈人物爲事時蔡丞相松年曹尚
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瑴輩不許曰
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
恨之時太師遼王（名宗幹）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
甚言瑴等專進退人材自利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

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革遼王候焉適瑴在內聞
之韓雖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田瑴可代吾遼王
忿然曰是子嘗詆相公者矣因起而出瑴聞之汗沾
衣已而丞相薨瑴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
聞熙宗曰黨人何爲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
若爾當盡誅之于是收瑴等下獄且遣捕四方黨與
每得一人先蒙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搒掠甚狀瑴其
黨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案金史[illegible]傳云企先[illegible]設出爲横海節度[illegible]人[illegible]除名[illegible]部[illegible]已除横海節度以[illegible]致力）

（[illegible]省[illegible]覃恩行省召工部員外郎[illegible]其與妻[illegible]及所[illegible]上[illegible]不以赦原天下冤之人皆[illegible]）其後松年在相位
晨赴朝上馬見瑴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
望之在吏部聽事亦見瑴召辨二人由此斃而霖病
刎頸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紛濫夫事也
當瑴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山
翁不顧及其遘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
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爲

能吏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府怨其
後皆坐朋黨論胥以敗公獨不與識者莫不多之蓋
實錄也
屏山又談趙閑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謗訕得罪事云章
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爲人譏間頗厭怒如劉
左司昂（中州集云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以科名相踵者七世安）宗御
史端脩（案中州集云字平叔一字伯中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上書紹王遣世宗嘗改宗爲姬而天下止以宗平叔目之〇滏水集翅平叔尊表以大定二十五年與七）先只大中事皆
坐詩議朝政謫外官其後路侍御鐸（中州集云字宣叔冀州人）周
昂（中州集云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第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王修撰
庭筠復以趙閑閑事謫納有口措大聲止好議論人
故泰和二年御試上自出題門日合天統以困諸進
士止取二十七人（一云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初趙秉
文由外官爲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遂上言云
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
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貞小人今參政
胥持國也上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爲君子小
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

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
綱持國詭譎驟爲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王
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譏訕文字復無所得獨
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鰍鱔舞日落鴟
梟鳴本須發三歎但可付一笑頗涉譏訕奏聞上怒
門此政謂世宗升遐而厭嗣位也大臣皆懼罪在不
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于上曰古之人臣亦
有擬爲龍爲日者如孔明臥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
趙盾夏日寧類他乎是上意稍解翌日有旨庭筠坐
讒秉文昂坐譏訕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獨愚爲
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
而昂杖臥秉文謝焉大爲昂毋所詬秉文但曰此前
生冤業也故人爲之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
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
事終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寧邊屏山以詩送之有云
明昌黨事起賢夫子爲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
槃槃周大夫不得昇調元梯遂及見黜公獨擁朱轓
熊耳具脩事也（按完顏貞當作完顏守貞下同）

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完顏貞相
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巖接援士流一時名士
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以爲重後竟以
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卿賦冷山行頌其德
胥參政持國由經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爲執政一時
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胥
門十哲令史承安二年御史臺劾奏張復亨張嘉貞雷淵張光庭高元甫張巖叟傅汝梅張翰裴
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職俱宜黜罷奏可泰和南
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爲妃皆指以罪章

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入宮爲奴婢屬監
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及即位大被寵
嬖專房拜爲元妃勢傾正后其兄喜兒少嘗爲盜夤
緣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熏天士
大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倫林
著中州集字彥明眞定人皆與妃家結爲親獨李懷州燮中州集字
致美高平人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妃嘗與宰相撒速
定策立衛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專
其功媒孽李氏罪惡以爲嘗爲厭勝事衛王下詔賜

元妃死且廢爲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
母王坐誅兄喜兒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
矣當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于奢縱不
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頴能迎
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
能作字知文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張仲淹復字小隱進士同郭蔚周尙廬元中州集字子遠下田人
中宏詞科爲文有學且長于吏事人爲章宗所知登
第不十年位三品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吾時年方四

十餘不然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進清論鄙之士
大夫進而不可不愼也
紇石烈執中小字胡沙虎世宗時爲護衛得幸于章宗
爲人凶悍驁橫爲衆朝所厭且莅官不法臺諫屢有
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輩無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斯
人也是歷居耳孟參政鑄時爲御史中丞對曰與世
嘗容有跋扈之臣上無以應然屢斥屢召恩寵不衰
衛王即位北方兵起命執中爲帥大敗于古北口北
兵由此犯燕都衛王疏其罪除名爲民未幾復起爲

國門都提控仍令參議省事執中既得兵柄遂有廢
立之心時駙馬都尉南平衛王心腹也方用事判大興
府執中一日勅兵於南平之第反殺之于街即南宮析
關以入重載衛王還第自號監國元帥坐都堂百官
無敢言者時完顏元奴以參政將兵駐舊備北邊執
中懼其見討使其家人紿召之元奴適疑久竟赴闕
執中執而殺之遂弑衛王死時翼王判彰德府即迎
入立是爲宣宗向使元奴不入都執中必不敢弑
逆或如其南遷之就宣宗猶豫也用人無斷至敗國家

如此宣宗以執中爲太師尚書令澤王進退百官自
恣有篡王之威宣宗拱手而已术虎高琪者時爲西
南路招討使將兵執中命出都與北兵戰高琪敗歸
見執中執中將誅之已而釋之復命提兵以出又敗
高琪懼誅號令軍士將順衆心誅執中衆皆諾夕入
執中第從中門射矢以前執中方溺起見大駭走入
暖內高琪軍士追殺之持其首詣宮門請罪宣宗大
懼遂傳詔赦之明日升平章政事高琪既爲相復擅
恩指權尚書政事自己出宣宗畏憚之然其爲人頗

廉乃依附家所貴外戚納于官中宣宗忽發其敝己
者殺不宜政事抹撚盡忠[illegible]
[illegible]
其力也興定初坐殺其夫人爲家人訟
宣宗執將發之法當與避高琪忽然還鄉爲歸宣宗

即命親兵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殺之
衛王初即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一年又改
元至寧人謂之元大崇至寧有胡沙虎之變
南京未破時一二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
囊貯瓦持以散市人無窮所在兒童從之又有一僧
手拾街中破瓦子復用石壓之所在兒童聚爲人
初不知何意後國亡方知散瓦者使之以擊瓦者
國家瓦解矣
宣宗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良史修朝廷下詔改元

元光擬漢武帝故事以厭之其年十二月宣宗崩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誰應耶

趙翰林可獻之（中州集云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少時赴舉及御簾試王業艱難賦程文畢於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可肚裏文章可可三場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知我時海陵庶人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旨諭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恩矣後仕世宗朝為翰林修撰因夜

覽太宗神射碑反復數四明日會世宗欲製新碑下召學士院官議之適有可在省時為陽知箚習然世宗覽之數日遷待制及冊章宗為皇太孫適可當筆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用嫡皇孫所謂無以易者人皆稱之後章宗即位偶問何者冊文誰為之左右以可對即擢直學士時以標之以文字遇知人以是為獻之少輕後文章便捷凡工樂章有玉峰閑情集行于世（中州集云玉峰散人集）晚年奉使高麗高麗故事上國使來館中有侍妓獻之作望海潮以贈為世所傳其詞云天資秀髮霞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游百衙高選翩翩老阮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脈脈似隔盈盈醉玉添春夢魂同夜（中州樂府云夢雲同夜）惜卿卿離觴草草同傾記靈犀舊曲曉枕餘酲海外九州郵亭一別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數峰青悵斷雲殘雨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路傷情歸而下世人以為此生未卜他生之讖云先是蔡丞相伯堅亦嘗奉使高麗為館妓賦石州慢云雲海蓬萊風霧鬢鬟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雲霓方見宮腰纖

弱心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寥廓無物比情濃與無情相搏（中州樂府云覓無情相博）離索曉來一枕餘香酒病賴花醫卻灩灩金尊（中州樂府云灩灩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雲影載將無際關山（中州樂府云片帆雲影載將無際關山）夢魂應被楊花覺梅子雨絲絲滿江干樓閣二詞不今人不能優劣予謂蕭閑之渾厚玉峰之峭拔皆可人然蔡之仙衣卷盡雲霓方見宮腰纖弱與趙之惜卿卿皆不免為人疵議之矣

王副樞晦子明（金史澤州高平人明昌二年進士）自布衣時懷人以俠

聞其友人出游久矣與一僧私飲時聯以告其友無
如之何輒寂之復爲衆出口治裝即收而他適久遂
其家付見之趣啓軒以遜晦伏軒外以鐵簡迎擊僧
腦出而斃明日聞有司將自陳其事一云陳伏其罪有司
義而釋之其後寄順州竟以餓死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其中三老圖魏參政子
平宏州順聖人梁參政甫應州山陰人程參政暉蔚
州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爲名臣又蘇右丞宗尹天
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順聖人雷西仲父子渾源人李

屏山宏州人高丞祖汝礪應州人其餘不可勝數余
在南州時嘗與交游談及此余戲曰自古名人出東
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周戶部德卿嘗論昔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
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定人中州集云大名人
撰敕制之了天德已作遺也嘗爲省都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書
羽檄皆出其手爲文條暢有法余嘗至欒城縣署中
有一遺愛碑正甫筆也餘文不多見在南京時李屏
山嘗云正甫文字全散失不傳以是知士大夫貴有
賢子弟也

趙閑閑于前輩中文則推党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則
最稱趙文孺渢尹無忌拓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
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
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
物議也云人虛白集有詩讖之云王子端云近佳思羅有詩成似樂天具小樂天劉矣子小者今之以經功大覺盡設第年病入膏肓不可健詩中者上慮王思君猶是管窺天東塗西林錫第好世耕亦可譏人物世家如鼠尾續生末可義前皆少甘人爲所紛亦斜曾一續閉筆愚成何十月吳爲中其人百斯明珠一畫圖然絕無中發小遠欲求屢受塗見詩不言三老一兩占

屏山于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嘗曰東坡變
而山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
端蓋與王爭名而今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屏山南
渡後文字多雜禪語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
鏤板者甚衆余先子嘗云之純晚年文字半爲葛藤
古來蘇黃諸公亦語禪豈至如此可以爲戒又多爲
浮屠作碑記傳贊往往詆訾吾徒一作吾道諸僧翕然歸
嚮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林佛事傳至京師士大夫
覽之多憤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胡

不拜其板也屏山曰是何諸僧所鏤何預我耶後屏山殁將板其全集閑閑爲汰刪其傷教數語然板竟不能起今殘諸僧刻于木使傳後世惜哉

屏山之殁雷希顏誌其墓趙閑閑表爲（宋李屏山墓表滏水集不載）余先子之殁亦雷誌其墓趙閑閑表爲（宋滏水集第十二卷有劉君遺愛碑墓表亦不載集中）皆刻于石矣迨雷趙之殁既葬而後元裕之誌之其外表迄今皆闕也

余高祖南山翁末第時嘗遊山寺見佛衣紋隱隱如金字然細視之乃七言詩也覺而記其四句云客從

漢代能興日高謝商山豹隱秋蟬宮好養青青柱須占鰲頭穩上游已而金朝初開進士舉中魁甲繼以二子西巖龍泉同擢第又繼以孫洛州君又繼以孫中奉君朝列君曾孫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也

在南京時中奉君嘗求書八桂堂于趙閑閑閑閑曰君家昔止八桂而已耶爲書叢桂材宿四字云

屏山之殁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宋借之已而余先子殁諸公祭文挽詩纔數首後趙閑閑殁亦余及宋飛卿楊焕然作祭文挽詩也

歸潛志卷第十

歸潛志卷第十一

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一作十二月）余居淮陽北兵由襄漢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遂辭益急聞北兵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合打等謀從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躡入江北兵既渡皆殊死戰合打兵不能遏遂帥入都尉退保鈞州北兵襲之不進時朝廷憂懼不知所爲然天下勁兵皆爲二帥所統倚以決存亡又命參知政事徒單兀典殿前都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九年正月下詔求言于東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侍從官居門待言者顧多亦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戶部尚書完顏奴申等披詳可然後進多爲諸人革撥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日陳合翰林脩撰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樞看此一戰如何余無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翌日報聞十六日鈞臺與北兵酣戰會天大雪沒

膝我師皆痿不能支轉戰良久北兵後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移剌蒲瓦被擒完顏合打竄於地穴中爲所發見殺都尉高英樊澤郎將完顏陳和尚諸驍將皆死京師大震下詔罪己改元開興爲守禦京城計四面置帥府置行戶工部（一行下有部字）和速甲蒲速從帥北面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顏習你阿不帥西面蒲察某平張俊民張師魯石抹世勣分領戶工部事時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完顏白撒樞密院副使赤盞合喜用事二人奸佞無

遠略士庶皆惡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國矣俄聞陷鈞州又陷許州時帥十倫死之（一作二下倫）月陷陳州陳帥粘割奴申死之京畿諸邑所至殘毀末帝在宮中時娶后妃諸女嘗自縊爲宮人救免又將陵樓亦爲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吏部侍郎劉仲周傳諭北兵告和（兵告一作云請）北不從二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懼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肅國公某爲曹王命尚書右丞李蹊等奉以爲質于軍前擢應奉翰林文字張本爲翰林侍講學士從以北

北兵留曹王營中李蹊等回具言彼雖受之待北投京師將不免攻明日北兵樹砲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時京城西南隅最急完顏白撒主之西隅尤急赤盞合喜主之東北隅稍緩丞相完顏賽不主之獨東南隅未嘗攻時人情洶懼皆以爲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觀余時在道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曰入宮看讀當依之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益急砲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當城中大砲號震天雷(一作火砲)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一無灰字)軍士又自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蒲察官奴高顯劉奕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皆擢爲帥使分守四面相接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爲兵號防城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匿死太學諸生亦選爲兵諸生訴于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生輩甚孱不任役將發爲砲夫諸生劉百熙楊煥等數十人伺上

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砲夫之苦平章白撒怒諸生之自見上也趨召赴部以綴期杖戶部主事阿芝又分令諸生監送軍士飲食視營築書砲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紙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自拔以歸受官賞皆不免奔走矢石間又夜與燈毬爲令使軍士自暗門出力戰令諸生執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繁苛未具杖刑部郎中不抹世勣以前戶部侍郎李漁代之(一作李漁)白撒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聲夏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有朝命令勿擊衆謂攻一日不解城將累已而城上人望見北兵焚砲而衆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四面駐兵羅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攜酒肉歌呼無久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當自來好議之末帝託疾臥御榻上見慶等捍管上殿不爲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皆切齒既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且以爲和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中持兵入館大譟殺

慶等館伴使與屯按出虎及其二人亦死遜明宰執
趙赴館覩之軍士露刃遮馬前數罪宰相追遜慰勞
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驩呼踴躍以
為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月恒山公武仙提
兵自鄧赴京師陣字疑上命副樞合喜出兵援之至密
縣遇北兵合喜遽退走仙兵與北兵轉戰于鄭州之
西南會徒單兀典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合喜
兵不相接皆敗仙引餘兵南歸兀典亦西走合喜還
京師士庶罪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為民時京師被圍

數月倉廩空虛尚書右丞李蹊坐糧不給下獄已而
免死除名罷前戶部侍郎張師魯為戶部主糧儲事
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為憂冬
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
之人三斗餘入官隱匿者處死命御史大夫裴滿阿
虎帶總帥知開封府徒單百家主之其餘例廷侍從
官分領其事凡主者所往劍戟從焉戶閉人詣不少
緩用鐵錐亂之不啻發之恐藏城中疑是地中士庶不變
以待或搜獲隱匿者械于衢路雖皇兄后妃家皆不免

軍士突入妃主驚逃驅縶奴婢使之指蹤所匿京師
巨家著姓被害者甚多總領蒲察定住凡略扎杖殺
無辜數人凶號帮因之為姦利由是百姓離心識者
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
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右丞完顏斜出工部尚書權參
知政事李蹊樞密院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
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張袞總帥徒單百家蒲察官
奴高顯劉奕皆從上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誓以
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愴留參知政事完顏

奴申樞密副使完顏習你阿不權行尚書省兼樞密
事以餘兵守南京上既出過陳州帥完顏胡斜虎提
兵轉戰來赴援因從以東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
有妄言先罷為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守臣羈縶之
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新疑其見擒縱馬
突城門欲出門者止之新乘馬躍城二人者遂命將
追及陷濠水中斬其首時未命既出人情愈不安日
夜顒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
城進取衛州白撒等望見北兵遽勸上登舟船南渡

從官多擧從不及死于兵而驍將徒單百家高顯劉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沒上以除兵狼狽入歸德林門京民大恐以爲將不救矣二守臣裴滿闔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皆剮食其肉淨盡縉紳士女多行匄于街民間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爲飢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于家又日殺馬牛乘騎自啗至于箱篋鞍韉諸皮物

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衆謂不久當大潰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徒單四喜等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城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于後四喜獨攜其族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者以爲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以酅入于齊之義不得已者說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日當以死守衆憤二人無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爲之救士民余夕見左司郎中楊居仁自其第楊云是事固善然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爲也非有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革潛來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官從而省掾元好問自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老從官以歲奴申拱立無語獨完顏習你阿勃反覆

申論以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涕泣諸愚民或陳說細微不足採余諸麻革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記密陳于歸德之吾當共上也余以是退將明日同革獻書其夕傳聞民間稱有一西南崔都尉題招撫者將起事衆皆曰事急矣安得無人予既歸夜草書備論其事遲明懷以詣省庭且趨東往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以救餘民雖死亦無愧矣是日大陰晦俄雨作余然避民間忽聞軍馬聲市人奔走相傳曰達軍入城矣余知事已

不及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面兵變已圍尚書省矣時崔立爲西面都尉權元帥同其黨韓鐸等舉兵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爲先鋒以進橫刀入尚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安國先殺習你阿不（金史作斜捻阿不）次殺奴申又殺左司郎中納合德暉（一作德渾）擊右司郎中楊居仁並大驥御甚省掾皆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兵尚書省號令衆庶曰吾爲二執政閉門不恤衆將餓死今殺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閭郡稱

使以爲有生路也食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兵入宮見太后具陳其事太后惶怖聽命拜立爲左丞相都元帥壽國公立以太后命釋衛邸之囚召衛王故太子梁王某（按梁王名從恪）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即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論以皆曰謝丞相得生立又自詣軍前投爲歸附命歸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爲北朝民初立舉事止二百人殺二執政當時諸女道將帥四面擁兵者甚多皆束手聽命無一人出而與抗者

人謂李新若在決與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立變三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提點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吾古孫納申翁丁卯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殺初立以副元帥樂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監軍王守玉妻曰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以徇于是朝士震慄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在宮中虛名而已立以其弟某（按金史名倚）爲平章政事張頗爲殿前都點檢（按金史殿前都點檢爲立弟保也）韓鐸爲副元帥知開封府左司都事李禾爲翁之（金史作守爲之本名長河）爲御史中丞

皆其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劉仲周爲諫議大夫張正倫參議省事崔立取仲周女爲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衛尉卿兒屯阿虎帶爲尚書右丞前殿前都點檢溫迪罕二十爲參知政事仲周正倫皆遷參知政事省令史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又以刁璧（一作壁一作選）爲兵部尚書元帥左監軍初立起與璧謀及其舉事不往立頗怨之甚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閑者皆以次選擢宗閣中其除拜無虛日僞立自爲太師尚書令鄭王聞鈞汝閒有衆據西山不從命立

遣韓鐸帥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希顏知開封府立
又封諸內藏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往取歸其第又搜
選民間寡婦處女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
又括刷在京金銀命百官分坊陌鞠治之貴人富家
俱被害陳國夫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財不貲自
撒大人亦富後有永李蹊術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
搒掠拷訊死立又自詣軍前求免剝掠又求縱百姓
出城挑菜充飢于是人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
雜米粒以食又開京西（一作西京）陳岡上有野麥甚豐立

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宮俄遷諸青城皆
爲北兵所殺如荊王梁王輩皆預焉獨太后皇后諸
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徙有竊其聞者
亦被誅宿前又取壬辰諸學執家屬治罪殺庶廢事
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
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先入立
家取其妻奴寶玉輦以出立歸大慟亦不敢誰何大
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等在青城側
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所在與北兵
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來米麥食之然多爲
北兵刦取莫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
月二十有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
何爲親見國亡至于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迴因暇
日記憶得事漫記于編若夫所得不真及不見不聞
者皆不敢錄

歸潛志卷第十一

歸潛志卷第十二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邪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賚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

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邪即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為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為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丈亦如此矣予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

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為之若官撰則于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為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布衣今止以子為之亦不傷子義也余于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為文今而遇此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邪因逡巡而別遷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略為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省卒來召

又[illegible]諸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illegible]予同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到不[illegible]止云省中召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即引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暉而衆[illegible]屬焉一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喜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辭而出見王丈在焉相與談酌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一人先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既飲皆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皆卒依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

公爲之王史謂余曰此事鄒已知衆人亦太學中
名士作予如堅推侍王知諸生輩不了作是不許其
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予以一人
累衆也且予有老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
促族何以爲計予熟思之予惟以其時謝久之且門
了頗[illegible]草定不當諸公意稍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
追且予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亦不知俯闇俯今
久諸公共議之如此公避其名但書某官作諸公後
日是碑之引未落筆草其事于史又曰此文姑使俗

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
俗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史及余俗
之欲相商評王史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史俗之作
之及存予稿數言其碑序全俗之筆也然其文止實
敘事亦無褒稱之言時夜幾四鼓俗之趣曹益甚
之俗之即于燭前焚其槀明予當[illegible]矣後數日之
坐朝堂鳴予執首傾官其顧其文以爲[illegible]迭名余俗
之等俱甫方編受官余尚深懼見之[illegible]而皆有傾官
齋告身三通以田付余兼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

前賀後開求上石不得者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
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
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
乎諸公本提空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
以實有爰之上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
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嫉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
權立禍不可測則吾一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
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吾殺吾身以累吾親爲大不
孝矣況身亦無[illegible]補義之所重輕與重焉故余姑隱

忍以待[illegible]他日其事其文皆與之所余今文彼欲嫁
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今天下士議往往知余之所
爲且有曹通甫[illegible]居一宇通甫
未遊[illegible]人太原人除
通甫[illegible]揚敖能明在亦不
待余[illegible]開[illegible]其首尾之詳以爲小引之適谷山靜
思可以一笑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往下車而封之杞仁逸於方來設此余可無言託抗
及自上書宰相身謂試從論於此例不判之斥在於
喋且京師亦當保百放於丞論也延之日昔大后十
賓閒存趙之謀布木死久向復是本之況以一車猜
亂奉公歸功劫大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逝節命南敗
制後當廢爲就廉甘露御書之碑刻錄漢書受之
筆蜀家降欲具行今呉之側脩道上卿文何頻楷機
之手追伊伊受貫於我嫁名背向嘗同氣之開有佩
罪親名之謀取狐塚之白仁聪樂以之合攻果既廳
設若之引自戰亂海授以其何根惟從騎霜而作暗

[illegible]

歸潛志卷十二

[illegible]

辯亡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驕士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雖出于邊方過于後魏後唐石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民故徽宗闔肯車服袞冕九旒皆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姦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企先劉彥宗輩助治也及得天下其封誅黜置政令如前朝辦家法遼宋舊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書生之手治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才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強盛亦

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謹厚之士故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脩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章宗孝太子最尚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資不令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燦然金朝之盛極矣然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

國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蹈陰尙夷風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王苛吝不知人君體不足言已而强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恒恐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報會稽之恥但

爲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繁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疏外漢人其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人上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榮幸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興之亡也末帝奪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

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欺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而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族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位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優容直言以防後患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

以恢復爲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宗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箚言大略以爲此政當有爲日而當路以爲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爲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爲心以至宗廟丘墟家國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亂則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後勢有緩急也乎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屢累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勝以充其奢誇

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被圍公私之食米一升至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人視金銀如泥土使用不計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妝具環珮錦繡衣衾日陳于天津橋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一毳袍極緻密鮮完博米八升余釵易牛肉一肩遂得之以是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欺字疑衍文）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澀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閱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

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窮處不能活妻子免飢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莘野彼豈不能安聚財利使生理優游邪恥不爲也若夫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爲將料敵制勝無遺策卒能佐漢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曾昔之拙而今之巧邪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爲也因是以思吾儕今日遭大變逃于窮山荒野中目惟餬口之不給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彼窮居妻子有惱言鄉人賤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木彼楩柟豫章之材封殖之護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爲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齧之斧斤伐之則將憔悴慘淡無生意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邪士大夫亦然國家以爵祿導之以語言使之精神橫出材氣得伸銳于有爲然後得爲我用儻繩以文法繁過求瑕爲之則有議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褁手相招爲自全計矣國家何賴焉余先君嘗爲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與養擢提使議論天下事其智識蓋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暫欲有爲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縱酒無功

名心是可爲國家惜也嗚呼自非堅剛不拔之志超世絕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黜而不變易者鮮矣哉傳曰人定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試以嚴冬在大風中獨立悽淡不能久居然忽有外人與笑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寔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與夏等居高樓以游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爲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力者亦造物所使也。

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樂形體也仁義禮知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事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富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知忠信孝弟雖不得時不富厚而于我皆具焉窮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爲養其所專無一毫適于人於性命其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邪有爲公卿宰輔以事業功名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猶能以節義自著者又有浮湛閭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方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詠有聞者又有研精技藝如陰陽醫藥卜筮字畫琴棋以名世者又有縱酒放歌廢棄禮法以樂其形骸者又有抑情去慾鍊身服氣以覬飛昇者要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有亦安能一其迹邪今吾幼而嘗學及下第用力詞賦成而未有所遇今窮居草野日惟衣食是不充將爲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非居位當路一云當日臨事處可以立節義顯履歷以憤憒不能放縱一云縱酒以拘牽不喜諸技藝皆非所勞心神以紛華文翰自娛顧後日窮達猶未可知然且獨守吾殘編斷簡者猶未爲窮計也于生平年其所歷多矣嘗陪諸舉子進取矣亦嘗偕諸朋友講學矣又嘗觀諸農夫耕穫矣又嘗同諸少年娛遊矣又嘗品諸王公貴人上爲交自升上爲賴相行經濟之謀下爲僕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

不涉今而遭值亂離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擾擾膠膠了身初無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醉醒而不見纖毫形迹以此觀之百年之內亦可以默覺矣而獨區區衣食之不充懼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知命坎止流行與萬物同始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哉

三國時上尚權詐其間不爲風俗所移者陳寔徐穉魏晉間上尚虛无其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徐邈卞壼嵇數人者或以道德顯或以節行聞或以智勇稱或以風義著（一作或以名義著）行身立志（一云行志立身）卓爾不群皆豪傑之士也

知不足齋叢書

予嘗觀道藏書見其鍊石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符咒水役使鬼神爲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位云主管天條而齋醮祈禳則云能轉禍爲福大抵方士之術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地獄因果輪迴以爲人與禽獸無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以持誦布施則能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無亦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囂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細防分見榮辱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爲尋常者良可歎也嗚呼愚俗豈可責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異者往往爲所誘不亦悖哉

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爲事上君子則安閒樂道不以衣食爲變（一作不爲衣食所累）舉世之人所畏者飢寒患難死亡上君子則于飢寒患難死亡無所畏使道義充于中雖明日飢而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義而動非禮雖貴于王公富積于金而內以愧于心外以怍于人然則上君子之所爲所守哉舉世之人所背而馳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忌其拙也宜哉

知不足齋叢書

歸潛志卷第十二

歸潛志卷第十三

吾在南方時從先君仕宦家貲頗溫而吾則專心于學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衣未嘗不帷也出游未嘗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僮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之味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迫食或旬日無醯鹽及一得之則覺其甘旨或終夜無衾禂及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徒行無驢及一得之則覺其便居或汲爨無人及一得之則覺其泰乃知人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然向之所得猶

不足也句則有所感矣因思一時富貴權勢之人生長紈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又不知世間溫飽安逸之正味爲不少可勝歎哉吾故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爲得志者戒

竊嘗攷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風淳質修飭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微士大夫惟知功利爲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開游說從橫之流已而變爲刑名揣刻以法律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

焚書坑儒奇流四海漢興其風稍更變多厚重長者然其攝于法律者猶相雜迄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一變以學問爲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宏董仲舒二司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備元成以來經術之弊皆有虛文而無事業可觀浮沈委靡以苟容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流重以命訣故權臣肆志國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權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羣臣羣臣惟知守職奉法循過失及桓靈之世朝政淆亂姦臣擅權士風激厲以敢爲敢言相尚故爭樹名

節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晊張儉之徒議于野同罹難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也而諸袁劉據士大夫各欲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效皆御天下既一士無所事惟以談論相高故爭尚元虛于是何晏倡于前王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誤天下國家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類靡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章相尚門第相誇亦

不足觀故國祚亦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名爲上貞觀者人有兩漢風其權謀經術文章名節者錯出間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三百載及其亂也死節者相望五代之間亦無可取宋初士大夫復馳騁智謀厥後說一其風大變經術文章不減漢唐名節之士繼踵而出大抵崇尚學問以道義爲先故維持國家亦三百載雖遭變故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亂則士大夫多尚權謀智術以功業爲先天下治則士大夫多尚經術文章學問以名節爲上國家存亡長短隨之亦其勢然也

予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寢食蓋良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笑談游宴以忘憂異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有益彼酒色膏粱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

肥濃甘脆世所共珍使飽而遇之則食如泥沙藜藿糠世所共賤使飢而遇之則食如飴甘乃知貧賤之士自樂富貴之人亦有若是則救當隨以空之爲憂亦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猶能正其身使家之齊而身之脩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曰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我者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書多秘之亦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二說以爲君子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獨寶已之隨其所好如是者亦秘之如蔡伯喈之秘論衡亦爲人之一疵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歸

者尤可惡君子與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不歸之者耶因改曰有書不借爲一癡借書不還亦一癡也

夫詩者不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之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聞之至

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謡俚曲之見其眞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殘伯以爲然

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秋以其壯而立志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

余祖沂水君嘗訓子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愼不可使點汚少有點汚則不得爲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爲名言其行象表也亦備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孟子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

見之矣而未嘗言老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儀秦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揚子始論老莊得失韓子則盡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邪其有深意邪揚子排之其得聖人微意邪其與聖人異見邪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今法聖人雖未能造其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具在世韓子亦不容不見之而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爲無足取邪其偶然邪至李翺則比諸顏子傅太公家教以爲無所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實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爲作補傳而程伊川則以爲其議論儘高有荀揚道不到處諸公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云隋書不爲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凝爲御史嘗與侯君集有隙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隋書史臣乃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爲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邪以是爲疑余嘗思使徵實誠文

中子門人其不爲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旣擬其師以聖人欲列于傳恐亦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不紀以爲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後可知也

余讀尚書湯誓湯誥及泰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論衆誓師無不以天爲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爾于受弗敬上天降

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
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大
其以予乂民戎商必克今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
民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
之罰大抵以桀紂爲惡逆天人絕之我則誅惡救民
爲順天且若除受上天之命而行者皆乎聖人之心
則人心也天之心則聖人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
之人之所與聖人則與之初無一毫與有以見聖人
以人自處也非徒以天自處其理誠一也故當是時

爲聖人者權其輕重計其公私而不暇顧其君臣之
分彼桀紂所行誠順天邪吾則事之誠逆天邪吾則
去之其事其去皆與天合既去彼而求其爲天下主
者捨己其誰哉故踐位而代之不辭而天下翕然亦
無異議要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歉然于心邪其曰
惟有慙德予恐來世以爲口實者惟後之人臣不知
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爲例且亦懼後學之士求其
名而遺其實者耳豈真有慙德邪然則後之君子猶
以臣伐君爲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

求知于人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
氏之取魏若以天爲口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
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之德如湯武乎有湯武之聖
遇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受天命否則徒爲篡逆而
已

吾道廢興自有時吾嘗放之如循環利乘除也周衰諸
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等擁篲築臺師
事焉繼以始皇坑儒之禍漢末齊侯不禮士而光武
則安車蒲輪徵聘其後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大

夫往往爲將相有勢位後有白馬之禍宋興內外上
下皆儒者獨榮至宣政極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振
而今日困頓摧殘亦何足怪但我輩適當此運者爲
不幸耳斯然道一也又何歎也

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

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將迎交接之際禮貌辭語過則爲諂爲曲不及則爲
亢爲疎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則與其諂也寧亢
與其曲也寧疎

張平章萬公中州集云字良輔東父彌學按元好問張阿人正隆二年進士文貞公神道碑云考諱彌學初應御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座右銘有云
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
爲善而遇災也困窮者命也非分也爲惡而遇災也困
窮者分也非命也爲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也非命
也爲惡而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
識者爲能辨之
夫慾心不勝道心不生若欲安貧任命者昔立言發前
人所未見成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可也

寧使敬而疎毋使狎而親人敬而疎不失爲端士人狎
而親恐流而爲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韋乎其所驗
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
君子苟不爲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哉
士大夫多爲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爲柳子厚元微之
之徒惜也擠抑死亡貧賤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終
不能有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隳節而徇之惟君子視
之爲外物得失付之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爲君子
求合于聖賢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于聖賢
之道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貴與道義兼
舉有是理是則忖己之所趨向嗜好又何慍乎貧賤
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
居衛縕袍無表榮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無己妻
子常仰婦翁家咸不肯非義而取也
馬援書誡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爲則善

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誡爲証竟免官而梁
松竇固因之破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搆陷至妻子
不敢歸葬若是則初時戒子姪好議論人長短而不
知先以此貽于禍也悲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物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
命盡瘁乎政勿以否泰歸之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
託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苟盡其在己者
作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決莫善于此
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

古人以爲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
因忙後錯了尚管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歸潛志卷第十三

附錄

游龍山記　劉祁

余宅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兩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常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行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邪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

而疑之雖然吾友者書云云輒信于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僑寓于西峰先生魏公分序悵然見余于前軒論未周淡聚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叢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徒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外司吕乃選日爲其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由無蹤徑入谷未有奇澀淺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澗山嶮出嶄然盤有水聲錚然鳴聞峰開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

與面提攢瓌面獨者嘉木向背被之葱蒨醲郁然自木地起紛披爛漫山與木若相願而隆者使人睇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滀者爲激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爲陰木蔭其顛兩崖繞其趾賓欲休焉曰與此地爲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瀹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樹木益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開玉錯

芬香入鼻雨遠可愛木雜松檜罥人衣袖又縈紆行
數里得陌之而邐陂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
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天平寺有僧
數輩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林谿樹石儼比櫛立
背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上僧淡公相與步西嶺過
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
壑危峰怪石巉屼巧鬪試一臨之毛骨森竪南望五
峯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峰巒而川明村
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在畫然倘徉者久之寅緣入西

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
迴僊（作）乃得北嶺登萱艸坡是龍山絕頂也嶺勢峻
絕無路可躡步蜱而往深谿且滑扳攀條捫蘿披榛
乃得登四望草木皆翠杉蒼檜凌空千尺與山無窮
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
酌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次陰微明
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鳴祭來客皆悚然被體覺境
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
醺談辯蠭起各歸其家山爲勝如郭汴太原劉京叔

一有余生于宜古老（元文類節此上十四字）更嘲迭難不少屈
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謂所謂蓬瀛者分不爲虛
名者政如是也（元文類無政知二字）一鼓乃歸臥東軒明旦
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迫午（元文類無迫字）仍辭主僧文案已乃
循嶺而東經淇微不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
正泉寺山勢漸頗險（元文類[illegible]）樹林漸稀闊顏非龍
山比有兩峰曰黃巢崖陵其上僧導客以登歷欽崟
坐磐石其旁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隆或屬而
合或離而分貢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日亦莫崒金

城原野分畫如列屏岸可點數也一水紆繞如帶觀
運曠是此[illegible]殊勝從此歸路危不可騎皆步而
下雨[illegible]絕險出險奇（元文類[illegible]）人指客乃得下地宿
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大昔所經見而不能殊
若太華之巖[illegible]之巧秀女几之巍巖（元文類[illegible]）
鳥攢白馬之端嶷然山間無之至于奧邃淵邃樹林
蒼鬱蔚草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元文類[illegible]）
同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而不用
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所遊事稍

金山之游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于中州者元文類節今中書省中州者十三字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從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一二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過往處輒問更以筆札自隨紀庶幾茲山之少彰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為之記可游者

續錄文按劉祁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已失傳偶得遺篇錄附于後

書醫經本草後

余讀沈明遠寓簡稱范文正公微時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為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未嘗不三復其言而大其有濟世志又讀蘇眉山題東皋子傳後云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哉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得酒吾為之酣適其實以自為也亦未嘗不三復其言而仁其用心嗟乎古之大人君子之量何其宏也蓋士之生世惟當以濟人利物為事達則有達而濟人利物之事所謂議朝廷大政進賢退邪興利除害以澤天下是也窮則有窮而濟人利物之事所謂居鄉里開傳道授學急難救疾化一鄉一邑是也要為有補於世有益於民者庶幾乎兼善之義顧其以未得志也未得位也遂泛然忘斯世而棄斯民哉若夫醫者為切身一大事且有及物之功語曰人

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又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康子饋藥子曰丘未達不敢嘗余嘗論之是術也在吾道中雖名為方伎非聖人賢者所專精然捨而不學則於仁義忠孝有所缺焉許世子止不先嘗藥春秋書以殺君故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懼其忽於親之疾也況乎此身受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自幼及老將以率其本然之性充其固有之心如或遇時行道使萬物皆得其所措六合於太和中以畢其為人之事而一旦有疾惸不知所以療之伏枕呻吟付之庸

醫手而生死一聽焉亦未可以言智也故自神農黃帝雷公岐伯以來名卿才大夫往往究心於醫若漢之淳于意張仲景晉之葛洪殷浩齊之褚澄梁之陶宏景皆精焉唐陸贄斥忠州纂集方書爲驗說二公其方至今傳世是則吾儕以從政講學餘暇而於此乎究研亦不爲無用也余自幼多病數與醫者語故於醫家書頗嘗涉獵在淮陽時嘗手節本草一帙辨藥性大綱以爲是書通天地間玉石草木禽獸蟲魚萬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又飲食服餌禁忌尤不

可不察亦窮理之一事也後居大梁得閑閑趙公家素問善本其上有公標注貫綴一讀深有所得喪亂以來舊學蕪廢二書亦失去嘗謂他日安居講學論著外當留意攝生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介吾友弋君唐佐來言其家重刊證類本草已出及增入宋人寇宗奭衍義完焉新且求爲序引因爲書其後己酉中秋日雲中劉祁云

遊西山記

余髮齔間嘗聞先大夫言龍山之勝甲鄉中時幼未能往其後在南方北望依依每以爲歎甲午歲還渾水明年秋八月襄葬於先塋越明日拉友人河陽喬松茂壽卿雲中劉偕德升暨弟郁同遊初出西城日方中望西山而行一二里涉水又前七八里至李谷谷在永安山下流波古木相交仰視之秋色如畫稍東山之腋見屋間□林果尤佳村民曰此麻峪也予與二三子杖而前步漸高益路水聲鏘鏘數股涉水行亂石間里餘忽見青松綠楊奇蔚中蓋屋而屋既至有僧居因共坐西軒望下原諸峯橫立南顧永安

山最高獨雄踞斜日秋烟混濛百里迫暮留詩而回夜宿李谷遲明上永安山初入谷路甚艱兩厓夾峙峭峻其石皆跨谷縈路詭怪若坐臥起立且時聞水聲盤折而上足慄目眩前二三里忽見一峯突兀孤高樹色青黃紅紫間錯曉日映之爛然東諸小峯側列相附又東一嶺獨巖翠無日氣直睢盱開諸人喜快詠詩步益健又前數百步峯轉境又佳遂各坐大石且在青檜影中石有苔痕潤青綠交綿綿可愛因相與俯視川野倚樹諧歌又前數十步忽聞有聲如

風雨震山又如千人喧笑不已逼視之乃流泉一派
自山下入絕壑穿林絡石其練飛逐遊聽久漸至烈
風厓厓嶮特蒼兩峯最高蒼藤紛蔓衆脊下有泉源
諸人相謂曰此境絕不可不誌卽于泉所石各題詩
又前數步路益險見西厓開復有泉出流大石上樹
影交綠聲鏘鏘微風吹散珠琲四落余因此石名琴
泉又賦詩又前幾一二里樹木叢陰中殿閣屹然四
五所蓋玉泉寺也路側皆瞻泉行艸間潺潺如人語
言或者披艸撥石決其源方去旣入寺寺宇嚴深且

經亂多摧毀廚堂鐘閣雨崩艸翳僧衆多墜址獨御
聖殿完麗可觀殿中金碧璀璨溢目又有石雕淡像
數百聲之鏗然亦奇緻睍覩僧舍其舍蕭余見時從
大父避亂所居追維舊事爲之惻愴起尋玉泉泉在
西南石厓下如井厓間枝楣滴瀝絡苺苔上有古樹
覆蔭頗陰翳因留題殿壁紀予今昔遊諸人亦各詩
其後南上祖堂堂絕高北望神州在掌上城邑如棋
局東則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閒隱隱有樓觀府則
翠山迤邐高下淺深與淡秋景古林色明艷斜陽照

灼余遊滿山堂後有徑上山巔余縱步獨往徑狹而
危攀蘿以前望峯巒樹木明度其境必異鋭進百餘
步困憊又竹落大塊路遂迥然終以爲憾北過法堂
觀羅漢像堂亦頹漏不完大嘯入僧舍旣夜月出淸
寒逼人予與諸人散步檐外見峯巒叢雜樹木陰森
禽聲啁啾心神爲竦見星斗搖落與人近儼然天地
如在玉壺中久相與嘯咏約一更方就寢詰旦出戶
見白雲數縷出東山延布南嶺上狀如飛龍蜿蜒山
中霧氣蒸騰迴合峯城恍如蓬開利火名霄鍾磬淨

盡後往祖堂川原浮靄蒼茫城中青樹萬道依而頑
洞瀰漫莫能辨須臾日出東嶺紅霞萬狀爲屬滿山
艸木光烱烱叢石嶒壁呈奇獻與欲動搖如生乃率
二三子登北峯高蒼絕頂又一峯綠厓百餘步方至
回觀大山峭拔則蟻然艸樹紅翠點綴與駁西顧諸
峯如綵樓相傚隱陽光陰氣晦明不一北望平原自
里際北嶺外突中城關浮屠如錐合成津源二郡及
諸村落若盤盂羅列田疇若龜甲間張淵波散處若
鍵鏡裂素散擲微寀瀰霧乍起乍伏若鮮衣輕袂變

詠又相與賦詩賞歎徘徊別寺僧游北山路自西南往窮枯木翠蔓間里餘過山谷恍然異境也俯視重峯疊嶺秋物爛斑且目極皆山無平地丹崖折徑稍夷岸上多大石或人立或獸蹲或禽翔或鬼搏森竦可畏前至大林林皆丹黃紅紫相間櫛密時時逢怪石睨路狀詭異山風颯至葉落如雨彌石徑而濛濛飛鳥走獸隱映林影中旋聚滅又三四里林窮有平岡數畝可田下有泉北流又入林谷西三四里大木蓊然蔽日樹底有路臭象橡敗葉縈滯微有蹊徑轉

而南忽見龍山寺乾機坤秘鬱霧嵐開四面諸峯如踴躍相鼓大殿在山腹丹碧湮擁雲帶影宇在殿西簷墉亦圮然其規制宏且邃依然南俯深淵淵外皆山相聯下有大林杳冥望莫際遂緣石磴上方丈大室三楹極整鮮西有一徑入樹陰中百餘步至文殊殿殿在孤峯上號捨身岸岬像精緻妙絕遙望千巖萬壑絡繹參差樹葉日光爛然五色雖巧筆妙手不能圖且綱盡其雄麗冠龍山關外石如掌平其前將下窺勢險無底南則清涼山五臺歷歷且遙見代郡

川西則郝陽馬邑諸城皆微茫可數諸人歎息久之稍北往西方丈室在峭巖下懸柱而倚傍視可畏恐室中前詩少中尚石刻蓋予從大父洺州君所書又有予從父懷遠君詩在壁其前境物不減文殊殿斯須過鍾樓由方丈後上黃草坡寺僧云每當秋夏交菊花被坡錦繡堆花多金蓮如燈照山谷又黃草無數故以云又號百花岡惜余來遲不得見緣坡草滑步旋節既上立大木間東望峯巒奇秀又南數步至山巔曠蕩開廓千里目中秋容蒼然羣山齒立蒼天

下絕境也下瞰西方丈在其中又有大石突空出德升獨踞而歌余慄不能往忽聞有聲如雷震在文殊殿西遊歎赴疑窟隳出礀底諸人駭焉後問之寺僧乃大木落也偃礪移時片雲突涌乘空恐雨作乃下飯餘往西巖巖在西方丈西數峯如幹伐龍鬼磊砢相倚仰瀏漂漂號人岬下有屋三楹幽潔前有大石石上有大樹陰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前忽見浮陰四合微雨落又飛雲洶湧上走騰騰然諸人皆在雲氣中咫尺相失未幾夕日出光景鮮明餘雲

變化中躍晦暮歸方丈見白雲縹緲如帷幔數十幅自文殊殿東南來奔馬莫能追其開樹彩在㳂披露閃爍怪麗甚山風擺盪林木駭人若天地轟磕開震矣夜宿方丈東軒未寢開門月在空陰氣已開巖巒樹木殿閣相映頗悍然予行吟軒外幾夜半方眠自覺襟懷蕭灑意氣雄壯如神仙中人也曉陰復合予獨曳杖復往文殊殿雲光霧色衝突勃鬱如元氣中西望川原莽莽不可見西巖西方丈皆爲烟雨晦藏秋風怒號疑鬼神交戰青林紅葉隱映乍有無余欣

日生平三十載促城市間不意今朝見天地偉觀以寒甚不能久留棄雲氣而退迨雨止復與諸人往西巖西方丈題詩且談笑甚久時日已中別寺僧而歸復過集堂見梁秀巖壖詩字畫亦美遂由故路東北往林間殘雨滴衣嵐氣烟霏交走橫騖幷奔戀不忍去因共作聯句詩又恐雨復作仍趲疑忽見平川猶色爛然行至水簾路稍北一二里由林以能出莽巍峻與天角又數十步忽見高岸峭壁扒裂分張日光中映如潑黛如拔盤岸開有水光烱然如劍出匣射日四山樹葉炫人余與二三子健躍駿賞又作詩以紀之自此無深林大木行黃花紅葉中又二三里行甚峭扳援力能進忽見孤峯倚天峯上巖攢攢牙角口鼻軒軒下一峯脈出如劍諸人不覺失聲稱奇又作詩紀之回顧諸峯千態萬狀不可殫紀路益下二四里至神谷谷中有泉出石罅湜然其流散漫出山外厓東有神祠祠邊有樹余與二三子憩祠下題詩天已暮月上隨水聲行又里餘方出谷又涉水乘月往威谿宿野寺中明日別諸人二三人者歸津水

烏中余生山水間故有樂山水心然所遊二十年所居皆通都大邑無山林曾辺狹不自得今因北歸得游歷故山川勝快哉況干戈未已棲隱爲上行當結屋山中覽天地變化之機而又晝書足以自娛著書足以自奮浩歌足以自適默坐足以自觀逍遙洞谷傲睨雲林與造化爲徒與煙霞爲友雖飲水無愠於中振迹寬心可以出一世之外又何必高車大蓋蹡騎滿前方爲大丈夫哉因記

遊林慮西山記

癸卯之冬十月祁自燕門徙居相明年秋八月王
峯魏公自燕趙適東平遂登太山拜闕里將北歸過
相與會公謂祁曰吾聞太行之秀曰黃華曰禮谷爾
其從我一遊乎祁曰諾翌出安陽郭西四十里渡洹
水俗號安陽河夕宿輔巖邑佐孫日同邑中士人會
酒坐池上池有數泉騰沸如玫瑰瀉涌出萬珠柳陰
映騎頗瀟灑南謁宋韓諫議墳魏公琦父也墳皆老
柏參天碑有樓文則富鄭公弼撰王岐公珪書皆完
具旁有浮屠號崇親院石刻魏公所建院規製宏敞

柱皆文石佛像如新茶坐西寮彷徉竟日遲明西上
路皆坡隴岡阜間以樹林行幾四十里過馬層望林
慮諸山若蜂尖若黃華若天平若禮谷齊立千峯焉
上笑談喜見顏色前涉橫水水舊有石橋甚巧麗今
圮壞紛然觸午林慮山橫峙天西如城壁相銜爭雄
角銳潑黛凝青南高下險夷不一千峯日皆入稱林
慮名山信哉蒼崖中土大夫皆曰游當自黃華始
且北面南可也明日遂出北城邑八張君佩玉偕往
西北約二十里入稠林林行二三里入谷兩厓夾徑

徑危東厓大石鱗差馬足行甚艱下皆絕壑澗洞樹
木蓊鬱水聲潺潺使人耳目脩然前觀山勢峭拔奇
偉不覺失聲歎異又二里餘厓谿地平叢竹如雲竹
中堂殿茅亭數處乃黃華古禪刹也今為老氏居道
士數輩來迎解鞍坐覽樂其殿之石柱刻宋人題名
及張相天覺賦詩歌道者宮時詩云南北紛紛似弈
棊高人寧肯老偏裨惱知騎虎非吾計曾是青山避
世來因憶王維休了端遊黃華句者此寺廢已久
王尚云王母祠東有佛堂人傳梁任自隋唐作深寺

殿無人往滿谷西風栗葉黃飯餘屏騎杖策以西
涉小溪行約一二里出谷前顯峯巒崛回互掩映千
萬狀不可紀山端有小峯拔出如立指號仙人峯過
佳處輒坐樹下石聽流泉下激鳥語層人回視向來
塵土中便如隔世又前數武地平可耕厓腹有艸庵
且闢雞種菜芋亦道士舍西上路浸高又二里餘陟
峻阪號公主關有厓號梳洗樓意其為前代帝子游
衍跡漢武帝女弟封隆慮公主嘗此豁以竹但石若
為傑岩摧裂無蹊徑捫蘿以登又半里餘路窮大巖合

若環屏幛稍南孤峯削成拔地刲出號拄鏡臺臺西
樹林間望山脊玉虹蜿蜒下垂搖曳有聲迫覷之懸
泉也相與咱吒因列坐臺趾方石縱觀蓋泉自石門
而下初勢甚微已而散布半空特詭異其始來也如
飄風扇雪瀰漫一天少焉如驟雨落雲淋漓飛灑或
如飛練千尺騰擲不收又如珠簾百幅瀰瀰下墜乍
散乍聚乍緩乍急乍去乍來乍鉅乍細須臾滴瀝濺
面灑肌浩蕩醉劍驚心動魄可以起壯志可以醒醉
魂可以洗塵紛可以下甯績亦天下偉觀也下瀦爲

遂知不足齋藏書

潭澄泓湛若水鏡明向之水聲皆其流派迫出山
而狀不知其所往此又異也步至巖東北有大龍如
列屋可坐數十人尋繹昔年題名在龍壁玉峯健歎
以爲東游未嘗見此移時緬懷趙武靈王登黃華之
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教百姓以強其國亦一時雄
傑張君曰泉之上有路出下直抵天平望絕頂有石
竅曰青龍洞尾蓋門在天平也其中陶勵多水東北
有高歡避暑宮殿址倘存且有碑以路絕不能到又
曰高歡葬此山石巖中鐵索繫其棺嘗有人見之邾

舊讀司馬氏通鑑云高歡葬漳水西潛鑿成安
鼓山爲穴納其柩而塞之蓋距此不遠與所傳小異
張又言此山佳處甚多惜不能徧歷月斜由舊路而
東石壁而堂石像浮屠精緻行二四里路忽分張云
由南而往殊勝片轉二潭灑出大石間相通號懸研
皆流泉所瀦細流布石上縈紆明澈潭水　物碧
云有蛟龍居其中潭側喘咏仰山俯泉極快愜南有
古廟破裂號上母祠祠碑有刻云仙人王津葬母於
此號仙人家土人祠以祈福祠前大木九合餘一爲

式知不足齋藏書

趙廢閃光獨來遊趙領作行宮宋宣和間人也字畫
亦不凡東有龍祠頗整完中有刻紀其南則地復曠
闊行荒榛蔓艸中里餘復抵寺舍會日已落騎出山
顧念勝游如在天上歸而渴不寐明發邑中士大夫
讌集作一日還會姚公茂諸君南來相約同遊谼谷
日秋出南城三十里入榭林林北黃華頗大林行四
五里入山路北黃華顏夾谷亦瑯樹木繁錯水聲比
黃華差小渡溪至寶巖寺寺在竹間舊有名刹冠一
方遭亂惟一浮圖在大殿經閣址宛然新構功未畢

其南厓號五松亭亭亡止餘一松王子端記之碑陰
刻劉汾中壽詩壽亦開人東北石厓號戲猴洞洞中
浮屠石像及諸佛經刻在石趾高齊舉始有僧焚修
隱號金門寺云有僧房路險林深游者罕到會巫西
折折外竹成林流泉琅琅踰樹入竹如箭澗聲不絕
東南山缺瞰川原雖峭絕不及黃華而岑邃有過之
者寺有浴室放泉以燒其人浴神骨爽豁仰俯蕭張
天覺舉燈圖記及遊德舉寺碑文頃之復杖屨西上
厓北轉有大石方丈餘小而平枕溪號石席上刻

杜相公美所作銘銘云溪石崎崎溪水潺潺鳴下跳
珠水流石間涓涓溪月泠泠溪風颯颯松梢月淡杯
中欲醉而歌既醉而臥悠悠千古浮雲之過死相人
辭滿翰字畫亦遒逸可愛節其半賦詩起而南出特
變化出奇林益深徑時時行方從谷左已降樹林有
改色者於青翠中閒見紅葉如在畫中又得泉自石罅
步如圖畫天風卒至樹聲與泉聲雜如笙竽環珮交
鳴又若琴瑟未終俄鼓迭起日光下透林陰綠影玲
瓏斑駮能蛇篆隸交余數人者坐其間談道論文自

謂雖此世捨擾亦片日如仙耳又三四里路窮巖合
勢如黃華山巖巔飛瀑下流亦如黃華水山疑樓閣
刻書倒蟆蛟金水則絡繹縈絲千絲萬絡乃共坐泉
間容與天晴月明映坑邊往珠網下旋指動半天外
晶熒閃爍參差橫斗濺雪跳冰灣而蜂起又相與賦
詩道其事廠下多人石刻范寶石鋪作金錢聲皆有
亭號如勝王子端作記今無餘跡歸途題大石龕既
出山與公茂諸君別第以不到天平為恨還宿林慮
南園三日九月朔翁還相臺越重九之明日東北行

四十里宿鄴鎮有鄴故城有曹魏所建銅雀金虎冰
井三臺故基尚存臨洹西望太行所謂黃華谼谷
皆隱約可辨漳水西來如劍如練絡北臺而東爲河
朔勝處也其地南控大河西連上黨東拒齊魏北
負燕趙實天下襟喉此自古英雄如曹袁慕容高氏
所以必據依又見故城隱隱緣繫相望傷時弔古
良用慨然徙倚至曛宿南臺道上倉館漳不別玉
峯南歸後月餘玉峯詩來且備當爲予記之乃援筆
識其始末祁居代北鄉中名山已歷遊嘗謂太行魁

天下山富奇麗志欲一覽然非傑鉅公偉人不足稱山之雄玉峯邢姑之大也尚名大節一世所推乃今邂逅得從之遊誠遂所願方將階此過蘇門扣百巖訪盤谷登天壇西遊河汾觀砥柱上中條覽太華入秦中以盡天下形勝已與公有成約會當治行嗟乎世之人皆騁馳智力以金帛車騎相分寄而昏僻獨玩心泉石放浪於寂寞之境要之各有樂未可以爲彼是此非至於後世又不知其孰得失況古之聖賢莫不樂山樂水若夫究地理考土風辨古今識草木皆不可謂已爲於學姑從所好以畢餘生或有笑其迂僻者亦不得而辭也乙卯春正月之望謹記

北使記

興定四年七月遣禮部侍郎吾古孫仲端使於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復命吾古孫謂予曰僕身使萬里置天之西其所游歷甚異宜書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記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漸高並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歷城百餘皆非漢名訪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紇里迭斯乃蠻航里瑰古迭馬合魯諸番族居焉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即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拏亡入山後鳩集餘衆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紇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强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妹仁

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若伏有積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燎足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華其人種類甚衆其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食手殺而噉蝕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

記其國王屢侍選印都中之黔而陋者次漫其面焉
其國人皆邑居無村落擾上而屋梁柱簷楹皆雕木
窻牖甯器皆白琉璃金銀珠玉布帛絲枲極厚巧矢
車服甲仗器皿甚異發錢爲橋舟如梭然聯泉五穀
頗類中國種樹亦人力其鎮產於山嶼菲樹爲酒瓜
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葱韭芙而香其獸則
駝而孤峯牛有 脊峯而大尾又有獅象孔雀水牛
野驢有蛇四脚有惡蟲狀如蜘蛛中人必號而死自
餘禽獸艸木魚蟲千態萬狀俱非中國所有山門塔

必斯學者方五六十里蔥翠如屏檜木成林山足而
泉其俗衣縞素羅無左右腰必帶其衣多肉模悉羊
毳也其毳殖於地其食則胡餅湯餅而魚肉爲其婦
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開有髯者並業歌舞音樂
其織紉裁縫皆男子爲之亦有倡優百戲其書契約
束並回紇字篆華其餘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
葬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無繪塑經語
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有漢字佛書十門曙
異哉公之行也昔張騫絲武衛使命使絕域皆歷年
始歸其艱難困苦僅以身免而公以蒼生之命挺身
入不測之敵萬里沙漠間關而還氣宇恢然殊不見
衰悴憂懼之態蓋其忠義之氣素貯乎胸中故蹈夷
貊開若不出閭閈然身名俱完𥳑勳當世嗚呼眞烈
丈夫哉視彼二子亦無愧故予樂爲之書以備他日
史官采云

右記一首見陶九成遊志續編

古意

秋江有芙蓉顏色好鮮潔露蘂發欲采折水深不可涉

嚴霜下零落芳豔空凋歇悵望一長歎臨川無杜楫

送雷伯威

朔風起天末落木號谷山冰霜正凝沍遊子百里還
出郭送將別相徊上高原如何睽離情對此芳歲闌
壯士志四方不須淚汍瀾人生非山嶽會面亦不難
願子崇明德締功振文翰長因東南鴻息我金玉言

右詩二首見元音

遺事

汴京補一則　　楊宏道叔能

平生交遊贈予詩者多矣惟劉京叔一篇嘗吟詠之

憶昔逢君北渚秋藕花香裏醉輕舟三年一別空回首千里相思更倚樓明月不隨春物老碧山長帶暮雲愁天平松竹黃華水早晚柴車得共遊思君一日如三載兩寄詩來慰我心歷十愈知人世隨風燭逝見海門深貧來笑我嘗擬亂後憐君更苦吟歷下亭前春水闊扁舟何日重相尋

歸潛志卷第十三

歸潛志卷第十四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齔從父祖仕宦入河之南初知讀書偶屬為童子學少長習時文為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卜偕試開封禮部中之及庭而絀于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為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嘗有田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觀耕穫秋冬必入汴避亂且從諸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為文亦未嘗少休間同方交遊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旬月不舍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書亦自樂無歉也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中生靈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侍書一囊由釣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侯為築室以居所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巖在祖舊游東為柏山代北名刹西則卜泉龍山山西傍處故朝嵐夕靄千萬狀其雲烟吞吐變化窗戶開門外流水數

支頤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神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於案几上書數卷偃息嘯歌起望山光尋味道腴或吟或詠為終日樂雖敝衣疏食不知也閒嘗自念平生所為備於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國平天下窮理盡性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今當世故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藏學以休息其心力況世路方艱未可為進取謀因扁其堂曰歸潛且以倣橫渠東西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

當亂世政英雄奮發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天命為諸侯下而可以附麗藩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童請長纓入越羈其王獻北闕下以功名著不然當效酈李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干人主大印駟馬耀鄉俗吾子奚獨韜光晦跡甘為棄物乎一時使平日所學皆不見鋒穎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噫若亦不聞君子之道乎昔君子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進為固失其時而强進為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苦學豈將徒老於簷下自當自求賢者所恥加之新罹塞難始欲自修且將掃除吾先祖邱泉果其後日為時所用亦安得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易曰能德而隱遁世无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客既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潮水洋洋往復窮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白石燦以如霜兕豹吟伏兮鸞鳳翩其來翔世溷濁而不照兮塞紙腸夫先路荊榛翳以蒙蓬兮野縱橫其豺虎時余志之道廷兮了罕而時佐歸歟歸歟其潛于

南山之下又歌曰潛乎處幽壑之侶兮潛乎遠人之徒兮顧惟不肖難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不知求進乎聖途兮潛乎潛乎亦可以娛兮嘻

歸潛堂銘 并序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

潛之為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閉不出林而幽竄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恐欲潛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吾默何異哉大魚

不厭深矣能德則不然乃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艮止也聖人象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固陽亢陰助者也至其處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戾聖門弟子反專於潛之一字者邪京叔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謹為銘曰

仲尼駐車蟻邱聚曾僚陰沈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

季路往視寂以了但見席空依頹墻古人潛德不欲彰那用此字書其堂況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拄腹經傳香文氣渾爾詩筆日户外屨滿名飛揚吾恐自此德爲章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語頗長用之則行舍則藏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忌作天際翔勿以深眇賢庚桑歸歟歸歟且和光爲銘哉幸無忘

詩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樓鳥居畢通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同聽明月清風德不孤留與丁人眞斷熱文章照世足爲娛願堂一旦求遺逸只恐終南是仕途

定齋居士李獻卿欽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蕭然長鋏八鈎竿三尺太阿秋水似不藏踴躍拔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醉縱酒奴命五陵年少見龍光屈單則一掃踏碎輪臺橫西島使調金鼎佐無爲坐池坐數汾陽老冊勛禮樂一百年追蹤直擬三代前嘉生叶氣趣唐舜坐令米斗三四錢誰知天地遊翻覆滄海橫流陷千陣又如烈火焚昆山孰

辨頑石與真玉千生事業安用爲攜家徑走南山陬布衣糲食混漁釣妻孥羅兒當照熙數椽茅屋門栽水書著光陰文字與有時俯仰聽干開拔提千戈如鬬蟻我有一言君試聽乾坤爲古真郵亭但教定守大光發麗原世閒富貴何異螟螣與螟蛉（以歸田園當與貴多與字作一句讀）

河東白華文舉 集句

天其未厭兒余乃池上千今有成已有不不可學千滿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飛鶻馬如狗昔歔歔慨怒悲御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杯酒劉郎太史尚書郎

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身無四壁時聞殘花瓦內香
人物尤難到今日行尖柳絮無根帶不須了苦上能門
秋水寒魚行可

西蜀呂大鵬鵬舉 中州萊云密縣人作宋名相申公之裔

擾擾人間世熒熒風燭光當能逃厄數況復入吾鄉嵐
秀光朗餃冰紋響夜常帶中幽獨含見季足鶴行

太原元好問裕之 見元詩選內集不錄

南山老杜幾枝分翰墨風流爾若其說人間好飲向
爭教芽房著機宜備嘗險阻聊求化力戰紛華又策勳

□□卷之十四　六　知不足齋叢書

却恐貪先理不得古人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革信之

逃遁漁樵處漁一作樵避兵鴻雁飛去來賢達上亦從冰采
薇自得南山先生住隱水墩造山空無人跡亂見色
木肥翻然下自鶴　劍從家歸新柴臨澗水時掃笋以
微滿流鳴蒲除白雲入晨扉迴凱陵谷遷見時時雞老詩谷遷
萬事僕已非審書人理興行何第人復得取日追
此道僕可幾股勤抱中磯龍龜雷徐斯錦溪通由志還
負智隱誠水懷泉石上一作泉一石　鶴與右排惜無後風

偏巡界非所希
壁上悠悠流客稽一堂下古人幽潛喧無車馬客迎戶
靜有琴書月昔於澗水清冷道竹過南山蒼翠與天乘
遙知吟嘯同雲弟對有無高麗碧綠

仰山性矣存中

一杯歸來祭有其　一時幽棲夢前觀犀時書足以教稚子
雞黍餘能勞故人　松竹　徑幽深深細雨滿城春
閑居兩□□　□名繫此身

襄易李欽可

□詩卷之十四　七　知不足齋叢書

滄海成田後鄉來散髮披徐借力猶衝堂山
給筒山學泉依澗水別業勝淮陽侍御
遺風在南山應派長勞屬有秀鴈自成行經史胸
中業能蛇霍下亭行當依日月雪久乖明柔尚丈終辭
問阿彌定佐向飛潛無定跡易道何中成

析津李惟寅

浩浩干戈裏憐君遂隱居雲燕秋窗冷月落夜總虛歲
月盃中物生涯几上書潛中有真趣含亦多奇處
地僻心何遠人閒物自閒功名真徹履輕何常野

鳥從喧寂山雲自去留一盃濁酒外萬事付休休

蒲城薛元微之

自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能紛紜磻溪夜釣波心月
汾曲春耕隴上雲長笑熊羆勞應夢自教猿鶴怨移文
漸漸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聞

奔走紅塵二十年歸來參破淨名禪忙閑覷過成嘉遁
靜閉柴門草太玄下疇雲嵐真福谷一川風月小壺天
早時若用商巖雨應徧齊州九點烟

故山泉石穩棲遲緯因才名恐四馳節信情高方著論

淵明心遠更能詩素琴黃卷真餘樂明月清風無老時
只恐蟄龍潛不定一聲雷雨躍天池

金城萬光庭仲文

幾年蹤跡寄兵塵且喜歸來見在身滿眼雲山猶可隱
一庭松菊未全貧定慚巧宦虛藏用却變成名鄭子真
祇恐池中非久處勞看雷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甫

萬里烟埃氣尚炎秋風攜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勞夢
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關　月鵲偏無命靜依簷

遂惡二　猶如此自愧區區未屬勝

河東張緯緯文

結廬高臥謝塵埃浩氣元從道學來北闕不煩無夢到
南山草木覺春回四時風月供吟筆萬古乾坤入酒盃
却恐漢庭須羽翼鶴書未肯老巖隈

太原高鳴雄飛　嵩按遺山集有送高雄飛序陵川集有答高雄飛書

高情謝絕絲塵南山限頹然一茅屋蕭灑無纖埃勝
槩紛滿前懶抱長好閒舒嘯野雲亂浩歌空翠來堵花
既久靜相對撫琴孤太虛風露下陶興何悠哉回首區
中入擾擾良可哀

黃鵠入寥廓鸞凰何能馴爽挾劉處士天子不得臣臥
老草堂月吟滿南山蒼野傲足藜藿幽蘭充佩紉一盃
在上酒靜見天地真萬慮此都寂孰知名與身靈運臥
巖幽子陵釣滄濱神超物不遷異世等逸人我無元豹
姿亦欲事隱淪空歌紫芝曲早晚由東鄰

邢臺劉德淵道濟

南國堂堂一鳳雛年來歸隱舊茅廬四圍山水境何勝
一室琴書樂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茶圃雨晴初

荒蕪庭院人休説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卿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一膝不可作故山歸采薇江
湖鴻雁梁原隰鶺鴒飛惆悵朱門客思歸不得歸

龍江張仲經（按遺山集有張仲經詩集序又有悉賦亭爲仲經作）

颯驂短僕行夜猶西京才子六一劉荒山窮僻哌岑寂
長林徧謁東諸侯于中鄉無丈八矛脚蹈河關與天球
有時叫出作霹靂坐令宰縣還殷周愴咋長鯨吞古沐
于里還家異鄉縣築堂故址號歸潛要使新詩走彦

方今河朔諸豪雄衣冠往往羅其中兩賢胡爲獨不出
埋光鏟彩爲貞潛鴻朝亦潛夕亦潛東山不起蒼何瞻山
中爲問山相識白鳥孤雲自入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險夷丈夫出處不磷緇貞秀嵩長八能集
且溪陸家雙鳳儀塵世張隨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
蒲關澤几爐烟靜臥讀黃庭樂聖時

東明張特立文舉

陵遷谷變海波翻築室渠能返故園夜雨對牀閒鍊句
春風滿座共開樽都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
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夢出蓬門

山東宮能澂英孺

世路艱辛已飽經歸來一室聊虛名行他滄海擬入惡
喜敢街日此眼明其氣浴使吟魂潤櫟非乔汎消命清
故園木落偕休志惆悵劉家好弟兄

紙餘　木蕭瑛

渾源劉先生哀辭并引　郝經

歲庚子經甫踰弱冠拜先生于館舍而遂南觀關越入
九歲己酉春先生利來典遊開始得今仕履務云義訓
雖屢得閒而猶私拙抱之貪樗棘而不又是以欣心橋
愚瀏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遊以遂摳衣之問而
因訃掩至繼而其弟文季來以先生易簀時所付一書
四十篇日處言見示經再拜受泣讀之其辭汪洋煥爛
高壯廣厚紓而不斂肆而不緊其理則討乎極而窮乎
性命於死生禍福之際尤爲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者
所謂立言者也於是感悼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夭惘
倖道之不顯慨憤憫敵凶辭以哀之嗚呼抱所不復條

貫其辭曰

濁河絕流大梁亡月人地底陰燐光百年秀孕驟大荒
文源浮沮北溟彤彤方在北鄉其芒姑為緋耕為千張
砥礪洗瑀開霧門嗚猶價路扶頭纓翠又雙鳳力翱翔
忽弱一个危乎羨甯作振羽來朝陽竹花蹴落桐花香
岐山山頭喚文王一呼蒸雀驚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
旁魄瑰奇古錯鑾飈然脫價騰且驤飛蒙茸兮走陸梁
挺特淵潤直以方有虞士瑋莫踪璜波瀾老成肆汪洋
洞庭萬頃潛秋霜上稽韓柳下蘇黃探道索古追羲皇

一綫處言合天竅功意造語命侍揚嗚呼天道其何虛
旣與之德不與日旣與之年不與長濂源之山空蒼蒼
相臺臺下天荒涼元氣宗貞寧藏南山家世兩砂茫
有弟有弟湯隨裳有識有淚如濤滂寶桂酒兮陳椒漿
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將所思嗚呼天道其何堪

道輓歸潛劉先生　王惲

我自髫齔歷拜公執經親為發顓蒙道從伊洛傳心宗
文掎韓歐振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邱河水恨何窮
泫然不為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補遺

通叙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國朝為燕京路課稅所官補本卷第三頁

庸齋先生薛元字微之華陰人仕至河南府提學有易解行于世補本卷第八頁

高鳴字雄飛河東人歷彰德路總管召為翰林學士至元五年拜御史遷吏部尚書終于官補本卷第九頁

以上三條俱見困學齋雜錄

歸潛志卷第十四

附錄

金史文藝傳云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子祁字京叔為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焉又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

王文定公惲渾源劉氏世德碑云祁字京叔少穎異為學能自刻勵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廷試失意即閉戶讀書務窮遠大涵濇鍛淬一放意于古文間出古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閑閑楊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諸公見

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及與御史公退居于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于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真實文章議論粹然一出于正士論咸謂得斯文命脈之傳壬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臺拾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凡七年而沒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誌其墓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二卷行于世弟郁字文季別號歸愚亦名于時其銘云

神川力學洞聖心胸明理貫道匪文奚工王佩是坊大振節錦遵家學之淵流奇有川而朝東亭前過越皆不時逢以上原本

王文簡公士禛歸潛志序云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一朝傳引京叔之言致慨于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

不傳而此志獨存尤可寶也志稱高祖南山翁者名撝天會九年同經進士次子汲亦進士第入翰林為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為御史終應奉翰林文字史載文藝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書抜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獨一二君子有志史學者私相撰述元開史局蒐羅掌故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據摭為多焉予嘗歎遼以制科取士一時致位政府登膴仕者甚衆而攷之列傳自橫帳宗室國舅別部二族之外其行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無人與抑史臣紀載之

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以至是歟李編脩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責也李翱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愜而習傳其讀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則淪于烟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歎文士之關于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以觀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歸潛志十四卷金渾源劉祁京叔著京叔以布衣遨遊士大夫間文章爲一時稱道山諸公所推挹築堂曰歸潛因以名其書所記多金源遺事後之脩史者足徵焉虞山寫客黃俞邰徵刻書目曰八卷殆未見全書歟 以上續錄

孫正憲公之孫喆和伯其字者來訪予曰鄉先生劉神川宏博衍大之上倡明道學會金亂投跡于趙楊雷李諸子之間服膺名教守貞不仕以衛中州之氣文章議論一出于正遭亂後於鄉有居以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負抱志未施而沒生平述作既多其弟歸憑已嘗編輯就帙曰神川遯士文集廿二卷鋟木于世先君文正公鄉序後進嘗敬先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家嘗覽其言論談笑時事見聞戒勸規鑒足以備采擇之餘喆欲繡梓以垂其

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作人耶俊賢獻之門其所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承聖賢道脈作一時士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艾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材彬彬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寄于文文傳于世世傳其文即傳其名矣夫何慨然嘆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遼金之間始毀百年太史宜有論載而舊聞闕逸後有述者可無考訂于斯耶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神

川其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虞龍趙稷識其後

京叔自序云從祖父游宦故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其歸潛所誌第一卷至第七卷悉爲諸賢立傳第八卷第九記遺事九卷至第十三卷悉載當時得失論斷參觀前賢所珍詢不誣也庚寅春晤逖浮先生其論世智之書亦歸潛本視其今後從江遊闖藏目及閱傳是樓藏本鈔紙八卷雍正甲辰浦子星緣以此易觀吳郡文粹亦得丁黃徐釹抄本乃沙谿陳清來所藏傳寫再三頗多譌字前八卷已校正于丁徐後六卷則闕如也宋定國蔚如七月七日記

金劉京叔所作歸潛志傳是樓及黃貫傳本止八卷茲十四卷借抄於金文屋韶蓋足本也諸卷載金末文獻有足徵者十一卷敘金亡事見聞最確國破流離淒涼滿目徽欽之辱千古同憤青城俘虜後先一轍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十二卷序崔立碑事京叔雖追于元遺山諸公然士君子遭亂世急自表見何至名節隳壞不可復振後之覽者可勿繇與己酉長夏

李北苑跋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於江以南卽一二諧謔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危亂之時國亡之後乃而先歸追述交游聞見以著爲是書俾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衰與其所以亡者實爲確當可爲後來之龜鑑又自言經喪亂後乃識溫飽安適之味噫人誠能知此則蹤攘之胸可下而貪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眞閱歷有得之言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乾隆四十有一年十月四日東里盧文弨書於江寧寫余之抱經堂

渾源劉祁字京叔號神川遯士幼穎異有文名侍祖父游宦得從名士大夫問學及寧進士不第遂折節讀書務窮遠大文章議論粹然一出於正金源一代儒者也遭亂北歸追述平昔交游及論與大興亡治亂之迹著爲一書因其堂名曰歸潛志與同時元好問壬辰雜編並行於世金末文獻之徵于是乎在遺山雜編已亡于明之中葉京叔是書元至大間鄉人孫和伯嘗梓行之厥后藏書家珍祕僅有傳本而

海內或未盡見也此本傳鈔於萊陽趙太守起巢再假文瑞樓抱經堂諸本互相讐校略采宋史中州集及諸家雜說以疏其異同梓公同好用繼孫氏刻本於五百餘年之後亦藝林勝緣也或者以翟立撰碑一事繫遺山名節甚重獨不得野史亭遺稟以相印證爲大欠事然郝遺山外家別業上梁文茲郝文忠公辨甘露碑詩參合觀之亦有以得其是非之公矣書凡十四卷其末卷則附錄諸賢投贈詩文也王惲劉氏世德碑以爲三卷疑十三卷之誤云

乾隆己亥十月下浣五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山房隨筆一卷

（元）蔣子正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山房隨筆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元蔣子正撰。子正不知何許人。惟書中杜善甫一條內有余分教溧陽語，知嘗爲溧陽學官。又有穆陵在御語，知爲宋人入元者也。所記多宋末元初之事，而於賈似道事尤再三深著其罪。於鄭虎臣木棉菴事，敘述始末，亦比他書爲最詳。惟所記陸秀夫輓張世傑詩，似出附會。厓山舟覆，鯨海沸騰，豈有吟咏之暇。且詩中言閩海上鐵手贈句亦不似同時之語。朱國楨湧幢小品謂世傑溺死在秀夫赴海之後，亦以此詩爲疑，所言良允。殆好事者欲褒忠義，故造斯言歟。至於以夏貴之降歸咎似道，未爲無理，而反復解釋，反似於貴有恕詞，未免有乖大義。覽者不以詞害意可矣。

山房隨筆

元　蔣子正撰　明鄒樹勲閱

辛稼軒帥浙東時歸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敎門下果諠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能乞韻時飮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

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爲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絶云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邪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登多景樓改之幣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韻即賦云功名有友易貧賤無交難白也莫逃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嵬坡爲馬泥魂逸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二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郢州名世傑與于海上擁兵南北岸一日忽大風雨行止皆不利郢州舟覆而焚

宮中尋屍梢斂焚爲上其膽卻不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妖侵矣此詩全篇不傳忠誠義烈錚錚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蔣君寔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北書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匪正柙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故房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管對人

生有別離到底不知何色誤　前猶自賢聽聰文
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恨
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鷓鴣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
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
一傷神天顏亦惟君非舜河北山東總舊臣
一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竊詩自命或戲令
詠轉女氣云覡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
寶若是其日出入皆捻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
遇

許洞饑言有賀自長沙鎮南門者啓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雖欣橋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未聽佩
蕭之舞又有賀除直秘閣修書浴江制置可啓謝公
事云茱玉宇瓊樓之違何似人間從給中秘分之護
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
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
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群賢畢至湍乎中
余串周翰分敎毘陵題提人簿云三年人見老不死
天地之嘘均爲乘廠軒與貝丹公孫之竊字中一聯

云毘陵之仁如天秋歲月而養成巨派欲公之學如
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眉未見全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渦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
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特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鑷到斑時已
白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
胡點點一身歸故國隔年千里逐狂夫漏枯簫管吹
羞曲觸紫羅衫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

晉江都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美譚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
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嘱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
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問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
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
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
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止
適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
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

來盡歸秋月有思致可采
大台陳剛中字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大常引二章
云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今朝無地捧金焦奈
烟水龍沙路遙君天涯遠白雲何處急雨瀟瀟萬里
夢魂消行飛送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
無家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疏雨寒燈斷魂赤城霞
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酒斷漫盈樽倩誰寫青山
淚痕時為編修云
三山寧謝字常翁能賦駝簪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

吳鉤欲斷爲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
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
都休其為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
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圩可碎鎚不
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齧上
帝憤之以鎚畀著著下名一字鎚不自奮假手於滄海永
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椎之重惟人
之勇匪椎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斛斤　小
用大策此奇勛鎚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鑑
茲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
婺境至山中村舍聘著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
搾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往問
紹興何為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
倒解由我自搾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惟之出問其鄰
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邵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
山中父子碓油種蔬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

過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
不滿先生一笑中傅觀詩託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即
命置飲食勞之安之山澤之臞長往不返者頗崖果
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觀之一唾耳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尉家廟云祖父
有功王室德澤需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
報君刀鋸在上不問與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
庶幾不辱家門即登權上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
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　趙門知府

今日已成灰元是他娘子望相公改葬之故大斗笑
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其許焉乃作一棺焚
之又許收骨散之于水亦許之遂以骨盛骨瓶到江
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陸筆云生居
門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挈死在瓜州無葬地幽
魂夜夜到長沙其兄水雲濟日京日還金陵北兵至
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葬海旁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擇婿將仕樓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
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悄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涴

山房隨筆　八

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其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敎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
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
往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
坡之父母諸學宮各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
擾陳且流且擄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
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
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一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
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

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荊湖制司幹官露
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
空名制幹劄塡陳姓名檄入制幙陸俯並迎陸入郡
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吾輩誰是也孟郎呼至
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
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官能與我
孟因叙詵之過陸歎惋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
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發席陸舉詞示孟且謂
之曰君試且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幙

山房隨筆　八

將若之何孟求解焉陸並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
除柳名隨從將詵如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充幙僚
死不獨詵一時之辱且有侍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
佳話矣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
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宗闕炎有絕句
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恐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
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illegible]六宮

鋒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獲之民奚啻億萬然生民
存於悲歡聚散曾無數千其間夫劉氏者古之丞
豐人也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大我不
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乎吾力雖
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歡悲聚散者嗚呼
不幸之幸莫大於斯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宋平上
王宥詩曰烈火俱焚玉石焚死生契濶擔中分信首
一絕思百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鶺鴒還有難悲
風鴻鴈止雖遷新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山房隨筆　一八　九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
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
𢬸傾筐　身不肆甘凍死祇憶兒如無衣衣　不如
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
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寇讐開口強笑心懷
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孤死猶首丘　泥滑滑泥
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馱
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韃兵傳
令更可在路後行遲鄰砍殺　鵓鴣喚起提壺帳房

侍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姊大嫂相將看小姑一
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妒
這箇不是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汝潘武
子文虎四禽言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殄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
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
不來廉叔度兜却布袴　提壺盧近來酒賤頻頻沽
衆人皆醉我亦醉洞庭江湖起龍　提壺盧　行不

山房隨筆

得也哥哥向湖北春深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
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歸於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
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
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
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
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下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
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
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歌殘月上

花過寫荊棘刺磨牙指尾巳失鐵如意[illegible]
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無從淚雨庭在官蛙吞[illegible]
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
浮花費力難勝爪牙淺世但知光摘立唐甫詩識
杞菊邪綺羅化作春風蝶鼓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
漳人去也碧天猶繞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
鄭姓者多斥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之
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

尋其平日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
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凌辱求死不能至漳州
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絶虎臣知其服腦子求
死乃云好教祇恁地死遂錘數下而殂先是履齋吳
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買相私憾之故木綿除承節郎
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諸路要人
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始厚饱彌縫之其得官亦
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貴飢之[illegible]中至郡
所以帮撫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illegible]死人

謂齋病[illegible]故飲此水者皆患泄瀉而卒
履齋殁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皆趣令如
守[illegible]門下客[illegible]虎臣[illegible]令[illegible]如
欲[illegible]似道似道不可以[illegible]虎臣何人使[illegible]已[illegible]不
答似道側坐于下令[illegible]虎臣有殺賈意令館人訪
鄭且以爵挑之[illegible]飲食皆爲[illegible]押介
如[illegible]錦衣[illegible]一見[illegible]行李籍重令戮寄其處得命
放[illegible]之大其館人[illegible]云[illegible]使今日押使至
此[illegible]主押[illegible]入[illegible]許多[illegible]鄭郎云便

[illegible]又得許多皆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
人[illegible]不許[illegible]周[illegible]無如之何趙爲紀[illegible]且致
念其隨宜嗚呼履齋死爲死於宗申先生死聞死于
虎臣嗚呼孤此四句然哀[illegible]之惻無往不復之微意
寓焉其中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湖人
誰敢問蘇堤勞將覆諫不因前事到出師方嗟[illegible]發
閫更與人作[illegible]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illegible]是孤山好
依舊梅花作月低壺案者以其奉母而棄也壑點第

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近遊人常往來此地有游騎邏門偵事者密報必爲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淩夷矣

山居新話不分卷

（元）楊瑀撰

明鈔本

山居新語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楊瑀撰。瑀元史無傳。楊維楨集有瑀墓碑。曰瑀字元誠。杭州人。天歷間擢中瑞司典簿。帝愛其廉慎。超授奉議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乙未。江東浙西盜蠭起。乃改建德路總管。瑀涖郡。視之如家。民亦視之如父母。其像而祠者凡十有四所。行省最其功。進階中奉大夫云云。是書卷末有至正庚子三月瑀自跋。結銜題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當成於進階以後。而卷首又有維楨序。作於是年四月。乃稱爲歸田後作。殆是年即已致仕歟。其書皆記所見聞。多參以神怪之事。蓋小說家言。然如記處州砂糖竹筍。記至元六年增糶官米。記高克恭弛火禁。記托克托開舊河。則有關於民事。記赦令格式四者之別。記入府宰相職掌。記奎章閣始末。記儀鳳司教坊司班次。則有資於典故。記朱夫人陳才人之殉節。記高麗女之守義。記樊時中之死事。則有裨於風教。其他嘉言懿行。可資勸戒者頗多。至於辨正薩都剌元宮詞。謂宮車無夜出之例。不得云深夜宮車出建章。擎執宮人紫衣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不得云紫衣小隊兩三行。北地無芙蓉。宮中無石欄。不得云石欄杆畔銀鐙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又辨其京城春日詩。謂元制御溝不得洗手飲馬。留守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不得云御溝飲馬不回首。貪看柳花飛過墻。則亦頗有助於考證。雖亦輟耕錄之流。而視陶宗儀所記之猥雜。則勝之遠矣。

山居新話序

經史之外有諸子亦羽翼聖教者而載議之為說鈴漢有陸生著書十二篇稱為新語至今傳之者亦善著古今存亡之徵繼新語者有說苑世說他如筆語艾說夷堅侯鯖雜俎叢話桯史墨客香語野言等書雖精粗從約之不同亦可備於古之萬一若茲寡青樸袜說淫佚君子不道之已吾宗老山居太史歸田後著書名山居新話凡若干卷其縱古訓類說苑採國史之缺文類筆語其史斷詩評徵前人之疑天道人妖垂世俗之警視夫誨淫佚敗世教者遠矣其得以說鈴議之乎好事者梓書徵予首引余故為之書至正庚子夏四月十有六日李黼榜第二甲進士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楨叙

元刊世
壬申春三月虞翁手校元刊一過
元刊話

山居新話

太史氏楊瑀元誠

累朝於即位之初故事須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寶而同授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暖答世一日今上入戒壇中見馬哈剌佛前以羊心作供上問沙剌班學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聞用人心肝為供者有之乎班曰聞有此說未嘗目擊問之剌馬可也剌馬即帝師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言復奏上曰人有歹心故以其心肝為供此羊曾害何人而以其心為供耶剌馬竟無〻答

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金三兩為御靴剌花之用上曰不可金箔以為靴用者回再奏請易以銀線裹金上曰亦不可金銀乃首飾也今諸人所用何線阿魯曰用銅線上曰可也

至元四年伯顏太師之子甫十歲餘為洪城兒萬戶乃邀駕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為辭本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從行其回車之兀剌赤多無禦寒之衣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廝無帽雪凝其首若白頭僧者望見駕近哭聲震起上亦為之墮淚遂傳命令遣之伯顏不從上亟命分其酒于各愛馬即接下及點其人數死者給鈔壹定存者半定眾乃大悅遂呼

子242-126

萬歲而散
揭曼碩傒斯天曆初為授經郎時今上自北來一日揭夢在授經郎所忽報接駕急出門迎之恍如平日及入所坐定視之乃今上也時奎章閣官院長忽都魯篤魯迷失侍奉學士沙剌班揭以二公謹愿篤實遂以此夢告之後果相符班公以揭公夢事聞之於
上遂得召見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顏太師之詔瑞典范匯同草于御榻前草文以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時改正一字尤為切至于此可見聖明也

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瑞本山署退食餘暇廣惠司卿聶只兒溫人里可言去歲在上都有剛哈剌咱慶王今上皇姊之駙馬也忽得一證偶墜馬扶起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束手惟司卿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剪去之少頃復出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用藥塗之而愈剪下之舌尚存亦異證也廣惠司者回回醫人隸焉

朔方縑縑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鹽皆紅色今湮沒矣一洞出青黑色者尚存縑人皆食之石紋粗礦如南方青石然調味甚適口他處亦皆有撈鹽海子或出青鹽或方而堅或碎而鬆或大塊可旋成盤者大皆盤處亦以此為課程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予友完者經歷夏石巖經歷皆曾以此鹽遺予彼亦嘗親歷其地縑縑州即今南城縑州嘗是其子孫也自大都至彼一萬四千里典法里吉思為鄰境過此即海都家望高處也

至元四年天曆太后命將作院官以紫絨金線翠毛孔雀翎織一衣段賜伯顏太師其直計一千三百定亦可謂之服妖矣羅國器總管嘗董其工云

至元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滿地皆現錢文視之如印成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嘗以有文之土數塊遺予數年後看之文皆不見今通用銅錢豈非先兆耶

松江府青村鹽場有林清之者從至元丁丑空中有舊一枝在前繼有鈔隨而飛之村中見者皆焚香有乞降之意竟墜于林清之之家排置於神閣被板之上其家遂今温飽按幽冥錄載海陵黃鄴先貧風雨中飛錢至其家觸圍籬誤落死數餘處皆拾得後富至十萬揚名江北以此觀之誠有此事

京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者二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京哥欲去之而未能是時都省告狀擁箱乃暗令人作一狀投之箱中至午後收狀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中有一狀無人名事實但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

元刊爲小

壞了中書者不言不語張左丞鏞眉㨽眼董參政也待學魏徵一般俸儻讀作請倩讀作棄哥佯不爲解其說趣者掾再讀之不已張起身云大家飛上語短長自有傍人指桐樹一笑而罷語雖鄙俚亦一時機變也

聶以道江西人爲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賣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処待曙檢視之計一十五定内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真之擔中不復賣菜而歸其母見死菜乃叩之對曰早于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了爾果拾得可速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只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于何処拾得當往原処候之俟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携往其処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鈔在此付还与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賞既称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覈問拾得者其詞頗實且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喻失者曰爾所失三十定當在別処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至元间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事連年不已官司每以務停爲詞故迁延之御史不曉務停之說乃喻之曰傳我言語開了務者聞者失笑又至正間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獄中見諸重囚因問曰汝等是正身耶替頭耶獄卒爲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者怒曰以三十七打罷遣厮若此三人者鹵莽如此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戏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一語之失書諸史冊百世之耻可不慎歟

至順間余与友人送殯見其銘旌粉字云荅剌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書荅剌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荅曰夫人之祖 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時引大軍至黄河无舟可渡駐軍夜夢一老曰汝要過渡無船當随我来引之過去遂至岸边指視曰此處可往遂以物記其岸及明日至其處躊躇間有一人曰此處可往想其夢遂疑其說上曰你可先往我當随之其人乃先行大軍自後從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淺可渡既平定上欲賞其功其人曰我富貴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爲荅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户以養之今其子孫尚存予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世祖元刊擡行

李罕兒只左丞至元間為處州路揔管本処所產萩
蔗每歲供給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鶻回
回富商也需索不一為害滋甚李公一日遣人來杭
果木鋪買砂糖十斤取其鋪單因計其價比之官買
有数十倍之遠遂呈省箪羅之又前竹亦產処州歲
辦常課軍器沁貨其竹每年定数立限送納杭州
軍器提舉司及其到司驗涉留晉何可勝言而司官
頭目箭匠方且刁蹬否則發回再換李公到任知有
此弊乃申省云箭竹固是土產為无匠人可知故不
登式乞發遣高手頭目匠人來此選擇起解庶免往
返之勞從之迄今无擾此皆仁人之及民者如此左
丞唐兀人漢名浩謝号賀蘭官至江西左丞余按周
世宗時王祚為隨州刺史漢法禁牛革輦送京師遇
暑而多腐壞祚請以鎧甲之式於諸州令裁之以輸
民甚便之適与二事相同漫書于此覌者可触類而
長則利民之事豈有為也
北庭王夫人的斤牽月思乃阿憐帖木兒大司徒北庭文
貞王之妻也一日有以馬鞭献王製作精最王見而
喜之鞭至進云此鞭之内更有物藏其中乃拔靶取
之則一鉄簡在焉王益喜持帰以示夫人取鈔酬之
夫人大怒曰令亟持去汝平日曾以事害人慮人之
殆我害也留防護之者充此心則不必用此聞者莫
不疑之
阿憐帖木兒文貞王一日為余言我見說妻師德唾
面自乾為至德之事我思之豈獨說人雖狗子亦不
可思它且如有一狗自卧於地無故以脚踢之或以
磚投之雖不致咬人只叫喚幾聲亦有甚好聽處
脫脫丞相[illegible]康里人氏延祐間為江浙丞相有伯
顏察兒為左平章省保寧国路稅務副使耶律舜中
為宣使一日平章諭該吏曰我保此人乃風寒舊人
及其才能正當選用屬之再三曰汝可丞相前覆說
之丞相曰若說用則便用之若說選則不必提也只
分別用選二字言簡而意盡姑日之以備言行録之

元刋墨

米擇為公又訪江杭州過浙江紅東君不便乃開舊
河通之姓河錢王時古河也因高宗造德壽宮湮塞
之公相視已定州郡與留官交通沮以太歲之說為
疑至日公自持鍬一揮而定任牟每行李一擔費脚
錢二兩五錢今以一擔之費買舟則十擔一舟能盡
其利可謂博矣
應中甫本錢塘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
驗每在杭州萬松嶺上同志家為之過數日欲設祭
待之供適無錢降仙告歸不許漫以借錢叩之乃允
降筆云適有壑翁平章鄉遺在此可立約借汝遂寫
契以金谷甲馬同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萬山嶺

元刻本

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此處掘之可得二人遂買舟過湖至其所不見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錢則當引而去之祝畢其瓦即有動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隨其所往行至樹西靜視之果有長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許唯見麤石屑數塊餘無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即是瓦草地應之遂持以回復卯仙曰此石當何爲之仙書曰當用爐作汁二人因借爐投石鍊之少頃開爐中如滓水聲視之則溜汁下爐取出皆白銀也往三橋銀鋪貨得鈔三十兩以爲祭物用數月後因別事忽仙書云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有元約可向爐中取之如言而往爐中撥其灰則元約止焼去上下空紙有字者俱在豈謂無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鑠爲人敦篤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所傳乃劉千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傳不得其人遂無傳焉卒于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至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松江府上海李君佐偕張四泊同行者六人過上海浦東待渡時日已西矣見一青色雞朝北立于日上獨不見其足李下馬六人俱拜佇觀至沒而去

吳巽字叔巽嘗應天曆己巳舉至都對余言其初兩舉皆不第忽得一夢有人言黃常得時你便得遂改名爲黃常亦不中即復令名至此舉鄉試乃黃常爲本經詩魁者試則黃常與吳巽榜上並列其名其吳黃常解據亦併在篋中夢之驗有如此者

屬周卿婺州人能卜術天曆間遊京師一日余寫一上字卜之屬即對本抄錄姓名出處之說皆如見後一段云商量更改事佳會喜金羊寅己同申主好事喜非常其應果在十年後豈非萬事皆分定也

剌剌拔都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三年救唐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一覺也因其餘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剌剌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弓箭帶之上馬遇諸途從兵相援而以六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乃追回殺之且剌剌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鞘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

徐子方琛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一路申解到省內謄漏落一聖字案吏欲問罪指爲不敬徐公批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漏第三字合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申來前輩存心如此則亦可爲吹毛求疵之戒

孫子耕者杭州人與新城豪民駱長官爲友元統間

元刻校

元刻無友字
元刻實
元刻中字 中注指揮
元刻迎

驢犯罪流奴兒千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
此誠不減古人也
元統間余為奎章閣屬官題所寓春帖曰光依東壁
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時余友燮山為江浙儒學
提舉寫春帖付男綱置于山居則曰官居東壁圖書
府家住西湖山水間偶爾相符亦可喜也
韓子中嘗州定陶人至正初為大都路知事乃父在
家一日忽移家去河六十里人問其故答曰井水比
流則泉脈迎矣不久當有水患未及半年定陶之地
半為水矣惟韓公死還失之思亦可謂先見之明者
陳雲嶠拍泗州人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以為
陳顛稱之後至元五年為餘姚州同知因病求醫于
杭猶余位重陽日送雲嶠伯雨及余同登高是時雲
嶠寓赤山李叔固墅和先生余二人往乃扶杖遊水
樂洞與石屋寺前露坐閑談雲嶠因自言曰我前身
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為老佛齋戒精嚴
一日呼侍者令作血臟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
持齋何故有此想乃不從遂怒之拂袖而去見咲平
章曰我特來索血臟羹喫平章亦以齋戒為答佛曰
元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遂作此羹噉即歸寺乃
別大衆而作偈曰權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
冰遂趺坐而逝荼毗之日舁其龕至淮河岸冰合已
久牽大之次忽大響一声則河冰自裂時平章在府中見老
佛入于堂問之則後堂報生一子即其也言畢回飲于寓
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詩而紫鹽有百年身付黃花
酒万壑松如赤腳冰之句余和韻云方外弟兄存晚節
人間富貴似春冰雲嶠曰我無冰字且只以長淮一片冰答
之不暫雲嶠告粗豈非說破話頭而致然也
余家藏竹龜一乃古人以老竹片所裂首尾四足皆
他竹外來者斂小而頸倍大可轉動而不可出故用
縱橫之竹紋理顯、亦有戴三截碑牌一面側有轉軸
十亦外來之軸首大腰細不知何法得入編叩匠者
皆莫曉所謂特以鬼工稱之
余為太史院官時吏云大院庫中有漢高祖斬白蛇
劍藏焉余按晉太康中武庫火已燬此劍何緣更有
每歎过目因循未見又聞官庫有昭君琵琶天曆太
后以賜伯顏太師妻今不知何在又大都鐘樓街富
民家藏宣聖履存焉
膽巴師父者河西僧也大德間朝廷事之與帝師並
駕適德壽太子病瘫而薨不魯罕皇后遣使致言于
师曰我夫婦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護
耶师答曰佛法譬若灯籠風雨至則可蔽尔若烛尽
則灯籠亦无如之何也可謂善于應对
余家藏石子一塊色青而质粗大如鵝弹形差匾上

天然有兜塵觀音像在焉雖畫者亦莫能及或加以
磨洗則精神愈出誠瑞應也
上海縣士人莊蓼塘者藏書至七萬卷其子欲售之
買者積年無有好事者可見其鮮
余外祖英德路治中馮公世安園中茶花一本其花
鮮顏色十三等固雖出人為亦可謂善奪造化之功
者
余任太史同僉特旨令知天象事後至元六年七月
朔靈臺郎張某來青甚急及同到院則李院使者肅
矜以待回夜奏景星見此祥兆也可即往奏聞我筆
當有學賜余乃以奏目畫圖稽之志書殊異余曰雖
見於昧日形則少異且景星之現當有醴泉出鳳凰
來朱草生慶雲至而相副之今陝西災疫腹裏盜賊
福建反叛恐非所宜何天道相反如是耶李公之意
頗堅折之不已余曰今見者惟靈臺監候六人也萬
一或有天下共見之凶兆當何如耶遂荅曰伺再見
即聞乃止越九日太白經天由是言之凡事不可造
次也如此
余幼侍生于趙子昂學士席聞適寫神陳鑑如持趙
公影草來呈公援筆與之自改且言所以未然之故
筆至唇乃曰何以謂之人中曰以一身之中言之當
在脐腹間指此名之曰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

字 九刻多字

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洎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由
是之故因以此名中也滿座為之敬服
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詔誕布天下惟西番一詔
用青繒綵粉書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于其上寶
用珊瑚珠蓋之如此賚至其國張于帝師所居殿中
可謂盛哉
銅虎符好事之家多珍藏者不過或左或右止存一
邊獨余家所藏全體具在背上各有篆書其處發兵
符一行腹下真書丁千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
半於腹內作牝牡五竅闕合之古人關防之密如此
余因見河南盜發者臣之事屢欲以此言之事乃
不偶且深藏以待舉行當致諸有司以取制作之度
瞿運使運發上海巨室也嘗有貧士偽作張丈質運
使書持以干公公紿書即命幹者以鈔三定助行幹
者知其偽沮之未與越數日貧士復見公于轎前公
乃駐轎命即取五定加以溫言慰而遣之幹者白其
語於公公曰汝知之乎人何不作書干你何怪之有
聞者咸服其度量云
瑀於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夜御前以牙牌宣入玉
德殿親奉綸音黜逐伯顏太師之事瑀首以增糴官
米為言時在側者皆以為迂瑀曰城門上鑰明日不
開則米價踴貴城中必先閧擾且使百姓知聖主

恤民之心伯顏雪民之跡恩怨判然有何不可上允
所奏命世傑班殿中傳旨於省臣增米鋪二十鈔到
即羅都城之人莫不舉手加額以感聖德

大都長春宮有挑核半箇其大如掌至今以為常住
鎮庫之物余嘗觀之誠希有也蟠桃之說寧或果有
之乎古者王母遇仙與挑核大如斗磨而服之愈疾
延年今則未聞也挑核之說是其類耳

不魯罕皇后出居東安州日其地多蛙朝夕喧噪不
已苦其煩聒乃遣人諭旨令止之衆蛙為之屏息迄
今蛙不鳴亦異事也

瑞嘗以簡易小日晷進之於上其大不過三寸許可
以馬上手提測驗深便於出入上命太史院官重為
校勘比之江浙日晷多半刻再以上都校之又長半
刻南北地勢不同者如此

後至元四年因伯顏太師稱壽百官填擁中丞耿煥
年邁顛躓於地踏傷其脇而出

後至元年間阿憐帖木兒大司徒知經筵事乃子沙
刺班亦為奎章閣侍書學士兼經筵官班公以父子
辭避之上終不允所請乃並列焉

至正七年社稷署太祝張從善都城巨室也方四十
即致仕嘗預營壽室辭石版為究門石中忽有紋成
松石雖繪畫者不如也觀者塡門因以為碑而寘壙
墻之中翰林學士歐陽玄侍講學士揭傒斯皆為壽
松記刻石以表瑞後附致碑本示余求詩漫以一絕
賦之曰舉世紛紛名利間達生輕祿古今難天生瑞
兆為君壽寄我山中作畫看

鮮于伯機樞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
入內典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
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
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遂佯怒曰
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
可只許你叫王羲之乎一座為之稱賞

上海縣農家一老嫗被雷擊死少頃復甦里中咸往
視問其故嫗云唯聞錯了餘無所見時口中有藥一
丸尚存因吐出手示人鄰人俞生者奪而吞之越一
年俞生病喉痛數載一日因怒咳瘶於地聞有聲乃
撥疾痰之內有一物狀如李核光瑩而黃色以斧鑿
擊之不碎喉痛遂止

杭州鹽商施生者至正八年其家豬欄中母豬自嚙
其子喂豬者往叢之忽為人語曰因你不喂我自食
我子干你何事喂豬大驚往報施生生往視之傍觀
者或曰可殺或曰貨之豬復言曰我少得你家三十
七兩伍錢賣我罷你便了何必鬧遂賣之果得三十
七兩伍錢而止古有中宵牛語之說誠不誣也

沙剌班學士者乃今上之師也日侍左右一日體倦
於便殿之側偃卧因而睡濃上自以所坐朶兒別真
親扶其頭而枕之又班公嘗於左額上生小瘤上
親於合鉢中取佛手膏攤于紙上躬自貼之此調美
之榮可謂至矣
鑌鐵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國中上用之樂制作
輕妙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為也今歸平江巨室曹
氏
闊闊歹平章之次妻高麗人也寡居甚謹其子拜馬
朶兒赤知伯顏太師利其家所蔵答納環子遂以為
獻伯顏即與聞之於上乃傳旨令收繼之高麗者歟

以善言至暮與其親毋逾垣削髮而避之伯顏怒奏
以故違聖旨之罪遂命省臺洎侍正府官鞫問之奉
命唯務鍛鍊適有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璞名卿劉
者深為不滿時問事中更權者闍里吉思國公正卿
朝夕造其門委曲致言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
得守節者莫大之幸反坐之罪非盛事也遂悟而止
正卿蒙古人廉直寡交家貧至孝平日未嘗嬉笑與
余至契公退必過門言所以故知此為詳至正初拜
御史而卒
至元六年冬仲皇帝親祀太廟期迫創製衮冕猝不
能辦適有英廟元製二副已用一副未經用者一副

見存皆以舊物為不宜而沮之惟余与歐陽學士所
言相同解之曰若以此物為不宜則玉璽宮殿龍床
未嘗更易何独以此為忌也爭議遂息乃独易一中
單餘皆就用之
樞密院同知帖木達世後至元六年中書右丞缺乘
議欲以其人為之近侍世傑班力以帖木達世為薦
至甚懇切上乃允其請後累任官至左丞相卒不知
世傑班舉班亦嘗慮及之可謂厚德人也
至正七年余至鶴沙訪旧館于章堂張梅逸之家曰勤
同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後服何劑而愈曰始因氣而得之方
當危困之際忽于清旦似夢非夢有神語曰一閩人事其

病立差次日請僧門僧來問疾語及場前龍降一事極其
異常聞之嘿然疾乃如失予因問所以異曰右鄉中豪強之
家平日恃富凌貧靡所不為為業扶官势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
有佃户来訴作商為人所負欵報之其主因呼場吏数輩以往逐
窩户藏於其家而指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陰隲
事不允固啗以利吏亦不從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
之吏不得已許以来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于豪強
之家凡所堂所有床椅窓户皆自相舂擊一无完者
揖一舟决顺如口衛于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脱
訟者之舟揖覆乎地謀訟者縣折左肱幾死龍所過
之地作善之家分毫无犯凡平日之強梁者多破産

馬豪强尋亦遭訟令　漸費蕩竭吁龍之有神古所聞
也龍能彰善癉惡古所未聞也愚民自以為天道冥
冥令觀斯事神豈遠乎哉聞之者足以為戒也
大德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省奏准禁捕禿鶖盖因
揚州淮安省内蝗蟲為害忽有禿鶖五千餘恬不懼
人以翅打落蝗蟲爭而食之既飽吐而再食遂致消
弭迄今著于禁令載之至正條格
伯顏太師所署官銜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
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書
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脩國史兼徽政院侍
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阿速衛親軍都指揮
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
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
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都
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
廣惠司内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司事宮相都總管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
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
花赤提調宗仁蒙古侍衛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
剌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計二百四十六字
此係至正五年五月所署之銜也
范舜臣　天助　汴人世為名醫博學多能尤精　于天文

元刻下田　勝

之書至順間為永福營繕司令嘗與余言　影堂長明
燈每燈一盞歲用油二十七箇此至元間官定料例
油一箇該一十三斤總計三百五十一斤連年着意
致之乃有餘五十二斤則日晷之差短明矣永福營
繕司所掌青塔寺影堂也天歷初建奎章閣于西宮
興聖殿西廊擇高明者三間為之南間以藏物之
所中間學士諸官候直之地北間南向中設御座兩
側陳設秘玩之物命群玉内司掌之閣官署銜初名
奎章閣學士階正三品隷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
陞為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並知
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
員並兼經筵官幕職置參書二員典籤二員並兼經
筵參贊官照磨一員内掾四名内二名兼撿討宣使
四名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群玉
内司階正三品置監羣玉内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
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名典吏一名司鑰
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掌秘玩古物藝文監階
正三品置太監兼撿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撿校書
籍事二員監丞參撿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
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吏二名專掌
書籍鑒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筵參贊官
二員書吏一名專一鑒辨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

牧經郎蕪經筵譯史官二員專一訓教怯薛官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置提點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應成局階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一印書籍已上書籍乃皇朝祖宗聖訓及番譯御史箴大元通制等書特恩賜製衣牙牌五十于上金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畏吾兒字令各官懸佩出入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惟劄送恭書廳行移又命侍書學士虞集撰奎章閣記文宗御書刻石禁中先將燕帖木兒太平王為丞相繫銜署奎章閣記大學士領學士院事後伯顏秦王為丞相繫銜亦如之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庋閣以栖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矣哉至順辛未孟春三日御書於奎章閣璃被賜墨本特以天曆奎章二寶印識于其上

元 劉多

皇朝昔寶赤（即養鷹人也）每歲以初捕海青獲頭鵝者（即天鵝也）賞黃金一錠

皇朝貴由赤（即快行是也）每歲試其腳力名之曰放走監臨者封記其髮以繩攔定俟齊去繩走之大都自河西務起至內中上都自泥河兒起至內中越三時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稱萬歲禮拜而止頭名者賞銀一錠第二名賞段子四表裏第三名賞[illegible]表裏餘者各[illegible]表裏

至治二年江西廉訪僉事哈剌書吏畢宗遠奏差陳汝揖巡按至瑞州路一日看卷之際僉事見鼓樓上紅衣人往來問它人皆不見之少頃雷雨大作電光

元刻期　元刻多日字

直入廳事旋繞隨至巷所宗遠亟踰杈攔而出髭鬓
悉為雷火所燎文卷被羊角風掣去旋入雲霄竟不
知落于何處陳汝揖擊死于地泰定間宗遠侍父畢
敬之來松江為廣田使親言此事
至正七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浦中午潮退未幾復至
人皆異之費子偉萬户親與余言
松江府下砂場第四竈塩丁顧壽五妻王氏始笄適
顧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後有孕及期臨蓐七日不
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長每囑之家人曰我死後焚我
勿待盡必取腹中物視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
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動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畢
取物視之則胞帶纏束甚緊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
如鐵之堅計之懷胎四十年矣其婦甲戌生死年七
十有七
至正間刲怯兒不花為江浙丞相盡以本省所晉土
人不得為掾史時左丞佛住公曰若如此回避則都
省掾當以外國人為之
至元間乃顏叛以其餘黨徙居于定海縣延祐初侍
納脫脫公為江浙丞相其黨人屢以水土不安乞還
居善地訴之不已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
地来說當為汝遷之遂絕其請
揭曼碩學士有題秋鴈詩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
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
新月每見於大二小三之說蓋為前月小則後月初
三見前月大則初二日見至正七年九月小忽十月
初二日已見漫識于此以問諸保章挈曆法之差尔
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朔旦虹見于西北亮天至東
南少頃撤而是歲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一日五
日驟而雷電大作初二日大風極冷而止変在嘉興
城中未知它郡同否
至正戊子小寒後七日即十二月望申正刻四黑龍
降于南方雲中取水少頃又一龍降東南方良久而
沒俱在嘉興城中見之
至正戊子正月十八日錢塘江潮比之八月中潮倍
之數丈沿江民舍皆被不測之漂一時移居者甚衆
圖画見聞志載張文懿公有玉画叉余家藏有石玉
画叉一枚是非文懿公之物耶姑識于此
余屢為灤京之行每宿于李老峪酒肆其家比之它
屋稍寬敞焉其屋東大梠中發一靈芝莖長三尺餘
斜倚其上人以為常及余山居室雲山上不時生芝
不以為奇余思大成殿瑞芝及宋徽宗時進芝称賀
以此觀之何足為賀也
湖南益陽州每有人夜半忽自相打莫曉所謂名之
曰沙魘土人知此証者唯以冷水澆潑稍定以湯水

元刻花
元刻狀

飲之徐徐方醒二三日只知㘅醉中不知者殊用驚
駭上海縣達魯花赤九訥罕至正初為本州同知因
遣漆器匠者八人一夕作閙親歷此事嘗與予言之
至正辛卯十一月癸酉冬至後三日即二十七日夜
兩至四更時霹靂雷電大作其雨如注天明乃止時
僑居松江下砂後聞十二月初二日杭州又復雷電

大雨

徐子方琰為浙西憲使南臺劄付為根提朱九（即宋張之子）
行移海道府回文言往廣州取藤枙去了以此回憲
司再行催發海道府復云已在大都臺復駁前後所
申不一取首領官吏招伏繳申徐公乃云先言遠而
後言近遠者虛而近者実依実而申焉敢不一所擬
取招一節乞賜矜免臺官為之愧服

元刻博

李和錢塘貿士也國初時尚在衛故書為業尤精于
碑刻凡傳古之家所蔵必使之過目或有舊本求一
跋識雖邀之酒食惠以錢物則毅然卻之余生晚矣
失記其顏貌先文樞密洎姻家應中父常拜道之漫
書于此以礪仕宦者之志云余家蔵萬年宮碑陰題
名後有李和鑒定石刻印識見存

尚醞蒲萄酒有至元大徳間所進者尚存聞者疑之
余觀西漢大宛傳富人蔵蒲萄酒萬石數十年不敗
自古有之矣

圖画見聞志載唐刺史王倚有筆一管稍麤于常用
筆管兩頭各出半寸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
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詩兩句似非人
工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彫刻崔
鐽文集有王氏筆管記其珍重若此余嘗聞大都鍾
樓街富室王氏有玉簫捍闌環一如鉢遶環之狀差
小上碾心經一卷及聞先父樞密言曾見竹龜一枚
制作與余家所蔵相同但其碑牌中以烏木作牌象
牙為字嵌孝經一卷于其上其碑不及一食指大以
此觀之二物尤難于筆管多矣人皆以為鬼工也

酉陽雜俎載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稀不
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今西京每歲冬至前後進
花紅果子色味如新其地酷寒比之內地尤難收藏
誠可珍也余屢拜賜焉

至正十一年夏余于松江普照寺僧房見一箒帚開花
僧云此帚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嘉興路儒學
閽人陶門者其家磨上木肘忽發青條開白花時應
才為學正陶持以示其家人吳江州分湖陸孟德言
其陣鉄匠龎氏者其家一椰椿枯十餘年今歲忽發

元刻帝

長條數莖如葦帚開花皆以為常余觀宋史列光世
傳光世以枯枯生穗聞于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
得賢輔佐軍有十万鉄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時

建炎三年也以時事覩之豈非草木之妖歟
羅世榮字國器錢唐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副
總管有匠者慢工案共而怒之同僚詢其故羅曰吾
聞其新娶若撻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
則有不測之事存焉姑寘之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日
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
聞此人新娶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
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二事適相符併識于
此抑仁人之用心也
畏吾兒僧閭閭嘗爲會福院提舉乃國朝沙津愛護
持漢名總統南的沙之子世習二十弦即箜篌也悉以銅爲弦
余每叩樂工皆不能用也唐人賀懷智以鵾雞筋爲
弦歐陽文忠公詩杜彬皮作弦後人疑之以此觀之
或者亦可爲尒銅弦則余親見聞也膚田監司左益
那失里乃閭閭之親弟
丁卯進士薩都剌天錫宮詞深夜宮車出建章紫衣
小隊兩三行石闌干畔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人
莫不膾炙之予以爲擬宋宮詞則可蓋北地無芙蓉
宮中無石闌干摯執宮人紫衣大朝賀則於侍儀司
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也宮車夜出恐無此理又
京城春日詩燕姬白馬青絲韁短鞭窄袖銀鐙光御
溝飲馬不迴首貪看柳花飛過墻國朝有禁御溝不

元刻有八字

許洗手飲馬留守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故宋顯夫
御溝詩有行人不敢來飲馬稚子時能坐釣魚之句
可謂紀實矣
皇朝設內府宰相八員遴以勳貴子弟爲之祿秩章
服並同二品例不受宣唯奉璽書禮上寄位于翰林
院官稱知院同知院僉院也亦職視宰制詞如詔赦之文又非
所掌院中選法雖行公事則不然也
余山居西湖有養樂園乃賈似道之故居今則江
州路同知西域人居之至正九年夏其家生一雞騈
首悉而棄之於水十二年紅巾燬其屋殘其家亦妖
孽之先兆也
大德間回回富商以紅剌一塊重一兩三錢中之於元刻中
官估直十四萬定嵌於帽頂之上累朝每於正旦與
聖節大宴則服用之瑞嘗拜觀焉
至正癸巳冬上海縣十九保村中雞鳴不鼓翼民謠
曰雞啼不拍翅鴉鳴不轉更
漢書中有錄因唐書中有處因集韻載錄音力梧切
分曉是錄因其義且明白蓋北音錄爲慮高麗人寫
私書皆以鄉音作字中國人觀之皆不可知余嘗見
絳環二字寫作嗻環餘皆類此唐書一時書手誤寫
後人因而訛之
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蓋因仁皇

乙酉景命也
至元末年尚有火禁高彥敬克恭為江浙省郎中知
杭民藉手業以供衣食禁火則小民屋狹夜作點灯
必遮蔽隱蔽而為之是以數致火患甚非所宜遂弛
其禁杭民賴之以安事與廉叔度成都火禁之意一
也余故書之俾後人知公之德政利人者如此
後至元間伯顏太師擅权盡出太府監所藏歷代旧
璽磨去篆文以為鷹墜及改作押字圖書分賜其黨
之大臣獨唐則天一璽玉色瑩白製作一如官印璞
僅半寸許不可改用遂付藝文監收之一時閣老諸
公皆言則天製者特其把手高嘗于上璞薄而文深
使後人不可改作故能存之
國朝凡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文皇開
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曆之宝一曰奎章閣宝命虞集
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
命瑪篆文洪禧小璽即瑪所上進者其璞紐曰上有墨
色龜紐觀者以為二物相聯實一段玉也
王叔能忝改題一錢太守庙詩云刘寵清名舉世傳
至今遺庙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
錢
北庭文定王沙剌班號山斋字敬臣畏吾人今上皇
帝之師也上嘗御書山齋二大字賜之至元後庚辰

元刻住

為中書平章一日公退為余言曰今日省中有一江
西省咨曾某告封贈者吏胥作弊將曾字添四點以
為魯字中間亦有只作曾字者欲折咨之余曰即照
行止簿便可明也簿載曾姓相同吏弊顯然僚佐執
以為疑公曰為人在世得生封者幾人何況區區七
品虛名又非真授縱使不是改亦何妨若使往返非
一二年不可安知其可待否且交為父母者生拜君
恩不亦悅乎力主其說而行之識可謂厚德君子也
余觀中興系年錄載魏矼字邦達為考功員外郎選
案不存吏緣為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
返輒經年矼請細節不圓處悉先放行人以為便
教坊司儀鳳司舊例依所授品級列于班行文皇朝
令二司官立于班後至正初儀鳳司復舊例教坊司
迄今不令入班
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輒以石子數枚浸於水盆中玩
弄口念呪語多獲應驗石子名曰鮓荅乃走獸腹中
之石大者如雞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馬者為貴恐
亦是牛黃狗寶之類
國朝有禁每歲車駕巡幸上都從駕百官不許騎坐
騸馬唯騎荅罕馬（荅罕乃騍馬也）延祐初拜住丞相嘗騎騍
子出入今則此禁稍緩
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灾相計燒官民房屋

寺觀壹萬伍千七伯伍拾伍間六所七披民房計一
萬三千一百人間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間六所七元刻橋
披寺觀一千一百三間功臣祠堂九十三間殺灾人
戶一萬七百九十七戶大小三萬八千一百一十六
口可以自贍者一千一十三戶大小四千六十七口
燒死人口七十四口每口給鈔一定計七十四定實
合賑濟者計九千七百八十四戶大口二萬二千九
百八十三口每口米二斗計米四千五百八十一石
八斗小口一萬一千六十六口每口米一斗計米一
千一百六石六斗總計米五千六百八十八石四斗
時江浙行省只力瓦歹平章移咨都省云光祿大夫

江浙平章政事切念當職荷国榮恩受寄方岳德薄
才微不能宣上德意撫綏黎民到任之初適值閩宦
獨員署事一月有餘政事未偹天変遽至乃四月十
九日丑寅之交災起杭城自東南延上西北迨二十
里官民閭舍焚蕩迨半遂使繁華之地鞠為萎蕪之
墟言之痛心執任其咎衰老之餘甘就廢棄當此重
任深愧不堪已嘗移文告代未蒙俞允誠不敢久稽
天罰以塞賢路謹守職待罪外乞賜奏聞早為注代
生民幸甚明年四月一日又復火災宋治平三年正
月己卯温州火燒民屋一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
松江夏義士者乃甲戶也其家房門上有一西番塔

影蓋松江無西番塔不知此影從何而得人以為異
酉陽雜俎云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
如此又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陸放翁云予
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
有影亦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
具或自天窓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以
上之說因其塔所見影然松江無此塔而有影見者
其理又不可得而究之予嘗遊平江虎丘寺閣上檻
窓下裙板中有一節孔閣僧以紙屏照之則一寺殿
宇廊廡悉倒見于屏上其影皆倒余山居與保叔塔
都峯也朔望點灯之夕遇夜觀之一塔灯光倒掛于

段橋湖中大抵塔影皆倒沈存中之說是也
皇朝開科舉以來唯至正戊子舉王宗哲元舉鄉試
省試殿試皆中第一稱之曰三元宋自仁宗慶曆後
明經科称三元者王巖叟一人而已
徹徹都郯王帖木児不花高昌王二公被害都人有
垂涕者伯顏太師被黜都人莫不稱快筆記載張德
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檜殺岳飛於
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秦檜孫女封崇國夫人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
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為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
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

元刻又直

乃貽入宅老卒詢其狀圍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
發人新懸乃已至正十五年浙憲貼書盧姓者忽失
一猫令東北隅官捜捕之播勢所在一至于此可不
歎乎
元統間第五犀玉內司併入藝文監通掌其事監官
依怯薛日數更直於奎章閣蓋犀玉內司所管宝玩
貯於閣內時揭曼碩為藝文監丞寓居大都儼橋北
程雪樓承旨故廨到閣中相去十數里之遥揭公無
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必最早到晚散都
城友人莫不以此為言一日揭公為余言曰我之不
敢自慢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閣下忽傳大后懿

元刻令

旨問閣中有誰侵奏有揭監丞再問莫非先帝時揭
先生耶遂賜酒焉又一日再問是某以古玉圖書一
令辨之詳注其文而進亦賜酒焉是時閣下悄然餘
者皆是應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精
兩必到終日而散後十余年才歸老西湖上每遇同
志之友清談舊事屢及此者莫不以長厚老成稱之
余觀歸田録載樞密王曙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
夫人入朝德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
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子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
禁也揭公之際遇尤可尚矣
士大夫因其聞見之廣友各有所偏致有服丹砂者

服涼劑者服丹砂者為害固不待言。余以目擊服涼
劑者言之。友人柯敬仲陳雲嶠甘允從三人皆服防
風通聖散每日須進一服以為常一日皆無病而卒
豈非涼藥過多銷鑠元氣殆盡急無所救者歟可不
戒之老學庵筆記載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
人稟受怯薄故案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
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
故藏用喜用熱藥得謗至有藏用擔頭三斗火人或
畏之惟晁之道悅其說故多服丹藥然亦不為害後
因伏石上書丹為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蓋因
丹氣熱毒所攻終為所服丹藥過多之故也視過服

元刻星上 虧約二格

涼劑者亦由是歟
范玉壺作上都詩云上都五月雪飛花頂刻銀粧十
萬家說與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襖不穿紗余嘗為灤
陽之行每歲七月半郡人傾城出南門外祭奠婦人
悉穿金紗謂之賽金紗以為節序之稱也
平江漆匠王。。者至正間以牛皮製一舟內外飾以
漆拆卸作數節載至上都游漾於灤河中可容二十
人上都之人未嘗識船觀者無不歎賞又嘗奉旨造
混天儀可以折疊便於收藏巧思出人意表可謂智
能之人令為官匠提舉
凡有攧撲刀斧傷者但以帶須葱炒熟搗爛乘熱盦

患処速愈頻換熱者尤妙
凡有瘋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処極妙新糞
尤佳諸薬皆不及此
破傷風能死人用桑條如筯長十数並圍起中用火
燒撓而頭滴下樹汁以熱酒和而飲之可愈
元刻付
集賢大学士王彦博約為副樞日有兄弟争襲萬戸
者弟有父命兄不肯讓二十餘年而不能決公曰父
命行之一家君命施之天下遂令其兄襲之又英廟
為東宮札上樞密使例須新製鋪陳事畢工部復欲
取發还官回文皆不為准公為副樞者回此文曰照
得上項鋪陳难同其餘官物本院除已尊奉安置外
行下都事厮回呈遂絶其事又湖廣者咨蛮洞相殺
合調軍馬征之公回咨云蛮夷相讎中國之幸行下
合屬固守邊防毋得妄動軍馬公之所行大槩如此
姑識其一二云公泰定間為三老當議中書省事
後至元間伯顔太師擅权論侫者填門略无其尤
者三事漫識于此餘者可知矣有一王爵者陰奏
元刻尊
云薛禅二字往日人皆可為名自 世祖皇帝尊号
之後遂不敢稱今伯顔太師功徳隆重可以與
薛禅名字時御史大夫帖木児不花乃伯顔之
心腹每陰㗋者阻欲先其奏近侍沙刺班学士
從容言曰萬一曲從所請大非所宜遂命欧陽学士

揭監丞会議以元徳上輔代之加於功臣号首又與
瑞院都事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宜佩以虎符今
太師功高徳重难與諸人相同宜造龍鳳牌以寵異
之遂置龍鳳牌三珠以大食納厥之飾以紅刺鴉忽
宝牌身脱鈒元徳上輔功臣号字嵌以白玉時急
無白玉有司指責甚急緝聞一解庫中有餘下白玉
朝帯取而磨之此牌計直数萬定事敗毀之即以其
元刻物怒
珠物給主蓋厥償尚未酬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剌言
伯顔太師功勲冠世所授宣命难與百官一体合用
金書以尊崇之宛轉数回遂用金書上天眷命皇帝
聖旨八字餘仍黒筆以塞其望明年黜為河南左丞
相行事之夕雖紙筆亦不経省房取用恐泄其事遂
於省前市鋪買劄付紙寫宣與之余嘗以否泰之理
灼然明白固牟似於用事者可不戒歟梁冀竇憲止
不過比鄧禹蕭何霍光而已曹操之僭固不容誅辭
禅之説又過于九錫多矣
余家人病瘧鄰家有蔵雷斧者借投病人復之其斧
如石君斧状膩差薄而无孔恐是楔尔正與筆談所
説相同
後至元己卯四月黄霧四塞頃刻黒暗対面不見人油坊售
之一室全于都城親歴此事古有晝昏想若此也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徽賊入寇杭城時與

元刻州

時中訛敓為浙省參政丞出禦賊北行至歳寒橋遇
害先浙省以抗州路揔管宝哥惟賢攝參政調守禦
崑山之太倉領軍而往駐於崑山旧州山寺離太倉州
治三十餘里終于不往聞寇至遂遁匿于抗之寓舍
適值賊破抗乃挈家潛于西湖舟中越三日鄰居無
頼之徒刋其所將恐之遂与次妻　氏連結其衣袂
溺水而死時潭州路揔管雷至道作二詩挽之以寓
褒貶之意讀書于后

挽樊時中叅政

主將無謀拂衆情。賢參言志惜言輕。孤軍衝突成妖
孽。黔首驚惶望太平。奮志從軍全節義。殺身殉國顯
忠誠。歳寒橋下清冷水夜、空聞哽咽聲

挽寶哥叅政

香魂俊骨墮深淵無智無謀亦可憐妖寇猖狂如有

元刻罵

崇生民凋瘵似無天芳名留得千年在死節應當毋
日先欲向西湖酹尊酒淒風冷雨浪無邊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廿二日伯顔丞相入抗城二
月廿一日起發宋三宮赴北四月廿七日到上都五
月初二日拜見世祖皇帝十一日命幼主為撿校大
司徒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瀛國公十二日内人安康
朱夫人安定陳才人又二侍兒失其姓氏俗罷肅襟
閉門焚香于地各以抹胷自縊而死解下衣中有清
江中書一巻云不免辱國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
六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三百春身受
宋禄羞為北臣大難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于
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義士期以自新丙子
五月吉日泣血書十三日奏聞露埋四尸取其首懸
于全后寓所以戒其餘在上都時清門子芸聞之先
父樞密因覩周草窓日抄亦載此事又得祈請使日
記官嚴光大續史所說相同二書皆寫本惟恨三朝
政要幾唐遺事板行于世皆失此一節惜哉若此貞
烈可不廣傳予故筆之于世

元刻州

漢成帝時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
弟妻子燕語終日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
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此予
因追憶高昌世傑班字彦時北庭文定王沙剌班大
司徒之子為尚篚奉御元統元年上新製洪禧小璽
賜以金函青囊命世傑班掌之懸于項寘于袖中經
年其母不知親友或叩之内廷之事則荅以它說其
慎密如此時年十五歳方之孔光尤可尚矣

皇朝御膳日用五羊今上皇帝即位以来日減一羊
可見聖德仁儉也若此

元刻百告血　元刻無古

右郊祀從看天子御袞冕百官皆法服凡披秉須依欵訣
第則免顛倒之勞謾識欵訣于左襪履中單黄帶先裙袍蔽

滕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佩丁當冠笏全
至元間行者左丞史公鄉號紫微老人能寫大字有
神力平開二石五斗弓以三指背可隱五十兩銀定
七片初攻楊州有功然心服姜才之忠勇

元刊友

黃子久公望自号大癡吳人博學多能之士閑子靜
徐子方趙松雪諸名公莫不交愛之一日與客游孤
山聞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鐵笛声也少頃子久亦以
鐵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
略不相顧笛声不輟交臂而去一時興趣又过于桓
伊也

元刊逢

葉子澄以清号雪蓬吳人也貧而尚義之士與熙縣

元刊壽 寔

達魯花赤伯顏為季交至正壬辰冠起江東浙省調
兵守昱嶺関時顏在道中没于王事其家旧居嘉興
崇德州訃音至家人招黃冠巖隱者追薦攝召之顏
云旦夕杭城受厄尔輩宜速往吾弟処逃生母妻以
死弟可依耳和之云即松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
交也可往依之其家即倫船東行比至前三日葉夜
梦伯顏相見以家屬為託葉即為留居供給不怠後
杭城果陷此得非伯顏平日正心不昧故能靈悟若
是亦由葉之與人交情不渝真誠相感之所致也宋
仁宗時有託公㪍之事顏相冥合信有之矣顏字謙
齋唐兀人也

江西胡存齋參政平日好客四方之人往來死不銘
敘之盧閣人倦於通報但不出即于門首掛一本宣
在宅之牌近年浙閩富室無一家不貼郡客之標較
之亦可愧哉

元刊全 全

巎巎平章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又号蓬累叟康里人
一日與余論書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寫幾字余曰曾
聞松雪公言一日寫一万字巎曰余一日寫三万字
未嘗輟筆余切歎服之允李一藝不主志用工可傳
遠乎

江浙參政探德木公字本初嘗云向任留守司都事
時本司諸先輩同談内苑万歲山太液池本非我朝

元刊有趙字上作土

剏建乃亡金之遺囿也初聖朝爾廷絕塞上有一山
形勢雄壯峯巒秀異金人望氣者言此山有王
氣當出異人非金之利謀欲傾圯之計無從出時
金已衰微 通好託以入貢為辞願求此山之土為
報帝皆許咲而許之金人遂掘其山自倫車馬
挽載運至幽州城北後累成山開挑海子栽植

元刊嚴

花木營構臺榭以為游幸之所未幾金亡 世
祖皇帝登大宝改築京城山適在禁苑之中至今
塞土遠逝尚存其土赤潤草木不生乃知帝王之宅
都会之京興衰之兆天已默定豈人力之所能為也
公因和万歲山詩韵有水浒巔崖流行轉山移絕塞

拶尤雄之句史冊必載之詳姑錄其畧以廣聞見耳
延祐間武神童△嘗為中瑞司典簿△善寫小字△一柱芝
麻上△寫天下太平四字△江南野史載應用嘗于一柱
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法令書其別有四勑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
然之謂勑禁于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
之格設于此待彼効之謂之式

律文有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之說余以為
去者為主來者為客是以避之後有一宋法司老吏
云謂如人方去忽有人倉忙自後　而來必有急事也
故當避之謾識此以俟知者正之

王衍以銅錢為阿堵物顧長康畫神指眼為阿堵中
二說于理未通今北方人凡指此物皆曰阿的即阿
堵之說明矣余嘗見周草窻家藏徽宗在五國城寫
歸御批數十紙中間有云可付体已人者即今之所
謂梯已人因方言之訛書手之誤無疑

江西呂道山師夔至元間令析家私作十四分本家
十分朝廷一分省官一分尊長呂平章文煥一分親
戚館客一分每分金二萬兩銀十萬兩玉帶十八條
玉器百餘件布二十万疋膳罄五甕只此是江州府
庫見貯鄂州地処者又不預焉以此觀之石崇又何
足數也

宋嘉熙庚子歲△大旱△杭之西湖為平陸。茂草生焉。
李霜涯作諢詞云平湖百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
倒。東坡道波光瀲灧晴偏好官司捕治遂逃避之

唐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時號多田翁
松江下砂場瞿霆發嘗為兩浙運使延祐間以松江
府撥屬嘉興路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戶有當
役民田二千七百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
之家無出其右者此可為多田翁矣

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遍數未熟
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至正十五年浙西科鵝翎為箭羽督責甚急一羽賣
不則所少比
三錢後至五錢者且以集慶一處言之此年杭州一
運解一百六十万根共發三運本路止有匠人二十
名日造箭八百隻該用翎一千六百根周歲用翎五
十七万六千根如此則一運可供三年蓋此物經過
磨蒸皆成無用然而催運不已本路自科者可勝言
哉倘肯計會而索之則民無害矣宋王濟為龍溪主
簿時調福建輸鵝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
急一羽至直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
驛奏其事因旁郡悉如濟所陳淳化五年詔曰作坊
工官造弓弩用牛筋歲取於民吏胥甚急或殺耕牛
供官非務農重穀之意自今後官造弓弩其縱理用

牛筋悉以羊馬筋代之皆載之史策
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憲僚吏翹傑
出群者款之名之曰撒和凡人有遠行者至巳午時
以草料飼驢馬謂之撒和欲其致遠不乏也又江南
有新官來任者巨室須遠接以拜見錢與之叩之則
答以穿鼻了如江西浙西數大郡長官非千定不可
間有一二能者詐及三千定者佐貳各等第皆有定
價或有於都下應付鹽經同出就與之管事名之曰
猫兒頭余切恨贓汚之徒要拜見錢與曰一事取受
者大不相侔按律文及有終非因事取受之條失之
遠矣且以江西霄刻松江朱管嘉興王氏皆顯戮非拜

見錢而致之何以得此所謂蠹國害民以致於天下
不寧詎可言哉曰觀江鄰戎雜志載士陽豪民部者
指縉紳來借貸者乞與二百緡便可作驢騎腰金拖
紫不為豪子以長耳視之鮮矣今曰君以借貸者便
作驢騎取覓者指以撒和穿鼻又何多耶
錢唐韓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風雨驟至令庖僮往
樓上閉窓雨過不見此僮樓上尋之則已斃矣回取
所帶刀而劍之條鞘皆如故刀刃則銷鑠過半事為
筆談所載內侍李舜舉家暴雷所震人以為堂屋已
焚窓紙皆黕有一寶刀極剛堅就刀室中鎔為汁而
室亦儼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強解也

國朝尚食局上供麪磨磨寘樓上機在樓下驢之蹤
踐人之往來皆不相及且遠塵土臭穢叩之乃巧人
瞿氏所作也
國朝鎮殿將軍凡諸衛校根名之曰大漢但年過五十者方許出官
國語譯云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
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
達科國念延祐間陳伯敏絳曾到都每見晦迹丘園
者數多遂有詩云處士近來思例別麻鞋一對當蒲
輪之譏
余兒時聞先父樞密言嘗於宋官庫中見孟蜀錦衾
其闊一機達過機頭作二穴織成雲板樣蓋時叩于

右剔抄補六十七字戊

元刻抄補抄作譜

此条元抄補見其出

叩下如盤領狀而側餘錦種褁于肩此之謂駕衾也
至正十七年三月上海縣十九保往宇圍李睽一家
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數翼長鳴余按文獻通考
雞禍類無此鳴者姑識于此
至正十八年正月初三日錢唐盧子明家白雞伏雛
九隻內一隻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越三日而死
三月間諸暨袁彥誠家一鷄四足二足在翼下時余
訪旧到諸暨適見此事咸淳已巳常州雞翼生距
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唐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之
門一日居祐聖觀陳提點之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
事答曰鴨子不可宥陳俟其書乃窃視之書云來日羊肉

剎亦為

白麪。老夫亦預其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
旦日以魚為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鐘末住持吳月泉
遣人招陳來方丈相陪高曇卿參政盖高公避生日
也陳為吳言房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准備
了也諸物皆不用陳自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
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麪
亦預其列皆應其說嘗自言我一百八歲賈酸齋贊
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号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
三百歲以此戲之卒於延祐末年嘗聞先父植密言
宋末有富春子能風角鳥占之術名聞賈秋壑一日
賈招之叩以來日飲食之事富寫而封之明日賈作

此時下抄
補自日字
封作對

之剎少補
衣也數

宴于西湖舟中至晚賈行立于船頭自歎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之句諸客廖瑩中乃言此時已暮可以富
所書觀之拆封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八字乎皆驚賈令按蔣　逸史載李宗回食五般餛
飩李栖筠食两柈糕糜二十碗橘皮湯之事相同萬
事莫非前定〻也歟
巴思八帝師法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
子　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杭州開元宮住持玄覽真人王居叟壽衍有銅水滴
一枚貯水在內遇潮汛則水湧應時欲以此進上後

所在封取

攜至都潮候不應遂已之可見氣候不同浙間凡造
醬醋糟淹之物收藏不避潮汛則及時必須湧出至
有封泥瓶瓮者亦為之破裂或取清明日門上所插
柳條寘之瓶上禳之其湧即止江北則無此說所以
見方貢土物藥材道地之分凡事豈可一槩論之還
書于此以為仕宦中國執已見不察地方不順人情
者補其聞見之萬一云
朝野僉載云御史李審請祿未送至宅毋遣量之騰
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又曰御
史例不還脚錢　毋怒送處米及脚錢以責審請御
史皆有與古吋賢哉　若以當今之世豈無如此

之剎有
林而

毋之賢者恨見聞不無餘此　參者而得書之固
道墟奉化知州祝居寶嘗為余言曰彼　術者詳史
時屢因出差赴部經鎮江必為其更回〻千户者相
見而往一日留作午飯食罷其妻出見之千户云令
決見伯〻之匪者蓋寄貧無人此飯皆媳婦為〻相
出匪尓年勿見罪每歲賴此婦織績酒三足貢以助
俸〻不給者皆此婦〻力也本婦歸其夫曰何以為
貧我賴汝之貴儲有　會妾冥我由上生福〻以夫
人〻金陵者皆列〻于下未嘗因貧而賤我〻致者來
人〻金珠錦綉使汝有所托我安得　于上子祝
親〻所存布也頸繡上有補頂可謂至貧也採穿

如此不得之贊揮可于斯書此以進酌之
文宗好食蛤蜊中有碎破不裂者 上焚香祝之俄
頃自開中有蟬鬟瓔珞衣襟菩薩之善座 上置
之金粟檀香合賜興善寺令致敬焉余於杭城故家見
忏啟二冊內有十八尊大阿羅漢像容恣僕後歸之
眷里麻思的在巫歌不其理又不可强言曲解也
唐李景略嘗宴賓佐行酒者誤以醋進判官京兆任
迪簡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而情性本
究此　問　國書　長老長老渾之甚
喜留堂鴻待者　錢張好酒一　執杯王
盡飲之長老曰尊客　進兩杯　及
唐長老大驚乃酸醋也即以往侍者王曰酒醋皆未
為者不歇之何忠邪總不能釋王曰　留我坚須
勿怨我有佳醞取　飲盡然而設較以任迪簡尤
可重矣
松江曹雲西嘗知　善書畫杭士李用之訪之殺于
林中雲西歛之正堂其之喜地亦有也可共花雪
迎王母喪遷家贊歛之事相同書之以發詩俗

山居新話後序
國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禮樂之盛無不著在大典
布之成書者已流於武
朝興隆于三代予得生山中習閱吏卷或友朋清談
華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
天言之慈次及名臣之事清与夫師友之言行陰
陽之変異凡有益於世足資于談柄者不論目之所
擊耳之所聞悉皆引援而書之積歲月而成帙名之
曰山居新語吾不敢僭文者得傳後之覽者使
於通曉柳以為他日有補於信史之一助云爾是
為序
至正庚子三月杭望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
帥楊瑀識

乾隆丙午五月首夏時本閱書信於清稿慧樓
道士藏本校對補錄前人序文兼卷尾較余可
稱完本矣慧樓漢于功名於祿無人識鄙甚多又
性前贖解是為擬代禁書傳誦性奇如古道自樂
有其人矣并書于此亦未平足之不敢云博士記

遂昌雜錄一卷

（元）鄭元祐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遂昌雜錄一卷（內府藏本）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遜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僑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上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泰哈布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遭逢世亂，亦閒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書摭拾冗雜者可比。其記葬高孝二陵遺骨事，作林景熙與輟耕錄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宋和議由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既亡矣，可不必更為高宗諱，亦誅心之論也。

元鄭元祐明德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甫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剛因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向自贊如滿月兄巾闊領袍手執孩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襤褸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等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先丘公嘗言為吏吳下時吳守則趙公諱全也吳方內附頑民時時陸梁其獄其故犯法者有獲至加捶掠俟必叱令痛捶楚之雖死不貸若夫里正主首

以徭役受捶者俟必瞋目叱嘆曰以微科受謫罰其何忍加重焉繇除杭州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榘可知而俟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久之不勝大臣之折辱也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宋道士鄭山房先生名綿州人也講道據以齋科精嚴祭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論軍令狀使無淺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君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鄭往南高峯頂為臍心醮哀告上帝已而貞皇先鋒斬關來而入宋亡鄭擒寔吳下因會通觀時浙西按察司治吳下按察使閻公子鄭嘗公暮令謝公紫山徐公子方等皆與鄭相過從一日質諸鄭宋士大夫救之今日其所守何如鄭倒辭不敢答諸公若強之鄭曰此事不難見宋養士大夫厚其廉閑可以守較之今則相去遠矣鄭高士歿後五十年西臺中丞曹公上聞訪元高於吳下元

懈屋湫隘時方暑中丞携小榼酒以相餉遂往會通觀觀道士吳溪西者跛一足能學其師彈烏夜啼曲鼓琴未竟而郭公子昭曹公克明亦皆有所携而來吳遂出三四巨軸皆向時按察諸公與其師倡和詩也其間一卷則閻公子靜詩詩小序有謂昨日一謳者新到城當携觸黃牛胛與謳者同往與尊師飲酒聽歌玉蘂花下中丞歎息謂曹郭二公曰今日憲司官敢有是乎於以見國初文網雖甚疎而上下樂易不難治今日無相反而治道益不如昔可勝歎哉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為道士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顙宋為入内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内侍撥入杭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顧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其父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祖父母在乎張跪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為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不樂召中書省臣以為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頭痛重若為物所壓日重一日而仁廟所以貴之詞臣代言以降制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鄉閭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於其家比使臣至其父頭痛重殆不勝使臣郎跪以宣恩其父瞢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覗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爾然二人皆不及佩服舉手撫摩遂卒嗚呼顯官貴祿

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夫

師其姓者杭人家居拱北樓之西其家營利非一端而打銀其一也暗門外慧光廣尼無著者張循王九世女孫也以陋故不嫁而挾貲故優裕師一日訪無著延師於飯飯竟出一銀香合重二十兩塵土蒙垢如漆黑無著請師令其打一二十指那與師持合至家前開乃赤金也復畀合扣無著以

齊合金合也銀合耶無著笑曰銀合耳師以剪開
合示之始知其爲赤金若師者眢利者也設心若
此謂之無好人可乎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
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
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
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無污
他人手行童震慄逡至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
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
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

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
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
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
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僧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
謾不省扣之乃言曰我范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即
命大鍋煮粥餉兵人令兵人持招安牓而令行童
以吳語誦牓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范公探諜江
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

皇帝云
范公久於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
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范公同陞平章都
有天慶觀即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伯
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范公單騎從一童子
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爲平章范公乃
自言觀主大爲范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
謂其人孫解士寧相何取而欲見之范公亦弗堅
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
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府第何爲至此觀

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
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傾已拜
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鎖戶偕行部廳間平
章卑抑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
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引長揖而出
范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
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
馬戒飭之曰汝輩尚昔歷耶今日非南朝矣勸

俗力作尚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
三學諸生因甚公出必擁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餓
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
小鈔探囊撮與之公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杭西北笋角埂埂上全真小庵士人羅逢頭者非道
非狂冬夏惟一衲衣居庵一室中無坐卧具推
夜蹲地上穢汚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
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問吉凶羅
書狗災二字張問應在幾時書百日內張持齋誦

道經曰禱於神明冀免難一日見牝壯狗以石擲
擊之竟為狗所傷而死閻人馬都錄者號靜齋以
道法際遇度宗賈平章以海味進謝后命啗之泄
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賜與之馬跋
懇因謝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繼人佛人進
飲食不可造次供御旨出口而實禍已知之甫出
禁門即下臨安府獄面刺雙旗押付鄂都寨曰具
存亡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故寨兵寬之得
不死復於寨村落間禱雨有驗未幾宋亡崔中丞

奉旨訪好人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illegible]
都道籙提點西太乙宮恩賞殊優渥一日[illegible]
羅於全真庵問未來休徵羅書賀字復書[illegible]
之但曰問知常知常者盜意曲解既而[illegible]正月
宣州賀當檄賀權書宣命齎騎馬前驗云[illegible]道
凍驗遲可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筆硯皆凍不可
書卒怒擲逢頭知常勸止之供筆硯為書于二錢
卒大笑以為我此行勾四場驛官所望數百緡而
僅書若此已而卒出門道狹冰凍一蒼頭擔酒四

缶來卒撞之酒陰地蒼頭者持卒與曰我方千二
錢買酒來須償我乃得去卒償鈔竟入門謝羅曰
吾仙信有先見哉凡遂利市人過無[illegible]其人將稱
羨必書其手曰鈔好仍乞鈔買酒肉[illegible]已辨[illegible]人
否則搖手終不為一書後將死大笑[illegible]
羅卒羅蓋仙者惜其[illegible]所創止此
溫日觀居葛嶺[illegible]寺人但知其[illegible]不知
其善書也今[illegible]多假其真者枝[illegible]皆
[illegible]書法也[illegible]以名酒唱之終不一濡

嘗見韓忩嘗曰掘墳賊理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
之甚時至其家袖瓜啗其大龜抱軒前支離叟或
歌或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其法中
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即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
侍其游故内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掘
涕曰是若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
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記
憶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
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輙厭之故
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媼鞠
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卻來取於局歲侍子女多
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
積雨雪亦有鈔雖小悉然無甚貧者亦此之由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内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
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
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槌擁護輻里許即易

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數萬出虛幃
離地五六尺前樹皂纛列鋪子皆立其於呼吸間
賈下令蕭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命甫下火
沿太廟八風板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
火即止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與賈才扃若
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時楊總統發掘諸
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
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

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
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
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絶曰一坏未
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
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
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
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illegible]悽然則忘之葬後
林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

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月
陽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
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
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閱其
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兖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櫬兖丘公
守櫬舟中一舟載家累予期與其妍夫人在焉舟
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繩維兩舟並行于期將過
兖丘公船失脚墮江水公震慄重賞令救比卸帆

停舟須良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終不沒
今登政府豈偶然云
義與岳君仲遠家唐門其上世本田家至仲遠所生
父與其肆皆從京學上舍家貲產非過厚而能折
節下士賓客至如歸家焉故南北士大夫無不至其
家者南士若牟誠甫蔣泰軒蔣竹軒姚子敬羅壺
秋其顯者若趙文敏公至與之婚姻當世貴官如
高房山廉端甫閻公李息齋學士其從兄李仲淵
處士鮮于伯機經歷仲遠皆傾心與之交然自至

治已後郡縣狼牧年家事曰不如日後爲漢陽縣
尹坐掠死非辜遭降黜贓罰而沒仲遠兄李凡十
三人皆陵替不振迴首未二十年宜興諸富家亦
相次淪落是皆廢興雖有命然爲官司所朘剝雖
積銅爲山尚不給況齊民乎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石塘人也最
知名誠仲子無咎已殁穆仲子孔章今爲吳郡經
師汲仲子千里家建昌石塘先生以崔中丞薦世
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爲楊州路儒學教授師道

甚嚴繼除建昌教授錄事司程雪樓姻家子上家遺漏
先生捕其子坐罪不貸由是人憚之後除台州臨
海簿愛縣民如子上司誅求身當之嘗客於杭居
貧甚以古文倡人求記碣序贊紛不暇理雖百金
不作也後以室人喪居喪如禮然所居秋陰甚湮
居青蓮寺講道寺中性矯亢當時斯文顯者鄧巴
西廉使故毁辱之由是甚下遷後爲隨場司丞孫
養建昌浙省以是年秋試屆先生爲試官後來青
蓮寺殁寺中殁時當嚴冬尚未挾纊是日元祐往

侯之項可立甚三遣湯飲之猶力疾答楊州盛怒
齋韶次又訓飭學者以自樹立氣益索扶之上肝
榻卻踋趺坐逝比殮顏貌如生時殮後天台周本
心時爲浙省掾率道徒私謚修道先生發引遷延
昌省憲官皆執紼以送今三十年矣先輩淪落如
先生抗直不撓以斯文自任者絕無之穆仲先生
純德古君子經學尤精深有三書辨尚書或問行
於世

今中奉大夫浙東元帥白埜泰不華君由越守召入

爲祕書郎未幾母夫人歿於越白埜君還越持喪
戒珠寺朝夕臨扉嘔血不脫絰帶家人欲一見其
面不可得也既畢葬服闋乃始復初近世禮俗壞
如君者蓋甚寡今以海寇逋誅留斗城未返今人
念之不忘

杭人王溪月諱壽衍字眉叟少年爲道士便際遇晉
邸其所交皆公卿大夫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管領開元宮江浙省都事劉君諱致字時中海內
名士也晚年尤清勁既卒貧無以葬王真人者躬
至其家弔哭甚哀周其遺孤舉其喪葬之德清縣
某鄉之原與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其
教中若溪月者蓋可尚歟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
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
歿而子瑛跋元鎮出應門户不勝州郡之朘剝也
資力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刓無作有
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峰
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寓於詠

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
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
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日必大慟祠丁
爾先生并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矣不與北人
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
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者也而先生於
儒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疎
花間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

特蓋所以輸寫憤懣云與人好事者爲板刊其所
詞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
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謝皐羽先生諱翺自號晞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
古文知名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於古
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痠
妻蒻子羸牸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音
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

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疏星曉寒氣英英
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
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鄧牧心棄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
鄧先生於古文尤精嚴不苟作承其學者杭人李
坦之諱道坦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龍虎山張一無字會式其先在宋簪纓家也四世皆
以其資讓兹其家有讓堂至一無始入龍虎山爲
道士在道派張開府爲世孫也雖已爲道士酷嗜
禪學於是入天台山禮曾應國師咨禀參決志堅
甚參山道友壇籍不許也道家者流以其術應承
禮方與俗蓋無別而一無獨持齋素行克苦以故
其徒於之先是杭城開國師道場隨處有全參者
亦多留一無而吳大宗師每念一無志高潔爲奏
文德先生降璽書以護之留一無住京師會吳宗
師老病繼掌其教者惡一無痛淩辱之一無悒甚
遂以病卒京師
兩浙鹽運使瞿霁軒諱霆發下沙人內附後以貲雄

爲提舉遊大滌山山中人亦富瞻瞿至日開宴張
樂瞿一不少答踰數日索轎登天目便厚襯飯寺
僧時高峰妙禪師坐死關須扉廬轎籃輿乃得上
下瞿入死關故師語之云爲遊山翫水來爲生死
大事來瞿但泣涕曰弟子不會師擲竹篦云不採
虎穴安得虎子瞿欲捐田寺中挾寺僧一人還下
沙以田若干頃歸之歸之日僧以田券呈師師大
怒叱令速還瞿語之曰平常山中無田苦若也適
了今日欲得田邪僧至下沙以券還瞿瞿曰

僧兼可謂無識此等細事何必令老僧知後爲天目山建大覺師子院久之瞿老病盡遣其婢妾以資分與諸子女戒勿來見我日與道者一人煮粥飲之脩然而卒若瞿者可謂異乎常人者矣

胥溪覗蕃遠先生諱蕃里人陳靜明先生於朱陸兩先生全畏處研究得其精歸蕃遠從當勵精勇鋭不徇世習以守師說蓋嘗以鄉舉上京邑見黜於會試以官至彬州路經歷郡獄有冤蕃遠直之而當坐監郡郡使者不謂蕃遠直以憤鬱卒於郡士論惜之

江右杜君諱本字原父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手寫成集[illegible]嘗一再遊京師王公貴人多樂與之交[illegible]得武夷詹若景仁由三公掾授浙東憲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且買房置田爲久遠計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出至錢塘以病歸其歿於至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弔令人感念云

江浙儒學提舉柯山齋諱　自牧嘗訪胡穆仲　先生時天大寒日出已久而胡先生尚未起柯曰何爲先生曰天寒未獲纊故尚卧耳於是柯往宗陽宮語杜南谷尊師曰胡穆仲苦寒無綿襖尚僵卧在家杜郎惻然携十兩絮兩縑絹往遺之先生堅拒不肯受杜強之而先生怒已而寒解柯問先生曰何爲不受先生笑曰杜名道堅嘗云某爲談朋炒也要教他知得亦有不炒他的夫杜異教能賢而先生清節若是要皆難得云柯之子字敬仲諱九思際遇文廟官至儒林郎奎章閣鑒書博士卒於吳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内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其能相人能望氣[illegible]所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饌以延欵之李至即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人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户固退樂姻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遥見即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

人耳瘡愈卽爲君公葦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播四海李之術亦精矣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卽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卽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着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兩衛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桑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未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鑾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剩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嘗賦詩亦水雲教之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番雲南宣慰司吏辟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番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者悉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遐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奔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之烏剌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鮮不爲所啖齊諧志怪而略此於是乎書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爲中臺監察御史時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嘗先一射行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達達見馮馬羸衣笠弊用捶策馮馬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抨憲度墜矣亟捕捶者毋貸馮舉手謝曰無是無是醉達達躍馬去前御史

至察院語同僚曰馮御史道中爲人所捶我命捕之而馮曾不恤焉有是耶語竟馮至同僚迎謂曰何故馮惕然以無事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是我妄言焉因起立語衆人曰某本疏遠下僚朝廷不以某無似擢寘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而先與醉人競曲直諸僚曰纔此有言我輩得預聞耶馮笑而不答已而成廟駕下陪京公朝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

閩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塘初内附以故都生聚既斂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富猶坐不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荊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城遭厄於火灾復困於科繇覩昔果不逮富之占亦神矣此事得於康劍公云

錢塘湖上舊多行樂處西太乙宫四聖觀皆在孤山宋鐘遷僧寺建宫觀於其上而六一泉寺瑪瑙寺皆遷此山亦合擅山水之勝西太乙成後西出斷橋夾蘇公堤皆植花柳而時時有小亭館可憩息若太乙宫之無量福之門迎真之館黄庭之殿結搆之巧丹雘之飾直擬蓬萊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於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余童時尚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上曰歲寒緑亭皆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爲宏麗蓋盧董兩璫以内府役建内太乙宫又能以其餘資建兩閣亦可謂能矣楊璉真珈既奪爲僧窟今皆無一存荒榛滿目可勝嘆哉

和靖先生嘗以領珠者而楊璉真珈亦發其墓焉聞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枚余童時尚見一碑鐫和靖先生家在大字山草中久之余山中以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木濱仍建學士橋傍因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後數年矣聞又荒落何賢者之不幸哉

河西僧馮某者與楊璉真珈生同里幼同學情好益甚相同而相得也楊在江南掘墳遂以書招馮出河隴來江南至道以杭故宋富貴家十墳遣馮使之發掘焉子皆僧也十墳已掘六金寶甚不

貲餘四墳方擬發掘而為父子兩人是夜皆得夢
夢林莽中金紫官人出拜哀告曰君父子所得亦
足矣我輩安居於此久矣　幸貸我父子覺而
俱驚此四墳於是乎獲全楊璉真珈敗後五十年
間此曹無一存者為之父居杭西湖北山余對隣
而其子則居昭慶寺之東
余未成童時從戚湖隱先生讀書先生宋京學生也
有屋六七間與岳墳相對時岳墳漸圮江州岳氏
諱士迪者宋廸功郎於王為六世孫與宜興唐門

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墳與寺復完整久之王孫
有為僧者居墳西大壞廟與寺至靡有孑遺台僧
可觀者堅忍人也以其事訴之上司官府時何怡
真為湖州推官柯徵仲以書曰其事寺田與奥人
者復歸寺與廟
　寸椽片瓦不留曾江西李全初為
總杭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為己任觀勉王華甫者
捐貲興建於是寺與廟稍稍復完余為記忠烈廟
其大致以王起卒伍至將相謀審戰勝規模施設

雖古名將不是過一時渡南諸帥臣不論也而高
宗昏孱竟斃王於權姦之手論者乃謂余議貶高
宗太甚大宋有國時固當為其君諱而歸罪於秦
檜宋亡矣高宗忘父兄之深讐彼秦檜者復何恨
使高宗尚王以□□社天下為王有尚得嫌況王忠
義上通於天而高宗昏孱莫之識論者豈得以余
言為過甚哉
錢塘門西出石函橋河西僧三寶者壘石與磚為西
番塔舊無有也今四五十年矣想塔未能如舊也

塔南即宋放生池舊碑磨去高文虎誤用事所謂
夏王道傳語商王道烏獸魚鼈元來是你西去即
保叔塔山腳下有大石世傳秦始皇纜船石喻彌
陀勸人修西方淨業高文徐彌陀遇與頭行刑日
彌陀張大像須佛號其用勤矣正鑿纜船石為大
佛頭耳緩可坐七人其大可知東臨湖白雲宗寺
西則水月閣由山而上則招嚴寺寺西石磴直上
則叔寶塔也下則多寶寺寺西宋詩人孫花翁墓
也墓西嘉澤廟祠西湖龍王蘇文忠公題和靖處

士像語結謂不然配食木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祠西小寺忘其名稍西復陟巘瞿運使廨宇在焉
後捨爲會住閣其間有山中四時小窻横幅安樂
窩之類其結構皆明敞可喜稍西爲壽星寺寺有
寒碧軒蘇文忠公題詩尚在寺稍西陟磴而上爲
江湖偉觀文忠公所謂一舸鴟夷江海去尚餘君
子六千人余嘗與張貞居欲登偉觀則磴道壞不
復有其處矣寺西則瑪瑙寺寺南養樂園園中花
卉湖石杉檜尚存臨湖飛樓雄麗賈相養其母夫

人車船自其弟茶頃便至園園有悅生堂前有亭
今歸吳中周食省園北出稍西復登巘則玉清宮
也宮北户直上爲初陽臺臺有亭倚亭而望盡得
西湖之勝復有屋數間祠葛仙翁宮西爲閣山寺
爲六一泉寺爲圓明寺寺西則栖霞嶺嶺下爲岳
王墳南臨湖爲褒忠寺寺爲其孫毀今還寺忠烈
廟後岳墳西則冲虚宮宋寧宗老宮人爲女冠所
建也宮西爲耿家步余先人舊居與宮正相對今
屢易主矣由耿家步而西爲東山庵庵有女冠神

宮火後僅彷彿爾内附後僧建靜勝寺殊宏壯
杭人賀長卿官至海道萬户府照磨自言其年十五
六時草履行滕手執小黑傘八月十八日與鄉曲
五六人　同往錢塘江觀潮臨水涘而觀者如織
忽一人據長卿背兩拳長卿急翻身捽捶者則全
前觀潮之人皆爲怒潮潑去死生有命豈偶然哉
閩人陳無夢館授洞霄宮郎一山之道房無夢飲酒
一盃亦醉一日天大暑午後醉甚卧榻上忽清風
颯至凉甚纔有一物如猴狀目光烱然自山飛下

檻前無夢因曰此所謂山鬼者歟俟其至捽取之
然後呼人束縛之將至無夢起欲搏之手足皆僵
不可動急呼人則喉已閉窘甚急禱於神明曰比
棲依聖真君此物即去無夢便甦後因爲道士山
鬼亦客固有之蓋亦無夢非賢者因見之歟
予若王松江人後居杭州之五房子孫五世皆相見
若王自言本王萬三官人家齊庵王氏在宋季以
資雄宋亡宙屯甚王至儉而諸子皆不肖時朱張
方與誘其諸子使假貸立券責厚息以償久之王

卒貲產盡爲兩家奪獨其孫有所謂王東廬者僅存腴田二十頃爲養老計而某氏時時遣人存恤之東廬俟其生日以厚禮往爲壽某氏既見歡甚時運糧千户以下皆用其私人呼一千户邀東廬者往觀海船觀十餘艘忽大怒縛王在船時君王賓從令者皆縛留舟下廬不省泣告千户問以何罪千户者曰汝罪在留田汝不以留田歸相公令我縛汝投之海東廬號泣曰我存此爲饘粥計相公何太忍耶千户者怒即以非罪考掠其幹者東

廬不得已遂手書券以田歸之所直僅以蕃舶上物十緡一二國家信其言開海道運糧於今六七十年矣彼小人行險僥倖惟利是趨其致富如君玉所言宜其死有餘戮云（朱張首倡爲元海運者）

吳人鄭元字長卿內附後授其大父爲北沙庫大使庫後火打勘得少蘇長卿之先君子乃從吏以養大父其　不如昔一日天大雨一人倉皇走至長卿家若避雨然者既去而遺一小篋扣之重開視則金葉也長卿大父令一丁令人知翌日早作坐門外聞人言乃謂昨夜汗家府前王集者失却一篋金葉其家兄弟入問長卿大父聞之即物色王氏家以還之大父每月朔必炷香城隍廟於道拾得一錢貨亦皆白物必訪其婦還之今長卿棄吏從儒家精繇藥爲雅飾君子而王氏兄弟者白首尚無恙能言其事云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名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諱椅字大錫爲江浙行省照磨府余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吾世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楹

人稱爲趙總把家國亡來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至縣民間竟毆用物至極殺殺舟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以歸賭一衆因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丘之父問因爲誰因舉處曰我南宋官人廬州　城破爲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因復曰我本以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否因曰頗有秀才寧有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易歸易以代之遂灌以湯液包果以氈毯溫煖兩以飲食之絕而復蘇蘇則兩足

暨吳因問其姓名[illegible]遂延致其家以教[illegible]

方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憶

記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殁因葬之屋後臨殁謝宛

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爲汝家所延汝

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遂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備

登政府[illegible]三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illegible]

宛丘公無疾[illegible]微黃如老嫗然劉正宏毅江南既

內附辟掾平江[illegible]時庫內扃鐍尚未嚴一日乘馬

出見兩兵繫一民肩荷小絹囊公問兵何爲兵曰

是盜官庫金銀來擒至此公因紿謂盜曰汝固我

所遣[illegible]至庫問兵曰彼所取止如此兵曰然

遂留盜復兩兵封識訖遣兵出械盜曰盜官物法

當斬汝亟去慎勿復至否則死矣此吾吳人白仲章

得於其父所言云

[illegible]官[illegible]劉總管公委至吳[illegible]公辟掾訪

[illegible]書[illegible]汝[illegible]家須[illegible]屏氣杜門[illegible]

[illegible]無汝[illegible]天錫[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炫耀[illegible]有[illegible]矣

姚樂年樂郊私語一卷

（元）姚桐壽撰

明刻鹽邑志林本

樂郊私語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姚桐壽撰。桐壽字樂年、睦州人。順帝後至元中嘗爲餘干教授。解官歸里、自號桐江釣叟。至正中流寓海鹽。時江南擾亂、惟海鹽未被兵火、尚得以閉戶安居、從容論述。故以樂郊私語爲名。雖若幸之、實則傷亂之詞也。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言。然其中如楊額哲武林之捷、張士誠杉青之敗、頗足與史傳相參。所辨六里山天冊碑、蔡稽僞贊、魯訔注杜甫詩諸條、亦足資考證。末載楊維楨撰其兄椿壽墓誌一篇、頗爲不倫。桐壽欲表章其兄、何不敘之書內、而乃別載於末。核以體例、深屬有乖。今削除不載、惟錄桐壽之本書焉。

姚樂年樂郊私語　　鹽邑志林十七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粦訂閱

劉祖鍾

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淡秋紅樹扶疎隱映敗榱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讀壁間舊記有曾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栝蒼吳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平等無怠亦無敬如何證無生卻來見參政余謂阿羅漢自敬正人不敬參攻簡肅風範凜稟載在史冊每一繙誦未嘗不想見其爲

人及入城謁所謂曾公祠祠旁有思賢橋壁猶有卜筊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昔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天僊湖急遞舖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僊道者後以委蛻僊去故以名湖然後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襤褸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慎求之後貧無以資充舖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贊相示余攝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爲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飢寒出無驢之句爲不誣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質神遺忽自開發拾得青石璽符文吳眞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天冊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寅則乙酉也壬寅當在望後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僞爲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悅世主於一時耳

栝蒼劉伯溫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儒學提舉得相見於錢塘後十年所劉已解官復見

於海鹽之橫山把臂道故至於信宿謂余曰中國地脈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竝江而東竟不知其結何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黟浙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墻秦駐之間而止於是以平松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於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

以當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自爲寂寂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霾霧市中諠言天有兩日余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闢闢而復合者凡數千百遍迴視窗隙壁竇皆成兩圓影若重黃卵亦復開合不常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可有二風霾日無光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又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其時乎

至正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參政完者以數萬衆屯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王江涇商旅不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烏墩直搗武林達丞相以爲楊當必扼其鋒漫不爲備及敵已入境倉徨出拒遂至破軍殺將達僅以身免楊得破城之問乃跌足曰罪誠在我即統苗土官軍分爲二路使蔣英從大麻唐栖菴莊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於皋亭山再敗於謝村三戰而敗於夾城巷張軍悉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海上余與楊別駕郭大理謁之勸其留兵三千遏其歸路楊云此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不聽已而竟得縱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憩國初有僧眞諦性若癡駭而恪守戒律第爲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璉眞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冢實無意開發意以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夭死聞用水銀裝殮欲發尸淫褻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眞諦

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以戇致禍苦爲陰勸及楊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眞諦忽起抽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時衆雖數百皆披蕩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者人見眞諦於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隼撇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稜栅窗插皆爲段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柁爭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眞諦行腳峨嵋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於此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黃昱乾道間有黃綸然

廟爲何執中重建則何又先於二黃竟不知爲誰
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於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頹圮民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人莫親於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爲牧者爲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愬承民志重爲建祠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此記亦大有關於爲政者故錄於此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爲事嘗到縣縣令宜城梅叡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太息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公從弟子昂自苕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慙退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其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昂今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處耳至于子昂風神美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絕若夫從惠徽里竟咏桑哥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務爲宋福密郭二益彰慶館基也余悲此地昔爲迎賓文酒之所今爲剝斂叫囂之場前後何雅潤懸隔也近來盜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即稅額一節往往增加無算

市中不堪其擾嘗延祐間程文憲條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額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諂上司其實利則歸己虛額則張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除節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欠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凜然今但挂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宜城貢師泰懷印脫身易姓名爲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往來海上嘗寓於資聖寺與僧寄奇相得甚歡寄奇有戒行嘗絕江

浮淮以遊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於中峰大師行腳於四遠凡三十年於是歸隱於寺題其棲禪之室曰大隱頁因述其意作大隱記記載禮部集文多不具載

楊友直元坦嘗於後至元間判餘干與余情䁥而福兒託契仲實同守友直實爲合二姓之好然未嘗悉其上世所從來茲卜居豐陽夫友直所居僅一舍因得拜其先塋及高曾巳下諸像乃知楊氏爲宋文公億之後有以武功起家者土著鹽之澉浦高祖春宋武經大夫國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

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曾祖發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密院副都統國朝內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祖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謚康惠父楧敦武校尉贛州路同知知寧都州事卒於官友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攜孤扶櫬而歸時康惠公及陸夫人與楧生母蔡夫人相與保護至泰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巳年二十餘矣爲人倜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財賦總管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常州所在著績方將振其家聲而天不憖禍復於至正丁酉溘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煢煢在疚傷余結契仲實不幸早逝惟友直足爲旅人相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友直往矣無以報稱惟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以請於當代大方爲友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星馳川陸戒嚴海鹽自州佐巡場以下皆統兵北屯半

邏新豐廣陳以備他道州城閉塞兼旬民間米穀騰踴而薪樊不屬多破斫簷柱几榻而炊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敵樓艣蔽天排川而下進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於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氏統軍張士信以伏水道還然完者兇肆掠人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婬汙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

所家戶無得免焉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
謝寶慶楊善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
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
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乃
於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乎松嘉湖四路
官民以供畚築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為
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籍
之酷斂鞭朴棰楚無有停時死者相望至本年十
月始得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城碑記至以南

仲山甫為譬其辭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
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由我入變呻為
謳伊誰之力豈不慚覥斯言也乎
州瀕海鹽為國利然亡命得以私販擅之每操兵
飛棹往來賈販雖吏兵莫之敢攖至正丁酉深城
范廉卿以廕補蘆瀝巡檢其為人恂恂儒者顧長
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窟雖海塗上跳魚子蟹之
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百步
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於是亡命心懼毋敢於州
北私販境內為之肅然先是本路推官陳春以平

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路大僚曰使巡官人
人如范何必陳司理乎反也
楚石大師為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古
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爾成絲之句疑
以為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
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
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為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
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
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
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禱歌云波斯國中神

夜語波斯牧羊俱離處當道剚刀羊可食土城厞
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閉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
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卻在
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飫肉逕開寨餵肥裁皮禱作
書林寶南州使客遇西人皆得乎禱今無倫君不
見冰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
脛骨種之與琦師所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
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宇齋舍頗亦弘敞有至元六
年知州趙孟賈賈蕤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葉彥

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於當時趙
字子唯台州黃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於今猶
念之其祖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時以宗室從
爲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膴仕至
其孫師淵爲太常丞師夏爲判宗皆受業於紫陽
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於有政云賈
字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羣佐若卑
弟生之聽嚴傳老胥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
字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操爲江南行御史
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積可紀至於雷神庠校

崇道重學則三君之雅意均也
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爲此州
先正魯訔季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跡亦
可以見其詩法升降亦隨其年白少而壯而老愈
入於細而化也註脚多所補益極爲後學借資第
音切頗多吳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汗常趨爲昭
陵石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麥熟爲不近武威林
間踏鳳毛踏字爲跨字之誤汝與山東李白好以
山東爲東山天闕象緯逼以天闕爲天閲江月滿
江城以江月爲秋月赤驥頓長纓以纓爲轡之類

不免爲杜集增累
州弟子員張烱子晦卓學有奇表與余爲道義交
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於世祖皇帝嘗被召入便
殿問當時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賜命
坐別以他褥進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時切要上
命執政以次第舉行而桑哥盧世榮輩以罷冗官
一條爲侵奪朝權聲言朝堂曰何物蛙蝦兒遽欲
奪吾柄耶夜令健兒俟之途將甘心焉幸中表趙
文敏知之邀還邸中得免明日雖拜翰林承旨尋
以懼禍病免及盧桑伏誅詔還前官大德間以老

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
監本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雷夢
炎議置市舶司初議番船貨物十五抽一惟泉州
三十取一用爲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上下求索
孔竇百出每番船一至則衆皆懽呼曰亟治廂廩
家當來矣至什一取之猶爲未足昨年番人憤憤
至露刃相殺市舶勾當奴者一人主者隱匿不敢
以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此最爲本州一大後患
也

潘從事澤民嘗爲余言本州達魯花赤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臥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答曰潮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答遲連聲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本嵬作達魯花赤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外邏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叩門百花愈令堅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寮

益急遂破扉倒墻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詢知不覺共爲絕倒乃知唐人潮聲偏懼初來客爲眞境也不花今爲參知政事

巳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蠕蠕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於冶鑄者少時方合操舟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極胸闢係豈藐小乎哉是年冬十二月有州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既出肺腸其腸忽蜿蜒疾行雖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蓋因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寬大容蓄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墻外牛鬭孃可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隣人之牛果鬭墻外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然見人有凶事輒指而告之如響由是人見之始多厭如蚁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

質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眞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始眞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於至正癸巳始得頂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一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含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於晡時作禮像前見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綫娟娟而出盤繞華蓋而上余遂鳴鐘衆僧稱佛名號禮拜讚歎至森而光復從眉間

收攝人人歎爲稀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曰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滅也含之可以內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此從七佛至于未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也第能保光于無始常照而不斷則雖百千萬劫此光常若如新粤自漢年覺光東度迄於吳代猶未該被於是康法師以舍利示感始闢法門于吳會傳像教於江左是益以身光照攝東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騰身金粟靈像棲託實在于廣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餘于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

禮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于鍼孔者蜿蜒少特遂若朱蛇遊霧歘閃盤旋難以名狀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成暈特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從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時大衆驚歎此瑞爲世稀有余以爲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廣文宿習聞滿今之虔禱發于天情故與靈契冥格若以鐵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爲廣文感極之證而見前千萬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內各爲照徹因地使信心復

萌此又法師了卻過去劫中普照羣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五體投地援筆記此爲後學啓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後有號瀟溪者亦官參知政事人本朝子孫多不學嘗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惡而髯帶貂蟬冠上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淸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棐廸帝庸作歌列辟具瞻謂相

君之形惟肖睿辭敢褒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噫嘻不可尚巳其後題曰紹興龍集壬申仲春發昱門下士武原魯璪拜贊余甚疑之此贊似宰相爾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後檢宋范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乃知此贊是摘啓中數語爲贊耳此蓋檜像而子孫愛重此啓摘去和戎等語而借以爲贊也年代既久淪落民間爲常氏所得復以魯璪爲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魯中紹興甲午趙逵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第不識茂明何故代璪作啓余備錄以示常氏不以

為然愈益珍重嗟嗟是忘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來攻嘉興楊完者命繆典火攻我師遂大捷既而張氏歸命因大城武林檄繆統所屬工徒以赴其役張陰屬其弟士信乘此戮辱之衆皆為繆心戰繆不以介意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心由是視他所築愈益堅好士信亦無奈何忽一日巡工至繆所轄地分時日已昃淵而工猶未輟士信曰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務繩百司猶敬共皇命日夕尚勤脊捶況為之民者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怪杉青閘畔烈烈過人繆曰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借此得成殄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及杉青猶能使人肉跳不巳

余讀海鹽州學黃侍講大成樂記言與州貝君身為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為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製云云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崇寧大晟樂大吕無射二鐘特與考擊則凡余所藏聲益加高翔不相協余乃竊歎曰彼貝君者果足與言樂乎金既如此絲石可知知其聲者則州之喪沒匪久矣按大晟樂國初東平嚴氏一承宋舊者也當宋徽廟時有魏漢津者以一蜀黔卒為造此樂且以帝皇制樂當自其身得之請以徽廟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鐘之律蔡京亦從臾其說卽使範金裁石用之郊廟乎須其樂于天下然徽廟指寸視人加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無日矣當今聖人其身

出而身準之乎未幾遂有靖康之禍今州學鐘高倍崇寧則宜乎州之日阽危于清河鋒鍛也第所謂考其度數協以古律者豈必有出于緹室葭灰之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於澉川楊氏當康惠公梓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為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

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
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僮千指無
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
能歌名于浙右云

相傳貂與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
一鄉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
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
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如初究之
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沒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趙
子固愛其事爲作圖紀其說于上置之座右曰此

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箴世之責望賓主者

楊廉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
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就李貝廷臣以書幣爲
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
詠於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即爲命筆稿將就
夜已過半余方從別室候之俄門外有剝啄聲啓
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竊之率人
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下三尺法
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
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

顧文焴金絅四首楊留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於
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
相目驚駭因乞覔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
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本閩
人父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攜彥廉歸
本州撫育遂成名士彥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
流最與黃公望子久親暱彥廉居硤石東山終身
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
到海上觀濤每拉彥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黃
乞與同看陳涕泣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
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之動
容不看而返因爲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附姚處士墓志銘

會稽楊維楨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秘書監合宮守暎因家焉至六世孫爲秘簿宗之宗之子三人一居峨溪曰二府君是爲君八世祖曾大父思威登宋景定壬戌榜進士第階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進士父元慶隱居不仕妣王氏可諫某女君幼機敏不習羣兒弄長卓犖偉特讀書輙了大義闢樂育館歲聘海內名師儒教子弟及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言與人交始終見底裏于義利曲直必嚴其卞鄉隣有爭者不直有可

直于君得一言即解去歲饑周人之急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之創世濟橋峨溪上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饘粥於行者行者不倦橋西古松筌萬立築亭名深靜又搆層尾曰松麓賢士夫往來必延致其中觴詠笑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馬公諱超吾道經桐廬聞君枉道過門以處士禮禮之邑庾周在達都等皆嘗問政於君君必以利害中民窺者繫繫言之民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桐壽曰兄老病無宦情弟齒壯學裕必側名仕版圖光其先桐壽因自奮北觀得餘于校官君要素

氏吉水教授某女也子三曰儁先卒次槃次釆孫男四曰德元德懋德祥德瑞君生于大德庚子五月十三日沒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越三年十一月六日葬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槃謁余理官次再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然孝友行於家任恤行于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朽非先子不幸槃不孝也槃辱爲先生徒幸先生賜之銘按其家鄉貢進士魏鈞狀爲之志而銘　桐之岡蚪蚪桐之瀨秋秋孝原一培山水相繆是爲峨溪姚處士之丘

菽園雜記十五卷

（明）陸容撰

清初鈔本

菽園雜記十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釴，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間頗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何彼襛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為乖剌，而容獨嘆為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為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尤昧於崇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為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較多。王鏊嘗語其門人曰，本朝紀事之書，當以陸文量為第一。卽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菽園雜記

王文恪罷相歸吳每語其門人曰
本朝紀事家當以陸文量菽園雜記
爲第一
篁墩程氏作公傳其畧曰公當弘
治初伏闕上疏時余方以言者去
國衕中得其稿讀而歎曰偉哉賈陸
之緒論乎然亦未必其終獲遇也
夫士默求其無媿而已公雖用不
究所學朕有建白在
朝廷有惠澤在民有著述在學者足
以考見矣遇不遇奚病焉

菽園雜記卷一

吳郡陸容文量著

朝廷每端午節賜百官數扇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
文職大臣仍從　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
上迎　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船炮聲不絕蓋宣德以
來故事也而今不然矣據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
是日內宮奏於　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
議論也　上之簡靜人言如此可以仰見　聖德矣
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畏之當
闕一詩禪云此何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
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爲何物也
宮開則從從人云　上近閱人俱於江三枚而可變
本朝貢舉如此　太宗在潛邸拜科生對於江都
臣品如又如此今有貴家紀續子弟乃有以紨綾
段爲衫者果於法分者矣
近世洪武四年科舉總程試中書省言二人請禮官
祭酒博士谷官爭為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
卷受卷彌封各名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領役二人
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每班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尚
書二人次御試讀卷又次恩榮次第云洪武四年二
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
殿前宣前同日除授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二
日錫宴于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
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

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畧如此今進士登科錄首錄禮部官奏　殿試日期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進士出身等第　聖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掌卷巡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　上御奉天殿　親試策問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　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　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它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名會試第幾名

予奉命犒師寧夏內府乙字庫關領軍士冬衣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徧野　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頭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盌皆胡僧之教也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惟秦王親宴於承運門品饌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成禮而已聞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尊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實有何益酒殽已具必令人舁入親之如不佳典膳廚役皆受撻秦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由太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榅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澀以蜜製之廣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敬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蹴鞠　宣廟愛而閹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即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爲盤盂凡煑肉貯其中抄勻皆有鹹味用之年久則

日漸銷薄甘肅寧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
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扆後有方石池中刻
波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唐下有一石池中
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又有釘
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子以此自占凡
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焚書秪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
又從黃石授兵書此焚書坑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
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　車駕蒙塵虜勢甚熾羣情駭然大監金英
集廷臣議其事衆囁嚅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謂宜南
遷英甚不以為然適兵部尚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
之議者衆心遂決　景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日
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
日是十一月　為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
謂懷獻英所　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
似珵後改名有貞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為范
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
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
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即唐之華清宮故址山上有
王女祠乃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壯麗今惟

此池存焉上覆屋數楹四周甃以甃石其水寒煖適
調清澈可鑑修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
之其佳勝宜莫如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宦無由得
浴其外別引泉為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為之陝西環縣以北
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
甘美穀菜皆多環縣之北皆鹻地其水味苦飲之或
至泄利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
常使客罕能得也
吾蘇陳僖敏公鎰為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
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
美髯髭呼為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
遮道借留者數千人公諭以當復來始稍稍散去及
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
公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
雖禁之不息也及公去有畫像事之者其得民如此
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宜然民
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
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德有以惠乎
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都指揮司整幼嘗結數惡少為義弟兄一人受撻
則共力復仇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
不力被脫去乃執其與劉某於官究整所在劉曰我
實殺之非整也衆証為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

乃論死後得末減發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貲時整有老母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　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徽字尚文南京人丙戌歲予犒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蕃數中人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默志默恐同寮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為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尚文以備采取若為首則六科以次列名不容退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為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滻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為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況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為

與今乖覺意正相反蓋奏詞移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即古之所謂黠黠豈美德哉韻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如與人相約諫君勤政死難稍計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反謂不違者為癡此正所謂乖角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請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馮益捕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二百五十里為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圍三里許編民餘四百戶而城居者僅數十家戍兵營屋閭巷不能容至假學宮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苦乍飲之病脾泄出趙大夫溝者味甘然去城十餘里歲祀先師則取釀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廩稍供稻米盡買諸慶陽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則買諸閑城閑城亦小邑去環八十里地有美薪其愈環可知矣其古蹟則靈武臺在焉唐肅宗以太子即位其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尚存居數日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咸謹朴使之析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它文事類莫能知嘗與索韻書徧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無賢師友校官

來師者各以所通經授弟子或不久去則貿貿焉無能成其終者無惑乎人才之難也

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皆民種樹道旁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豳地七月之詩言蠶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

莊浪參將趙安兒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劃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邊有季則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竪笠諱狼籍以榔槌為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為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愛民是

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効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慤法三代之致敬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為耻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務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田粮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說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頗富兵則頗強城池則頗高深宮

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比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旣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定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冦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極夫厚歛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寛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爲山東某州縣人後仕某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莫之知已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詩築室百堵之築蔡氏註說築傅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葢以版築胥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屈去殷周未遠必有所傳況耕稼陶

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竊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之者葢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先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爲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爲其後後戍薊州郁今爲醫官錢氏則已絕矣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楊籃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一

菽園雜記卷二

吳郡陸容文量著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寄送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爭惜黃金自誤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去而成名者甚衆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鎮靜為務一以伸理為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予家時為里正亦在遣中將欲伸寃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閑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 勅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决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寃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為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為民諺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錠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弼儀寓友人温秉中家出以為號予為之

悃然問所從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黙以為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弼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戌丑未年春二月著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吳昌元啓作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為笑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聞始於 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為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

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　本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舉聯以續其斷咿然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蜕輕白如鵝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甦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恐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船窓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潜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册近已焚去存其有關大義者一二云

蒹葭三章　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以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

而於事君之道得矣旣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為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為不可但詳味語意重在首章邦之彥兮者賛美之辭耳

彤弓三章　輔氏云大抵此詩云云疑此說非是蓋載與櫜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貺之之心右與醻是饗之之節耳當重在首章

六月有嚴有翼　謝氏云爲將必嚴云云軍事不整疑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將帥

甫田二章　朱氏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云云祈年之祭言之疑此說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韻相叶而互見其義耳非必報成之祭無樂以達和祈年之祭無禮以備物也

思文無此疆爾界　朱氏疏義以此句專指來牟言疑非作詩者本意此句文意正如魯頌之無小無大書之無偏無黨皆是形容下文耳

臣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先儒說此二句太支離愈致窒礙惟劉須溪未有所言一句得之

玄鳥　三頌多宗廟樂歌與風雅不同故其分節以音韻而不以義理如天命玄鳥至正域彼四方以商芒芒方韻爲一節若義理則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處斷分屬商之先后一段者以音韻之協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正應上文天命帝命今讀詩者多不解此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予本傷也愍也今云予奪予閱有索取之義票與慓同本訓急疾今以為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為巡綽盔本盂也今以名鈇胄鐲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閘朝閘班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與價直為價值足穀為足勾幹運為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牓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為借用圖科非知書學者

僧慧昳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者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

債者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嚥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著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為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多從之游嘗與人曰為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為子須孝為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奕皆為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嘗誦之有詰之者曰為人而去其天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為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不能答

古諸器物異名屭〻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蚴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頭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蟉蛭其形似

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蚣蝮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缺第十四十五卷閱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與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為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為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初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偽為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潛溪嘗辯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非若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錐其時田宅未聞餘欠也男則稼穡女則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益無不

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事其長奴僕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其時遷移之議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卑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才智之士不能不為之惑何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猶物易移也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為奏請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名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躐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為　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悉奏髡為僧私蓄髮者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矣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白以蓄之名冬舂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為此及冬預為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為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舂者多碎而為粞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

耗少故及冬春之

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師序理到之言也晃緇氏乃以不識浮屠字議譏之此可見文公高處蓋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若稱沙門比丘之類則隨其稟白中矣後人註身毒國云即今浮屠胡是也又如世俗信浮屠誑誘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之類皆襲之而作古者韓公也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婦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為養而娶况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又如内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共湢浴猶為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為不易今山東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綆出數里汲井無力者以罌積雨雪水為食耳亦何常得贏餘水以浴此類推之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禮當如此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哥麥其縫無苦熟時遥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土一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

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杜子飲中八僊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為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韋處士郊居詩云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谿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王誤也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然不若傳本江楓漁火為佳此皆刻本之悞也原本江楓漁火為佳之下日但不知維白改定〻於他人溷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為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〻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輟也可謂篤厚君子矣

陶浩字巨源太倉名醫讀書有識景泰間崑學教諭嚴先生敏妻病予時為學生邀迎巨源治之嚴杭人適其鄉人尚書于公加少保官其子為千戶嚴極口譽之巨源從容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嚴為默然巨源之識可想矣

常朝官懸帶牙牌尊主闢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內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銅牌匠人木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為榮

美之飾則　朝廷待兩京為一體何在京冷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况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質文卿居太倉家甚貧以授徒為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視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頗為優柔矣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與僧會者嘗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　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為無意義多諱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為然衆乃服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借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國初有禁

鎖鑰云者以其形如籥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

鎖近世所為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為鑰開鎖具自名鑰匙亦云鎖匙

菽園雜記卷二

吳郡陸容文量著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爲尚書省之屬曹　本朝六部爲六尚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尚書省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覆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特尚書一省之官戶刑二部屬司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頗多今革中書省止存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改御史臺爲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弘文館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於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　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耶

國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塗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司於此金陵

本六朝所都　本朝拓其舊址而大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迴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爲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迴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成北曰西直然其時尚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始去行在字舊都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兩京之制於是定矣

崑山本古婁縣梁大同初改今名其山在今松江府華亭縣界晉陸氏兄弟機雲生其下皆有文學時人比之崑山片玉故名唐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地立華亭縣山始分屬焉今爲松江九峯之一崑山縣治北之山自名馬鞍縣志引劉澄之楊州記甚明或有稱玉峯者蓋擬之耳然崑山之神載在祀典其祠舊在馬鞍山東偏又似以馬鞍爲崑山者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

旁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陽尹杜長云於此可見　帝皇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　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　祖宗之法蓋蕩然矣

南京各部皁隷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皁隷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洪吏部後有敬亭者　仁廟為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　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闌山曰爪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吉里地悶曰滿剌加國曰麻逸凍曰彭坑曰東西竺曰龍牙加邈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剌曰花面王曰龍涎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剌曰卜剌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剌撒

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浡泥國曰蘇祿國至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昶皆上疏論元夕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為南京大理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人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京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為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有之實出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隷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為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帡幪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　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託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何

如云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葢上屋者其魂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魂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葢綱前特被黜生故云棄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待士之度兩得之矣

吳下每有鄉村小夫語言應對全不務實問其里居如安亭則曰安溪茜涇則曰茜溪石浦則曰石川芝塘則曰芝川曙塘則曰曙溪塗松則曰松溪但取新美不知失其義理葢亭乃漢制鄉都之名如華亭朿亭望亭皆古名塘浦乃吳中水道之名川與溪則水出兩山之間大而駛者如蜀之東西川越之剡溪婺之蘭溪湖之苕霅等溪是矣蘇松之地平疇千里塘浦浜港經緯其間通潮處其水以時長落無潮處其水平漫如常與彼異矣必欲以川溪名之亦未為不可但亭與塘浦其名傳自古昔初非朝歌勝母之可憎栢人彭亡之可忌不知何辱於此輩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盌不許喫菜第二盌纔以菜助之名曰齋

打底饌品好買猪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賣也勸酒菓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菓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菓盒獻神牲品賃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節儉至此可謂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設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阡佰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葢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考揷花掛紅鼓樂道送時　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　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吾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凡小說記載多朝貴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傳聞未必皆實如以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為歐公者後世娶妻妹輒據以為口實嘗考公年譜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三娶薛氏資政殿學

士戶部侍郎奎之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為之也此猶未為害事若其詩話記司馬溫公私狎營妓王荊公以詩戲之其為污染名德甚矣蓋溫公固不為此荊公端人追之戲之恐亦非其所屑為也闢而不信為宜

姪 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姊姪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為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始見於此然猶稱武姪之子為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為愈也

歐陽公言餕餡之譌最為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之直作值搶刀之搶作鎗案卓作桌棹交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唐制尚書省其屬有六尚書即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其稱尚書者省名也 本朝六尚書乃六部官名六部之屬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之員外郎主事為佐今人書銜往往蹈襲古式稱尚書某部某官者不講時制而專尚虛夸故也大抵古人結銜多實今人多夸如唐宋人於本銜之外書賜紫金魚袋或實食若干戶之類蓋其常得服用者近時京官使外國攝盛而行者則終身書賜一品服嘗與修一統志者則書國志總裁前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後任在京祭酒者則曰兩京國子祭酒有嘗為

美官而外補左遷革職者猶書前某官蓋眷戀未能舍也此雖細事亦足以觀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縉紳介胄判為二途者久矣然綜理綱維其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近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國制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尚書一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軍之食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判而為二哉故國初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平日久無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為善後之計每都司衛所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議之

當塗民邵某業合葦事母孝母病瞽日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蠐螬蟲數枚炙以奉姑紿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唉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便目忽開明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留之終身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為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圖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為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

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戲以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俟其出即殺其二子走訴於朝 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好事者為作蝦蟇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抉其下而然適 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黿上以黿與元同音益惡之於是下令捕黿大江中黿無大小索捕殆盡老黿逃捕者不上灘淺則以炙豬為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黿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釣緡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豬婆龍云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即鼉也未知是否聞鼉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抉江岸非其罪也夫以 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遷就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於遷就者可勝言哉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刪正自為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 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衒有少年眷之因與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床下五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年聞之既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平昔相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莫期及期少年挾利刃以入一接後絕婦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夫歸乃據拾素有讐者一二人訟於官一人不勝鍛鍊輒自誣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見其夫篤愛若是而此婦忍負之是以殺之法司具狀上請 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之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為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氏而去翌旦語朝臣云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州一老婦深感其恩何京師千萬人無此一婦也洪武二十四年後填實京師多起取蘇松人者以此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慎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貽笑於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釗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為此矣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云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為

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制聖人不能不爲學古入官
昔舌而　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徧觀而博識也
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扑
當直對内使云老臣危素内使復命　上默然翌日
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爲元死節
蓋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
南京國子監日有鵓鴿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
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斥逐之士多得
放假人目爲鵓鴿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
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鵓鴿之對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枯葉竹耐久不
彫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敘山
之草木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
木之有竹猶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
奇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
劉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
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爲少師洪熙宣德以至正
統間大臣爲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
原吉黄忠宣公福黄文簡公淮數人及内閣三楊公
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
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
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
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

十員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
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謠
曰滿朝陞保傅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
魚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
壻家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舁夫及從者鞫之衆證
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
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挾吾入門時吾已昏然
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
素不撿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
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
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
數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
牖去生覷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卧
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
醵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
佛閣自是無鬼
寮友孫司務謨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某
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臾
不見里人訛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
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爲其村某家女被風
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他無所
見身愈上風愈寒體顫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

送歸乃復成婚

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角謂鳥咮譌為角耳蓋以為獸予之角則無鳥之咮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韻書角無釋鳥咮義不知何所據也

成化壬辰歲陝西隴州雨雹大者如牛馬頭次者如盌小者如鵞卵人與牛羊馬驢被打死甚多禾苗盡壞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松庭叔父傳道其事云

菽園雜記卷三

菽園雜記卷四

吳郡陸容文量著

景泰皇帝即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　今上時已在儲位矣明年為景泰元年　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年冊己子為皇太子更封　今上為沂王未幾　太子薨災異洪見今南京吏侍章公綸時為儀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內敦孝義一事尤為剴切大意謂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群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物懽聲洋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　上大怒逮繫詔獄搒掠五日體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言此事因併逮之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廷箠八十幾死且并箠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為禮部右侍郎尋改南京禮部轉今官

古人以病不服藥為中治蓋謂服藥而誤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為耳以吾所聞見者驗之中治之說有以也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為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令人以湯餅軸戛之不効聞有巫

降神頻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浙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莪朮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為兵部尚書日奏疏悉令屬曹正官具草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公退即閉閤坐卧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〻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部尚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事去位有福者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讖云

諸葛景江浦人嘗舒紙賦詩出思齋外及得句而入已有詩書紙上矣景恠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益恠之因稱為大僊日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焉嘗求一見書紙云不許及求之愈切乃期與莫會景自懼拉一友同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矣杭州李知府端之壻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之門闥扃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群吏徧索之不可得次日莫忽墜於內署問其去來之故皆

不能知視其衣服沾汚有黄綠痕若草樹摩戛者然莫知何謂二事聞之同年蔣御史宗誼諸葛蓋宗誼之父執李則其為推官時舊長官也故言之皆詳

唐章氏二女採桑母為虎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弃去母得免南唐當塗聶氏隨母採薪母為虎攫去持刀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母屍歸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氏隨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宋鄞縣女童氏虎銜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棄其母銜女以去事聞祠祀之永嘉盧氏女與母同行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元餘杭姚氏母汲澗遇虎姚手毆虎脇鄰人執械器以從虎置之而去元建寧官氏其夫耨田為虎所攫官棄饁奮挺連擊虎舍去負至中途而死事聞旌復其家元濱州人劉平妻胡氏同夫戍棗陽莫宿道傍夫被虎噬胡以刀刺死夫甦至中途而死元至大間建德王氏父耘田舍旁為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王以父所棄鋤連擊豹斃殺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劉平妻殺虎圖求題以類考之得此數人

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若諸司大臣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

塊者廿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餽送内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曆可觀豈但山中無曆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殆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者餘皆不禁大明門前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嘗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闕西買棺闕東已而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繞宮墻而至其家亦有帶壽櫬上京知有禁寄門外而止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禁以爲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任遼東故者返柩必由山海城入任陝西故者返柩必由潼關城入任口外故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矣

府軍前衛幼軍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過踈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緝捉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司亦引奏予登進士時猶見之及爲職方主事踈放幼軍緝捉逃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蓋尚書白公以爲幼軍踈放多疲癃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聽之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瀆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爲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不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

虵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恐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爲然後爲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之輿論而寢且一歲得陞遷予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爲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内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内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内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内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内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内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過張太監文祉人云永樂年間差内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内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内官反迴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喝難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

路以閣為果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為妻以葉為夜以甲為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為屯以聰為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為秦以性為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為郎以心為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山東人為趣陝西人為氣南京人為可去聲湖廣人為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為剉以青為妻陝西人以鹽為年以咬為裊台溫人以張敞為漿槍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大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其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　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讐殺一時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餂劍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群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此蓋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

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僞承其緒而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得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工部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藉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為得宜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為兵部尚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公賢求調護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為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為兵部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　上以王公度忠耶太明白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

大同貓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為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邊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邊北頭目故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體

諸司職掌職方郎中員外主事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政其目有五一曰城隍二曰軍役三曰關津四曰烽堠五曰圖本餘皆未載以今職掌事

件記于左方

整點軍士　奏報聲息（此二事原隸司馬部即武選司今隸職方司）

出征動調官軍　京營軍馬　京城門禁

五城兵馬巡邏　月報軍馬京營　季報軍馬京衛

歲報軍馬（天下都司衛所）　推舉邊將　舉用將才

邊將失機　傳報夷情　來降夷人

虜中走回人口　將軍　勇士

民壯　弓兵　幼軍

土兵　嚮導　盜賊

鹽徒　漕運官軍　編發充軍

投充軍　軍伴　軍匠

內府幼匠　土官讐殺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云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為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為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為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職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同蓋選軍民中之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旃所稱陛楯郎疑即此也凡大朝會若虜使入貢 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着飾金介冑持金瓜鐵鉞刀劍列丹陛上常朝着明鐵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籍田太學鑾輿出入扈從以行宿衛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

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衛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直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尚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墓嘗詢問己巳車駕蒙塵事有老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忽有泉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涸至此適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虜遥見軍馬移動遂群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為計相與枕籍於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 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鄺尚書等皆不知所存蓋北虜臨敵必待人動彼才動使我師堅壁不移其敗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嘗七奏勸 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脅夷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剽至逼近京師矣蓋宦者喜寧本夷種土墓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于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奠安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嘗與虜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真耳

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瘡痂僻謬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糞中芝麻雜米煑粥食之附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為珍饌守

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可直銀一錢頗為地方貽害凡捕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候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遂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為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肯為理予為數實呈於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為掠美而寢之

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宜先以香物及蒼朮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窨井窨窖尤宜慎之御醫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窨窖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相馬經相口齒止於三十二歲異相者壽五十四十然世罕有之京師李千戶者馬死哭之人怪問焉曰此馬與予同年生予今六十歲馬死予死無日矣非悲馬蓋自悲耳乃知物亦有稟賦特厚者固不可以常數拘也

昔公孫弘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盲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歲老弱將轉乎溝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思天下有飢由己飢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當此之時為民父母不以由己飢之由己溺之之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士至晉照有同兒戲其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為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糴價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饑貧放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姦以禁賄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為之憂國願豊出於一念之誠則大士不須祈禱而慧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閤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靈異及奉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無益者國初名僧如復見心輩亦不

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為有同兒戲可謂超乎流俗者矣讀之起敬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妒悍每閒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語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閒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　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妒少衰生中書舍人峘陳公一怒之力也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為京官者因家京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貨悉令認留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矣雖暴客猶知愛之況他人乎

鳥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為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莊浪山鳥鼠二物同穴同穴而處遂為雌雄行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為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螽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龜雉交蜈蚣多與促織同穴淛東海邊有小蜯名瑣蛣殼中必有一小蠏失蠏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恠矣

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嘗與北人論辨黍之形似

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即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薥秫其餘名秫稭者是已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穄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北人謂黍為黃穄又名黃米粘膩可釀酒則黍之名穄明矣稷與黍甚相似但不可釀酒耳其註鶴云頂赤身白頸尾黑〻羽貫生於翅非尾此皆一時之誤

都指揮本在外方面官京師各衛指揮有功陞都指揮而未得外選者或在京營管事或在各處守備仍於原衛支俸其列銜皆云某衛帶俸都指揮蓋以別京師無方面官此時制也又有軍職犯私罪者例該革任帶俸差操帶俸之名雖同其實無妨近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帶俸字白嫌妄意去之禮部於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權要之地而變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奪自己出者以勢臨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父名晉肅子不舉進士最為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疏闊全不避忌如　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用之楊東里作棠杕似為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從女馮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鴟貍首肉角斷箸使方而銜之呱〻而鳴名曰負版遇之則凶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買以爲佳致蓋盛暑嚼雪誠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 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愼犯罪擧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閒墓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國有恩典誰復爲經營之先生之歿百餘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疏而有閒也

菽園雜記卷四

菽園雜記卷五

吳郡陸容文量著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充之勳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一則夤緣縉雲侯一則夤緣汪直皆 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泛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過其門令人送名貼者遇黠僕應門則皆卻而不受亦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事此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是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閒尚未如此之濫也

景泰年閒吏部尚書王公文戶部尚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文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 上不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欽賜擧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官謚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箑者非是箑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

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　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自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葡萄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為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不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傳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說有見又云其幹耀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時人亦難曉蓋京師種葡萄者冬則盤屈其幹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於庭或種於園所種不多故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咲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

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緯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於鄉人過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直學正家閱福建　縣志書始知為閩人俞應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塘瞿宗吉歸田詩話及袁忠徹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為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沙漠後事應則其國初人與

本朝自己巳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為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又有協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為縝密但近來添設頗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古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水平太平寨青山營蛾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花鎮紫荊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既非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況此輩原無祿食太平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將臣彼亦無能為也或犯吏議則　朝廷又多原之軍力之疲敝軍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恤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為尚寳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酬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粟名之設尸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為講讀之官則符寳所司蓋胥吏務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為近侍之列則尚寳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七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待君子無所爭而為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益其時
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

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為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為衣冠之像甚者又為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
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為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僊最為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為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早西洋曰哈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乜加思蘭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事或都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何寢而不行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　朝廷爵賞靡費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亦何紀極況異時啓釁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人之言也

諸司官　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為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團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

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阯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李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遇出征即量調以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隷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營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葢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从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从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葢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侯不从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葢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

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輙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

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虐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解之怨於林木濟縣王都憲鉞之父既葬被發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至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嘗聞之僚長張文謹云

嘗聞火雞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剖腹取脂〻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灰之木火爇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剌加國貢火雞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炊炭駕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之甘肅之西有蹇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見也火浣布友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譚史劉棟有束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切玉之劍葢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閩都御史朱公英云廣東海鯊變虎近海處人多揺岸為坡候其生前二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按察使孔公鏞云廣西蚺蛇其大者皮甲鱗皴雜生苔蘚與山石無辨搏鹿誤從犀獲則掉尾絞而吞之土人取其膽則轉腹令取畢不傷嚙後復遇人取膽仍轉腹以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署名字大寸許一郎官獻

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為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為王兵侍偉

嘗閲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為首今皆首内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年始及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 御筆矣蓋内閣大臣非止養望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一與會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使與議殆以箝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將軍印奉 制敕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兵官蓋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六軍總於天子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成而不可變矣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豊間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 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収於昔特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

豪強兼併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運粮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

宣宗明燭是弊 詔官田減税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況鍾抗章上請得遵 優旨共減税粮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卹惠養二十餘年歲豊人和况可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加以運漕虧折賠貱不訾民復困瘁况沿江傍湖圍分時多積水數年不畊不獲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税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京師鉅刹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為 朝廷香火院餘有賜額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託結納皆僧官為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京衛武學之東智化寺太監許安葺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讀書解文事時聞禹錫以 國子監丞掌武學事勝則往拜焉禹錫托故不見他日饋茶餅卻之以詩投贈又卻之終始不與往還禹錫可謂剛介之士其賢於人遠矣

湯都指揮胤績博學彊記論議英發為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妄眼空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

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頗號險要適參將負缺兵部以胤績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呼酒共飲適報虜數騎薄城下胤績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來與觀也方出城未遠有胡伏溝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為將官夸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近時一進士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痿吉士自譽善醫具藥潘為洗之因得為御史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箧寄通所封鐍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箧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箧舊衣下皆土墼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耶命毆之通跪請乃令自擔其二箧去時人為之語曰洗鳥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為沮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丘內翰仲深不合丘每投閒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於丘丘因為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為功文達素知葉公然識而已益張其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踈之由是致怨丘之不察也丘素

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胤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憮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入閣地耶及大藤峽用兵　敕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内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以為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户部事體窒礙不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錦衣馮鎮撫珤中官家人也亦頗讀書其家玩器充聚與之交者以馮清士目之成化初為勘理鹽法差揚州城中舊家書畫玩器被用計括掠殆盡濁蠛甚矣吾鄉達有為刑部郎者素與往還亦嘗被其所賣馮死後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

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風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宴會親戚女死父母欲為贅壻禮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葢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廣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迺者都御史李公賓亦以戰車為言兵部重違其請嘗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葢謂鷓鴣啼行不得也李聞而恚之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剜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鋭〻以為珍藏為此等事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揚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　妃嬪重為梳整揚

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文徵明云文貞薨世待郭夫人猶在且不聞有封婢或有之使按文貞元配也婢廷特命制封之其內安得云無此說也衛山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嚴大人雖那夫人即此婢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公一時偶未之考耳

詩螮蝀在東釋者以為天地之淫氣或以為日光射雨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醬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爾則致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旁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狠率僮掘之深丈餘見一肉塊大如釜無首尾蝡蝡而動欲煑之家人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矣虹蜺螮蝀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岡去聲今吳中名鞭撻痕亦用此音其即此字耶

占卦者以錢代蓍其來久矣舊以無字一面為陽有字一面為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為面為陽無字為背為陰有儲泳者以為古銅器物款識皆在背如鏡是已予按此說非也錢之有文為錢設也今印信與宮衛銅牌皆然錢背間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鑄造年月字銅牌背有號數字若鏡之為器主照物不重在文豈可以此為律耶

初過呂梁洪沽頭閘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河流為洪方言也又蜀人謂水口為洪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

雖與漁陽地相近然註云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則
又非矣所謂直沽沽頭益水道之通名亦方言如溇
字本雨不絕貌今南方以為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
道也

病痔者用苦蕒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為度和
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撩苦
蕒頻頻揉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
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効故記之
蕒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禧字有禎篤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之章也
今衣段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䊵七䊵廂面內有䊵
人是人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
致

菽園雜記卷五

菽園雜記卷六

吳郡陸容文量著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淛
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
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名
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
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
淇門其艱益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
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
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
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
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
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
臨清始入御河其艱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
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
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
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
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
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
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糧運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
尚通今濟寧任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季曉諭往來
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
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

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通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蓋欲為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為厲游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為塋招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此字致生邪說至有以厲即古癘字謂巡為掌疫癘之鬼若致道觀塑巡為青面鬼狀世之譌謬如此正由誤解此字故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譌為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譌為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譌可笑大率類此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為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

昭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逐雉者為言其事始知雉亦能為蛟云

京師多尼寺惟英國公宅東一區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門禁嚴慎人不敢入餘皆不然〻有忌人知者有不忌者不忌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禍決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即鎖戶而出至暮潛携酒殽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〻則臞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巧工修尼寺得緹騎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取珠賣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欲屍不可出乃肢解之埋墻下法司奏抵尼極刑而毀其寺今官墻東北草場云是其廢址也

唐季黃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州黃岡黃梅等處皆以黃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篁墩本以產竹得名民以黃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諭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篁墩之名夫大盜如黃巢亦有此善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

永樂間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

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隷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户所二十五領之季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疎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尚書余公議欲再為差官點選時當選處適多鐵鍍職方郎中劉大夏與予力沮之余不能奪其議遂寢

令之所謂左猶古人之所謂右如易繫辭傳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說文註親字云左從辛從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為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為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言宮室位置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覆奏予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力言當卻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

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詒笑於天下後世陳公覽之恐拂　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髯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言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羫醋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為此以愚弄中國耳

莊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閑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躍至　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腦也聞蜈蚣過蝸篆即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東青鷙禽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譏切時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夫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為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法司為刻良可笑也

本朝子為母服斬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情而為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於嫂嘗為制服而程子於嫂叔無服亦嘗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群議不合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北方老嫗八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昏夜出外食人嬰兒名秋姑子自幼聞之不信同寮鄒繼芳郎中云歷城民油張家一嫗嘗如此其家鎖閉室中鄒非妄誕人也秋北人讀如篘酒之篘

一嚬西子臏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衛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鷴想齋詩也程少詹克勤云嘗見作此題者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邵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送水還湫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聯云雨三日不止求之與與之與水一勺之多出乎爾反乎爾亦佳

永樂三年 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時與選者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二十八人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文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為二十九人名庶吉士聞洪武壬子歲嘗選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讀書文華堂後又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諸署若解縉

為中書庶吉士是也而專置之翰林則始於此

天順間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武臣錦衣衛指揮門達最得君而達尤聲勢隆赫傾動中外嘗忌李出己上欲乘隙間之有軍匠楊暄者以工彩漆著名于時一日疏達不法事以聞達因怨於 上云此李賢嗾之也知 上必親鞫密召暄囑之暄懼死陽承順惟謹 上果鞫於內苑山子下暄以實對云事非由賢門達囑臣誣賢臣與賢素不識不敢枉也達由是寵衰而禍作矣古人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觀此可知

童庶子緣京師人善諧謔嘗撰一事云元世祖既主中華令華人皆辮髮綰髻胡服嘗視太學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作綰髻胡服以易之子路不平愬於上帝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名我曰騰吉理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且須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復舊也此即天定亦能勝人之意可謂善謔者矣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蓋國初諸司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中減革行人員數諸司公務差本衙門官出辦行人非册封親王使外國賫捧 詔書之類不差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九年才得陞六品官人多不樂今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三年得選任御史行人頗為增重於前舊

嘗為之語云非進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餽贐不去其濫可知今　朝廷重之人各自重無此風矣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而妒懼其夫置妾常為僞娠以沮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產則一胞為鳥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頃尚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欲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禮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雍御史泰未第時嘗自金陵還陝西道經鳳陽投宿一老嫗家問知是舉子喜云昨夜夢有御史過吾家子其人邪雍後以進士令吳被召為御史陸參政孟昭未第時夫人夢得官參政後果不爽觀此則人之出處信有前定非偶然也

錢原溥學士同自謫所道江西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送之序云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　母后徽號未加得非闕典與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
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
英廟上賓先生遂為權貴所擠而有順德之行
皇上一日御經筵閱講臣獨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吏部召還復舊官予嘗以是質之內閣供奉謝伯寬

云歲甲申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嘗在內書堂教書今之近侍若懷恩輩皆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王倫其入以懷公之力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〻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弘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尚書王驥封靖遠伯天順中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久革爵謫遠地基善革於身後子孫世祿驥一人而已

本朝軍衛舊無學今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廩歲貢與民生同軍衛獨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琦之請也其制學官教授一員訓導二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平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

為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誨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歲予有考校之役至遷安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予戲語云饌有驢板腸即赴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為話者如蘇浙云鹽豆江西云臘雞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河南人諱偷驢廷珪河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

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熱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既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當登嶧山ゝ僧作水飯為供食一蔬味佳問之云張留兒菜令採觀之乃商陸也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彈塗味甚美詳問其狀乃吾鄉所謂望潮郎耳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彼以為珍味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彼以為旨蓄正猶河豚在吳中為珍異直沽漁人剉其肝而棄之時魚尤吳人所珍而江西人以為瘟魚不食世之遇不遇豈惟人為然夫物則亦有然者矣仲裘聞張留乃捭抑也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薦升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上曰吾自知卿ゝ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為何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若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局蹐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閒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常朝諸司奏事御前事當准行者 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病舌澀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施純彥厚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拜禮部侍郎掌寺事尋陞尚書加太子少保

純京師人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可謂際遇之隆矣人有為之語云兩字得尚書何用萬言書

天順間鄉人陳鎬鼎夫為職方郎中嘗談及時事云近得葉與中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時葉公總督廣東西軍務舉禎欲分任其責也因問禎之為人鼎夫云一相口耳與中以誠待物宜有此舉異日必為此人累也予竊記之後禎得位結攜廣人百計譖葉李閣老或之時因言官嘗薦葉入朝僅移節宣府兩鎮不久亦敗矣予於是服鼎夫之先見云近聞于少保薦王偉為侍郎時商狀元實嘗言其非所宜廣然疏已入矣既而于公有不慊意時每自嘆云先見不如商大朴太朴商公舊字也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讎而殺之無別故也奏 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旨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蔽於愚其可哀憐也哉

浯溪浯臺㾃亭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

次山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于結字從水從山從广皆曰吾者旌吾獨有也今按峿㢈字韻書無之蓋制自次山浯本瑯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谿命名曰浯則自次山耳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〻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語之不少貸也在翰林時嘗忤權貴出為安陸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為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恊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〻〻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陳云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〻為徃而不三黜

嘗聞河内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鑷工爬剔之耳中出彩帛碎屑終亦無恙予不之信也近尚書淶水張公惠瘡在告予往問候云一日閒坐忽臂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搯之抽出肉紅一線五六寸初疑是觔詳視[illegible]纖而覺癢遂作矣即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粮餉雖本處歲有徵稅及屯田子粒并黄河一路漕運然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見在海船數少每歲裝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設左右運使各一員從二品同

知二員從三品副使四員從四品經歷司照磨所品級官吏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其職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撿如法整治奏上　太宗有再議之旨遂不行

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絶蕪菁南方種之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州志按菘菜即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產聞之老者云永樂間南方花木蔬菜種之皆不發生發生者亦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不有非復昔時矣橘不踰淮貉不踰汶雊鵒不踰濟此成說也今吳菘之盛生于燕不復變而為蕪菁豈在昔未得種藝之法而今得之邪抑亦氣運之變物類隨之而美邪將非橘柚之可比邪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　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今人有喪剪帛以挍吊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貲江南人家發孝主於勾引人光賁送喪士大夫家亦有為之者此非禮之禮也楊

文貞公遺戒子孫不用此最是

朱文公先生本號晦菴今人稱考亭者亭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考墓旁故名歲久亭廢韋齋愛其山水嘗欲即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文公後作考亭書院以成先志非別號也

開元錢文或讀作開通元寶或作開元通寶本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非明皇開元 閒鑄也今錢背間有新月痕人遂以為始鑄錢時工人呈蠟樣楊貴妃玩視之因有指甲痕此蓋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年號與錢文偶同而附會其說耳按錢志謂為文德皇后掐痕

菽園雜記卷六

菽園雜記卷七

吳郡陸容文量著

予為庠生時嘗以家難赴愬前巡撫崔莊敏公〻以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也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一節為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葉公而知此其肯以證父攘羊之為直使漢高而知此其肯貪天下而分羹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予時亦以為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樂府有括羹詞鄭子美文集有索羹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鄭論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早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興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有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既不知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羹為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末乃引孟子荅桃應之問結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

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踵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　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不使氾濫四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獨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罷官歸工部侍郎杜公謙時為主事治水呂梁遇之獨厚商後被召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杖懇請而解未幾召為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部尚書時葉文莊公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為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譖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為禮部其不同如此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曆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為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

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浸糞廁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沈取埋土中二三年化為清水略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盃飲之其毒自散此法聞之沈通理先生嘗試之有効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歕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輟耕錄言嬸妗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為嬸舅母合而為妗耳此說良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為黯軽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為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即而已字反切楚辭些即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為不律吳人以孔為窟隴又如古人以瓠為壺詩八月斷壺是已今人以為葫蘆疑亦　字之反切耳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襄敏公彬重修蒿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君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夫二儀既分五嶽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月日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辨而明矣不知許公何所據而書之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殆它人依託者

韻書云楚莊王滅陳為縣〻之名自此始此說非也周

禮小司徒有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又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則縣之名先已有之但與今縣制不同耳或謂郡縣自秦漢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廢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臨天下之縣漢因而增置郡國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不同大小覺異耳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為間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後人効之如敍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敍事之文可不慎歟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於守月朔望必延致講書府學嘗令吏饋米於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還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即令人請見繼忠對使者云吾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

喜延之別室請問經義繼忠云此士子之務耳公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邪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何者為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勤王為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慍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于敦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燔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隸污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慍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丈量田地最是善政若委託得人奉公量見頃畝實數使多餘虧欠各得明白則餘者不至暗損貧寒欠者不至虛陪糧稅弊除而利興矣周文襄巡撫時嘗有此舉以屬戶部主事何寅寅日惟耽酒未嘗徧歷田野親視丈量秖憑里胥輩開報輒與准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謂之積出比原數虧欠者皆謂之量同更不開虧欠一項如太倉城中軍民居址街衢河道俱作納糧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畝若干將內二頃九十三畝有奇撥與太倉學收租益縮於城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田也別處

量出多餘者則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統初至今量同者納無地之粮京官家享無税之利是雖何寅貽患於民而文襄安於成案不察其弊葢亦不能無責也寅廣東南海人嘗問其家世已蕩然矣或者為官不忠所事之報耶

府官之制始於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監之官漢因秦制罷郡監以丞相史分刺屬郡謂之刺史景帝改郡守稱太守郡屬有司馬之官後漢有郡主簿五官掾五官掾者無置功曹戶曹決曹賊曹倉曹是也晉齊梁陳竝因之隋改刺史為總管以長史司馬録事參軍東西曹掾司功司兵司倉司土司馬司法司戶諸參軍為參佐而省治中別駕煬帝改總管為太守改長史司馬為通守贊治尋改贊治為郡丞唐改太守為總管又改總管為都督省郡丞置別駕長史餘悉因隋制景雲初罷州都督為刺史天寶元年改刺史為守乾元元年陞州刺史為節度使大曆五年改節度使為觀察使 宋以知州大都督之銜其官屬有通判長史司馬簽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録事司戶司法司土司理參軍政和閒置司儀司兵司功與司録司戶司土司刑為州七曹宣和閒改州為路設安撫使都總管兼本路鈐轄紹興初改州為府以知州為知府設通判三員罷司儀司兵司功諸曹官元改府為路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照磨提控案牘譯史及録事司達魯花赤録

事判官各一員 本朝改路為府革達魯花赤治中提控案牘譯史録事改總管為知府判官為通判而同知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皆仍其舊檢校則建置云

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賤者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而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韙甚矣吳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陞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税徙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世陞多所經畫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業士學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殁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周瑛良石知廣德州時作祠山雜辨其辨埋藏一事云按埋本作貍周禮以貍沈祭山川注云祭山林曰貍之祭川澤則沈之是埋藏者本山澤之祭也其曰今夜埋藏及旦皆無有過言耳考諸本集誌埋藏事謂坎地深廣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舁置坎中蒙以太牢之皮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見贏餘或加縮於初及久後埋藏或值其故穴皆不見其中所有此說未為無理蓋上不見贏餘者平治之也或加縮於初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後埋藏不見中所有者物化也今盜發古塚皆不見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熱則速化埋藏易化地熱故也道流欲神異之故為過

言以駭愚俗耳所云本集蓋祠山舊有指掌集艮石
按而辨之
布衣沈鑒文昭記覧愽洽而放言自廢時目為沈落魄
或問云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
者多是貧賤無福何也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何須
富貴老僧惟寅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
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户役之擾疾
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擾
於户役若身常有疾則不能遂志即是無福比等議
論皆有理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
聞也今所謂皇莊者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歲
計之入有内官掌之以為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
下天地莫非其有倉廩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
以為己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閣大臣中惟彭文憲
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有議乞革罷者
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尚無之
瞿世用御史廵按廣東時嘗寢疾卧内有堊壁一堵一
夕幻出山水圖世用心怪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
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為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
猶見筆跡後數日才滅世用病尋愈亦無他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
莫能制一日含青李於腮給家人瘡瘇痛甚不食而
卧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

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
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喚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
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示之倅巫
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崇信者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閤下靖聞上清下
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
明政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
峨擅德肅爽凝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
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
祀興雲致雨天實冝從轉孽為祥何有不賴嗚呼靖
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
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
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大崩遂欲建義横行雲
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
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人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
妄據欲杖劍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
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
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
何神之有靈然後即請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横之
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紀
載喜其奇而録之聞
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山寺伽藍神三擲珓皆不許遂
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
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

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況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叢祠土偶豈能決哉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炙手可熱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吉祥從子都督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爲求 官力辭不可乾麫衚衕口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而豔都督石彪欲取爲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肎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曹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三老獨免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有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拏殃兒此特里閭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爲女子傅粉纏足其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逸去成化間嘗有嫁一監生者適無隙可逸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爲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教鍼指後至眞定一生家生侄狎之力辭不許生強之乃男子遂繫之于官械送京師法司奏置極刑此皆所謂人妖也

鯇魚字一作鯶味美而子有毒不減河魨子食之能殺人聞蛇亦能化鱉凡鱉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則無毒矣

駙馬都尉本秦漢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止稱駙馬

省文耳然唐人云戚里舊知何駙馬今人數列侯云公侯駙馬伯益詩詞文移取便無妨若君前奏對自當稱駙馬都尉今謁 陵陛辭復命皆云駙馬臣某葢承襲謬誤莫之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猪二頭二尾八足共一脊生即死王主事祿公差至其地嘗聞之知州云

嘗與鄭介菴會飲介菴問魚餒肉敗不宜曰魚爛肉腐而云然何如予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請問何出云不知所出嘗聞之先輩張伯緒如此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始知出於程嘗見晦菴先生稱沙隨爲程丈葢前輩也思問錄於論孟多所發明

同寮劉時雍言其鄉一女染奇病每中夜有物來與交日漸羸憊醫莫能治聞一道士能袪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劍作呪語噀水使舞〻將終叱之去二童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衆危之踰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大蛇頭出頭微有角葢蛟類也二童仆地久而始甦女是夜始安寢病不復作矣道士由是名譽大振後有人召之竟不驗或疑其犯淫汚自壞也夫蛟惡物也昔周子隱許旌陽皆嘗斬蛟疑天地間自有此等神術人能至誠感神則神物爲之訶護而其術以行不然則深淵之底蛟龍之所蟠據人雖氣正而不武非其素優熟由之地而亡生以狥之鮮有不墮其牙頰者矣安望其能提觿

體而出哉

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徒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係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時與選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况學識兼備者必思舉其職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之易制也鹽山王忠肅公素有重望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責矣使為吏部者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過欤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若場屋時文則不以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吴味道處之遂昌人嘗言其家人看稻莊所夜吹篷以自娱忽有大面雉人倚石而聽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為鬼物然未敢發也至三夜乃然炭坐處置鐵筯炭中取篷吹之其物復來乃出其不意取筯刺之急趨水旁去詰旦蹤跡之見一大蝦蟇死水旁刺痕在其頷下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嘗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謔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餂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嘲謔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土兵之名在宋嘗有之　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虜敢於戰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　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吴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成化十六秊四月初二日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雪山移動十七秊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屋搖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至天明約有一百餘次次日午時止廨舍墻垣俱

倒壓死軍民囚犯皁隸二十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僵仆墻垣多傾以後晝夜徐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各處奏報地震無歲無之而雲南之山移地震益所罕聞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之七

菽園雜記卷八

吳郡陸容文量著

襲封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廩給且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左道李資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予聞之頗不平言於尚書余公欲優厚之公慨然曰是義舉也即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時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褲鞋事不下該部即可之時因安王公復為工部尚書余肅敏問之曰府庫衣襖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　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縫製得以尅日起行京衛軍士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歲給與布匹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加此非惟失預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竪其於國體胥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每讀春秋左氏傳列國大夫或論事或諫君動輒陳古制度如指諸掌公父文伯之母雖一婦人而其敘王后親織玄紞以下云云本末不遺如此則當時學士

從可知矣於此不惟見古之人才皆有用之學亦可以占先王教化之盛矣今吏部每選考試監生作經義有不能記本題者任意書平日所記文字塞白名曰請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職云此風自宣德以來已有之矣夫時文與古義雖大不倫而姑恤之政蓋無有甚於此者嗚呼使此輩而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嵇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灤州涉獄古今涖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其善此永平府誌名宦條所載然崑山未聞有此人豈其先流寓它處出身籍貫猶書所自與記以備考

廣陵之墟有五子廟云是五代時羣盜嘗結義兄弟流劫江淮間衣食豐足皆以不及養其父母為憾乃求一貧嫗為母事之甚孝凡所舉動惟命是從因化為善鄉人義之歿後且有靈異因為立廟吳中祭五通神者必有所謂太媽疑即此鬼也噫人莫不善於為盜而亦有風木之思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也況非其真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為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親在而不遵其教親歿富貴而不思者視五子能無愧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胡虜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為禮部侍郎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

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胡虜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也當再詢其所以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嘗在定州適知州送馬神胙因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之不講久矣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為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為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為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堯后蓋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謬為此也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其先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為定居

沈通理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髮並〻相結淩季行言諸御史昌胤家

人遇雷震死偏身衣皆裂成細條其條闊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其脊箭瓦內石灰泥撤淨如掃而瓦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右夏德乾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嘗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俱深入寸許無一差爽崔世用御史嘗知崇仁縣一日雷雨中有物墮譙樓黑色無頭尾其圍径丈餘不久復飛去疑其為雷神此皆平日聞坐客所談因類記之

羣舊作群云

高皇惡君與羊竝命移君羊上㬗舊作䍺云

文皇為夏中舍改書崑舊作崐云崐尹馬文炯欲鎮壓其民改書此鄉俗相傳然羣崑古字觀韻書可知㬗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觀趙松雪書卷見之蓋偏旁上下自昔竝用 祖宗及文炯或者改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進士㬗茂

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賢對以音與陜同因命改姓陜近時山東布政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有警 上覽疏見其名嫌德盛與得勝相近命改名靖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嘗被薦徵上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以理學名有司嘗薦 詔薦上

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薦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誚之云 君恩天地寬度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竟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謙但云襄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辦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閣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 老娘娘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當欲召襄王因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皷閣中 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 太后求之果得於某處已積塵埋沒寸餘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亦以此云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横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戴御史用字廷獻江西高安人未第時嘗延一師於家塾師好為人作訟牒用父卻之其俗凡為師棄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鄰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直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拷掠乃自誣服用家出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踰年忽一

人報其匿處乃俾為嚮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第仕至貴州參議彼衛門禍夫不皆用伍則死於冤獄者豈少乎此典刑者所以不可不敬慎也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先春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縣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下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趺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也

山西之石樓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名小法子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廣東西人善造蠱置飲食中〻之即腹脹死以藥物解之即吐出本形或魚或蛇或蝦蟆而愈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此皆聞之其鄉人皆以為實有者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御史借糧十萬石於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為閩浙襟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無糧其何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鶚知大體云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上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擇配己酉二命相當皆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女卑為婢女又可為奴亦可喜

史傳所載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為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從右胳下小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廵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霍壁縣民家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〻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什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　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為

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數然人衆亦能勝天當時若劉秉忠許衡竇默姚樞姚燧郝天挺王磐輩皆宋遺才也使其能如夷齊之不食周粟魯仲連之不帝秦田橫與其客之不臣漢龔勝輩之不事莽則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與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久安於中國哉然則元君之所以盤據中國九十餘年之久實中華之人維持輔翼之而然也秉忠輩蓋隨世功名之士許公自負為聖賢之學也而亦為夷主屈邪春秋之法尊中國攘夷狄魯齊於夷狄勢固不能攘不仕如劉因可也吾於是不能無責備焉

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註云飲於禁反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為急須飲字誤之耳吳音須與蘇同今稱暖熱食具為僕憎言僕者不得侵漁故憎之王宗銓御史嘗見內府揭帖令工部製步甑云即此器乃知僕憎之名傳譌耳直駕校尉著團花紅綠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鵝帽只孫衣名今人有稱執金吾帽者亦似是而非也

醫士劉溥字原博博學能詩畫士范暹字啓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

原博僅官太醫吏目啓東終身布衣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於是不能無感

崑山五保張某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日饒兄日凋落兄妒之欲俟其出將甘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預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捽其弟舟人懼急榜舟就岸得逸去將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計不行是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證佐必貽害舟人不如且止從之未幾兄一夕瞎至旦目不能開竟成瞽疾而死於貧人以為不道所致云

元制內設中書省外設行中書省故舊時移文中多稱各省今既改行省為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尚有稱省者今之提刑按察司即元之肅政廉訪司俗稱按察使為廉使按察司多扁肅政字皆踵其舊也揆之時制似亦非宜在京各道廳事及在外察院多扁正己字諸司則無之蓋誤讀程伯淳語御史為御史故也不然豈有官者皆不必正己惟御史當然邪

玉篇奇字類如歘乃万俟宿留冒頓可汗閼氏龜茲皆連綿假借餘如袒免星宿之類半是本字未為奇也今記憶類此者書之讀書有得當不一書

於戲（烏呼）委蛇（逶迤）齊衰（咨崔）相近（襍祈）扶服（匍匐）

揚休（陽煦）子諒（慈良）惡池（呼沱）曲逆（去遇）休屠（朽除）

譙訶（誰何）從史（總勇）陂池（坡陀）取慮（趨盧）毒冒（代妹）

子242-232

未嬉妹喜揖濯揖擢魋結椎髻酒削洗蒻厓皆
朱提主池

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內翰季方同游太學俱有文名且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一日季方過陳緝熙內翰適其友李斯式出揖季方愕視久之問故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遣人延斯式至家命工寫其真且以示辰云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也辰字時用博學能詩文與李賓之學士有通家之好李蓷岳之壻云

松江一京官養病家居因星士言某年當死不測日以詩酒盤桓園池間雖比鄰招飲亦不出也一日彈琴假山下石仆壓死閣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為然後數年閣人子有奄入內廷者既貴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之遂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觀望其意至閣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殁威寧伯王公為大同總兵時術士俞姓者一日過職方予問之曰當不久敗矣予問當在何年曰今年未幾降 敕面諭革爵為民安置安陸州

周宗伯洪謨之父嘗為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何瓚與其弟飲民家瓚醉歸失弟所在按於山累日得

之木上問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今見爾輩來遁去矣蓋山鬼也又門生之父鄭老者入深山採藥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數里有人追與鬬云何以割吾耳當見還鄭老巫者有禳鬼術其人不能加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之邀使歸固不肯乃執以歸藥之而醒備言其故如一夢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固多殀死之鬼與木石鳥獸之怪人不知戒故有獨行遇害者凡入深山者須持利刃不宜獨行

吏部尚書歷城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指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者上章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饑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人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賢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舉時乃先掌科掌道官若舉部屬亦先出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稱道者反不與又嘗記戶科給事中李孟暘奉使山西回見代州等處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專其責兵部覆奏已得 旨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內以次升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升欲越次他陞又恐機泄故止覬覦京職者不久果升大理丞後坐其黨謫外任

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污與之善者金帛首飾皆為盜致吾崑真義民家一女將被污女曰淫西其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慭

曰吾心獨不正邪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說有以也

蘇城商人蔡其當泊舟京口見一客長軀偉貌鬚髯被腹鬚長數寸蔽口竊計其有礙飲食乃邀入食肆以觀之客臨食脫帽拔髻中二簪綰其鬚插入兩鬢長歎大嚼旁若無人食已謝去曰感君厚情何以為報今舟中取一木棍授之云倘舟行有人侵侮當以此示之云翁子老官歷篤棍在此彼必退去後行江中猝遇暴客蔡如其言果不犯而去如是者再始知其為暴客之渠魁威信素行於人故也蔡後死九江客聞之賻以白金遣人護喪至京口而去

鈔字韻書平去二聲皆為畧取寫錄之義無以為楮幣之名者今之鈔即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故曰楮幣耳宋有文子會子關子錢引度牒公據等名皆所以權變錢貨以趨省便然皆不言其制惟入中鹽糧有鹽鈔〻之名始見宋史蓋即今鹽引也今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簪剃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部有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金史記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貫名大鈔一伯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季為限納舊易新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其制　本朝沿襲之歟聞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一貫文者每貫直銀三釐錢二文非復國初之直矣其制以桑楮皮為之堅長一官尺橫八寸額上橫作楷書云　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〻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戶部印四圍花紋闌

鐲音蜀又音濁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註云鉦也形如小鐘韻書又云　器今人名臂環為鐲音濁蓋方言也近考之蠋桑蟲一名蚅爾雅蚅烏蠋詩鞗革金厄註云金厄接轡之環形似烏蠋以金為之今女人金銀臂環㫄〻有節而拳曲正如蠋形鐲當作蠋音雖少異其義甚明

里人曾孟源嘗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迷我耳乃堅附其背既登岸負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堅忽變為一版抱至民家叩門乞火燭之乃火焦棺版也劈而焚之深以為不祥自分必死然竟無恙後年逾七十而終

菽園雜記卷八

吳郡陸容文量著

陳宗訓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遇時新品味母未嘗必託以疾忌不一下箸翌旦必入城市買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母心樂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謹有自來矣

雎鳩揚雄許慎以為白鷹郭璞以江東人謂之鶚陸機以幽州人謂之鷲黃公紹識其皆以意求之斷以為即今之杜鵑云自蜀人作華陽國志妄稱望帝所化遂有杜鵑杜宇之名而雎鳩王雎世反不識此正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惟朱子詩傳云狀類鳧鷖最為得之今吳音謂呼雎為堅婚禮好事者必求鴛鴦王雎以備名件蓋非尚珍異鴛鴦取其匹而有思王雎以其摯而有別也

文武諸司之設各有正官主之如五軍都督府則左右都督通政司則通政使大理太常鴻臚光祿等寺則各寺卿國子監則祭酒太醫院則本院使欽天監則本監正上林苑監則左右監正是也近年各以尊官處之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右軍都督府保國公朱永皆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定西侯蔣琬前軍都督府新寧伯譚祐後軍都督府襄城侯李瑾皆太子太保通政使司張文質太常寺劉岌鴻臚寺施純皆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大理寺工部尚書杜銘光祿寺

艾福國子監丘濬欽天監康永韶皆禮部侍郎太醫院則通政使蔣宗武上林苑監則右通政李孜省此亦制度之一變也成化乙巳記

癸辛雜識云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為絕品也此說殆非蓋金銀謂印青紫謂綬或謂所佩魚袋及服色耳古人有金章紫綬紫袍今時文武極品官俱無金印亦無綬又紫為禁色臣下無敢服者惟四品以上緋袍金帶七品以上青袍銀帶此即金紫銀青之遺制也

巡撫官永樂間已有之然僅設於要處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史也景泰以來悉置都御史初意蓋以御史在外多浮薄不遜以此軋之耳以今計之亦太盛矣蘇松等處鳳陽等處宣府等處順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綏等處甘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大同寧夏陝西湖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二十人內署銜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蘇松等處曰總理糧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雲南皆曰贊理軍務山西曰提督鴈門等關保定曰提督紫荊等關順天等府曰整飭薊州等處兵備餘止稱巡撫鄖陽等處曰撫治荊襄流民也凡推舉各邊及腹裏干涉軍務者吏兵二部會同干涉錢糧流民者吏戶二部會同惟總督漕運者吏戶兵三部會同江西福建山東地方有事則設事寧則革之

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虜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疊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薊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恭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總兵湯節充參將此設參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深意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流醫藥有效則奉 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革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列計無所出則請 旨去留由是權移他手而賢否混殽矣

鄉民有子患瘡疹備牲酒禱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其婦翁禱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為其孫禱時婿拜於後怪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婿之子死婿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為笑成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賂中官求援給事以為己物奉以求進由是得升吏部侍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尚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為刑部尚書者素稔長官遂托之納賂尚書之為己謀亦如給事於是去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恚恨疽發項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婿者甚類皆可笑也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為一商所眷商死劉為持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為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嘗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即剪髮解足紈為尼居寶石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貴富之地而淫蘗無恥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類也

朝廷近建三官廟規制弘麗像肖莊嚴其費皆出內帑

子242-236

不煩有司工成日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臣俱往瞻禮蓋　上承母后意而群臣將順之也兵書涞水張公問予三官所由始嘗考之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有疾者令其自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予既以復張公且為詳云水為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為物也今以水與天地並列已為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沈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既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蚩、之民甚矣

大覺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此邵康節先生詩今人呼盛茶酒器為覺有自來矣然此字亦後人方言所增韻書無之

檀弓記孔子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石槨若今合石為之不應若是其難也弘治戊申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洞山寺、下有洞為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讀省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即所謂桓山宋桓魋葬處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阼矣佛殿後有一穴可入石槨約高丈餘其深約五六步其廣半之兩旁又各鑿為夾

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一全山、而刳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蘇長公遊此山時蓋已蕩然全推之餘矣今石壁所刻賦蓋後之好事者為之其稱洞山者以石槨為洞也

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伺送鄉人之喪一人束孝帛一人不束人問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輕束者云斯須之敬聞者質予當以何人為是予曰若論小節二人皆是若論大體二人皆非蓋父母之喪雖出門予問亦不可況可送之出郊乎今既往弔且受其帛矣及出送而曰重不加輕乎如以為禮尚往來使子弟行之可也

唐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鉏曆解云穀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令雨其穀於水也讀為上聲者非

梅聖俞河魨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魨當此時貴不數魚鰕而吾鄉俗語則云蘆青長一尺莫與河魨作主客蘆青即荻芽也荻芽長河魨已過時矣而聖俞云然予嘗疑之後觀范石湖吳郡志始知此魚至春則泝江而上蘇常江陰居江下流故春初已盛出真潤則在二月若金陵上下則在二三月之交池陽以上暮春始有之聖俞所云殆池陽當塗之俗而歐公所謂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為羮則又附會之說非真知河魨者也

觀屬曰閩屬耳然佛書有觀其音聲之文杜詩有心清

聞妙香之句正猶鳥不可以牝牡言獸不可以雄雌言易有牝雞詩有雄狐此文字中活法可以意會而不必泥也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為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為蜃是也或以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傳道之疑以為蜃氣所致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為可禱而得則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其峯巒疊翠蔥蒨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既霽旭日始興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朝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謔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虞邵菴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病歎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壙以為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既而

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續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人盛德直得為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為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元為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文天昭御史之高祖審如是則澤民乃陸公續後身也予嘗觀前代探環覓刀等事猶未之信今觀此文則知天地間異聞不可謂盡無也

楊鐵崖　國初名重東南從游者極其尊信觀其正統辨史鉞等作皆善已若香奩續奩二集則皆淫褻之詞予始疑其少年之作或出於門人子弟濫為筆錄耳後得印本見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賦閑情自附乃知其素所留意也按閑情賦有云尤蔓草之為會誦召南之餘歌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鐵崖之作去此遠矣不以為愧而以之自附何其悍哉香奩續奩惟崑山有刻本後又有楊東里跋語玩其辭氣斷非東里之作蓋好事者盜其名耳記此以俟知者

魏將軍其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　鑾輿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

周和尚廬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步行須髮不白予嘗問其得何修養之術云無他術自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庶與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太倉畫士張蕢年九十餘

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問其何修而致云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者賴此耳無他術也

毘陵謝應芳子蘭嘗論三高祠不當祠范蠡云季膺蓴望吳產也吳人所為東家丘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迹而去其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稇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轉物逐利復積畜累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翛然從赤松子之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為貪為穢亦不為過尚何風節是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讎於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泰伯仲雍延陵季子眞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為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尊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膺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此言與子蘭上饒參政書自志云方議移文

有司會世變而止按此言蠡事大率皆前人所嘗道其言吳有三高人未之思一段則前人所未發也

先儒謂詩傳有本韻不必叶而叶者今細察之信然如吉日三章其祁孔有或群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然有友右皆从又吳人自來呼又為以音但不通於天下耳不必叶也又如隰桑遐不謂矣傳云遐與何同若以聲音相同則今常熟吳音稱何人為遐個是已其引鄭氏云遐之言胡也則又以義不以音矣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南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阜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公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聽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為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冕字士章嘉興人在崑庠時季考月試賞罰明信弟子多所作成　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嘗聞中官談漢府事因問漢庶人所終云初庶人被執錮繫逍遙城一日　宣廟欲往觀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久而神思乃寧始自悔亟命壯士舁銅缸至覆之缸約重三百斤猶覺頂負而動積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亦不知其處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

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
異所未聞也

凡軍前紀功南蠻首三級為一功北狄首一級為一功
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已不升官北狄婦人面與男子
無須者不異故報功者多雜以婦首充數莫能辨也
嘗遇都督馬儀談及此儀云辨之亦有法紀功多文
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婦人俯者男子予嘗
聞水中浮屍男俯女仰此陰陽定體之妙雖人力翻
覆之終歸其舊未知人首亦然儀在邊最久必嘗試
知其然也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
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
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瓻貯酒器言
借時以一瓻為贄還時以一瓻為謝耳以書借人是
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
哉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朝
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封皆
自　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幸免者自天順
間有投匿名奏本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
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意出即縱之未嘗
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季乃有拆封類進
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内臣及勳戚大臣
者本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原奏者

多以虛言受禍　祖宗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
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成化末季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
進奉啓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金夫子弟各以
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
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内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
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白身人得受鴻臚主簿序
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勳戚廝養凡高貲者皆
與並進名曰傳奉盖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
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變修弭廷議革之稽
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
十八人悉革職勒令原籍閑住不再錄用軍職傳陞
者數當倍蓰未暇籍也

鴨脚樹實如杏而其核中之仁可食故曰仁杏今云銀
杏是似而非也

陸展染白髮以媚妾寇準促白鬚以求相皆溺於所欲
而不順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鬚法唐
宋人有鑷白詩是知此風其來遠矣然今之媚妾者
蓋鮮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
鬚髮藥修補門牙法觀此可知矣

菽園雜記卷九

菽園雜記卷十

吴郡陸容文量著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順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為一闋與之既覺猶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霹靂為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職方夢訪李閣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為小詞云風剪〻花枝偃鈴索一聲驚卧大可人期不來半窓明月朱簾捲乙巳居憂時夢為一詩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為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遺如許俱未解其何謂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四舉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舉耳　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於南郊名天地壇壝　上又有大祀殿以為行禮之處闗議禮之初　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雜糅如祭天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

方澤而從以嶽鎮海瀆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既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抑嘗有之而莫能回邪

詩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菴先生之所傳注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為後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穠矣為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為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為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容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為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菴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醫書言瘦人驟肥〻人驟瘦皆不久同年薛為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為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鄱陽一疾而歿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呂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巖水勢湍急最為險惡正統間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閘積水以避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昇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隄岸一百三十餘丈高一丈八年主事謝敬修砌呂梁上洪隄岸三十六丈闊九尺高

五尺下洪隄岸長三十五丈闊一丈四尺高五尺二
十一年主事費瑄修砌呂梁上下牽䌫路若干丈皆
便民美蹟而三人皆遭謗議遂至坎坷葢志於功名
者多不避小嫌無所建立者輒生妬忌當道者不能
察則輒信不疑而廢弃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懲而因
循歲月雖有當為之事一切遷避以免謗議矣嗚呼
仕道之難如此夫
王忠肅公翺一日入　内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
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
敬我不知敬　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
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内豎
談笑自若公遥見之呼主事問曰曽讀論語鄉黨篇
否主事以曽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
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耶葢奉天門　御
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
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言免用宫嬪殉葬此最盛
德事故　憲宗賓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於戲
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萬世之
法程自黄鳥興哀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世出之明
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與者皆上表謝恩凡上尊官皆用啓故
當時有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騈麗之文
襃詔之語其於治體無補　本朝表箋皆有官降定

式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謝
恩表出自臨時撰文上　朝廷封事謂之奏上　親
王謂之啓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六體是以文臣文
集中無作啓者去華就實存質損文亦士習一變也
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須降芟繁體式職方
掌邊務覆奏封事頗多事必引援經史斷以大義比
諸司章奏稍涉文墨葢故事因襲如此至何行宜掌
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大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
人頗厭之予竊以為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賣
弄文學時也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
一切損之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評議〻事條件應引
經史者畧引為證庶使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闡天
順間職方奏内引書曰惟事〻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一兵書抹去乃其有備四字云何用如許字該司云
此經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叱之諸司聞之以為
笑談
車字昌遮切者韻書云輿輪之總名今觀凡器之運轉
者皆謂之車則車字有轉運之義如桔槔汲水曰車
水轆轤挽舟過堰曰車壩紡紗具曰紡車颺穀具曰
風車繅絲具曰繅車圬者歛繩具曰線車漆工濾漆
具曰漆車覘工曰車旋皆以其有機軸能運轉也至
於沛油者曰油車梳工製梳骨角工製簪亦皆曰車
此未可曉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内府貼黄所貼有内黄外

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　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慎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往往有罪大惡極非人所為者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不觀法司招議不知軍職之所以輕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部尚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送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閉風遁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磚石者公益懼乃促畢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但可資觀美而已實無所用或以其葉代荷葉襯蒸麪食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亦不可用也聞豬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其餘剉投池中則已未

之試也

蕎麥之蕎韻書無之本草有之蓋宋人所増耳道藏中有藥石爾雅一卷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荳麥為五芽則此字之來亦久矣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有之今復不見一文蓋銷毀為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直銀三釐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洪武韻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間朝野仍用唐韻

江西一遊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欲自見請以術為戲許之乃剪紙為二刀作法戲之二刀即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動俄而撲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乃收刀而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聞之姜恒頫進士使江西云然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贊均兩浙雜稅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贊以為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宜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贊始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定式贊尋除右司諫終於

京東轉運有子五皋準罩犖罕準之子為丞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澤耶出紹興志

馬尾裠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奓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雖中人所能知而氣數之變事機之來奇怪特出雖上智大賢有莫能預為之測者陳同甫酌古論云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此以定理論也孰知宋之季也元氏入主中夏混一華夷然則宋非中國而蒙古非夷狄耶婦人不可加於男子猶夷狄不可加於中國也在宋之前亦嘗有婦人易姓改號君臨天下如武曌者矣而何獨以中國夷狄槩天下後世而為此確然不易之論哉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人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幻術游貴戚之門嘗從太監王敬江南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百戶韋瑛者嘗為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〻皆怨之直敗調任口外

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嘗掩捕百姓十餘人械送京師告變　上命會官鞫之則皆誣也蓋瑛媒蘖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棄市梟首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膺為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〻逼真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絶之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為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為斂之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閒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賊畫也古人看書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聖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壇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等

禮制頗有窒礙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即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為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邪如以此為戶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邪文達既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為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戶口之登耗無徵而已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一在各縣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麗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污者懼致罪而然後至各府縣徧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蓋 國初糾察諸司讞審庶獄在內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其時御史建員未廣有事則奉命而出事竣即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官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見矣其後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輕且御史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敝於經畫官府之初則廣狹豐儉得以如意為之故其規制多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修飾而華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

至宣德正統以來添官稍多始議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即官府棄地為之故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蓋理勢使然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虛心觀理則理無不燭疑心待人則人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愛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見紹興察院石刻高宗題其下云近見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云云後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權邦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呂頤浩等跋語以為五代之餘遺民赤子新去湯火太宗皇帝哀矜撫綏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云云高宗暨其臣皆直以為太宗所自作誤矣昶全文二十四句詳見蜀志幷吏學指南

幼嘗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喻其故近於溫台等處見國初有為雕青事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繡即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為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為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即文身像也聞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為生文

其身以辟水怪耳盖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尚而傳殘體膚自比島夷何哉禁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為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為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嘗聞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處草青故名青冢朱温弑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漬地處今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唐選法試而銓ゝ而注ゝ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為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知告身非誥勅即今文憑類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黄紙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關防姦偽耳故到任即繳上之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黄絹幼婦外孫齏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竊意操所謂讀非必廟中之碑殆搨本流傳它處者耳其言

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怒之既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構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謂讀碑明矣

莫月鼎像吳門省鑑沈文明寫其自贊云雷霆散吏閒庭世緣若造此道先天後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贊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諱可山當元季之亂弃家為道士嘗從月鼎學五雷行水法遍遊江湖後歸老殁太倉長生道院此像之所自來也月鼎本湖州人殁於蘇州蘇湖志皆載其事宋學士景濂嘗為立傳予近裝潢成軸備書二郡志所載及宋傳於上以為家藏

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　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尚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　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輙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與

毘陵瞿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瞿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瞿已執之為奇貨矣後顏登第為京職瞿每從假貸即應之弗吝人以顏為伏義而不知為其制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銭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恐殺已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為此耶

菽園雜記卷十

菽園雜記卷十一

吳郡陸容文量著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等壇以守禦武官為初獻文官為亞終獻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武官不令與祭禮官之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為民祈福文官職在事神治民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古之刑官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為刑之大者武官不令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然當時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聖此固主春祈秋報之說豈不以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拘抑豈不以古者出師受成釋奠皆必於學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處軍衛但得設學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學官分獻而已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祭而言則今日武官主祭與禮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亦若預為之地者誠可異也

瑯邪郡名韻書云今沂州一曰滁州當以沂州為是齊景欲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是也滁州乃山名耳韻書誤矣

家有化書一冊云宋齊丘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辨云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非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譚峭景昇齊丘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丘出化書授之曰是書之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丘以酒飲景昇醺之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

深淵中奪此以為己書作序傳世後有隱者漁淵獲
革囊剖而視之一人躹睡囊中漁者大呼乃覺問其
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化書沈我于淵今
化書曾無行乎漁者荅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
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煩君將
吾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沈
之齊丘後為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丘奪書
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譚景
昇撰沈淵事若信有之景昇其所謂真人耶

嘗聞一醫者云酒不宜冷飲頗忽之謂其未知丹溪之
論而云然耳數年後秋間病利致此醫治之云公莫
非多飲涼酒乎予實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
飲醇酒醫云丹溪知熱酒之為害而不知冷酒之害
尤甚也予因其言而思之熱酒固能傷肺然行氣和
血之功居多冷酒於肺無傷而胃性惡寒多飲之必
致鬱滯其氣而為亭飲蓋不冷不熱適其中和斯無
患害古人有溫酒暖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興二年己卯胡主忽必列滅宋大興胡教任胡僧
掛迂等滅道教十月二十日盡焚道藏經書是日火
焚胡廟憫忠等寺一十三處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
三人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及張伯淳王磐等五
人北方奉胡教者以非時雷震為懼每年至是日拜
天謝過出歲時類紀此事若信有之神異甚矣但恐
是道家者流附會之說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
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
上任祭告廳花神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多不知
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
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
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意者宋因之
而益嚴耳詳見揮麈新錄

古稱肩輿腰輿扳輿筍輿兜子即今轎也洪武永樂間
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
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間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
三品以上得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
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雇覓
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
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以執一論也

諸司職掌是唐宋以來舊書　本朝因而損益之洪武
二十三年改戶刑二部所屬皆為浙江等十二部後
又改六部子部為清吏司然今衙門名目制度改革
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　國初不同亦多該載
未盡者衙門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屬文選等四清吏
司舊云選部司封等部鴻臚寺舊云儀禮司之類是
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三司今改為順天
府并直隸府衛　承天門待詔觀察使中部國子監
同、欽天監五軍斷事司掌古衞今皆裁革舊有左
右春坊而無詹事府之類是也官員品秩不同如六

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門司務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類是也事體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點軍士飛報聲息舊屬司馬部今屬職方清吏司之類是也該載未盡者如兵部之將官將軍勇士之類是也必得刪訂增廣成書使一代之制粲然明白垂之萬世而足徵可也

鄼有二音一則旰切一才何切皆地名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旰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揚震三鱣事音當作鱓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鸛雀豈能兼致乎近見一詩有只恐留侯笑鄼侯之句一詩以三鱣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嘗聞父老云　太宗初無入承大統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啟之近見姚少師廣孝撰珙墓志有云洪武間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既拜受即沐浴戒行李而起及見　上大悅於是肅恭而前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日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鍾實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即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　上誕膺天籙嗣登大寶因感先生昔言之驗於是勑遣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

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珙別有紀云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觀此則知　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珙之相特決之耳珙字廷玉號柳莊鄞人相術之妙詳見九靈山人戴良所著傳

河南湖廣之俗樹竹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即復茂盛名曰灸樹種竹以成林者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宋勅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神鬼少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立廟表曰始自漢世亦足以示勸矣宋大觀四年八月封為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為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六月封為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封娥父為和應侯母為慶善夫人各有封勑尚存予嘗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神鬼幹事其代言之臣尤為孟浪如漢碑言娥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娑樂神婆娑蓋舞貌其封和應侯勑乃云爾迎婆娑之神至於溺死不亦可笑乎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順真可謂萬世法矣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鎮其館驛鹽場壩堰急遞舖之類皆以曹娥為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給俸二石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

子不准襲令為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即承襲者免調别衛年二十以上者俱調衛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子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予官武選時嘗竊以為 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群雄之手 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難易固當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體似未穩當嘗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

寧波奉化縣有鮚埼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書引顏師古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鉅依反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今埼作鯑韻書並無因印文之誤耳

梁山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家失聲哀

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世傳元荅吉太后寓懷慶時惡聞蛙聲傳旨諭之蛙不復鳴及僧法衍禁蛙池事蓋皆後人附會之說耳吾崑城半山橋人家夏月不設蚊帳而終夜無蚊餘杭抵富陽各縣皆深山茂林中暑月不聞蟬鳴渡江至蕭山界則蟬聲滿耳觸類而長之乃知蛙事之妄也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之句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橫截其上赤城山即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嘗聞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迴奇絕似非人世所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僉憲應昌乘輿往觀跋涉嶺澗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之衝有石隱隱橫亘其下者三橫石之外石勢直下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聲如雷而石橋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崖約長數十步其上中隆而旁殺若鼈背然其下齊平如截橋之下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散激震怒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其幽怪奇絕誠非人間所有又以知石橋本在山下深澗中彼以為懸渡赤城山上石屏

風横截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台人所云其中方廣寺為羅漢出沒之處皆謬妄不足信矣

鴈蕩山之勝著聞古今然其地險遠至者絶少弘治庚戌十月按部樂清嘗一至鴈蕩在山之絶頂中多葭葦每深秋鴻鴈來集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峯瀑布泉頗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峯在馬鞍嶺之東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筆諸峯皆奇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横亘數十里石理如湧浪名平霞嶂靈岩寺在諸峯巑岏中於此獨立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戀裴回不忍舍去回視西湖飛來等峯便覺塵俗無餘韻矣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別有游鴈蕩山記

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蹕南渡端友歿子玠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五頃孫搢文遠萬春洙六十年間俱襲封淳祐乙卯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閒地建孔氏家廟規制視祖庭丙子燬於盜洙遂即其家以祀元至元十九年有詔孔氏子孫寓衢者赴闕洙及弟演子楷入覲奉問勞奬諭授國子祭酒浙東提學以宋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于朝其封爵遂於曲阜弟襲焉

浙江王都指揮澤嘗宿嘉興天寧寺既去有僧入其所處見一蛇蟠榻上乃闔門而出俄而二健卒趨至取其所遺金帶去蓋即僧所見蛇也

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增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兩後鎮守太監李德兵部尚書孫原貞奏坑戶實辦銀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陪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正統間減數止辦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景泰七年實得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兩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三年奉　勑辦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成化五年減數一萬零二百三十七兩有奇因太監盧永之奏也未幾又奉　勑照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監張慶之奏照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以後額辦處州府所屬各縣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溫州府泰順縣九百九十一兩八錢共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比之成化三年額數多九百九十一兩弘治二年減免一萬一千四百兩止辦解一萬零八百四十一兩又禁取額外耗銀三千餘兩從巡按御史暢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覈實其事今人全歸功於彭非也暢後以事調外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記之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釋者謂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

之今之祭禮通行天下器有定數物有定品使易違
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風氣不同土產異宜自有不能
律者如鹿兔北方最易得南方澤國則得之已難今
蘇松嘉興二祭鹿兔皆買之鄰郡價亦頗費廣東全
不產兔每以胡孫代之聖人知周天下而猶如此然
則堯舜猶病亦勢然也

廣西有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著男陰
即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
此水乃蚺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姚
燧少年好淫藥被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即其脂
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張御史云成化間盜發韓魏公冢得金銀器頗多黃金
帶至三十六腰其富可知予意此帶必是君賜若其
自置則失之不儉受之人則失之不廉以此殉葬非
徒無益而反害之魏公在當時偉然人望也必其子
孫愚昧致有此耳按葉文莊嘗問永寧倉官言魏公
墳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回嘗建趙王
府鑿煉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此當是公為山西參
政在宣府修理八城時所記則魏公冢被發久矣此
蓋別一韓姓者

客商同財共聚者名火計古木蘭辭云出門看火伴火
伴皆驚忙唐兵制以十人為火五十人為隊火字之
來久矣今街市巡警舖夫率以十人為甲謂之火夫
蓋火伴之火非水火之火也俗以火計為夥計者妄

矣

高皇嘗問劉三吾所居山川形勢三吾具言其家所面
峰巒甚奇乃圖以上　上笑云何用如許以筆視山
峰尖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火起處悉
擊去意者　聖天子動與天合而然耶聞之劉時雍
云

成化間山東魚臺縣民穿窖得古冢中一甕取以貯水
貯之輒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樹上時嗚嗚作聲民
怪而破之後有識者云此寶器也一鏡照野外數里
村落人畜皆見縣官聞而取之浙江督漕張都指揮
洪嘗買其石挪二板親聞其事

投壺射禮之變也雖主樂賓而觀德之意在焉後世若
司馬公圖格雖非古制猶有古人遺意近時投壺者
則淫巧百出幾無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
畫卦過橋隔山斜插花一把蓮之類是以壺矢為戲
具耳予初時於燕集見人寫字畫卦亦嘗為之後即
慙悔雖違衆不恤蓋非欲自重亦以禮制心之一也
近見鎮江一倅有鐵投壺狀類燭檠身為竹節挺下
分三足上分兩岐橫置一鐵條貫以三圈為壺口耳
皆有機發矢觸之則旋轉不定轉定復乎投矢其中
昔孔子歎觚不觚其所感者大矣今壺而不壺能無
感乎蓋世之衒奇弄巧廢壞古制至此極矣豈但投
壺之非禮而已哉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

為鄉約凡為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
強梁者一二人皆被執而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
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為羅倫從
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今幸而不受
顯戮然殺人之名沾污案牘傳道人口寧不為文法
吏之所詆笑哉借曰起自草茅未嘗讀律然臣而作
福作威及非士師而殺人者經傳具有明訓而妄作
如是何邪予初聞此不信近審之劉方伯時雍乃知
誠然未嘗不深為之惜也

花蕊夫人有二以宮詞著者本蜀主孟昶妾費氏宋太
祖取蜀收入掖庭其有墓在閩之崇安者本南唐宮
人隨後主歸宋選入後宮太祖以其亦能詩謂之小
花蕊云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
子一人為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
遷寅緣其族子求見恩笞其族子而拒之都御史王
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火者二三人以頭拄其腰
而出之越卒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為吏部皆
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寵　上將有廢易意召恩
與謀之恩叩頭曰此　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
朝時當與內閣大臣議之　上以為然明日將臨御
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　聖旨驚
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遣司香　皇陵
今上即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內閣文臣之設始於永樂年間此予所舊聞故弘治初
論事嘗及之近聞李子易內翰云嘗見　太祖實錄
洪武中黃子澄齊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講
同在內閣意者其時備顧問而已未必若後來諸公
寵任之隆得專政柄也

溫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
一妻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以其孤立恐不能養
也既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為記日暮兄先懸巾則弟
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兄不入故又名其地為手巾
嶴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割其地屬焉予初聞
此風未信後按行太平訪之果然蓋島夷之俗自前
代以來因襲久矣弘治四年予始陳言于朝請禁之
有弗悛者從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司出牓禁約
後有犯者論如姦兄弟之妻者律　上可之有例見
行

菽園雜記卷十一

子242-253

吳郡陸容文量著
新昌嵊縣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後始挿秧〻已成
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拆裂不恤也至七月盡八
月初得雨則土蘇爛而禾茂長此時無雨然後汲水
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則稻科冷瘦多不實
生予初不知其故偶見近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問
之農者云〻始知觀風問俗不可後也山陰會稽有
田濱塩滷或壅塩草灰不然不茂寧波台州近海處
田禾犯鹹潮則死故作碶堰以拒之嚴州壅田多用
石灰台州則蝦螺蚌蠣蛤之灰不用人畜糞云人畜
糞壅田禾草皆茂蠣灰則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嚴州山中濩田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
尺如其度為輪〻之輻以細木幹為之每輻出栒處
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
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
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
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
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蓋利器也夫桔槔隨
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踞之巧無
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
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
取焉漢陰抱甕之說特憤世疾邪之所為未足以喻
廣大也

馮婦善搏虎卒為善〻士則之句野眾搏虎〻負嵎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近見嘉興刻
本點法如此頗覺理勝蓋悅之者搏虎于野之眾笑
之者則之〻士也前後相應

廣西有庹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庹既與
度似而又從尺疑即此歟陝西有夯字音罕持物也
奋音胎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為奋子廣東有㐭字音
李平聲老年所生幼子曰孥音少杭人謂男之有女態
者婔音其細反謂子之幼稚者𭧂讀如撼恨其人而
欲害之〻辭越中有此等字往〻於訟牒中見之

世傳水母以蝦為眼無蝦則不能行云蝦聚食其涎因
載之以行近閱溫州人云水母大者圓徑五六尺肥
厚而重一人止可擔二筒頭在上面正中兩眼如牛
乳割之中各有小紅蝦一隻故云以蝦為眼前說非
也又水母俗名海蜇直列反但不知為其字松江志
作海鮓或作海蜇翰墨大全作海蛇按蜇蟲冬伏也
螫蟲傷人也皆非物名亦非直列音蛇音除駕本草
作蜡音同音雖非直列實水母之異名溫州人又呼
水母為鮓魚鮓字無義豈即蛇音之訛耶

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人始著書人姓名然其
書多是名公親筆宋以來書者篆額者皆具名　本
朝碑記惟勑建并士大夫家所制者皆名公親筆其
餘多是盜書顯官之名以衒俗耳且撰者必曰撰文
書者必曰書丹蓋分行以書湊篆額字耳職銜字多

少不一又必上下取齊中多空字古意絕亡矣予近
令人書碑記獨不然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
隱士所居而名近遊焦山讀徐武功壯觀亭記云古
稱金鰲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戸即今京
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淆譌故郡志無考然
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嵒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
門爲可證焉是以金山爲金鰲焦山爲浮玉矣疑而
考之郡志及它紀載則金鰲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
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蓋宋元人所
書武功所云不知何據

清風嶺在嵊縣界宋末台州王節婦被虜至此投水死
嶺本名青峯後人高其節改今名事具李孝光所作
傳及士大夫紀述揚廉夫獨立異爲詩云界馬馱〻
百里程青峯後夜血書成只應劉阮桃花水不及西
陵漢水清葉文莊記夏憲使言昔有人以王節婦之
死爲無是事作詩非之其人後絕嗣詩云嗑指題詩
似可哀斑〻駁〻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
軍馬上來正與廉夫意同絕嗣未必係此然貞女節
士正倫生忍恥之人之所惡聞必欲陰伺疵釁而壞
之者也厚德之士其忍爲此輩助虐耶

今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
示激勸即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國初惟有孝行
節烈坊牌宣德正統間始有爲進士舉人立者亦惟

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
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
之家以此爲勝門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干求上司
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
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吳紀聞閱之見宋蔣侍
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
及者吾崑山鄭介菴晩年撤去進士坊牌云無遺後
人笑也

今人以猜拳爲藏鬮〻音楊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元
共藏鉤顧愷之取鉤桓遂勝或云漢鉤弋夫人手拳
曲時人效之因爲此戲然不知鬮字何從始也

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
遲阻風中酒過年〻東坡詩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
人作去聲如中風中暑之中非也

溫州樂清縣學舊有三賢祠三賢者宋賈司理如規錢
孝廉堯卿王龍圖十朋也如規字元範補太學生初
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靖康之難身先諸
生不肯逃避族里賴之時稱尚義者必曰賈司理堯
卿字熙載吳越王七世孫孝友夙著紹興間舉孝廉
未仕卒十朋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第一學業純正後
以龍圖學士致仕其祠舊在大成殿戟門之右後人
因其廢易爲神廚弘治三年予按部至謁廟訪求其
處欲復之無隙地戟門之左有梓潼神祠云是洪武
間黄教諭所建命撤其像復作三賢神主而增入

本朝章恭毅公綸改曰鄉賢祠不限其數以俟來者

普恒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遠二百里餘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〻有發願渡海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遂以為大士化身之應餘姚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相其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為大士應驗予謂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託鬼神協助以全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恐人議己故詐為此說以聾瞽愚俗耳不然福善禍淫神之常道設使不擇是非求即應之豈正神哉普恒落伽華言白花此山多生山礬故名今人於象設大士處扁曰補陀勝境特磔島夷一白字耳義安取哉山礬本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如礬王荊公始以山礬名之

憧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為獃杭州以為憧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拘小節杭人呼為吳阿憧嘗自云我死大書一名於墓前云大明吳阿憧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蓋初登第時聞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時用下世亦數年矣雖出一時戲言亦可見其曠達昨檢韻海偶得此字而記之

兩浙塩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隔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紹寧温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

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塩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塩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塩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塩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價觧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塩易發散故其利厚觧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觧京銀每一大引折銀三錢五分俱便竈戶凡塩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為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攤在攤場仍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十擔挑積高阜修為方丈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口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橫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遇雨水之故也

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寬淺者謂之鐵盤竹編成者謂之篾盤鐵盤用石灰粘其縫隙支以磚塊篾盤用石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夜可煎三

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可得四乾大盤難壞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盤易壞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各有所宜也

高憲副宗涎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譬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鮮也一遇優人插科打諢作無恥狀君子方爲之羞而彼則莫不歡笑自得蓋此態因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何以異此〻言可謂長於譬喻者矣

嘗聞吳文恪公訥爲御史巡按浙江時壞秦檜碑而未知其詳疑其爲檜德政碑及來浙江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往觀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壞即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學術之正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載否因錄以記之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龍眠麐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

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溫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

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粮直抵京通二倉也

禹廟在會稽山下規模弘敞塑像工整所謂窆石者相傳為葬禹衣冠處其石形稍類鐘刻篆已剝落不可辨矣南鎮之廟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嘗語府官當去像留主為合禮意彼以為自國初以來有之似不可毀嘗思之孔子與諸賢皆人鬼 高皇初建國學時皆革塑像用木主嶽鎮海瀆不可以形像求者豈令用塑像邪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正祀典詔下有司無識失於改正耳决非朝制也

劉時雍為福建右參政時嘗駕海船至鎮海衛遥見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鰍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鰍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舟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沈下少頃則滅没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木者其背鬣也

古人謂墓祭非禮故禮無墓祭之儀朱子亦嘗謂其無害於義蓋以孝子感時物之變有不忍遽死其親之心不能不然此說是也抑又有可言者葬後題主謂親之神魂已附於主故凡有事薦祭惟主是尊是親然為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為親之體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載安知

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於此乎蓋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禮而不行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

蘇東坡有云紫李黄瓜村落香黄瓜今四五月淹為葅者是也月令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非今作葅之瓜其實小而有毛本草名菝葜京師人呼為赤包兒謂之瓜者以其根相似耳今人以其與苦菜並稱遂疑即今黄瓜而反以黄字為誤木綿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可貯茵褥蘇州人稱攀枝花者是也今紡織以為布者止可名綿花雲間通志以為木綿花蓋踵蔡氏誤耳又嘗見一士人家葵軒卷中記序題詠皆形狀今蜀葵花蓋不知傾陽衛足自是冬葵可食者詩七月亨葵及菽公儀休拔園葵皆是也古人文字中記載名物必攷覈精詳故少有此失

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群鼠與貓鬬貓屢却全卧見之以物投鼠不去起而逐之才去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貴富之家於樓前種樹接各色牡丹於其杪花時登樓賞翫近在欄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兵部尚書王公恕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王公與友善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文泰

與公有怨上書訟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諷人為之彰一已之善顯　先帝之過以印本封進　上不罪公令燒毀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予謂板刻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而公以老成位冢宰初無禁止之言坐致奏訐以罷不亦深可惜哉

廩生久滯宜擇其行撿端謹學業優長可當科目遺材者善為疏抜之計不當專論其齒宣德中從胡忠定公濙之請起取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一行之皆姑息之政也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又有他途進者雖科貢之士亦為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校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撫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以姑息結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軍功受賞猶以為恥而近時各邊巡撫文臣一有克捷則以其子弟女壻冒濫陞賞要君欺天無恥甚矣予所見大臣不以軍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肅敏二公而已白薨後其子續陳乞官之余薨後　朝廷欲官其子以子寘舉人乃官其孫

近至溫州訪問前任知府之賢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淵為稱首蓋其廉能之譽初非過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故民猶稱之若所謂却金館之作則不能無意於沽名故今往來題詠者誅心推隱無已此所謂求全之毀也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為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無筭而內府貴臣視之初不以為意也聞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內府以官紙糊壁面之歛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間國子監生課簿倣書按月送禮部倣書發光祿寺包麪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鰲山烟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榜紙為之其費可勝計哉世無內官如此人者難與言此矣

王冕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斧神像爨之一鄰家事神惟謹遇冕毀神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歲無恙祠像者妻孥沾恙時々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冕屢毀神々不之咎吾輒為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為笑談

王琦字文璡仁和人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為之丕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才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貧晏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為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戶有饋非故舊不受即故舊至數亦却之鄰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於心耳雖饑且寒無不樂

也何啻之有天順間竟以饑寒卒杭州守胡濬聞而予之告布按二司爲祀之於杭學鄉賢祠出祠錄

景泰間温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時歙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磔其肉忽一轉動溺水死者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而去疑其龍類也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数千尾皆無頭蔽江而過民異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齧去其首然齧而不食其多如許理不可究予宿雁蕩聞之一老僧云

商文毅公輅父爲府吏生時知府夜遥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翌旦問群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爲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間仕至兵部侍郎兼春坊太學士入内閣天順初罷歸有翁善太素脉公命診之云歇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數年致仕

菽園雜記卷十二

菽園雜記卷十三

吳郡陸容文量著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朴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絶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桕麻苧紹興多種桑茶苧台州地多種桑桕其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穀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絶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爲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俗矣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温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魚皆聚之它如健跳千戶所等處固有之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温台寧波之民取以爲鯗又取其膠用廣而利博予嘗謂瀕海以魚鹽爲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蕃以啓邊患如閩廣之弊則無之其採取淡菜龜腳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啓患之理此固職巡徼者所當知也

西湖三賢祠ゝ唐白文公樂天宋蘇文忠公子瞻林處士逋也樂天守杭日嘗築捍錢唐湖鍾洩其水溉田

千頃復修六井民賴其利子瞻初通判杭州後復為守開西湖作長隄中為六橋又濬城中六井與民興利除害郡人德之林處士則以其風節之重耳考之郡志郡故斥鹵唐興元間鄴侯李泌守杭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民受其惠則杭之水利興自鄴侯而白蘇二公之所修濬者其遺蹟也知有白蘇而忘鄴侯可乎竊謂三賢祠當祠李白蘇三公以遺愛和靖則別祠於其舊隱巢居閣或四照堂以表風節斯於事體為得宜也

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為業其造法採楮皮蒸過擘去粗質糝石灰浸漬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復蒸之濯去泥沙曝曬經旬舂爛水漂入胡桃藤等藥以竹絲簾承之俟其凝結揭置白面以火乾之白者以磚板制為案阜狀圬以石灰而層火其下也

西湖相近諸山如飛來峯石屋寺烟霞洞等處皆岩洞深邃可愛然每處刻佛像破碎山壁亦令人可厭飛來峯散刻洞外石屋寺刻洞中大小至五百餘像烟霞洞所刻尤多蓋皆吳越及宋人之製予烟霞洞詩有刻佛過多清氣減之句正以其可厭耳

溫茶即辟麝草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煎能愈毒瘡

貓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服之治噎塞病有效聞

貓生子後即食胎衣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稍遲則落其口矣

國初賜謚惟公侯伯都督凡勳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謚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鮮有不得謚者古之謚必有議　本朝無此制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率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氣敦厚士風獎勵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務其中起造屋宇尤為害事蓋上官估費動輒銀幾千兩而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所費無幾侵漁實多是以虛費財力而不久復壞此所謂害事也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為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

歐公記錢思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宋公在史院每走廁則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外聞此雖足以見二公之篤學然溷廁穢地不得已而一往豈讀書之所哉佛老之徒於其所謂經不焚香不誦也而吾儒乃自褻其所業如此可乎若歐公於此構思詩文則無害於義也

癸辛雜識解匡衡說詩解人頤以俗語兜不住下頦之說為證且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頤解而辛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

甕此說過矣解音蟹如淳註云笑不止也又柳玭戒子弟書有云論當世而解頤言不學者閙論世事不能置喙但解緩頤頰而笑耳盛樊二事偶過喜而有此異當時聞衡說詩者豈至此哉

尚書錢文通公譜略云奪門報功頒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問為誰府君曰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盍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愚謂子為天子以天下養茍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但論功邪使
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邪文通之言未為得也

剪燈新話錢唐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閙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嘗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閙近時一名公作五倫全備戲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見亦不知清議何如也

前代稱祖父母為王父王母父母歿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
本朝有禁也嘗見題無官神主稱處士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葢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

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攜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既以為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既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蓋音閤雍去聲之類皆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費隱之費蓋讀作蘖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聲說文水轉穀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衛濟本去聲此衛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聲水名也今雖士大夫多不能辨

瀋王府長史王庭子同學友也仕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盌頓甦遂日飲之病勢漸退易醫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兒疾藥可治王尋取煎液飲之痛不可忍俄頃洞泄迸出一蟲長丈餘尋愈此二人殆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默祐之邪

輪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即以和酒煎服無產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胸膈不利眼痛頭痛輒飲此物無不見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

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室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之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為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餕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得官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　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脈自與支子相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淩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落序班董進御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視之乃

芟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順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也瘡果不痊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為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義仲良貴文仲子英也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原郡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呂敬夫稱東倉即太倉漫錄廉夫原叙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郭翼字羲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為舉子業專資以為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間風流姿媚者不在王臺下也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嘗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為片玉山人云

袁華字子英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縉紳間如三峰月寒木客嘯丹陽湖深姑惡飛皆膾炙語也又如銀杏封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蚕春可稱才子矣

顧晉字進道仲瑛次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法有王山之風云

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貲雄

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爲
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季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
其家者也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
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張希賢字希顏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好
古物圖畫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毋所顧
惜趣尚可知矣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清
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度黄
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之其翰墨法歐
楷章草皆灑然可觀
秦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強記不妄交隱居著書尤
好吟咏古樂府如精衛望夫石律詩如吳栢王岳鄂
王諸篇的〻可傳者也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倉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習
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倡和其作詩故清絕云
其餘吳士則陳謙子平沈右仲說張簡仲簡馬稷民
立張田芸己顧敬思恭張守中大本周南正道陸繼
美繼之富恕子微繆保牀正嚴恭景安強珇彥粟釋
椿大年璞良琦也
公廨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墻高
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闊五十丈州
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廨後起蓋房屋與守令正官

居住左右兩旁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廨東另起蓋
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廨西起蓋
館驛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欽定制度
大約如此見溫州府誌
初至嵊縣問嵊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嵊如四馬四
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耳考之縣誌韻書皆
不具此說偶閱蘇州誌齊張稷爲剡令至嵊亭生子
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
人耳
司寇林公季聰爲給事中時有盛名冢宰尹公同仁嘗
問汀州守張公靖之云自宣德以來六科人物公以
何人爲第一張以季聰爲對尹云葉與中當是第一
人靖之嘗爲予道之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葢不能自
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後世遂定以天子
稱陛下諸王稱殿下宰相稱閤下今平交相謂亦稱
閤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今人過主事稱主
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邪至若給
事中與古中黄門小黄門監察御史與古繡衣直指
稍不同今聞稱給事中御史輙皆不喜大抵黄門繡
衣隨俗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
一通計束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之
盛者多以丙戌爲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

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為令章懋黃仲昭莊㫤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己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劾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多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為尤盛也

同寮嘗會飲予官舍坐有譽威寧伯之才美者劉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為善及在纇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為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為之肅然

宋與金人和議天下後世專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固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無雪恥復讐之志檜之姦有以窺知之故逢迎其君以為容悅以固恩寵耳使高宗能如句踐臥薪嘗膽必以復讐雪恥為心則中原常在夢寐其於臨安偏隅蓋不能一朝居矣恢復之計將日不暇給而何以風景為哉今杭之聚景玉津等園云皆始於紹興間而孝宗遂以為致養之地近遊報恩寺後山頂有平曠處云是高宗快活臺遺址又如西湖喫宋五嫂魚羹之類則當時以天下為樂而君父之讐置之度外矣和議之罪可獨歸之檜哉

韻書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近

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謂四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戈果過郭鉤苟遘穀之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為牽合者也蓋質本真之轉拂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穀本公之轉耳脂轉質非轉拂未為不可但韻中他字多轉不去況戈果過若轉入聲當是谷不當為郭鉤苟遘若轉入聲當是草不當為穀也

書為六藝之一書學不講亦士大夫一俗也如周布政㫤其弟蘇州同知㬎南京戶部孫郎中昱其弟餘杭知縣冕皆不識冕字又刊有刪除之義如隨山刊木并堙木刊不刊之典之類是已今人雕刻書版皆謂之刊殊非字義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來遠矣六書有諧聲梨之從利榴之從留桃之從兆猶鵞之從我鴨之從甲雞之從奚可類推也近世作本草衍義補者曰榴者留也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則不通矣當各言性味可也

近嘗行桐廬道中見一婦臨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水闊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為其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遂免其送令往取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見陳婦勤爽將圖之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倍詰旦盍從吾試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銜去矣婦不信號哭不寐

漁者毋説以甘言欲令為兄婦〻不許且言將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猴殺之猴以弃之水婦以埋之廢冢中踰二宿婦復生覺有人蹴其旁大呼云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見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攻潰而出始知空擲中也於是往來奔走候〻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云至是案令有司捕鞫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弄猴篋圖窜投之火〻不能焚皆得實状漁者兄弟並論死是亦非偶然也近閭里俗傳道子嘗聴見訴冤親斷其事若神明者皆妄也

松江韓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脱不能行二蟹舁以過斷因歎曰人為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折斷終身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峰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罥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〻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脱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菽園雜記卷十三

菽園雜記卷十四

吳郡陸容文量著

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舊土記取南枝此種竹訣也知此則鄉俗以五月十三日為移竹之候者惧人多矣又云十人移竹一年得竹一人種竹十年得竹蓋十人移者言其根抵之大即多留舊土之謂也癸辛雜識有種竹法又以新竹成竿後移為佳嘗聞圃人云花木在晴日栽移者茂盛陰雨栽移者多衰今人種藝率乘陰雨以其潤澤耳然圃人之説蓋有驗者不可不知

吾鄉布衣沈先生名與字孟溫洪武中其家坐累謫戍雲南之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該博留教子弟時年幾六十目已昔終日端坐與諸生講解四書五經章分句析亹〻不倦微辭奥義亦多發明後還雲南所著有稽言録崑岡文稿釋奠議太倉在勝國時崑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學之士後因兵燹隨州西遷自設兵衛以來軍民雜處人不知學今文學日盛固由學校作養之功而其講説來歷實先生有以啓之也其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為先聖稷契為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

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為先聖皋陶伯益為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贊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為先聖伊尹仲虺傳說為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為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為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為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惟祀孔子一聖顏子至諸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惟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為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陳其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殽飣如雞鵞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蝌螯湯以螯小不堪盡弃之水狎一妓為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拋水中重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而蕩產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纑自給鄰翁憐其勞苦持白酒

一壺豆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日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殺我矣

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地居此者所繫尤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遮於路云免入請回公徑出翌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大璫至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昇夫以非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送辭博野劉公之去一內使至其家促具疏辭是在　朝廷雖失體貌必諸　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皇貴妃同族博野以誤張巒鐵券文過遲致嫌謗也未知然否

高皇審集畫工傳寫御容多不稱旨有筆意逼真者自以為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揣知上意稍於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進上覽之甚喜仍命傳數本以賜諸王蓋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又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閭百戶者除至蘇州衛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云在　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真已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為其官壬午年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為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見杭州志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

縱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為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 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 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閣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丘祭酒先生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 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上工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無補可也

京師有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角江西名樹背張風蓋穿窬之行也士人熟於囑託公事者此行亦忍為之鄉里前輩為縣官不入官府囑事者刑部主事吳凱相廣進士鄭文康時又吏部侍郎葉盛與中刑部郎中孫瓊蘊章浙江副使張和

節之而已閩山東布政龔理彥文福建副使沈訥文敏皆端士然皆卒官乎未之識也

宋葉文康公時著禮經會元於周禮大義多所發明其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為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公設官之意何補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㡛氏雖闕何害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而未有為此說者亦卓識也

丘氏蘇人俞欽玉之妻也欽玉故刑部尚書士悅子頗知書而輕財好色嘗以丘無子置妾七人丘待之慈惠而防之則嚴每旦暮出入房闥皆有節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許入中門成化間欽玉遊京師客死教坊妓家丘待眾妾益厚而制馭益嚴寒暑終存其有子者二人餘悉嫁之二子皆遺為府學生云吾待汝無厚薄成否汝之責也丘之父兄皆不拘禮節之士懼其有所窺每至必先出中門延之別室飲食之自欽玉死家無妾貴而門無雜賓俞氏已衰而復振者皆丘之力也

杜律虞註本名杜律演義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所作也後人謬以為虞伯生所注予嘗見演義刻本有天順丁丑臨川黎送久大序及伯成傳序其畧云注少陵詩者非一皆弗如吾鄉先進士張氏伯成七言律詩演義訓釋字理極精詳抑揚趣致極其切當蓋少陵有言外之詩而演義得詩外之意也然近時江陰諸處以為虞文靖公注而刻板盛行謬矣其桃樹等篇來行萬里等句復有數字之謬焉吾臨川故有刻本且首載曾昂夫吳伯慶所著伯成傳并輓詞敘述所以作演義甚悉柰何以之加誣虞公哉按文靖歲居禁近繼掌絲綸嘗欲攟析詩書彙正三禮弗暇獨

暇為此乎楊文貞公固疑此注非虞惜不知為伯成耳嫁白說坡自答難免哉

近得晦菴先生同年録因得以知宋科擧之制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勅差知貢擧官一人同知貢擧官一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點檢試卷官各一人續差對讀畢克初覆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牋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録九人掌儀二人典客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李延季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編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擧娶劉氏曾祖絢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王鄉三桂里父為戶

闘葉子之戲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予游

崑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閱其形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万貫以上皆圖人形万万貫呼保義宋江千万貫行者武松百万貫阮小五九十万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万貫混江龍李進七十万貫病尉遲孫立六十万貫鐵鞭呼延綽五十万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万貫賽關索王雄三十万貫青面獸楊志二十万貫一丈青張横九万貫揷翅虎雷横八万貫急先鋒索超七万貫霹靂火秦明六万貫混江龍李海五万貫黑旋風李逵四万貫小旋風柴進三万貫大刀關勝二万貫小李廣花榮一万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強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絕倫之人非也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如羣盜刼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為利所迷自不悟耳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閣老丘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為像後又為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則前此固有為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為坐耳按晦菴先生跪坐拜説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師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倣文翁石像為小土偶以來觀此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以來已有之矣

種柏必須接否則不結子結亦不多冬月取柏子舂於水碓候柏肉皆脫然後篩出核煎而為蠟其核磨碎入甑蒸軟壓取清油可然燈或和蠟澆燭或雜桐油製傘但不可食〻則令人吐瀉其查名油餅壅田甚肥

苧每四五年一種〻須八九月去舊根取當年旁生枝為佳久不更種到老根生白蟻傷之種法先鋤地作溝用污泥壤壅每溝約疎五六尺或一尺五月刈者名頭苧七月刈者名二苧九月刈者名三苧如茂盛亦不須待至此月及其未生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風可也若過時而生旁枝則苧皮不長生花則老而皮粘於骨不可剝遭大風吹折到皮亦有斷痕而不佳矣凡將刈先以杖擊去葉然後刈之落葉既壅于根久而浥爛到地亦肥刈後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剝重皮漚水中一時取起以鐵刀戛去粗皮陰乾若曬乾則硬脆不堪績矣雨後刈者尤潤而佳〻法以時但一面著刀以指按粗皮於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後製苧稍暇須灌糞一度又以污泥覆之則肥而收刈可以及時大率織布以頭苧為尚二苧滋潤而便於績者耳三苧尤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複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惟於頑石中隱見礦脈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同精麁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籮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三二兩少或三四錢

礦脈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久而方闊者有礦脈中絕而鑿取不已復見興盛者此名為過壁有方采於此忽然不現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蟇跳大率坑匠採礦如蟲蠹木或深數丈或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攜尖鐵及鐵錘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錘尖惟燒爆得礦〻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沈於底者謂之麁礦肉若細粘與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麁留取其精英者其麁礦肉則用一木盆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璀璨星〻可觀是謂礦肉次用米糊搜拌圍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團次用烀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即投窖團入爐用鞴鼓扇不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浮於面凡數次爐炮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烹鍊既熟良久以水滅火則銀鉛為一是謂鉛駝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駝於灰窠內用炭團疊側扇火不住手初鉛銀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面有烟雲之氣飛走不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

鈚之乃銀熱烟雲雲花乃鉛氣未盡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惟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坯乃生藥中密陀僧也

青瓷初出於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窰與劉田相去五里餘外則白鴈梧桐安仁安福綠遶等處皆有之然泥油精細模範端巧俱不若劉田泥則取於窰之近地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蓄木葉燒煉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細者合而為油大率取泥貴細合油貴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器或模範成形候泥乾則蘸油塗飾用泥筒盛之寘諸窰內端正排定以柴條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烟即以泥封閉火門火氣絕而後啓凡綠豆色瑩淨無瑕者為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

韶粉元出韶州故名龍泉得其製造之法以鉛鎔成水用鐵盤一面以鐵杓取鉛水入盤成薄片子用木作長櫃櫃中仍置缸三隻於櫃下掘土作小大日夜用慢火薰蒸缸內各盛醋醋面上用木櫺疊鉛餅仍用竹笠蓋之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閉恐其氣洩也旬日一次開視其鉛面成花即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舊入缸添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數日用絹袋濾過其滓取細者別入一桶再用水浸每桶入鹽泡水并焰硝泡湯候粉墜歸桶底即去清水凡如此者三然後用磚結成焙焙上用木匣盛粉焙下用慢火薰炙約旬日後即乾擘開細膩光滑者為上其絹袋內

所留粗滓即以酸醋入焰硝白礬泥礬鹽等炒成黃丹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脈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採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為一小籮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籮可得銅一斤每烰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籮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顧工八百餘用柴炭粧疊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鐵鎚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麤銅者必碓磨為末淘去麁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是謂成鈲鈲蟾鈲者麁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鈲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烰煉如烰銀之法以鉛為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即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砂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銅汁入砂匣即是銅磚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爐烰煉成水不留纖毫滓雜以泥裹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各有鋒窠如京銷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副鑄

大率坪銅所費不貲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〻礦色樣甚多坪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徑燒成者有以礦石碓磨為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數視銀蓋數倍云

香蕈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蕈樖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駁剉木皮上候淹濕經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蕈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始採取以竹篾穿挂焙乾至秋冬之交再用工徧木敲擊其蕈間出名曰驚蕈惟經雨則出多所製亦如春法但不若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勝又有一種適當清明向日處間出小蕈就木上自乾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曬乾同謂之日蕈香味亦佳

已上五條出龍泉縣志銀銅青瓷皆切民用而青瓷尤易視之蓋不知其成之之難耳茍知之其忍暴殄之哉蕈字原作蕈土音之譌今正之又嘗見本心齋蔬食譜作蕁尤無據蓋說文韻會皆無蕈字廣韻有之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晦菴偶未之見耳今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予訣也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所謂厭〻夜飲不醉無歸乃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蓋散衙時才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閑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〻至昏暮才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童僕伺候之難父母懸念之切亦不可不體也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尊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則效也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為屬官〻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為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關制度且可以示妄書官銜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十四

菽園雜記卷十五

吳郡陸容文量著

朱子註易雖主尚占立說而其義理未嘗與程傳背馳故本義於卦爻中或云說是程傳或云程傳備矣又曰看某易須與程傳參看故　本朝詔告天下易說兼主程朱而科舉取士以之予猶記幼年見易經義多兼程傳講貫近年以來場屋經義專主朱說取人主程傳者皆被黜學者靡然從風程傳遂至全無讀者嘗欲買周易傳義為行篋之用徧杭城書肆求之惟有朱子本義兼程傳者絕無矣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市井之趨利勢固如此學者之趨簡便亦至此哉

閩天順間沛縣民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今香爐有耳而無足洗去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為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為怪殺之工侍賈公俊時公差至此得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皆如半錢永康尹崑城王循伯時為進士親見之云然

弘治五年揚之瓜洲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桅近本處大小鼠若干皆死蓋鼠齧空而窟宅其中也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斤鄉人印綬初聞而未信嘗親問其船主云然意者天恐風折於揚帆時致誤民命故擊之邪

嘗記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分兩岐交翠可愛家僕俟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叉取薀草飼豬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生五條結蒂與脫花處分張為五瓜之背則相連附園丁採入衆玩一過兒童擘而食之後仕于朝有以瑞竹瑞瓜圖求題詠者閱之則皆予家所嘗有也況它竹之瑞一本予家並生二本它瓜僅二三叉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不尤瑞乎使當時長老父兄有造言喜事者諂諛歸之府縣誇艷歸之家庭動衆傷財其為不靖多矣惟其悃愊無華故人之所謂祥瑞一切不知動其心惟不知動其心故驕侈不形而災害不作可以保其家於悠久也傳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歟

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此四人豪傑之士也觀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襲可見矣史遷纂述歷代事跡其勢不能不襲若左莊屈三人千言萬語未嘗犯六經中一句宋南渡後學者無程朱緒餘則做不成文字而於數子亦往往妄加貶議可笑也先儒謂左氏浮夸莊周荒唐屈原懟怨此公論也謂莊周為邪說而闢之亦公論也若左氏春秋傳自是天地間一種好文字而或者以其為巧言豈不過哉為此言者正猶貧人喫齋以文其貧舍曰珍羞品味力不能辦而必謂其腥羶不堪食矯謬孰甚焉

南京諸衙官有廨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之所經畫今

雖閒有頹廢而其規址尚存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鑾輿不復南矣至弘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尚有未立者彼固不能陳乞建立而上司亦未嘗念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子嘗建白欲以城中私剏菴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下其功易成事寢不行吾崑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菴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廩公館社學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所頹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當路有子器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為禮部侍郎嘗欲取吾崑元末國初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人不出十篇名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郭翼羲仲林外野言殷奎孝章強齋集袁華子英耕學稿易恒久成泗園集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德潤澤民存復齋稿偶桓武孟江雨軒諸林鍾仲鏞松谷集沈丙南叔白雲集馬麐公振淞南漁唱屈昉李明寓菴集王資之深瑞菊堂集鄭文康時乂平橋稿之類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失但以送還鄉先輩之美竟泯泯豈可勝嘆哉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台人黃郎中世顯謝侍講鳴治所輯今刻在寧海縣其二十八卷內勉學詩二十四章本蘇士陳謙子平所作誤入方集

耳子平元末人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脅其兄訓使拜不屈刃其胷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亾獨所著易解詁二卷及古今詩數十篇傳于世正統間吾崑山所刻養蒙大訓收其詩予幼嘗見之京師士人徐本以道亦嘗刻其詩印行後有國初韓奕公望跋語韓徐皆蘇人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兵校之地也弘治癸丑五月忽風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閧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疑之推戶入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六日通州東門外訛言寇至男婦奔走入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今日聞馬進士慶云

晦菴先生家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為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閉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　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梃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

崑城夏氏與處州衛一指揮為親舊指揮聞夏氏有淑女求為子婦數年未成後求之益力家人皆許之女之祖獨不許因會客以骨牌為酒令祖設難成之計謂求婚者云𢭃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即與成婚一拈而四色不爽衆驚異遂許之太倉曹用文查用純素友善適其妾各有娠一日會飲戲以骰子為

卜云使吾二人一擲而六子皆紅必一男一女當為婚姻一擲並如其卜既而查生男曹生女查以子贅曹為壻云此二事相類特甚蓋亦非偶然也

江西山水之區多產蛟〻出山必裂水必暴涌蛟乘水而下必有浮苴擁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聞蛟出多往觀之或投香紙或投紅綃若為之慶賀者然云蛟狀大率似龍但蛟能害及人畜龍則不然龍能飛且變化不測蛟則不能也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上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群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于樓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存陶孫知詩必為韓所廉得捕者將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樓捕者與交臂問以敖上舍在否敖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亟亡命歸走閩後登乙丑第此出杭志紀遺陶孫字器之宋慶元五年曾從龍榜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其名銜僅見崑山志進士題名中而不知其何如人觀此則其為人可知矣

宋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庶獨蔗從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按六書有諧聲蔗庶聲庶古遮字非會意也若蔗以旁生從庶則鷓鴣蟅蟲亦旁生耶聞 本朝天順間 睿皇欲除某為翰林學士以翰林已有三員疑其過多兵部

尚書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十八人 聖朝三四人何多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八人太宗為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為馮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小人之率爾妄對類如此

中吳紀聞六卷每卷首題云崑山龔明之前有明之淳熙元年自序後有至正二十五年吾崑盧公武記得書來歷及校正增補大畧且云非區〻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弘治初崑令楊子器翻刻印行攷之宣德崑山志不載此人近撿公武蘇州府志具明之孝行甚詳蓋公武之志人物閒有略其邑里者崑山志孝友類載馮友直周津曹椿年皆本之郡志而明之獨遺之其以是歟

米南宮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筋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茲不錄〻其贊云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媮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緬猗雲木偃煒斯囝猗日星建此贊每句二韻亦新奇囝與繭音同閩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餻字不經見詩中輙不敢用囝惟顧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囝畧如郎罷意之句然用之閩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施之刻石之文何邪

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至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

印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諸司官銜有使字者司名印文亦然惟按察使官銜有使字而司名印文無之此所未喻也軍衛千戶所有中左右前後之別而所統十百戶印文但云某衛某千戶所百戶印十印皆同不免有那移詐偽之弊若於百戶上添第一第二等字則無弊矣

魏文靖公驥為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廉知為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裹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提督徐州倉粮太監韋通嘗於栢山寺鑿井深數丈聞鍤下有聲鏗然得獨輪銅車一具其色綠如爪皮通命磨洗視之上有識文云陸機造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遂進於　朝時　憲宗方好古器物得之甚喜受賞頗多成化乙巳歲也

丘閣老世史正綱唐德宗興元〻年書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為奉天命失初意矣今按五代及宋元固皆襲唐號若　本朝功臣勳階雖有奉天翊衛等字然朝廷正殿正門皆名奉天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誥勅起語皆曰奉天承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弘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雪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記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即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效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尤異也

北方有蟲名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聞之同寮張大器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為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噴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雞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旁少頃覺有聲鏘然乃此蟲躍出也

熊去非嘗論孔廟諸賢位置大意謂四配中若復聖宗聖述聖三公各有父在廡下按之父子之分其心豈安宜作寢殿以叔梁紇為主配以無繇子點伯魚孟孫氏於禮為宜愚謂無繇子點伯魚三人祀之別室當矣叔梁紇之為主亦無謂孟孫氏非聖賢之徒何可與此〻尤迂繆之見也

鄉人嘗言野中夜見鬼火神火鬼火色青熒不動神火

色紅多飛越聚散不常蓋火為陽精物多有之世知木石有火而已如龍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則空中有流火今謂之火殃是已海中夜亦見火肥貓暗中抹之則火星迸出壯夫梳髮亦然積油見日亦生火古戰場有燐火魚鱗積地及積鹽夜有火光但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古人詩集中有哀輓哭悼之作大率施於交親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請也今仕者有父母之喪輒徧求輓詩為冊士大夫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蓋卿大夫之喪有當為神道碑者有當為墓表者如內閣大臣三人一人請為神道一人請為墓誌餘一人恐其以為遺己也則以輓詩序為請皆有重幣入贄且以為後會張本既有詩序則不能無詩於是而徧求詩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顯持此歸示其鄉人以為平昔見重於名人而人之愛敬其親如此以為不如是則於其親之喪有歉然矣於是人人務為此舉而不知其非所當急甚至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素不相識亦必夤緣所交投贄求輓受其贄者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裒冊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贄而厭其求者為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

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隨有譙國夫人洗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累葉

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

弘治癸丑五月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數日皆死

唐詩大家並稱李杜蓋自韓子已然矣或疑太白才氣豪邁落筆驚人子美固已服之又官翰林清切之地故每親附之杜詩後人始知愛重在當時若太白蓋以尋常目之故篇章所及多不酬荅今觀二公集中杜之於李或贈或寄或憶或懷或夢為詩頗多其散見於他作如云李白斗酒詩百篇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之類復譽親厚之意不一而足及觀李之於杜惟沙丘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飯顆山之逢僅三章而已況沙丘石門略無復譽親厚之詞而飯顆山前之作又涉譏誚此固不起後人之疑也嘗聞鄉老沈居竹云飯顆山天下本無此名白以甫窮餓寓言譏之未知然否

病霍亂者濃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為坎汲井水於中取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熱朮湯者必死

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

戚以求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布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當諱而彼皆眛之何邪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沈醉打毬回虢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雖前人嘗辨薛王丞業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然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罪以賢人君子之為詩皆敢於攻發君上陰私者邪故一有譏誚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詩禍實唐人有以貽之也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印紐熱炙手不可握吏以告衛官各親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異也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謂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勒入

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秊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此出齊東埜語常見元吳文正公　本朝王忠文公讀史記伯夷傳疑其不倫皆有所更定竊歎服前賢讀書精察如此近見此語又以歎公謹識見之明雖前代深於史學者亦未之覺也因記之與讀史者共焉

菽園雜記卷十五

子242 278

右菽園雜記一十五卷崑山陸文量先生所著也按有明三百年閒朝野紀載不下千家然或失之誣或失之諛或失之鄙俗求如先生之文約詞微精簡詳覈者固不多得㝡凡帝德廟謨官箴吏道前言往行鄙婦孝子民風土俗山經海志藥性物理方言奇字靡不畢具王文恪公称其為譔述家第一洵乎出其右者尠矣余從友人借得讀而喜之乃參互考訂正誤闕疑手寫一本以備時時觀覽云歲在元黓敦牂夏五月朔柳脊尤吉培書

先進遺風二卷

（明）耿定向撰　毛在增輯

明萬曆十八年毛在刻本

先進遺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耿定向撰。毛在增補。定向有碩輔寶鑑要覽、已著錄。在自署太倉人。其始末則未詳也。是書略仿宋人典型錄之體、載明代名臣遺聞瑣事、大抵嚴操守、礪品行、存忠厚者為多。蓋明自嘉靖以後、開國敦龐之氣日遠日漓。士大夫怙權營賄、風尚日偷。定向陳先進懿行以救時弊、故所紀多居家行己之細事、而朝政罕及焉。考其著書之時、正分宜驕怙之日、定向其有微旨乎。其間如曲譽李東陽之類、未免鄉曲之私、提唱姚江之學、亦未免門戶之見。然著書大旨不在是、略其小疵可也。此本為陳繼儒祕笈所刻、體例混淆、原書與續輯不甚可辨。間有論斷、亦不知為誰語。以行款推之、殆每條第一字跳行者為定向之書。其第一字平書者為在之書歟。今未見定向之原本、不可考矣。

先進遺風自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有蹏註者曰有馬借人即闕文語也夫此細淺事耳夫子何述焉蓋大道爲公志所存也即其細且淺者而大者可推已惟余固陋學懸稽古亡論三五下上載籍未能博綜即我

昭代之往哲前修雖屢尚論而其駿業徽

猷訏謨訪議尠能多識已第自髫髮來時於長老先生函丈間嘗耳剽其一二齒頰之餘津然有沃於中識之膺臂未忘顧皆寂淺且細者意名家史乘或以爲璅屑撰蕪闕之不載矣茲掇拾而籍記之以付剞劂豈亦有史闕文之慨耶維世英賢或省覽而憬思茹糗草之盤飡挹玄德之風味跡一介之斤斤故格天之嚆矢也然則茲編其亦存古餼羊耶啞嘻世道之自古而之今也猶人生之自孩而之老也茲欲挽今而追古昔殆猶引老以樸嬰孩豈不難哉雖然所謂追古者非矜異行以矯世也要惟明古人之道而已所云明古道者又非崇異說以譁世也要惟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夫赤子之心不學不慮而愛敬之知能具焉今猶古也惟我

高皇之誕諭撰古放勳之敷教咸舉斯心

以錫極耳彝訓弗迪而邪哆之崇是又風會之益流蠱之極也余滋懼已爰輯此編而肯申之於此以告我同心云

明萬曆己丑仲夏之吉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楚黃耿定向在倫甫撰

先進遺風序

玄扈剖而素始散氣有漓駁人有朴渝而世因之江河下也蓋其風乎往稽上志始未嘗不純樸卒乃沈淫以文也泰至則智寖以巧能寖以猾組繢寖以繁機械柔乎人心而純白椙焉以稀韋觀今之世其誰能不波蓋風會之流之壯之老之平之陂始卒如環莫得其倫豈人力也哉然風之

故小人所以合時賢人所以駭世民之染於風也方惑而柔驥離跂焉不知所止獨立言指事明示以歸真之路誰不瀰然變倏然斯嚮往者則

齋安耿師所爲是編也

明初方勝國雕琢之後復歸于朴一時人心衷厚而信𥐚愿篤而非去言盈吶焉無詐行盈拙焉無蹟無奇心無僻德無匿智無褻事是之謂純氣是之謂葆真風氣之完其然與正嘉而裔二儀三光之霧滋淪㗊民蚤湛于人僞而滋多僻傲佹之心喬詰之察倚魁之行睢睢乎盱盱乎方之

國初不啻商咄之與醜子然物至而反固其變也嗟哉風所從來矣天下何時無嵬何時無瑣何時令而不可之古是編蓋傷乎倜然舉先民之型指之曰且刻而僞還

而眞其毋蕩搖而精魂世風即波孰不知賢者之洗我以善耶乃今所紀述衡鏡往轍擿挈當世雜昔今之沿流止異淄澠端言蠕動一敎本實而詘殊瑰障末流于濫巵反景風于正始至哉乎曰如用之徒先進曰天地始者今日是也吾師乎吾師乎乃有手其書淺然不識其隣謂世道繇華而返之朴也如移河山之說者攖人心而讐

世運蒙莊氏所稱風波之民哉不佞雅志從先刻今覩風是司有賢大夫之業而不述懼焉乃論次而剞之為風教一助乎

萬曆庚寅春三月之吉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太倉毛在君明甫譔

刻增輯先進遺風序

大司徒齊安楚侗耿先生纂輯前輩賢士大夫嘉言懿行見于人倫日用酬應交際之常者曰先進遺風刻之白下乃先生門人今河南代巡太倉文源毛公徵襄陽者舊傳故事增輯先生一二行履復刻之汴中命余序焉余媿不文且覽先生自序暨文源公與周學憲前後二序則先生所為企往哲憫流俗欲挽頹風而返之古意甚善也語甚具也余復何言獨憶嘉靖丙辰丁巳間江陵陳見吾中丞為吾河間守先生時為大行過中丞留與談學信宿見中丞所一童子善詩歌清辨有異材閔之知為孤寒無倚中丞收養者曰此子可教毋俾下流也遂攜之去時余方為諸生得于士人傳聞咸嘖嘖服其惜孤云迨甲子歲

余司理毗陵署宜興篆事先生督學南畿檄常鎮兩郡茂材校藝于宜興亟三月竣試事終始周旋目擊先生言動一毫罔涉于私即有地方公務商確報書于同時部使亦露械發余閱封遣之他可知矣試畢將行計所餘廩粟分饋各屬鄉大夫而鄉大夫視廩饋升斗有無以為榮辱此豈計廩粟而然哉乙丑余奉

召入朝過舊京燦辭先生以二儒生見托附舟北旋一為王生侗壽即前云河間董子時已攜室一為高生知儉因王生負笈遊先生門者俱阜城人俱為學官弟子員後侗壽食廩屢試不第而歿知儉今為鄉進士矣隆慶庚午余以省員在告先生以侍御陟大理丞亦在告比

廟堂特計臺省諸臣行黜幽與盡柄國者後以報復攻已而併去其忤已意者余遂削籍先生以望重得貶官旋躓旋起翱翔中外曾過阜城猶自為文吊王生而高生則往來于先生之門如故每向高生訊余動定知能自守曰此士人正路也然髦不相聞者幾二十年萬曆甲申

今上用言官言起余補官户垣適先生自山中起補都院僉堂每于當事過為噓余

謂不宜久令與新貴人為伍然余于先生騎年僅相面者二初則道舊叙闊末後余之任南尚寶話别請教數語外彼此無一言及他歲己丑余叨撫此中先生總憲南臺時楚中有劉汝國之變而汝屬諸邑以歲祲多盜當戒嚴余走柬問計先生曰汝黄接境先有盗藪賴故春元官思恕祀誨平之今可祀官而彼中豪黨自應感化余

如其言賴以無事茲讀先進遺風而因思及余所知于先生如前云云者孰非此風之昭宣哉蓋先生涵養真純操履篤實一出言一應務罔不自古道中發之語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其輯先進遺蹟以風世也豈徒託諸空言已乎是故文源公增輯有見而余據所知畧為陳述亦將以補增輯之未備也然先生人品行業海內人士

所共仰凡各有所知而續增以入者又不知其幾矣其大而為

國史所錄姑亡論已夫先生纂輯是編而先生即可載入蓋以先生無媿前修也後之觀是編者目覩心惟而身體焉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毋徒曰世變江河愈趨愈下令難返而之古也則古今人不相及者亦罕矣此固先生風世與吾儕增輯叙述之意也有志者其勗諸

萬曆庚寅季夏上浣之吉巡撫河南都御史故城周世選謹書

先進遺風卷上

宋文憲 濂

陶姑孰郡 安

楊文貞 士奇江西泰和人 洪武末年薦舉

楊文敏 榮福建建安人 建文庚辰進士

楊文定 溥湖廣石首人 建文庚辰進士

商文毅 輅浙江淳安人 正統乙丑三試第一

彭文憲 時江西安福人 正統戊辰廷試第一

岳文肅 正順天漷縣人 正統戊辰會試第一

楊文懿 守陳浙江鄞縣人 景泰辛未進士

黎文僖 淳湖廣華容人 天順丁丑廷試第一

李文正 東陽湖廣茶陵人 天順甲申進士

劉忠宣 大夏湖廣華容人 天順甲申進士

章文懿 懋浙江蘭谿人 成化丙戌會試第一

羅文毅 倫江西永豐人 成化丙戌廷試第一

吳文定 寬直隸長州人 成化壬辰廷試第一

謝文正 遷浙江餘姚人 成化乙未廷試第一

王文恪 鏊直隸吳縣人 成化乙未會試第一

鄒立齋 智四川合州人 成化丁未進士

朱恭靖 希周直隸崑山人 弘治丙辰廷試第一

王文成 守仁浙江餘姚人 弘治己未進士

魯文恪 鐸湖廣景陵人 弘治壬戌會試第一

何學憲 景明河南信陽人 弘治壬戌進士

呂涇野 柟陝西高陵人 正德戊辰廷試第一

鄒文莊 守益江西安福人 正德辛未會試第一

羅念菴 洪先江西吉水人 嘉靖己丑廷試第一

先進遺風卷下

吳冢宰 琳湖廣黄岡人 洪武薦舉

王忠肅 翺直隸鹽山人 永樂乙未進士

于肅愍 謙浙江錢塘人 永樂辛丑進士

魏文靖 驥浙江蕭山人 永樂己酉貢士

王莊毅 竑陝西河州人 正統己未進士

豐布政 慶浙江鄞縣人 正統己未進士

周廉憲 瑄湖廣麻城人 正統乙丑進士

王端毅 恕陝西三原人 正統戊辰進士

耿文恪 裕河南盧氏人 景泰甲戌進士

秦襄毅 紘山東單縣人 景泰辛未進士

許襄毅 進河南靈寶人 成化丙戌進士

陳司寇 壽遼東寧遠衛籍 成化壬辰進士

林司寇 俊福建莆田人 成化戊戌進士

董大參 朴湖廣麻城人 成化甲辰進士

王文莊 鴻儒河南南陽人 成化丁未進士

吳司空 廷舉湖廣嘉魚人 成化丁未進士

胡端敏 世寧浙江昌化人 弘治癸丑進士

梁司徒 材南京金吾右衛人 弘治己未進士

蔣司空 瑤浙江歸安人 弘治己未進士

張少參 繼孟錦衣衛人 弘治乙丑進士

方司徒 鈍湖廣巴陵人 正德辛巳進士

周中丞 延江西吉水人 嘉靖癸未進士

吳太宰 嶽山東汶上人 嘉靖壬辰進士

黃憲副 卷湖廣麻城人 嘉靖己丑進士

徐主政 九思江西貴溪人

胡公壽安

陶文懿 大臨浙江會稽人 嘉靖丙辰進士

傅司馬 希摯直隸衡水人 嘉靖丙辰進士

耿大司徒 定向湖廣麻城人 嘉靖丙辰進士

王符卿 汝訓山東聊城人 萬曆辛未進士

李公 諱

右款以科第年代詮次俾觀者以時考之可以論世云事行相類或其後先附之不以次中拘或止一二事非敢節取據所覩聞稍引耳諸惟碩德懋勳自有實錄可考覽焉

先進遺風目錄

先進遺風卷之上

楚黃耿定向輯著　門人　太倉毛　在增輯
襄陽周夢暘校正

學士宋文憲公濂　公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君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純一見於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

人不見其面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案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饒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公卻不受　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參政陶姑孰郡公安　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為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公頓首曰主誠探本至論

惟公當天造矢謨首以正學術為主而
高皇都俞重懲邪說之為惑伏覩　教民榜崇正息邪赫然不顯矣毋亦公啓之耶宋學士稱說古人學術必證之心身行事先進之學術可覩已

楊文貞公士奇　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馭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餽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予

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予觀文貞為此良有本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見胡子衡齊公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閑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　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　上聰明已能聽覽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

如此 見灼艾集

李文達 賢 入仕初公以不識為歎南陽守公友也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曰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夫兩賢之

楊文敏公 榮 天台魯中丞 穆 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跡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賻贐之闕辭弗受或曰行以贐禮也奈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拜監察御史奇擢福建僉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

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為賢特薦于宣廟遂拜僉都御史魯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亦公終始若此於文敏之知可謂不負矣

論曰魯公初第時即不忍厲其梓里如此其來篤其縱遂我侗劉忠宣公繹時參司徵有司佐贐公於里中阻饋懇辭之心與魯公同竊視其所不取達可知已魯公僉閩臬時法繩執政之家亦不少貸剛正不阿其在者素也乃文敏

故以為賢特薦之 宣廟此與文定之薦范令同達視其所舉前輩之為國為民無以有已如此按魯范兩公皆天台人人謂台人多諍嶸有節槩其風自昔已然耶 說近世俗予一離希覯有司如責償夙負然既列仕其間權宜如脂韋然鈍趣右此世河稱焉

楊文定公 溥 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

頌之再擢為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公曰宰相為 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遠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云

程襄毅 信 公一見而奇之與論人品確有定見曰遠到器也薦為吏科給事中卒為名臣

忠宣劉公 仁宅 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士初仕為瑞昌令同邑人嚴 某 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闕之价還白公曰嚴大令盛貴擬稱官也劉大蔬糲布袍瘦然窮人耳公

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有婕嚴責劉特先
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
嘉納尋擢為御史劉公為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
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成各具一肉一蔬或
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甚訝其嗇公出所有惟一
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槖惟七金云正統庚
申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為御史在京公還
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
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遠隣家磨麪去矣乃起徧視

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
褥甚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回
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為
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右忠宣為蕭無害時言見夢醒錄蕭命忠河南新野人按文敏過華容忠宣時尚齔

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
其妻布躬操井臼以為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
為太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蓋嘗嘆世之

為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
養償日損一日其勢燄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
憔悴一日豈不悲哉余按李文正著劉公狀述
劉公令瑞昌其平亂功甚鉅與治于民甚深人
有不為也而後可與有為信哉文定初選侍御
公于旅邸嗣過家又瞯之維時　廟堂上多于
知人也如此舉措如此吏治蒸蒸民生熙熙有
以也

附余里莊襄劉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

其孫暨一孫姪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
偶箠門役門役屬訴于州守州守怒而為禮封鎖
其門即薪米不供二孫至饑渴甚不得已令從者
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去州守隨捷
牒公所備陳其僕毆門役狀二孫既抵任所環公
夫人前泣訴途中為守所苦云夫人心憐甚嗣
州守以事為制府家衆所毀足側窺計公必嘗過守
已乃公坐堂遇之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
余里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余同年尚德恒氏

為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在京
日譖於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為解之以同年故嫌
於比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潔
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
即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吏不少假貌可知
已余嘆賞公明決而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為諸公
卿道之意凡為鄉縉紳者皆識此意庶牧民者得
展布云
論曰 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儕誦詩

讀書師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歷膴
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悅牧
民者之曲意徇我骫法庇我而於斯民之疾苦
蔑聞者則上負 國家付畀所學亦甚矣若夫
楊文懿公 守陳 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為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
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
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
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

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暱御史不見蒲伏堦下
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
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
其來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吊陸尚書先至彼以候
以故先逆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乞彼
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
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為雄長而介潔自持未
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擬
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嫠

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數稔竟以
三品終 見張東沙芝園集
黎文僖公 淳 公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倡之
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為則重倫尚節痛達祿
養極嚴朔祀兄嫂卒其子及女皆幼育為己子嘗
歸省至臨清道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無
使未還特使人往拯以歸其子常縣令 卒家
貧不能舉葬公俱
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歲所寓物俟其子長還之

子242-292

所居旁㳅渡積潦病涉捐私帑築堤四十丈民到
今利焉訓諸生日亹亹不倦登甲科仕中外者相
接踵下逮府吏有知學者輒優給之後亦多成名
云惟公風致若敦朴醇厚長者乃主順天場試事
時有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果然得謄
錄載卷奸狀按其事而取是卷為解首時名士馬
中錫也其精明又若此公能盡職殫心可此弊開
時盖多所從來矣
李文正公東陽幼有儁才藉有清與藝林推為神駿

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
為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每整縉紳公委曲周旋
多所全濟衆頗頗之盖權竊太阿之柄大肆浸陵
月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消約
之祿錄自此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皺
說日御燕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彭吉
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
覲事至京織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
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姑識取扇而
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見張東沙芝園集
公致政後邃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為壽觴
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菴有慚色自是
不敢用以觴云
附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分宮學士鐸邸
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
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為贄司成
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
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魯饋有枯魚令家人取之

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它物即以其
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
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右聞諸都人劉孟劉效祖者劉耳承之趙司成
云趙司成亦都人與魯公皆公門人也
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
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
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
當分宜第一宴之費云云則公平生所以提身

者可知已彼時權璫狂獗公卿鮮不受其蔡若
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
亦貞操潔復有以服其心耶
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饋美珠一斗
者公直受之副諸湯將說請留侍左右爲白事公
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
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
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
近楊太宰述徐文貞　爲相時亦常揮千金爲遠

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
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
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
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有欲任重志在國
家者大都然耶余嘗論楊文簡躬清儉鄒令公
臧捧妓評唐之相業者率以是爲低昂轢雞公
有王鏊司馬溫公無若其疏宋之相業皆不可以
是較優劣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
矣爽吾則奢均爲賢良已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
與其奢也寧儉。
劉忠宣公大夏成弘間多碩人粹然嶷然足稱古純
臣者公是已公生而岐嶷穎敏楊文定一見目爲
國器髫年從父宦湖公任父被部歸履新靴公疑
出時無是即以詰父亦爲餽屬易者乃釋門者手
一銀釧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參某所詰其從來
跡維時識趣若此介其性成耶甫弱冠發解臺司
檄有司佐廬公念里中匱餘固辭謝焉已成進士
選讀中秘懇額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

以親在辭乃授兵部主事已爲職方郎時營繕旁
午調發戰守諸巨務尚書余俊子　悉倚公畫才望煇
著時權璫用事遣兵侍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
得公助已數疑之造謁且擬助之餼公固辭謂福
薄不敢承久之以脊誼晉同卿公又以志在親民
爲言乃出繇閩藩其接於迎也如此　泰陵初立
庭臣奉　詔薦公陞督撫　以常調轉廣東右
轄已轉浙江左轄數歷藩司凡九年始以河選晉
副都御史踰三年晉戶侍理餉雲中還即三疏乞

休巳乃起嶺南大制訓蚪年召為大司馬無何
泰陵升遐　武宗嗣政在權璫逐乞骸歸歸三年
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
行簿其餘為公贐公令籍之府帑被逮經汴二司
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纍殘黎以之耳
繫詔獄將甘心焉問難者誅行賄納禍子姓丏貸
四方知舊擬贖金公曰如此而死捺一身耳如此
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屠中丞得減死戍
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

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
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
在位時公曰不聞諺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叅
將某遣使致餽勑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
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貸身陷
此耶尋司成鍾尚書寀貴果為僕竊而逃人服公
先識云公自髫至老即患難顛沛中介節不渝若
此自理餉得請歸預為壽藏紀其生平履歷歲月
刻石載歸遺言子孫毋丐名人撰誌銘毋援例求

恩澤公盖不獨生忘榮利身後名寵亦忘之矣公
嘗曰居官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特戒利亦當
遠名不虛耶任職方時匡故將征交南之用兵權璫
汪直獻取安南策以中上索永樂中調軍數公匿其籍謂司馬曰此策行死者何可勝計國係民命
所係也事乃寢陳形勢阻朝鮮之改貢道朝鮮使請改貢道由遼州處患
有中官為之地者公陳先朝建道之深意乃上其慮遠其識卓矣參閣經
畧海防分巢造艦建廒計儲政至今垂馬轄廣東
以恩信撫諭田州叛不煩一旅繼平後山寇下生
擒令不妄殺一人公即經武亦仁心為質耳在越

提調蘇閩忽遭水沴士人大譁公權宜聽其出留
譁乃戢且得士為盛隨機應卒智亦圓矣河決張
秋公身親量度疏上流以分水勢築長堤以捍橫
流五旬而告成功督餉雲中行收市法糧草步亦
報中權貴不得把持公所至著績隨事奏功其適
才式抑有此純心也晚遇　泰陵心膂是寄推幄
疇咨如謂去寒切虜之非策謂兩廣鏬木香料之
耗材謂漕運京操之累軍屯田事力閣部大臣則權
奄旁落謂以揭帖論事則弊壅畢動斜封讒濫

驪四衛之胄充議省光祿之子寶議華中胄鎮守
之處害閔司寇讞獄許　旨救解之王文莊才遜
大用亟薦之李本緣外戚千大帥力格其傳奉曾
鱗扶卻落要職深策任世源部浩勝失謨詳且宣
召祿者無非宗社之至計經國之遠猷也惟公故
無寅援第此朴忠慕慈　特眷同僚之妒言宮門
之飛語咸能鑒之黃髮詢茲魚水孚契　泰陵眞
聖主哉公自戶侍予告歸搆草堂於先壟之次讀
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

託蕭臬守令往造者不詔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
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嘗有李某倂其世産族人
走書告公公署其尾曰昔詹尚書家亦有是詹報
家人詩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
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
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公言財貨惟務農服賈
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
之亦不愼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
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于

始祖塋次作敎本堂歲擧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
人爲家規誦于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
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賙恤歲校族阻饑竊王
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貲未就
公居鄕忍讓敦睦類若此惟公館詹吳時常乘小
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予存心之功十九致知
之功十一公之建樹良有本哉又聞公語陸吉士
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
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朝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

肅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涯輩眞可了
一生耶吳司空廷擧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
公之謂也李文正謂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爲林司
寇俊稱公淸約如知白先愛如希文公望如彦國
能處大事如子明確評哉
于謙嘗公蹤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illegible]
甲袍帶來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　上曰于謙褱
蒙眷懸汝言賊積山積野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
害公著從旁聽　上言低頭大斷

秦襄毅公紘被逮時　上命太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　上親閱其物嘉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

劉忠宣宦召時户侍劉宇覬柄用　泰陵屢識其人曰某小人也而某故恨公不為已地又宦閹有伏緩衣後浚公華鎮守語者中貴亦恨之交章附瑾得入政府㡳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數萬金瑾因撫岑濬事矯　制逮公屬官校羅某蹋公貲產羅至廉知公貧餽羅以酒罷囬辭不受惟索詩一

律載之

論曰凡貨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三公以籍沒益顯其廉先識此耳俾分宜輩蚤能識此奚肯以身為溝壑以家為縣家外府藏鏹巢禍以自毒害其子孫哉

當代明主亦不蔑視天下士矣惡夫識不暴也

章文懿公懋公任翰林時　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公率同官莊昶黃仲昭援蘇長公疏意直諫忤　旨左遷亭陛為寄年未及艾即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那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蓋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為南監祭酒以母老力辭　詔增設司業聽以居終制赴官　世廟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以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

必荅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附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鄉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適姪朴菴公（名柽侍郎）及竹澗潘公（名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吁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見見聞紀訓）

論曰楊仲修誚公諫燈火非是謂詞臣職當應制中含納約如孟子當君意可也此說良是人公以玉堂蔬圃詩中秋賞月詩作時相想公不欲以辭賦名家亦少時意氣激昂如是顧公德業問望燁燁士林流風懿範學洽閭里跡鉅公名卿率其遺軌不敢逾越若此豈可以言論色取哉嘗聞其教學者謂心胸欲大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云云晚蓋進于道矣不直以一諫燈火一件

相臣揭揭表樹已也且跡其難進易退眞有歷覩軒冕緊矣

附論唐公以高年太宰徒步里中陳大祭執孔子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語誚之亦足窺公以前輩風軌謹守不渝長厚哉後吳文定寬朱恭靖希周俱以清華位至崇膴其居里第也亦多徒行魚魚雅雅如一庠士古所謂鞠躬君子非乎可以敦澆薄矣王莊毅紘李襄敏秉俱以尚書懸車在里王公抗志寡交非其人不候李公

出入閭巷每與市人對奕終日無倦王規李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戲狎何自輕之甚李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為之朝野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意見不同如此余惟夫子之在鄉黨所謂恂恂如者抑亦容下甚稱之

羅文毅公倫性廉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篤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為說中

稱引程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語執政欲節其下句不從 賜及第授官修撰後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 朝廷留之公詣其第告以不可喻數日歷陳起復非是援宋富弼及劉珙故事疏奏忤 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輅 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來往居金牛山山有祠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瓢或往來其樵牧受徒講學以注經為業若無意於世者嘗欲倣宋

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辦受之一日訪友値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客歳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糶粟罄矣之瞬舍于之已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生平不說惡而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已民疾苦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

所不顧云

嘗讀崔文敏銑洹詞中詆公論文達起復非是或亦自有見顧謂公枝北人登相云云則淺之乎知公矣弱不逮公生平終始觀之也渡川云充公之操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確論哉余聞公及弟初以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云此可觀所志矣顧歸而依依

白沙先生時與游處乃白沙之學以致虛為宗以自得為至者而亦睠睠於公何哉盖斯道之任重詣極須得剛毅如公而乃可與立也嘗誦白沙咏太玄洞什云太玄在何許乃在余[illegible]綉壁上不可得見[illegible]我當宙洞門倚深谷[illegible]明燭呼童子令讀高此千丈木所以效忠切於公者殷殷矣公之日進於高明有以也慨晚近世抗節厲行者類視談性命為虛圖是所謂券外而內揵也而志性命學者又類以名節為貴

費則所謂外揵而內韄矣皆非也甚者裂維蕩矩忘廉恥而忍議詢足則何足與議哉

吳文定公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監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文附講讀公率宮僚上疏諫錄詳實弘治十七年集議　孝肅太后祔葬廟禮　廷臣皆是公言定議　上嘉謂大義深恩並行不悖云錄詳實公為人靜重寡言無崖[illegible]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利祿[illegible]退避如恐又篤

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逍疾
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為服一月喪其篤友誼
如此既官尚書歸至里第步行未嘗乘輿
謝文正公 遷 初入翰林有御史縣陞都憲堂中術例
丐公言為賀文公諗其人素不為公議所與竟辭
不作
王文恪公 鏊 公初授翰林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
中充 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
存諷諫 上退謂左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

後廣敗大臣多被污公獨不與咸畯壽寧侯與公
有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為過公曰
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鄒立齋公 智 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籍
籍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
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布兒何用苦相驚
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
一解元與予相看可一訪否尊官盡俗輩第欲其
訪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為同志也既訪

之才略坐已其人忽問曰予名榜首坊金視原舉
子為贈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
安知鴻鵠志也昔人謂王孝先曰狀元試三場一
生喫着不盡孝先艴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類此
公既第選館中秘應 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
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竟所志其
闡議偉節到今焯然烈矣
朱恭靖公 希周 公仕至南冢宰歸里吳中市貨溢衢
紛華滿耳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

出與賓客遊魚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舊時弟子
後生間有小不檢則相戒曰恐朱先生知也
新建伯文成王先生 守仁
令制刑部有提牢廳置獄吏若干員典守獄囚月
更一主政總其事凡囚自大辟以下繫獄中者日
給糧飯之往獄吏相沿取囚飯餘豢豕豕肥則屠
之分食先是堂卿或未之知故亦無禁也先生適
仕刑曹適輪提牢親詰吏豢豕狀然悲曰夫囚以
罪繫者猶然飯之此 [illegible]

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矣如　朝廷德意何
歆督過之壄吏跪伏請寬且諉曰相沿例也亦堂
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汝曹援堂卿以自文耳
即日白堂卿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屠豕割以分
給諸囚獄吏到今不復豢豕云先生晚年在省有
居同里有葛大叅嘗官刑部者習其事一日侍先
生喟然咨嘆曰先生平生經世事功亡論諸撥搖
之大即筮仕刑部時屠豕一事至今膾炙人口云
先生聞已蹙蹙曰此余少年不學作此欺天罔人

事也茲聞之尚有餘愧子乃以為美談譏我耶髯
不違曰上宣　朝廷之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
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為罪過何也先生復
蹙然曰此時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置堂卿於
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右在此書時購堂長趙驛傳先生勞語此問余
貳刑曹時舉以語同志友符卿孟秋氏問曰然則
豕當終不屠耶余曰藉令先生知學後處此必微
婉默運令發自堂卿不使人知其出己而歸人矣
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屋者先生辭卻已一
日先生偕董從吾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
覩其風景佳勝衷然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内訟
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
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
之難如此云。右見董蘿石語錄
僕固陋平生篤信先生良知之學若[illegible]此切從
事耳竊謂由前創悔屠豕一事推之實自致其
知則進之立　朝必不忍為釣奇賈名事矣由
後省訟鬻產一事推之實自致其知則退之居

鄉必不忍為侵人自殖事矣只此修持雖不能
為出世佛住世仙庶亦不為世蠹也自分如此
而已。
附論嘗聞先生教指有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
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
惡是格物云由是以觀先生初與諸弟偕遊也
載歌載咏熙然陶然維時心體何善何惡也見
景而意動曰貪曰恕善惡分矣省而克克而化
先生之致知格物如此此即顏子之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彼意動不知省覺成其貪着此下流實猶云論已即賢而祗修者或亦知訟而改顧意未動之前念既化之後此間光景不知能體取否於此錯過終無歸根處止在名義上撿察耳非不遠之復也乃今有動傳先生宗旨者曰心無善惡意亦無善惡知亦無善惡物亦無善惡云云是上乘法至謂見景即動既動即為皆為見性而以訟悔為輪迴以遷改為拙鈍此則淫詖之極傷風敗教尤甚有世

道之責者謂何

余里中郭孝廉慶字者敦朴篤行人也從先生遊寂久既歸則以其聞諸先生者接引里中後生里有秀才吳良吉字性資視孝廉頗高明因發志嚮座為資附孝廉舟偕往越中謁先生行將抵越孝廉一夕大憤悱中夜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胸中尚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受先生教耶樹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子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來一志性求教更何俗念孝廉訝

曰汝胸中何處賊尚多汝歷在未能細自省察使浸謂無耳吳生曰但此志一真便雜念自消何須防檢至此孝廉乃不然必搜滌諸雜念盡淨窮清後此為乃有得所[illegible]寧如是[illegible]先生已不欲館先生於深居[illegible]者就質本[illegible]剛一[illegible]值先生出應來學[illegible]吳以前念雜語往質正先生[illegible]吳生語已不答第日攝而指示之曰子試[illegible]下便能載此鐘此几下便能載此盃此樓下便能

載此几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攝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孝廉問曰先生時何言吳生咽咽不能應[illegible]數行下也孝廉後仕為邑令[illegible]吳生年八十力學不倦屢空終身晏如也皆無[illegible]云

愚按先生之鑪錘人也不在言語[illegible]而在神情衡宇間即於吳生可見知己雖然取郭吳二君之舟中省悟若此取與學初已自得師矣豈若世之漫然從[illegible]云云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任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

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先生養痾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躡屩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輿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菽羹麥飯信宿不厭歿後先

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

往謂先生學無師承據璋曾經事白沙而先生與之深交諒亦有私淑之者矣先生天授之資猶然取於人者如此吾儕顧獨學而不藉師友望其有成也難哉

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先生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為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畢先生一揖謂曰勳臣鄒輕

朝服乘馬而趨從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
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
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
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歉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
兩足徵云 張氏輯言見聞與也
魯文恪公 鐸 為舉人時偶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
舍宿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卒破
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為子
小異閭閻我郝誰事在世情皆可笑因從吾幼未

難推泥途遲遲藉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又為秀
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園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
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魚
鄆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兩周老鳳雛將近會見
梧桐月影間即公家食時其志趣如此令富貴家
子弟鞭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
越獨何心哉
何學憲公 景明 公初授中書舍人奉 敕皇帝哀詔
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賂遺象牙琥珀

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
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文正薦復原
官直內閣制敕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
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
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可蓄宦
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為寒心時四方學士咸
願知公車馬塡門巷錢寧欲交驩公持古畫求題
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
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卻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

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公和粹沖夷人樂為
友衆目為台輔中人然性簡易寬不善事樞要遂
出為校文之職卒亦不求人咸惜其未竟厥藴云
附待詔文公 徵明 以行誼文翰重一時諸造請戶
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為
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
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
生一赫蹏而先生所寂寞落落其所絕不肯還
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此周王以古鼎古

饒徽王以金寶玩他珍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𢘿忝先生耳盍為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

論曰清華地望寶世之鉅瘠蠅蟻所必集亦世之招的彈射所共招也先輩之交際來往條重如此雖文字翰墨亦不輕假有以也若康德涵極友于急難義誠至高亦蹈從井之愚矣惜夫

昔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忱求見公曰某忝為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

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為祭酒十八年不遷

呂涇野先生柟既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先生以鄉人欲引先生為重啗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避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恃寵頴材傲睨一世顧獨欽心先生先生遷為少宗伯時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為南宗伯也時先生為貳文敏時時噂𠴲貴溪先生常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為夏黨銜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為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一日延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為國欽才即當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

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己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免云嗟夫即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惟古休休大臣如此哉抑余于先生猶有重感焉先生故與鄒文莊守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主先知後行說文莊承服師傳時以知行合一旨啓先生先生嘸不省每晤必辨辨必至閧然而爭若聚訟然迹甚違忤矣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與緩急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隙也或曰二先生意

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廷擇豪邁任放
人也人傳其龐雜修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先生故
平生清約如寒畯即頻笑不苟者乃先生亦與之
為深分交更不以行已涇濁生分別其大如此比
見譚學者意見相左則衷起伐疑終論辨殊則眼
分青白記短則無析其長疑過則并伐其善而猶
曰吾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
文莊東廓鄒先生 守益字謙之 甘泉湛先生九十餘
遊衡嶽便過吉州遊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

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
殷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𦒿老不乞言
吾儕第應當之更不容出一語辯詰煩聒先生也
晨夕定省食而執爵執醑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
時先生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為師王文成
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至
境上引時泫潸然横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
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下數年重
來悟公也余竊想當時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炯然

在日即唐虞之庭洙泗之間當起聞而風之何以
尚諸先生有孫曰德涵字汝海曰德溥字汝光世
紹其學云伯子汝海性資英發悟學後自信當仁
無讓有狂簡趣仲子汝光性故沈潛自謙謙即狗
齋不弄既志學矛養益粹以此吉州鄉評多謂仲
子賢尤加于伯兄云一日張廷撰 元忭 顧謂余曰
鄒伯子之賢視仲子尤加也余曰云何曰即吾身
受伯子益厚矣昔吾叨及第後伯子一日儼然造
我座已既茶口兄可再茶吾有一言奉告茶既再

吾福淑以請伯子曰兄茲以掄大魁為榮耶顧兄
由茲益弘遠志崇令德則大魁者今士林所歆艷
豈不為榮顧少不自愛即淺鮮過失人皆得而指
摘之矣是大魁者亦播惡之幟也可不自惕乎哉
吾聆已頓首數四以謝到今耿耿服膺不敢忘也
或聞之謂余曰進言者賢乎抑受言者賢也吾昔
亦嘗如此效忠告於若輩矣徐然其意若怍自是
交益暌由此以觀鄒伯子誠賢陽和尤賢乎哉
附太宰默泉吳公 鵬 筮仕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

前任為湖州陳公良謨公特訪之別時問曰兄何
以教我陳公具一小冊題曰交新忠告條于左曰
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宜於前而今
有弊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君用之勿
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黜君宜黜之凡十餘條
吳公初至按冊試一二衆以為宜迺遂悉推諸行
人翕然稱善吳公後官冢宰以是與陳公為相知
餘姚楊二檀楓亦以都水管理濟寧以南閘河代
者為李某二檀亦告之如陳公所以告吳公者李

唯唯而心銜之向人曰楊君聖人耶三代相承猶
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何邪李後為考功郎
竟崇楊公癈去其官夫陳與楊之忠告一也一為
相知一成仇隙何相懸若是亦係夫人之所遇幸
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吁進言者亦視
其人哉

念菴羅先生洪先魁天下時才弱冠時外舅官棘寺
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壻乃今幹此大
事也先生聆已俯首不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
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遇一人耳奚足為大事耶是
日猶白袖米估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
黃號樂村何號善山親受陽明之學者先生赴南
宮附其舟嚴事之以相資切先生時兢兢然步趨
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于人者
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尚學何孝廉慨曰近世號
名講學者綜其衷微皆先人心耳先生側聆之瞿
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云既
官翰林踰年念其父憲副公不置請告歸省侍其

病幾殆留數月有瓜洲富人王紀者坐事為同年
項甌東某按治乃飾名妹介萬金謁求解已嘆拒
之矣而項聞之微以意嘗先生先生辭益厲項嘆
服遂定交為深分既歸悔曰紀所遺當非而罪不
當死乂之行同年饒比部某刑江北致書生之已
弗逮矣為之憮然是後二年先生侍雙泉公于家
公訓飭不殊童稺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容至令衣
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後入春坊
進講與其友唐荊川[illegible]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荊

川每語先生之學輙傾誠嘆服而後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闕室中故啓一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内外翛然如此由是三公交好沒齒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

論曰惟今寰内逢掖士有黌序者[illegible]廩不億也既上公車試南宮對[illegible]然屏首選是數千萬人之一人也詎不稱俊傑哉惟我昭代自洪武辛亥制科以來膺是選者計百有

奇乃其流鴻無茂于奕世者幾耶先生亦翻曾未奔競斟所建樹矣乃今學者宗仰之不啻山斗則何以哉惟先生曦傳初聆外另欲屢諮輙向項發搖胸中鼓自絕大魁也余讀[illegible]生條細思先生曉年學之所進何也不獨無大魁即若所退後若所解語若[illegible]若無矣何以明其然跡先生蓋知[illegible]使知學問亦無盡也世為禪寄口先生所所然好修者爾未徹悟也[illegible]

遂於禪宗云按史述無垢在越作幕官薛供給錢在館進書辭博官人謂為好名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無進書即便受賞於心不安何名之好[illegible]者往往不留畢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識別人既不自知病又恐人識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且又妬人之夫甚惑甚矣即無垢此論其學亦以本心為則聖學原如是也先生之視修毋亦有得其本心耶抑聞無垢之言曰人於倉卒忠亂中應

事不亂未必才識了得其必胸中器局不凡亦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曰處事遲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即此語觀之無垢未嘗淺言之也意如此談何容談禪無聞然矣

先進遺風卷之上　終

先進遺風卷之下

楚黄耿定向輯著　門人　太倉毛　在增輯

襄陽周夢暘校正

吳冢宰公琳父應尚宮好行德與吳草廬曾子孫革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書西山先生裒之至令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　高祖皇帝陳庶用庠同薦召為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歲臨室著績入為起居注吳元年　命同稽覈求遺賢於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闈鄉試

上曰琳經學優　命與司業宋濂與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　賜誥褒美公既入吏部與廣同遂視事尋公以老乞致仕既家居　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其人尚在否公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　上益重之復召入為原官後在吏部堂座上一旦暝而逝

王忠肅公翺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尚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歸輒不遣悉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還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悋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跽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婿竟不調公為都御史與太監某鎮守遼東某人亦循理守法與公甚得也後公政

督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　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入焉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披襖中紉之後還　朝太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廣若輩得無若翁乎皆口然公曰如有譬予從爾貿二子心計公無從辨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貫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少保于肅愍公謙己巳之秋胡塵翳天　皇輿播遷
於迤北戎馬蹦蹂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
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舉蓋所最
難者有七彼時　闕庭閧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
甘露之變矣公上陛披留請立斃王毛二人以行
衆憤請宣諭王振庭族俟　命行誅馬順庭死擊
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
戰守無具虜患且方熾也公首正色　駕失律之
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

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畧
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珵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
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
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
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
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
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密將許貴
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軍之愚計也公即出德
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

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
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
內釁漸萌奉迎之議　上不樂聞調停少失于底
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
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　上乃勉從七也且
其時閩越嶺南劇盜鋒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
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控漕
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保全蒼黃注厝動中機
宜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

啓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
擁　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
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
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
帝分羹之謾對楚鄭人代許之故智也事以之底
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
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　太子之易南城之
錮公何以自解於　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
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俗謂倜儻非常

駘宕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齪齪鄙與
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
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
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歿撫兩省幾
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貽當路兩
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貞介稱品
者充重原本哉蓋未有修於本身而能致其身未
有急于徇世而能以身徇國者也觀公可鑒已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驚惡而避

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貿僧
錢以償既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　命往
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
貲携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
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
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有子隨從官舍如其輕
重款識為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歸
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公詰部司之弊嘆曰
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偽

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
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勿洩彼
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懽乎已而刑曹郎陞辰
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
之足為第須勤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刑曹郎
恒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稍露其事辰州入
覲乃携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
不明跡加人不避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
不受比以南京太宰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屩

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畯雜處不少崖異云年九
十八卒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
周襄憲公鑑字孔明由會魁進士選授御史公少受經于
安成所友父皆名士嗣為御史按江西會監鄉試
所交名士多中式者時執政吉州陳公某其子怙
勢多不法虐其里人公出都門時陳曲意浼公為
庇公按部至吉州訊諸士民盡得其狀竟繩以法
不少貸陳銜之而諸不樂者承其旨奏公徇私嗣
會試事後奏中所指者多成進士而彭華者且掄

大魁朝紳藉藉嘆公得士陳熙以中第飆銓司
出之為滇南憲副九年不調尋考績北上江行覆
舟公瀕危舉免侯吏檢其行李止二革笥故衣數
襲積俸三百金耳嗣晉山東按察使公度執政者
不能忘遂引疾歸歸而與黃人憲應軫李方伯正
芳友善邑令構亭居之有大政必桌度焉蓋袞台
三老云孫廷徵公賢字由學博文行異等選為山東道
御史巡鹽河東瑾責賂不遂摭事下詔獄久之得
釋已按陝西會寘鐇以寧夏叛戕撫臣暨總戎公

時駐延綏聞變馳至榆林以先發義檄參將時源
討逆而射書城中說廢將仇鉞者為内應不浹旬
寘鐇成擒露布未及達　闕庭而　朝議起楊文
襄督京軍征討太監張永監之永方至潼關聞報
馳入陝攘功時源兵憤而譟紀功黄門仆經死公
單騎馳入軍中折矢而誓之曰邊卒欲亂吾以京
軍討之京軍欲奪而功吾以死爭諸軍乃戢公亟
為上疏列其功永既入　朝攘功不已會公亦事
竣還朝永於　御前劾公歸功于已公於　朝班

中挺出抗言曰功如是如是臣即死恥食言於邊
軍士也于是寧夏之亂始定而永憾公不釋尋劉
六劉七羣盜起畿内將淤江淮而上永嗾冢銓者
以公習兵事出為九江兵備公至踰月彈精調度
飭而病賊再至公再以舟師卻之竟以是瘁卒卒
無以殮當路括官錢備衣棺殮之以其喪歸既歸
流寇數千掠羅田入麻城經公之門將犯之既入
覩所居敝陋徒四壁立異之而賊魁趙鐩者故儒
生尤咨嗟焉乃書空空二字於門扉而戒所部毋

犯時邑中諸村所過皆煨燼矣吁盜亦有人心哉
余按公平寘鐇與新建之平宸濠始末大畧相方
乃竟未有表公功者永故之以也時文襄又方用
永關通瑾故雖心欽公為真御史而竟不能顯公
功云余聞公卒歸以貧久不能葬莊襄公為卜兆
葬之諸孤益貧莊襄撫教之如子前輩篤友誼如
此
王莊毅公竑為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聶姓
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

河揮使祗候于江浙具饋致慇懃公嘉其誠姑擇
受數奩以為醢醬也旣發用之則皆黃金藏罩盖籍
以紓夙恨云乃公亦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
節 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退方詐為死家
人故為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蹤跡
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
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罪指揮不念
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盖矯
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豐布政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尤
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
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 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
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
篋盛不飭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為燭鑽
一之喻數公 初未之省也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
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
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助吁
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

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特巳
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皆得焉凡納賄於上官
者上官不忍其敗也而恭揚之衆聞其有以來之
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
手右見張東沙芝閣集
附鄭端簡公曉 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
承筐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為茗也受之入夫
人手發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
公逌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筐如初出坐亭
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遠之茗故拜君惠頃
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太宰孟山揚公為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
因事被勘於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
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鄭筒巾且揭托名蠡莱具
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即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
誠之踰時公轉大叅行邊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
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亭階槩以溫語奬
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覩汝貌誠不媿

將種第次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
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愚按鄭公之卻賄也從容暇裕若此非素有養
不能也且即其夫人若此其刑于之化可知已
若楊公之卻賄不獨裁之以義抑且濡育以仁
即一語間便令人有生色焉若徒自皦皦立節
而令人惴惴媿懼終身生機息矣安能望之戮
力於疆場哉憶余往處關中一州守事義則未
疲仁則有媿於公也

王端毅公 恕由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出知
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
所全活歷江西河南布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荊
襄南陽多平賊功時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擒
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尋巡撫河南戴[illegible]擾[illegible]
南劾鎮守內臣錢能陞右都御史中貴有以黃鸚
鵡上獻者公疏言漢末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
以為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今黃此野鵲變色之
類與書曰不貴異物則遠人格乞降詔痛絕貢獻

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故事駕帖下諸司
司禮監用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關防今皆無何以
為信在任九月疏凡廿上尋進右都御史時中官
王敬來傳東南搜索奇玩公引唐太宗遣使梁州
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
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事疏上 詔下獄同惡
伏誅中外快焉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刑
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繼曉下獄經歷張黻救俊
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疏留中尋有 旨令
致仕 孝廟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公薦諸名公卿
引置執政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中貴無敢干以
私通政司經歷高祿以內批為本司參議公言以
天下官待天下才勿可以親戚妨公議公遏寢敕
言者有不合即引退執政不悅者謂其好名會南
臺薦公入內閣不悅者益忌之嗾御醫劉文泰指
斥公公力求去遂致仕公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
鄰居為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
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年八

十餘茸廬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諫
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剗俗學而求合
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卷
已又搆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
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忘交儆不殊也
昔趙清獻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以屋貲易鄰
翁居以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為鄰忍棄
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值蘇長公買陽羨田
聞田主嫗泣而還券事亦類此

耿文恪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改翰林官
至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
原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杯買油念吾自入
仕未嘗買油已心竊媿也後公代王為吏部猶從
渠道詞亦及此朝士嘗言三公子自三原來京皆
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
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此在公亦其常也近見楊
太宰家眷往回亦如是
附太宰屠襄惠公滽郡堂燕居令鄉事官捧硯時
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惶懼
懾息頓顙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為者吾方惡其泰
白易汙也適與意會汝何為者此與韓魏公不責
碎盞吏同襟度矣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
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必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
但呼而戒之曰汝為吾子亦不忝但難為汝乃父
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其人頓首而退歸
營第宅規畫已定前為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
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

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
門者為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
吾死生所也券則須徙吾惸惸老寡將安歸乎公
曰汝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
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
年令汝子以其貲貿販稍為生殖俟別有家也而
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嫗曰即如是幸甚但須明載
券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浮其
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鬻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

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口頰公之
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
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款以飯食為之
惆悵而遣之

鄭洞雲張翁尚書文定公翀奇之父也公為學宦
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
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
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
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噫吾想至

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
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
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入手償人去矣將
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忻然曰若
然慰我甚矣呼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
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德
卓然為一代純臣也右聞屠竹墟公言

愚按洞雲張翁還券事本為同胞至情視王署
丞公及宋趙公之不忍亟徙鄰嫗尼其不容已

者顧風洗俗薄世人第利目前子居之便孰推
念叔氏異日不堪之情哉文定公先意承志得
父歡心仁心孝友視范忠宣麥舟之能推父意
尤為當然憶昔吾友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
余喜動顏色隨拊掌自慶曰今日一大愉快事
余問曰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
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帑
屬無一阻撓我者為是喜然耳時聆之以為淺
談也今追思之難哉難哉惟德時精神通於一

家矣余微天之幸父母兄弟妻孥原自一心從
來出納施予更未經余相忘而不知為可喜耳

少保秦襄毅公紘初為南京御史有風裁以劾中官
降北黄驛丞嗣用薦陞知雄縣又以禁中官捕獵
被誣搆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
成化初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和市吏民
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參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破虜衆灘保薦巡撫陝西時以約戢秦府
旗校肆橫為秦王訐奏被逮下詔獄　上命內臣

尚享籍其家止得黄絹一疋故衣數事享還言公
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釋公且　賜鈔
萬貫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
禮公獨與抗容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㑹　上出公疏
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
史總制兩廣軍務多平賊功劾總兵安遠侯柳景
不法　詔逮下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乎內援他
事誣訐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在吏

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部尚書十四
年虜報急　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臨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尋　召還部辭得致仕年八
十卒贈少保諡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
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避風雨妻孥菜羹麥
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
能存者逆瑾專政時復以誣構公籍其家竟無所
得

許襄毅公　進成化中公以御史守父喪還里已起復上

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
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
傅讚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
卿諸子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
稱甚盛者鮮儷云

附司徒公誥嘗曰吾近見士大夫官惰志若吝吾
甚惑之夫官　朝廷物也來若被不去若解帶豈
吾支體若乎故雖屢進屢退不見喜慍之色其論
學謂理氣渾全本無支離宋儒力詆塵無以排二

氏及自為論析理氣為二不知自墮於佛老之見
也浚川王公深然之

文簡公讚嘉靖中白家起為太宰所過沿途有司
殫力飭廚傳卑供帳除治道途若迎　乘輿然余
里陳公文者時為　令祁斟治聲頗獨泛常視
之諸草草不為加意公過而識之曰此必礪志古
道者既莅任亟陞為戶主政

陳司寇公壽由　科給事中累官刑部尚書致仕後
僑寓南京家　詔進階一品羊酒綵幣存問公在

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
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
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
附楊文襄公一清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
無事之時當為　朝廷愛惜昔明道先生為御史
神宗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
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本仁得之矣（本仁公字）余往待罪柱下時以職事有不
容已者茲睹公語惕然心悚而發赤已平日彈章

命子弟亟削其稿
鄭端簡公（曉）曰予聞之貢禹云居官而致富者為
雄傑夫漢俗近古猶若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
者乎其軟黙狥時以終其身者凡以利滑於心而
不知戒也陳司寇云　朝四十餘年於權奸款絶
無所跛倚屢起屢踣家貧不能歸流寓南都敝屋
頹垣不蔽風雨卒不能為殮具豈不為雄傑者所
姍笑耶然縉紳先生慕其風槩願為執鞭可以媿
墨夫矣

林司寇公（俊）公筮仕刑曹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
學有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蒙殊
眷公上疏請斬繼曉而黜梁方　憲廟怒下詔獄
加刑公對益厲謫姚州判　王端毅在留都疏乞還
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　憲廟感悟叙復南部
孝宗踐祚廷臣薦擢雲南憲副俗崇釋信鬼鶴慶
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
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祀之能致雹損
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

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邊方諸淫祠
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　肅皇
在藩邸知公名　召起公刑部尚書屢上章疏思
竭忠悃以報知遇後以倖璫崔文事執奏忤
旨遂乞歸八疏得允公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
隷金不費公廪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欲以
身為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既遘疾且疏豫
辭身後　卹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順王
守仁　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云嘗過吳門

訪二泉郡公實于里第及門見郡公經始建坊大
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予營此耶郡公曰公家
科第雲仍此故可省也門戶綴起立如制表宅里
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觀前輩名公
以建坊爲諂矣嘗謂人爲修德即華門達戶後
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爲不顯即今市童既聚多
相指詘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
而士紳往往以此煩援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董大叅公 朴公大父曰應彭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

蟬聯科第有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
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
其父曰郎君不甚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
令牧耶公聞之憤焉乃盡一牧子牧牛置座右讀
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禁卒成進士以文學顯
累官大叅公中年家居時按臺指使者公門人
也其秋當主監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
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發書覺而火之竟不以
示子子故亦[illegible]

亦辛卯式是爲士 毅號三泉公叅江藩時三泉公
爲舉人家食達僕候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
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
日募工瘞殍骼纍千計矣公惻然又問以舉人故
寘其募工費何從辦曰每一殍計工費錢若干斛
皆貸于族戚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固[illegible]三
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
以章示人人識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尚存
余有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

私也公嗣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
鄰翁横罹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于公曰
公素昔我善良幸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
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
曰憑汝昔年所業余嘗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
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作別字也其人執詩以
見郡守守覽公詩即懼然曰而指良善董公肯以
一字假汝耶遂釋之此見董子呼若此公晚歲謙
爲宅兆穫製不悅歌中有平生師曾是[illegible]

之句。三泉公嗣謁選令蜀酉充已丑歲以公務至
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
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為舉人時為人欺
買田數畝為所累甚謹識之嗣陞遷州守官十數
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
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
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為計也
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
往者兒請命為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

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
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
是其所種柏子遠而蔽蔭耶余聞劉端簡嘗師事
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
余聞長老述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
一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
糈饌惟糟蝦一碟無它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
操云。意嗜賢喆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
洽語言懇款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紘嘸姿
菴無隻雞斗酒之共而釀成禁學之禍手董公
顧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王文莊公　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以貧依
親屬為府史者從治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
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為諸生擢
學副使陳　選嘗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舉鄉試
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
劉忠宣公薦于　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
為已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

識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
王盐山乎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
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公
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為主。雖百家之
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所得宏博
與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
代君臣之行事為鑒而已。從中斷之審辨得失邪
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　國家故事自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　朝行已之詳。皆能一

一言之。嘗聞劉文靖謂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謂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云乃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為主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謚為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為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為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為相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如是即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為魏公一齋穿紐矣我 朝寂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娟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為文靖謂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為望敦短其不能詩銜之釀成 廷韵之獄文達之嘸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文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覘魏公之度如何哉顧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讒搆于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于詩文直榆莢視之可也

吳司空公廷舉字獻臣筮仕順德縣與白沙陳先生游鄉立齋以直言謫石城吏目敬禮之有權璫市葛于縣公用其價買二死送之曰奉此為式如不可即還金且葛當產也璫怒取金去盖舊置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公為權璫修廟且召見而欵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 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瑾被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瑾誅復用累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即疏歸公平生敝衣帶穿不修藻飾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居湫隘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寸餘畝卒之日殯殮無具都御史姚鏌助之平生篤友誼見良士

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太學兄事羅玘玘病會僕死公為煮粥飲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慕薛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讀者見其志崖後渠曰銳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儔也

胡端敏公世寧正德中公由南刑部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尋遷江西憲副時宸濠潛謀不軌奏于江西

者勢怵利𫉬惟其欲之是聽間有稍知順逆者不
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為幸耳孰有奮
不顧身如胡公者哉𨁈朝入而禍夕發竟以脫身
間走得免灰滅及械繫詔獄備嘗百毒朝之用事
者悉受宸濠賂幾陷不測矣賴御史徐 文華 等申救
減死謫戍遼東窮簸行間援徒以自業嗣濠誅起
官累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余惟己卯之變孫
忠烈燮其難王文成襄其勛燁然著矣由公觀之
要皆焦頭爛額之儔也若公者其為徙薪曲突之

謀者乎公為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
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
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
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晡人之事弗為
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
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幾
其有改也云跡公生平不愧其言矣公幼極艱苦
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
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梁司徒公 材 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檢為杭州守郡
故以繁富稱於天下公練衣粗食屏斥華好泊如
也嘗入 覲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
長物知者詫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
巡按御史何鉞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為過禮何
疑其易己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鋒曹察其
非實竟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為介曰御史言
果當即譴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縉紳歎服時
凡入民課金輙令納戶自稱而親為監督主藏者

不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果蔬弗
受也既為戶部尚書夤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
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
算時相張永嘉 孚敬 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
日於 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與則
應曰已諭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諭張意初
輕之謂其中瞶瞶弗了也即而偵之則無弗夙具
者曰梁固若是辦耶心敬焉公終日約勵所屬坐
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即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

不廢退食之室於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諷誦之以為常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恃以驕人乎公平生為國薦賢不欲人知曰恐來物議也公又嘗曰昔顏子犯而不校其敢當之云即遇同里何御史亭公言不虛也可以為難矣

蔣司空公瑤為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害及於民不備則害止

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為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以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妾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論曰維時 乘輿至止 天威所臨生死呼吸間耳公析一身以翼蔽其民難矣難矣近世仕宦者競飭廚傳華供帳以取上官一時之媚剝民膏脂而不惜者獨何心哉

張少參公繼孟字子醇公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右政司參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為橋植竹數竿扁為一笑亭日觴詠其中禁足不出客至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即朝貴枉訪止折東相答于勢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嗒然無一語遇學

士大夫有道術者與之譚說名理揚榷風雅亹亹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滇汀尚書皆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即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勝倍別家盛筵矣其為人愛重如此揚方伯守魯既第筮仕揚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

為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即為此厲語不為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啻爲不吉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至無以為殮其子以訃聞於諸同年在京宦者得贈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方司徒公 鉞 當分宜柄國時能賂遺華天下士宦靡然顧化即下之簿倅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徼庇植而里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為餌若華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竽牘通者輙峻卻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蹙容曰汝

俸幾何俯仰彼頼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管我不能為汝庇遺我何為或復曲為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任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它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斥扎不受里中癡子亥有以為憾者余初魁南宮時謁公余請拜公抗顏曰勿拜余乃揖已命予坐時有即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余者第顧即諄諄誨之嚳艱毀曰往闕爲紳過此者必具豐餼乘騎今吾卸

極矣如此皆膏腊非爾我所藉以奉人而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商心自是款洽奈何如此予初覲公遇予若甚倨乃聆其語戢戢有味于中不欲辭去已郎官別去仍一語不及予予起更端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頗領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即成進士耶予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謂余曰子即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欵言汝對中須言敎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毋淺予乃揖謝教而出公

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且嘗悉草而情固款洽也嘗飛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占皆前輩時事時杰若勿闘已余初第時猶一及見此等風致幸矣今亡矣大

周中丞公 延 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 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

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
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
政時一僮携冠服徒步至二法司門乃服之入也
今士風即至于此爲之三慨焉公語今蕭右司寇
廩云蕭公亦吉州人也吁使司寇公覩今士習慨
又何如

吳太宰公 巖 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 廷 爲蘇州
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柬
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

一束於舟中舁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
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徵招將爲主延款我也其
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
至吳公命庖丁即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
話舊或趺坐礬頭或倚徙水際盡歡竟日而還王
公晤余誰上爲道其事余喜聞後輩模之以待同
志云雖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尚哉公
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
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校士于廬廬人士至

今口其事云公起復補保定守後嚴太宰 清 亦爲
保定守余每過保定遇此中士紳輙詢二公政績
孰優一士紳謂余曰二公皆吾郡之名守也嚴之
德澤洽我民肌膚矣若吳公德澤則尤入我民心
髓也余嘆羡之後又遇一主政主政亦保定人也
余又訊二公政主政曰二公清約之節同仁愛之
心同明敏之材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者余
口云何曰吳公爲政未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
胥吏隸卒外之市猾田畯若皆貫通于吳公之心

而更無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至此也
予爲之慨然嘆羡者久之蓋其誠能動物矣

黃憲副公 卷 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參
已晉憲副即解綬歸歸年才四十又五耳公歸益
即眞明農自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
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
舍鄰舍子欲舁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即
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馬公性故
孤介倜儻而逸興甚豪雅嬰情山水間或中山嶠

水渼靡不遊至或乘敝輿或策款段或曳杖躡蹻
翛然咏嘯飄飄若仙焉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縉
紳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樵竪歡呼相指曰黄公來也
盖識其與敝陋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
庖服犢鼻衣治具具蔬鮭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
即新姍上客率以為常余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
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
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呆曰烹雞熟矣請
割公曰少需盖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

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盆劇乃命婢曰汝
姑自割既共饌出截肋狼籍不為意也公間趣入
室余從之闢其室一榻蕭然不奢侈舍已余時若
冷然噓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
與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耿子曰
夫世約其躬為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當
事彼盖矯飾為名高者也其真濟其性特矣公率
性之真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為可與有為
者非乎藉令世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詎能酬償不

虛也余又嘗聞里中前輩若鄒劉周李董阮諸公
其風軌大都如是蠲所及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
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
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
而無愁心嘆蹙者盖鮮倘故哉吏治之日偷也吏治
之日偷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
浸微而紛華之為都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
知已嗟嗟孰謂公復為細謹哉公盖古道之碩果
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為外傳云

徐宰政公九思為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
屬上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
然不以誠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
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
與糧判四百簿自取公間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
取例金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例一金公
亦自往視馬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千
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二千邑
當吳越之衝民疲于供公令官廠養鵞雞官池魚

閑地圍之賡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上
數之省者胡甯萬計其養民如此右胡正甫為余言余聞
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句曲也甫入境邑中蒸
黎繦屬遮道迎我漸邇郊坰迎者漸夥傂傂詵詵
無慮千萬計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番輿我
已奉我堂上數座坐我座已是千萬人者擁伏堦
下無問倪旄呼聲鬨僉曰爺曰爺吾時悚然內
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圓首方趾橫目暇吻
我無以異也即皤皤黃耇亦相率而呼我曰爺曰

爺彼蓋謂我為父母云爾也若何施而乃能當該
父母稱哉為之惕息深念者累夕云吁徐公之感
念若此此所以汲汲于養民之政而九年如一日
也嗣陞任司空郎解綬幾年矣甲子歲余督學駐
句曲誤謂公已捐館舍檄趣祀之名宦祠繼時境
內蒸黎聞之歡呼奔遞環而拜伏祠下者亦千萬
計猶初任登堂日也到今戴之真不啻父母矣公
之得民若此蓋感于此一念云顧今宇內受符為
令者其入境時蒸黎依依之狀想大槩若此日覩

之而悚然念者幾人哉又余嘗喋喋述公是語與
筮仕者道耳之而悚然者可指數豈其目其耳人
人殊哉术之思耳誠思之人人有同然者在也貞子

胡公壽安明辛未進士尚寶寺卿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作宰来
嘗肉食其子自徽来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
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
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
胡三宰大邑不挈妻子之任或詰之胡笑曰吾豈

無糟糠之念嘗於是思之熟矣吾輩讀聖賢書論
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
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
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為累耳

附余里居太守李守漳州府已陞長蘆鹽運使皆
脂膏地也清操翛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
茹鹽耳致政歸于養饌間以肥脆進公怒推案曰
何暴殄若此友邁劉莊襄少子公貽書戒之今手
筆尚存諄諄以崇儉為教貽生為戒中言已宦所

朝夕惟麥饘以鹽豉之而已後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或殷殷姍公為拙今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試稍足為清白吏增氣云

少宰陶文懿公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出甲官翰林嗣為　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　朝報　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旺鶉衣裹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皴跋泥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聆亦為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今

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傅司馬公希摯亦余同門同年也公歷官泰廟氷蘗橐無餘貲家世以力產作業務農重穀廪粟頗有餘饒值里中歲饑穀價騰貴公傾廪減價出糶以賑之計所糶粟得若干金止留半以分諸子餘復悉以賑里人焉惟公故與馮璫保者同里閈公將撫山東時保權寵家盛赫欲交公相引重求公一識面而不得因銜之擬它事擠公落職歸保敗以薦起累官大司馬云惟公不屑意與里中之權璫交而顧篤意于里中之饑殍念是可以觀公矣或曰公所出糶粟乃厥考所積也非公所自積也其所留金以遺諸子者亦約矣嘻推厥考之積以仁其里孫所謂善承考者耶且以此仁聲遺子孫所遺子孫者不既多耶

耿大司徒公定向早聞道言論動履一率真性而軌古人初由大行拜御史巡按甘肅未期年推督南畿學關中故多古書刻御史得代行藩臬往往舁數篋送之境上公於書雅所好然不欲以篋笥煩

輿夫乃曰吾入關原三枉出亦宜如是耳他書付
還收十三經石刻一部曉數日竟留洛陽以貽洛
中諸士子有司刻石記其事在御史臺壁間余故
聞其語頃按洛睹是石因嘆此風今何可復見焉
公督南畿學五年得士甚盛士入長安多持贄來
見公公他物無所受獨受書即書中有緘金亦令
去金而受之邸中書積與康齋人頗疑訝一日公
得差當出都盡以書送諸知交為作別不携一冊
還也都門縉紳往來率循故事受謁給人以為常

公戒門者毋給人故知或同志有相從論議者在
即入白不在直以告故謁公門者人人能亮公不
相疑一日余造公公方飯門者傳刺入公旋出且
行且衣帶揖而就坐僮棒一盂茶上公公飲之曰
飯已未漱口故先君耳公事事有先進風不直此
即此數者亦何可多見於晚近世哉余故增而入
之

王符卿公 汝訥 余嘗與一再晤視其人沖夷恬雅篤
疑必克養有道者因喪考其履歷家世素饒於貲

足佯素封乃父封公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算
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貲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
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鑰惴惴
為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卿家食時即志
聖賢之學覩其然深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諭其
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
之切於人者莫於身至切於身者又莫重於心也
大人為此峩峩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
外累其身何為者哉古詞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

觀之不虛也兒即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安忍
大人墮此類哉封公瑜一日盡招其族里諗諸夙
貸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
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從
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
符卿因益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雖望燁燁起士
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為仁人
君子曰符卿純孝哉以其親顯者至矣噫亦其達
如是也

李公譓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
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
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煮粥濟之賴
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人咸曰公陰德可
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
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譓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刻先進遺風後序

先進遺風天台耿先生所輯也而簡終亦
載先生事則太倉毛公增之也先生先後
遊長安余得與同志者時時相造請先生
常喟然曰吾道不復豈獨世之過吾黨與
有過焉因爲述諸先達行古之道者語甚
具大都載在今集中已日余汝筆可屬此
能紀其概行于世乎余謝不敏又以鞅掌

曹事不及理前語乃今先生有成書矣夫
世所稱動物而不可反者莫如風君子之
士大夫相率而倡之莫測其所自來莫究
其所終極而其敝也挽回救正亦惟士大
夫是馮是依遠者無論
明興洪永成弘間搢紳敦龐逢夜向方即
閭閻草野之民亦多翟然殖化今去洪永
稍遠然於成弘則猶百年而近也而風凡

子242 330

屢變屢易至于今若不能飄鴻毛豈所為衡風之末力然哉先生慨焉是編固所以維之也然以余觀天下之風東南尚清華㪚則浮西壯尚猛勁㪚則野中州當天地之中氣漓而未漓其梲而之先進也易為力余頃校其文質而不俚樸而有深致蓋彬彬猶有古道焉而况毛公為部使者作新風厲視諸道為冣中州人士睹是刻而

繹思之其駸駸登先進余知其庶幾矣或曰耿著書而耿附焉於古不經見然習氏不為襄陽耆舊傳乎今傳亦已載彦成則識者瞿耆舊之有遺佚耳今之輯之謂之也倘亦傳耆舊之意耶

萬曆庚寅歲孟夏之吉河南按察司督學副使襄陽周夢暘啓明甫撰

觚不觚錄一卷

(明) 王世貞撰

明刻廣百川學海本

觚不觚錄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書專記明代典章制度，於今昔沿革尤詳。自序謂傷觚之不復舊觚，蓋感一代風氣之升降也。雖多紀世故，頗涉瑣屑，而朝野軼聞，往往可資考據。若徐學謨博物典彙載高拱考察科道，被劾者二十七人，竝載名氏，說者謂其諳於故事，而是書并詳及諸人所以被劾之故，為學謨所不及載，於情事首尾尤為完具。蓋世貞弱冠入仕，晚成是書，閱歷既深，見聞皆確，非他人之稗販耳食者可比，故所敘錄有足備史家甄擇者焉。

觚不觚錄

吳郡王世貞撰　陳泰交閱

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也所謂削方為圜斵朴為雕者茲之謂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其作春秋脫左驂而晦恭皆寓微旨焉余自舞象而小識人事踰冠登朝數蹟數起以至歸田今垂六十矣高岸為谷江河下趨觚之不為觚者莫可辨識閒居無事偶臆其事而書之大而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概嘆若其命是肯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二三也既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國朝邊帥無加宮保以上者其官至左都督而上或斬級功多則加祿賜蔭又多則封流伯又多則予流伯加歲祿其又多則許世襲或至伯而後加宮保嘉靖中閣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總兵梁震繼以太保加大同總兵周尚文而錦衣緹帥亦濫加少保以至太保矣夫總兵一鎮大將也緹帥三衙

秋士也而胃燮理陰陽之寄不亦重辱哉是可釐而正也

隆慶即位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于是致仕尚書左右都御史皆腰玉侍郎至按察使皆腰犀僉都御史至知府皆腰花金而僉事郎中府同知皆腰金鈒爵恭事稍稍闖于方一時八座諸公尤不平謂我輩未滿九載尚不得玉而彼坐不稱而退者乃玉耶于是吏部申明其事謂尚書未滿初考進階止當曰資政大夫滿考授資政者止當曰

資德大夫授資德者方可曰榮祿大夫得換服色以下皆倣此因通行天下裁正而腰玉與犀金之徒如故也余竊不敢以為然以為階者所稱大夫也級者品級也必隔品而謂之級若只在本階則所謂陞一級也陞俸一級者當何處耶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閒與故相華亭公及之公即首是吾者答曰公言是但當時實以為國家溥湯之恩第所謂從寬考察致仕者不當擬耳自後新鄭當敘品第不進本一階則林下之臣被恩者無幾而諸公之自相貴者復自

若也一南兵部署員外主事以考察去者一如州致
輩者忽兩進其階曰朝列大夫一府同知後　恩詔
半歲而考察去者亦署曰朝列大夫金紫塞途見者
扼腕而無如之何所謂知州者以進階高曾其乃給
亦大倖也忽笑然曰恨　世宗不數歲則吾兄且腰
玉也又聞舊一輸粟指揮使几兩覩　恩詔輒刻一
牙章鼓後曰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此二事可為進階
者助捧腹
又國家于大計京察尤重其貪官尤深故每遇

觚不觚錄　一八　二

恩詔于冠帶閒住致仕為民復官帶者必曰不係貪
覲考察而去午詔沖當事者矯前人之刻而收人心
遂除此語而蒙金如山艸芥人命者推冠帶揚揚闒
里間矣
國京六部都察院之長嘉靖以前有乞休及起用而
素者往往奉　旨不允而稱卿以留之自下上部該
覆不得不斥姓名為奏留耳嘉靖之末迄于近御批
林尚書雲同一次稱卿且有褒語為異其他即吳
尚書二公皆故大宗伯吳又位少保為三孤而皆下之

吏部直斥姓名反以為故事殊不知其非故事也
成化以前諸邊掛印總兵雖都督僉事未有不稱卿
者正德以前侯伯為總兵亦未有不稱卿者近年則
以李寧遠之開邑封成將軍之位一孤直斥姓名重
者僅稱爾恐亦非故事也
嘉靖直詔鄭鏜言事得罪諸臣雖做改元詔旨最為
收拾人心機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未諳典故倉卒
奏請不能無舛如焦太宰泌之加少保少保三孤也
非部所宜定議也此一舛也得罪之臣當酌其事理

觚不觚錄　一八　四

之切直心之赤誠與否而後剂之今但以得禍輕重
為主致郭豐城之卹反優于楊富下此二舛也翰林
春坊自有本等階職可贈今擬贊善修撰皆為光祿
少卿是外之也此三舛也都給事御史止贈通參太
理丞其有道員者擬按遇詩者超二級太常少卿致
仕官亦如之此四舛也自後吉官所舉尤為掛漏如
石文介瑤本以少保致仕而稱太子太保郭襄毅澤
本以致仕加少保而亦稱太子太保以故復贈少保
林貞肅俊以致仕加太子太保而止稱刑部尚書以

故復贈太子少保今獨林公改正而已楊文忠一品十二年滿加太傅固辭而止又與蔣文定俱封伯亦固辭而止楊不當僅加太保蔣不當僅加少師此則執政之誤也

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數日李餘姚亦不過數日而已嚴常熟以假郭安陽得月餘嚴分宜徐華亭之掌禮部亦以假代故張永嘉之掌都察院未嘗不推代也惟高新鄭托掌吏部起而入與閣務趙內江亦遂兼掌都察院而局体大壞矣高以吏部為鳳池至進首輔亦不忍捨出而斥陸入而報允負足寒心雖勉起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口不還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笑也此祖制之大變也

高帝不欲勛武臣廢騎射故雖公侯品高而出必乘馬上下不用肩輿嘉靖中以有與從轎郭翊國朱成公從駕南巡給與後遂賜常乘而從京以來矣入鄒謝二都尉方安不亦因之矣夫勛戚合保傅且篤老可也陸武惠朱忠僖以錦衣緹帥而用肉椅俱本亦得濫竽耶恐非　高帝意也

余于萬曆甲戌以太僕卿入倍祀太廟見　上由東階上而大璫日人皆五梁冠祭服以從竊疑之夫高帝製內臣常服紗帽與羣臣不同亦不許用朝冠服及帔與公服皆有取祭服禮曾與江陵公言及以為此事起于何年江陵亦不知也後訪之前輩云嘉靖中亦不見內臣用祭服而考之累朝實錄皆遣內臣祭中霤之神此必隆萬間大璫內遣行中霤禮熟自製祭服以從祀耶惜乎言官不能舉正坐成其僭妄耳

親王体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工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惟今徐主一切通名謙獲恭威之辭而識者頗以為非体自分宜朝冠服歸然本班之首當時莫敢問也

今上御宇張江陵丁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群臣更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夫子之于父尚猶君前臣名故奏覽御前侯而比曰書退此禮也江陵沒餘威猶存言官奏事欲

仍稱元輔則凝新執攻張蒲坂乃曰張太師至有稱
先太師者蓋未幾而儀習無所不至矣
六年一京察爲成化以後典章其它有以　主上初
即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于考察科道
則或以輔臣去位而及其黨者皆嘉靖丙辰太宰李
默治獄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尚書
而下至尚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而去留之蓋
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緣此用伸其恩怨也
其後大臣有起用者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隆

慶之四年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乃上
請與都察院同事報可蓋高之公實爲科道所聚攻
至數十上至是欲盡其忿而會有疏小觸　上意稍
故托中貴達之上甚念之大者削小者謫蓋高鋭欲
而猶不獲伸及江陵沒言路稍稍白其冤于是太僕
少卿魏君授補南大理丞右給事中周君授遷吏科
左而少卿張御史周亦以次起文喜人知起考察官
之非例而不知考察之非例也
萬曆之庚辰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上疏極言時
政之弊皆刺譏江陵大怒旬日間吏部爲升楚府長
史明年南京考察遂斥之壬午江陵沒明年其事始
言官乃交薦起君爲禮部郎中此起決不可已而考
察之典亦爲之一變矣此二事皆破例故特書之
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內推出用雙尋左右贊善從
六品亦然以翰林修撰侍講出故用中允然以本院
舊官故銜則中允出則帶學官今皆講道主兩京
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一百年故事也萬曆己卯
兩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啟愚先而羅萬化後知者謂

江陵若高公故至爲之易成法不五年而高在禮侍
以首題爲命爲爲言官所論以江陵有不軌謀而高
媚之至奪官褫焚告身當時使用故事羅居首必
不出此題而高卻得無恙一抑一揚禍福
倚伏非人所能爲也
詹事府詹事與升大理卿下累科試讀卷可笑惟弘
治九年謝文正遷以內閣故與副都御史王道年吾
卿申少傅以官詹學翰林亦與其十焚有與之爭者
自是遂爲故事矣

故事吏部尚書體最重六卿以下投皆用雙摺刺啓翰林先學以單紅刺相往返至轉禮侍則如他九卿禮彼此皆用雙帖而此故事廢矣萬曆初吾鄉王公元馭以少詹事學士而仁和張公為吏部以一單紅刺投之元馭拒不納必改正乃已蓋雖然能守其故獨念當時無為元馭告者不必拒不納次日亦以單紅刺報之尤為當也

余少從家君于京師觀朝天宮習儀時吏部熊公浹以太子太保居首工部甘公為霖以少保次之兵部

唐公龍以太子太保又次之若以二孤為重則甘不宜讓熊若以部序為重則唐又不宜讓甘蓋兩失之也其六部尚書雖加太子少保必以部銜定序第以皆正二品故耳而甲戌朝班則工部朱公衡為太子少保以先貴據吏部張公瀚上張亦無如之何蓋一變也

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刺用單紅啓而書閣用雙紅摺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稱侍生無他異也近有一二翰林云江陵上馮璫處投晚生刺而呂舍人道鳴云在制勅房侍江陵者三歲每有投刺皆從本房出無所謂晚生也豈于致謝求托之際間一行之為人所竊見耶

相傳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于內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進士時尚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自仁和張公以下皆以雙帖見報矣余等于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返不知起自何時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

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即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餘不爾也余入朝時分宜皆換而華亭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六為學士華亭皆換而常熟新鄭次之科第相去亦六科華亭又不為學士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皆換而蒲坂次之相去僅二科而亦稱晚生何也閣局體自是大變矣

余行部萊州而過故太倉守毛梁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告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

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備三指濶中云
楊廷和拜而已衆公則稱契末或稱老友余怪問之
文簡費二公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俛後三什
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傳三指濶而已三十年來次輔
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報之亦絕不見有
直書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稱
正德中巡撫勅諭尚云爾則參提輕則發遣巡按御
史及三司處消其後漸不復然御史下巡撫尚稱役
刺稱晚生侍坐也乍卯以後則僉坐矣等稱晚侍生

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彼此俱稱侍教
生矣已而與巡撫俱稱侍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擢
既驟巡撫不必耆宿御史多有與之同臺者又功罪
勘報其權往往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月　朝也
正德以前都御史曾于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屬官
禮嘉靖中葉都御史俗于本院恊管堂事者尚執屬
官禮二十年年雖管堂事者俱勿論矣
余初任刑部時尚書聞莊簡公甫參任而屠簡肅公
代之其絜法爲天下最喻判應何猶能守而勿失如

淮安理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經提牢過者南北決囚
三人必于主事中差資最深者毫髮不敢亂二十年
後有甫入部而遽委理刑者有越資而差審決者甚
至有以私情借別部差者有借本部湧除名目不當
差官而差者此可嘆也
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門生
推入翰林則稱門生侍坐而至位一品以上不復叙
嘉靖甲辰吾郷瞿文懿公景淳及第而太保嚴公訥
同考詩經瞿以尚書坐歸據其上亦不投門生刺

也乙未嚴公復入場而少師李公春芳復于詩經
中會試亦不于嚴公投門生刺也此背不可曉
吾年前翰林京堂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
告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
政司府州縣則由傍門走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特
患者有分別耳吾邑朱恭靖公希周最名爲恭謹然
尚馳御史中門甬道爲提學胡直所强下階胡嘗爲
余言之余不敢對近者寧波袁尚書煒欲馳撫按
監司而遂于雨不雨閑雨歩至前侍郎傅策馳兩道

尚亦退有煩言今遂無此事矣

故事內閣大學士肩輿出則六卿以下皆避而吏部尚書獨不避遇則下輿揖余入仕時聞莊簡公猶守此與貴溪分宜二相偶遇而揖二相不善也莊簡去位夏宰縣邪嵩繼之則避矣

吏部尚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行則多避而自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爲吏部尚書位望俱重于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皆遠避矣迄

于今不復改楊公之再起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侍郎有欲不避者竟不敢

太常應天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侍郎副都御史與此畏無謂不知起自何代大與祖制不合大入朝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亭董公傳策爲太僕寺卿不避侍郎輿人以其先朝直臣故難之後竟不行

余在郎日令馬中丞文煒時任荊州兵巡道爲余言前任某每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訪輒于大門外一揖而入令人擁其輿由中道進至儀門復一揖復令人擁其輿進至堂已從傍進見卽前堂延之正坐而已侍坐送亦如之馬至第任其由甬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俟馬使人傳問而已又言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誥命皆令家僮私齎至家封君于中堂跪聽開讀子孫列月臺而道府乃又列其下同作何處余謂此吏不可示人其家勑也非勑道府與詔赦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賀可也馬深以爲然當亦如所云行之江陵聞亦不以爲忤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卽謁贈公主于祠而後謁諸生講講畢卽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于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邑定爲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泚筆去之諭郡毋入此儀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爲余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其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而至于朝房私第

及驛傳迎送則惟長揖而已内閣大臣雖尊貴無詭
禮而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三司皆出數百里外以
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未盡純暨還朝則先遣牌諭本
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詭
者矣
三十年前他郡推在吾州查盤者州守與之抗禮歡
飲具賓主或于門外下輿小示別而已迩來查盤他
郡推官至州守入見行跪禮乃至以他事或便道過
州亦必跪謁宴會酬酢謔浪歡呼必待坐不敢講敵

禮也有崑山縣丞劉諧者由給事中考察降而御史
舉之查盤常熟嘉定常熟令見之行跪禮嘉定令趵
之　如推官惟不行跪而劉尚怏怏不悅恣流言其
可謂倒置矣
余自嘉靖丁巳戊午間爲青泉前後所閱遷二撫臺
劉公來傳公順丁公以忠皆知巳丁公又同考而是
時撫臣體尚尊劉公三次詢問事體丁公亦如之非
手書不具名惟丁公一次用單紅帖而已戊辰起兵
備大名撫臺爲溫公如璋後余三科進士亦皆知也

手書論事無所不及而筆益流艸亦不具名刺轉參
政浙江外公中盧爲撫臺交淺而知予深每有所詢
輒另具姓名雙摺刺余以爲奇歸田數年來乃知所
不用刺而稱公稱丈屢屢至有施之郡守以下者雖
能得其歡心而事體日益褻矣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跪禮叅襄毅之威劫使之其
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檟爲總督此公守常州
進憲綱不肯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雖見憎白簡
爲天下所誦稱至是人有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跪

〼迄繇江西巡按獨不遵憲綱自下步而一同夾侍
左右十年以來御史改正就從憲綱矣惟此一事
不經古繇者可紀也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内閣以至大小九卿
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
當國而諛者老弟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
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
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
矣

內閣諸老縉紳于外稱呼亦不過曰某老先生而已分宜當國多稱之曰相公而華亭徐姚與同事則別姓以與之然不盡稱也至江陵晚年則直稱曰老相公而他皆別以姓矣

馮璫勢張甚內安武淸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呼老公公馮小屈膝答之曰皇親免禮而已若駙馬叩頭則垂手小扶耳不爲敬也

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嘉靖以來此事殆

絕而江陵殁其黨自相驚欲結馮璫以爲援乃至言官亦有屈膝者矣

故事投刺通書于東西廠一正字雖甚不雅亦不知所由來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闊紅帋帖其上間書啓字而內外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仍亦以爲雅既而問之知其爲避江陵諱也

正德中稱謂尤簡至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不過施之于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京堂翰林以至方伯憲長皆稱翁矣今則翰林科道吏部以至大參僉憲郡守無不稱翁是又其甚者部屬在外及丞倅司理亦稱翁矣此其諂諛闒冗流穢人目固無足道而又有一種可怪者在時于鱗與余頗厭惡之與子與輩尺牘相聞以字然不過如已十余人至于詩文稱字猶廣然亦僅施之年位輩行相若者耳今貧士書生不見錄有司輸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靜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玉而究之尚未識面

諸生中鄉薦與舉子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捷報以

紅綾爲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綺綵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曆戊寅吾郡申相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俱狀元宰輔字金書于黃綵揭竿于門入雲表間此公知之頗不樂也而不及正矣又一大司馬子拜錦衣千戶一大宗伯子入胄監郡縣皆送旗此之中式者加壯麗數倍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砲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

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晩堂則不舉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近京輦當稍從裁省耶然自是之後巡撫亦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變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兵道亦行之內地之人少聞金鼓不無駭異又每一臺使行部則寂然無聲去而復作殊不爲雅

余于嘉靖中見在都一二翰林有乘兩人肩輿出城飲宴者以爲怪事至萬曆甲戌郎署往往有之不復以爲異矣同寮二三少卿至乘四人肩輿開路出西長安門無有問之者矣

余在郎日襄陽楊兵巡一魁以考滿吏部題覆陞湖廣右參政仍管兵巡事當時猶有文移稱右參政仍管兵巡事余竊非之以爲此仍字蓋緣不稱道而設不當入御偶閱萬曆癸未登科錄則倪銀臺光薦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銜皆可笑也當時代言者亦誤只當稱掌通政使事不當言管通政使事也

世廟晩年不視朝以故群臣服飾不甚依分若三品所執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帶四品則皆用金鑲玳瑁鶴頂銀母明角伽楠沉速帶五品則皆用雕花象牙明角銀母等帶六七品用素帶亦如之而未有本色者今上頗注意朝儀申明服式于是一切不用惟金銀花素二色而已此亦不觚而觚之一也

主事署郎中員外郎不得繫花帶而武臣自都督同知以至指揮僉事凡署職者皆得繫其帶此國初以來沿襲之久遂成故事矣獨會典所載服色武職三品以下有虎豹熊羆彪海馬犀牛之制而今則通用獅子略不之禁此不可曉也

宋時諸公卿往返俱用四六啓余甚厭之以爲無益于事然其文辭尚有可觀嘉靖之末貴溪作相四六盛行華亭當國此風小省而近年以來則三公九卿台諫無不投啓者矣漸次投部僚亦啓矣撫按監司日以此役人司訓諸生日以此見役有不能脱卑冗不知何所底止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得罪

分宜當國而家人永年尊為世蕃過錢署號曰官坡無不稱宦坡者一御史朱與之稱義兒弟而小九卿給事御史投剌十盎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條為記以贈之而二給事皆李姓與之通婚講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剌十至四五矣徵侯緹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先君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遲按必先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六器亦不[illegible]下請剌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啓肅請、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草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稱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盛之曰御史所食得例也若近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稱過十夜上[illegible]用帑者矣先君起按湖廣還見著大老此一刻會[illegible][illegible]尺則律例各一部為贄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帑也二年在楚所投爲政府絕不作書常時匪止先君爲然有用帑者知之則頗以爲駭矣

余以刑部主事慮囚江北見巡撫必侍坐抵家及所過道路遇之皆然惟寧條舊規以勑諭事重且多年深正郎故有僉坐之說而亦不能盡守當時戶工二部固無論也及余以副都撫鄖陽所見主事以上無不僉坐者間有一二人持不肯亦必强之坐不容獨異也亦不知起自何時

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盛贊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illegible]宣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若此將來何以教廉

河南淮北山陜諸郡士大夫多[illegible][illegible]歲守康德涵之習大小會必呼使樂留連[illegible]於[illegible]之詞曲不以爲怪若吳中舊有之則大槩考察[illegible][illegible]不堪復夜者旣而聽用在告諸公亦染指矣又旣而見任陞遷及奉使過里者復淵倒矣乃至居喪未輕縗白衿左州侯右

夏婚以縱游湖山之間從人指目了不知愧嗚呼世
哉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
遷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官人投一刺亦不答帖
其時皆然其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
學一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于書院余
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兩辭不往乃聞具糖席張燈
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爲怪後問之余舊乃
知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爲異也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
坐則必于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泉出自
守以至倅貳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
守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
至留飯矣問之各省尚不盡然
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
曰先生大人其語新不爲雅而相承傳已久二十年
來凡百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
稱按院矣

余初于西曹見談舊事投刺有異者一大臣于正德
中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廝某上恩主老公公嘉
靖中一侍郎謁翊國公勛則云渺渺小學生某皆
極卑諂可笑然在余所親見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
稱不佞至通家一家不佞治下不佞都治下佞眷不
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曰湖海
生形浪生一曰晚生小子一曰將進僕一曰未面門
生一曰門下沐恩小的一曰何罪生此皆可嘔穢不
堪捧腹

今稱式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下有橫摺
而下復豎摺之若袖長則爲曳撒腰中間斷以一線
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導者則謂之道袍又曰
直裰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邇年以來忽謂程子
衣道袍皆過簡而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以戎服
爲盛而雅服爲輕吾未之從也尺牘之有副啓也或
有所稱譏或有所請託不可雜他語不敢具名姓如
宋疏之貼黃然耳近年以來必以此爲加厚大抵比
之正書稍簡其辭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欲隱其名

甚至有稱副啓一副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厭之一切
都絶郎以我爲簡褻亦任之而已
分宜當國而子世蕃挾以行黷天下之金玉寶貨無
所不致其最後乃始及法書名畫蓋始以免俗且鬬
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脇之
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驟長分宜敗什九入天府
後復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奪巧取所
蓄之富幾與分宜埒後殁而其最精者十二歸江陵
江陵受他饋遺亦如之然不能當分宜之半計今籍

矣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好此價當自平也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
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窰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
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
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
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勲
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
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
者近聞此好流入宮掖其勢尚未已也

兄弟之子曰從子自是而推夫從兄弟之子夫五服
以內兄弟之子夫友之親從子與姊妹之子曰甥者
夫知已氣兄弟之子夫五服以外兄弟之子是當子
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不可論也次中表兄弟之子
次同年之子次寮寀會友之子年齒懸絶者行必隨
行坐必隨必侍也有宴會不能廢也子之同年與遠
族兄之子雖同年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
必侍不據上席可也今獨同年之世講重者身貴而
爲同年之子故賤也何以明其可小殺也同年乎宦

轍而身下參則不敢講敵體也遇公事糺拜不避矣
其至勢避而肯相傾名軋而陰相毀有利必相競有
害必相擠即先君子之難與後之幾不獲伸伸而不
能盡一一皆同年爲之故曰可少殺也

觚不觚錄終

山海經十八卷

（晉）郭璞傳

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刻本

山海經十八卷（內府藏本）

晉郭璞註。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煜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嶲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閒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詞辯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至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郭璞註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今其讚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即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贋託。然璞序已引其文、相傳既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

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昆侖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為御奔戎為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昆侖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群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

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山海經目總十八卷 本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十字揔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

南山經第一 本三千五百四十七字注二千一百七字

西山經第二 本五千六百七十二字注三千二百二字

北山經第三 本五千七百四十六字注二千三百八十二字

東山經第四 本二千四十字三百七十五字注

中山經第五 本四千七百一十八字注三千四百八十五字

海外南經第六 本五百一十一字注六百三十二字

海外西經第七 本五百三十七字注四百五十二字

海外北經第八 本五百八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三字

海外東經第九 本四百四十二字注五百九十五字

海內南經第十 本三百六十四字注七百九字

海內西經第十一 本四百三十九字注六百九十五字

海內北經第十二 本五百九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五字

海內東經第十三 本六百二十四字注一千四百九十五字

大荒東經第十四 本八百六十四字注八百一十三字

大荒南經第十五 本九百七十二字注五百九十八字

大荒西經第十六 本一千二百八十二字注一千二百三字

大荒北經第十七 本一千五十六字注七百六十七字

海內經第十八 本一千一百一十一字注九百六十七字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在外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

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肎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南山經第一　郭氏傳

南山經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多桂（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花叢生山峯冬夏常青間無雜木呂氏春秋曰招搖之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粲曰韭音九爾雅云霍山亦多之）而青花其名曰祝餘（或作桂荼）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穀楮也皮作紙粲曰穀亦名構名穀者以其實如穀也）其華四照（言有光燄也若木華赤其光照地亦此類也見離騷經）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說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禺字音遇）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生生禺獸狀如猴伏行交足亦此類也見京房易）麗䴡之水出焉（䴡音几）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未詳）佩之無瘕疾（瘕蟲病也）

又東三百里曰堂（一作宮）庭之山多棪木（棪別名連其子似柰而赤可食音剡）多白猿（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腳長便捷色有黑有黃鳴其聲哀）多水玉（水玉今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傳）多黃金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凡言怪者皆謂皃狀倔奇不常也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多白玉多蝮虫（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之山（音紐）其陽多赤金（銅也）其陰多白金（銀也見爾雅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

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謡（如人歌声）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佩謂帶其皮尾）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
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虺蛇）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
（如破木声）佩之不聾可以為底（底躪也為猶治也外傳曰疾不可為一作底猶病愈也）
東三百里曰柢山（音帶）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牛陵
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亦作脅）其音如留牛（莊子曰執犛之狗謂
此牛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執虎豹）其名曰鯥（音六）冬死而夏生（此亦蟄類也謂
之死者言其蟄無所知如死耳）食之無腫疾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亶音蟬）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言崇
峭也）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類或作沛髦或作髮）自為
牝牡食者不妒（莊子亦曰類自為雌雄而化今貆猪亦自為雌雄）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有獸焉其狀
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博施二音一作陁）佩之
不畏（不知恐畏）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
名曰鵸鵂（鵸鵂急性敞孚二音）食之無臥（使人少眠）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亦有青丘國在海外水經云即上林賦云秋田於青丘）其陽
多玉其陰多青雘（雘黝屬）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即九
尾狐）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噉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毒）
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如人相呵呼声）名曰灌灌（或作濩濩）佩
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

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一作疾）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多沙石（踆古
蹲字言臨海上音存）汸水出焉（音芳）而南流注于淯（音育）其中多白玉
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
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言擇牲取
其毛色也周官曰陽祀用騂牲之毛）用一璋玉瘞（半圭為璋瘞埋也）糈用稌米（糈祀
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一音壻稌稌稻也他覩反稌或作疏非也）一璧稻米白菅為
席（菅茅屬也音間）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音矩）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
右（山名）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尸子曰水
方折者有玉員折者有珠）多丹粟（細丹砂如粟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
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
如鴟而人手（其腳如人手鴟音處脂反）其音如痺（未詳）其名曰鴸（音株）其
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放放逐或作效也）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
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以山出比獸因以名之）其音如吟（如人呻吟）
聲見則其郡縣大水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
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滑懷兩音）其
音如斲木（如人斫木聲）見則縣有大繇（謂作役也或曰其縣亂）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鯀所殛處計此道里不相應似
非也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蚖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音劬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
按此二縣因此爲名云見張氏地理志
東望諸毗水名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
名曰彘是食人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其中多
鮆魚鮆魚狹薄而長頭大者尺餘太湖中今饒之一名刀魚音祚啓反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壇形如人築壇相累也成亦重耳其上多
金玉其下多青雘閴水出焉音涿而南流注于一作流注于西虖
勺虖音乎勺或作多下同其中多黃金今永昌郡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尸子曰清水出黃金
玉英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其上
多金玉其下多砆石砆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蘢葱不分明勺
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音鶪
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砂石湨湨一作水出焉而南
流注于列塗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一作夕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
無鳥獸無水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洵一作旬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其
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稟氣自然其名曰䍺音還或音患洵水
出焉音詢而南流注于閼之澤音遏其中多芘蠃紫色螺也
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柟梓山楸也柟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
南爾雅以爲柟其下多荊杞杞苟杞也子赤滂水出焉音滂沱之滂而東流注
于海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砂石鹿水出焉而南
流注于滂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
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音或作纂其狀如
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無玉可以爲博棊石處
于海東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神光之所潛燿是惟日次是日景之
所次舍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
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
用稌稌稬也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狀多金玉其下多犀兕犀似水牛

（猪頭庳脚脚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墮食角也好噉棘口中常灑血沫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多象（象獸之最大者長鼻大者牙長一丈性妬不畜淫子）

有鳥焉其狀如鵁（鵁似鳧而小脚近尾音骹箭之骹）而白首三足（或作手）人面其名曰瞿如（音劬）其鳴自號也泿水出焉（音銀）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蛟似蛇四足龍屬）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渤海海岸曲崎頭也）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漢時鳳鳥數出高五六尺五采莊周說鳳文字与此有異廣雅云鳳鷄頭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雌曰凰雄曰鳳）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或作）之山無草木多水多白猿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或作隧）多怪鳥（廣雅曰鶤雞鷦明爰居鴻雀皆怪鳥之屬也）凱風自是出（凱風南風）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一作灌湖射之）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雘赤色曰雘美丹也見尚書音尺蠖之蠖）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魚（音團扇之團）其狀如鮒而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四百里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東北風為條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逋留）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音娛）其名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侖者之山（音論一音倫）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蓉（或作睪蘇睪蘇一名白蓉見廣雅音羔）可以血玉（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鵷鶵（亦鳳屬）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祈請禱也）糈用稌

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

西山經第二　郭氏傳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澡洗可以磢體去垢圿磢初兩反)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為羬謂此羊也羬音針)其脂可以已腊(治體皴腊音昔)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銅有鳥焉其名曰螐渠(螐音彤弓之彤)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㬥(謂皮皴起也音叵駮反)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即西嶽華陰山也今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削成而四方(今山形上大下小削成也)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仞八尺也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詩含神霧云)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𧔥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下復有肥遺蛇疑是同名)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即少華山)其木多荊杞其獸多㸺牛(今華陰山中多山牛山羊肉皆千斤牛即此牛也音昨)其陰多磬石(可以為樂器)其陽多㻬琈之玉(㻬琈玉名所未詳也㻬音吐濁反)鳥多赤鷩(赤鷩山雞之屬胷腹洞赤冠金背黃頭綠尾中有赤毛彩鮮明音作敝或作鼈)可以禦火其草有萆荔(萆荔香草也萆音卑荔音隸)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亦緣木而生(烏韭在屋者曰昔邪在牆者曰垣衣)食之已心痛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其獸多葱聾其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䳋(音旻)其狀如翠而赤喙(翠似燕而紺色也)可以禦火(畜之辟火災也)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其木多椶枏(椶樹高三丈許無枝條葉大而員岐生梢頭實皮相裹上行一皮者為一節可以為繩一名栟櫚音閭)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銅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赭赤土)以塗牛馬無病(今人亦以朱塗牛角云以辟惡馬或作角)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杻似棣而細葉一名土橿橿音紐橿木中車材音姜)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音韶)其中多䰶魚(音同蚌)其狀如鼈其音如羊其陽多箭䉋(今漢中郡出䉋竹厚裹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人掘取食之䉋音媚)其獸多㸺牛羬羊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癘疾病也或曰惡創韓子曰癘人憐王)可以殺蟲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喬木(枝上竦)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雚(音丸)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紫赤色)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治胕腫也音符)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箭篠也)多蒼玉丹水出焉(今丹水出上洛縣冢嶺山)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魚(如鯑魚四腳)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貆豬也)名曰豪彘

也夾髀有麁豪長數尺能以脊上豪射物亦自為牝牡貆或作豰吳楚呼為鸞豬亦此類也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多盼木音美目盼之盼枳葉而無傷枳刺
針也能傷人故名云木蟲居之在樹之中有草焉名曰薰音訓草麻葉而
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蘼蕪香草易曰其臭如蘭眉無兩音佩之可
以已癘
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音臾漆水出焉今漆水出岐山北流注于
渭其上多棫橿棫白桵也音域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
多嬰垣之玉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錯未可得詳有獸焉其狀如禺
而長臂善投其名曰囂亦在畏獸畫中似獼猴投擲也有鳥焉其狀如
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音肥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著其
毛羽令人不畏天雷也或作災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無草木逐或作遂水出焉北流注于
渭其中多水玉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獸多猛豹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中豹或作虎鳥多尸鳩尸鳩
布穀類也或曰鶻鵰也鳩或作丘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上多穀柞柞櫟下多杻橿陰多
銀陽多白玉涔水出焉音潛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
注于漢水今河內脩武縣北黑山亦出清水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嶓音波漢水

而東南流注于沔至江夏安陸縣江即沔水囂水出焉北流注於
水或作陽其上多桃枝鉤端鉤端桃枝屬獸多犀兕熊羆羆似熊而
黃白色猛憨能拔樹鳥多白翰赤鷩白翰白鵫也亦名鵫雉又曰白雉有草焉其
葉如蕙蕙香草蘭屬也或以蕙為薰葉失之其本如桔梗本根黑華而
不實名曰蓇蓉爾雅釋草曰榮而不實謂之蓇音骨食之使人無子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椶枏下多菅蕙菅茅類也
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或作谷遺席其皮者不蠱
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翁頭下毛音汲甕之甕名曰櫟音沙
礫礫之食之已痔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
衡香草也可以走馬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食之已癭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皐塗之山薔音色或作薔又作蓄水出焉西
流注于諸資之水塗水出焉南流注于集獲之水其陽
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
礜可以毒鼠今礜石殺鼠音豫蠶食之而肥有草焉其狀如槀茇槀茇香草其
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有獸焉其狀如鹿
而白尾馬足人手前兩腳似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音玃獲有
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或作癎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宮漢惠帝所起疑非此無草
木多竹箭盼水出焉音美目盼之盼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
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𤛎音敏有

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䳇（鸚䳇兒舌脚指前後各兩扶南徼外出五色者亦有純赤白者大如鴈也）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椶枏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金玉其陰多旄牛麢麝（麢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間麝似獐而小有香）其鳥多鸓（音壘）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音巍一音隗）是錞于西海（錞猶堤埤也音章閏反）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淒或作浽）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黃金（采石石有彩色者今雌黃空青碌碧之屬）多丹粟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冢者神鬼之所舍也）其祠之禮太牢（牛羊豕為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或作煬）齋百日以百犧（牲純色者為犧）瘞用百瑜（瑜亦美玉名音臾）湯（或作溫）其酒百樽（溫令熱）嬰以百珪百璧（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罌字謂盂也徐州云穆天子傳曰黃金之罌之屬也）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牷謂牲體全具也左傳曰牲牷肥腯者也）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純緣也五色純之等差其文飾也周禮莞席紛純）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音鈐鐍之鈐或作冷又作塗）其上多銅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或作秦）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藻玉玉有符彩者或作柬音練）多白水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杻橿其鳥多鸚䳇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澤出青珠尸子曰水圓折者有珠）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碧亦玉類也今越嶲會稽縣東山出碧）雄黃（晉太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其中出數千斤雄黃）其木多椶其草多竹涇水出焉（音經）而東流注于渭（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至京兆高陵縣入渭也）其中多磬石（書曰泗濱浮磬是也）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即礬石也楚人名為涅石秦名為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曰石涅也）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翟似雉而大長尾或作鸐鸐雕屬也）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舊說鸞似雞瑞鳥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之）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苕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涇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今在上郡）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㸲牛羬羊白豪（豪貆豬也）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名自叫也見則有兵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其陰多檀楮（楮即穀木）其中多女牀（未詳）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一作見則有兵起馬一作見則爲兵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堊似土色甚白音惡其陰多碧其獸多㸲牛麢羊

又西四百里曰薰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底陽之山底音旨其木多稷柟豫章稷似松有刺細理音即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復可知也其獸多犀兕虎犳㸲牛犳音[illegible]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衆獸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黃金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即雌黃也或曰空青曾青之屬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蕙棠[illegible]之屬也蕙或作菜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麋鹿㸲牛麋大如小牛鹿屬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羅羅是食人羅羅之鳥所未詳也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羊豬爲少牢也白菅爲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鈐所用祭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祈不糈祠不以米毛采言[illegible]雞也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山名南望䍃之澤䍃音遙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搏或作簿東望蠕淵蠕音於然反有木焉員葉而白柎今江東人呼草木子房爲柎音府一曰柎花下鄂音丈夫字或作跗音符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或作夸父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見則天下大水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泚音紫北流注于泑水泑音[illegible]又音黝水色黑也無草木多青雄黃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河南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流注泑澤已復潛行南出于積石山而爲中國河也名泑澤即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泡泡水濆涌之聲也袞咆二音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峚音密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

稷澤（后稷神所馮因名云）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黃帝是食是饗（所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龍蛻也）是生玄玉（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言光鮮也）五味乃馨（言滋香也）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華英又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為玉種）瑾瑜之玉為良（言最善也）（書所謂華之玉或作食更兩音）堅粟精密（說玉理也禮記曰縝密以栗或作栗玉有栗文所謂穀璧也）濁澤有而光（謂潤厚）五色發作（言符彩互映色王子靈符應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割肪黑如醇漆玉之符彩也）以和柔剛（言玉協九德也）天地鬼神是食是饗（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君子服之以禦不祥（今徼外出金剛石石屬而似金有光彩可以刻玉外國人帶之云辟惡氣亦此類也）自峚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此亦神名名之為鍾山之子耳其類皆見歸藏啓筮）其狀如人面而龍身（啓筮曰鍾山之子青人面馬身亦似此狀也）是與欽䲹（音丕）殺葆江于崑崙之陽（葆或作祖）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㟧崖（㟧音遙）欽䲹化為大鶚（鶚鵰屬也音咢）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晨鵠鶚屬猶云晨鳧耳說苑曰雞吠大比奉晨）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鵕鳥（音俊）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即其邑大旱（穆天子傳云鍾山作春字音同耳穆王北升此山以望四野曰鍾山是惟天下高山也百獸之所聚飛鳥之栖也爰有赤豹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穆王五日觀于鍾山乃為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鰩魚（音遙）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鸞雞鳥名未詳也或作欒）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豐穰收熟也韓子曰穰歲之秋）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即蝶螺也）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琅玕石似珠者藏隱也郎干兩音）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即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為銘迹於玄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漢武之為者也）神英招司之（司主也招音韶）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徇謂周行也音巡）其音如榴（音留或作籀未詳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皆光氣炎盛相焜燿之貌）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后稷生而靈知及其終化形遯此澤而為之神亦猶傅說騎箕尾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榣木之有若（榣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為若見尸子）北望諸𣕳（山名）槐鬼離侖居之（離侖其神名）鷹鸇之所宅也（鸇亦鷂屬也莊周曰鴟鴉甘鼠穆天子傳云鍾山上有白鳥青鵰皆此族類也）東望恆山四成（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有窮其總號耳搏一作傅）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水留下之貌也淫音遙）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勃皇未詳）見則其邑有兵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詒後世言增封於崑崙山之上）神陸吾司之（即肩吾也莊周曰肩吾得之以處大山也）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主九城之部界天帝苑圃之時節也）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欽或作爰原或作至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服器服也一曰服事也或作藏）有木焉其狀如棠（棠梨也）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言體浮輕也沙棠為木不可得沉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銘曰安得沙棠刻以為舟汎彼滄海以遨以遊）有草焉名曰薲草（音頻）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河水出焉（出山東北隅也）而南流東注于無達（山名）赤水出焉（出山東南隅也）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氾天亦山名赤水窮于此山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洋水出焉（出山西北隅或作清）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南極穆天子傳曰戊辰濟洋水又曰□天子洋水也）黑水出焉（亦出西北隅也）而西流于大杅（山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杅音于）是多怪鳥獸（謂有一獸九首有一鳥六首之屬也）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是多白玉其中多䱻魚（音滑）其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其音如錄（音□本□□）見則其國大水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司之是天之九德也（九德之氣所生）其神狀如人而犳（之若反）尾其山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穆王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為瑴半瑴為隻）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音龐）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紺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崦嵫山也案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是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牛或作羊）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晉太康七年邵陵扶夷縣檻得一獸狀如豹文有兩角無前兩腳時人謂之狡疑非此）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音姓）是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無草木（黃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丘）洵水出焉（音詢）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

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冒□）

殹也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關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是山也萬物無不有
焉 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 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
其獸皆文尾 或作長 其鳥皆文首 文或作長 是多文玉石實
惟員神磈氏之宮 音隗 是神也主司反景 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 碧亦玉屬 所為
甚怪 多有非常之物 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
石其名曰猙 京氏易義曰音如石相擊音靜也 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
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
火 譌亦妖訛字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
中多文貝 餘泉蚳之類也見爾雅 有獸焉其狀如狸 或作豹 而白首
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 或作貓貓 可以禦凶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 音陽 其上多椶柟下多金玉神
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 今在燉煌郡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也 三青
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 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
穆王西征至于青鳥所解也 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
毫如披蓑 蓑辟雨草衣也音催 其名曰傲㺴 傲噎兩音 是食人有鳥焉
一首而三身其狀如䳄其名曰鴟 䳄似鵰黑文赤頸音洛下句或云扶狩則

死扶木則枯應在上獸原下脫錯在此耳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
耆童老童顓頊之子 其音常如鍾磬其下多積蛇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
西南流注于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
精光赤也 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夫形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為儵忽所鑿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 泑音黝 神蓐收居之 亦金神也人面虎爪白尾執鉞見外傳云 其上多嬰短之玉 未詳 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
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 日形員故其氣象亦然也
神紅光之所司也 未詳其狀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 或作土翠山 無草木多金玉有
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 讙音歡或作原 其音如奪
百聲 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曰奪百物名亦所未詳 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
黃癉病也音旦 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
猗餘兩音 服之使人不厭 不厭夢也周書曰服者不眯音莫禮反或曰眯眯目也 又可
以禦凶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
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

用一吉玉瘞（玉加彩色者也尸子曰吉玉大龜）糈用稷米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蕃（茆鳧葵也蕃青蕃似莎而大音煩）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

北五十里曰勞山多茈草（一名茈莫中染紫也）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洱水出焉（音耳）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茈碧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北二百里曰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鐵其陽多玉辱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硌大石貌也音洛）下多榛楛（榛子似栗而小味美楛木可以為箭詩云榛楛濟濟楛音怙）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扈或作户）其狀如雉以其髯飛（髯咽下須毛也）食之不眴目（音眩）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衆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其木多漆椶（椶樹似栟櫚也）其草多葯虈芎藭（葯白芷別名虈香草也芎藭一名江蘺虈音島畝反）多汵石（汵或音金未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音于）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外傳曰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白虎[illegible]）其鳥多白雉白翟（或作白澤）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櫟檀（櫟即柞）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鴞（鴞似鳩而青色）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于生水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白玉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或無之山二字）涇水出焉（或以此為今涇水未詳）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多㻬琈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𩴾（𩴾亦魑魅之類也音恥回反或作魋）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欽字或作吟音）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鱉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涴水出焉（涴或作溬音冤枉之冤）而北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雄黃白[illegible]

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
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爾雅說駮不道有角及虎爪駮亦在畏獸畫中可以禦
兵養之辟兵刃也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
小木瓜如名曰櫰木音懷食之多力尸子曰木食之人多為仁者名為若木此之
類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音圭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
名曰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或云似虎蝟毛有翼銘曰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
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濛水出焉音蒙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
黃貝貝甲蟲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蠃魚音螺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
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鵌鼠名曰鼵鵌似鷰而黃色鼵如人家鼠而短尾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孔氏尚書傳曰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也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東流
注于河出山東至華陰縣入河其中多鰠魚音騷其狀如鱣魚鱣魚大魚也口在頷下體有連甲也或作鮎鯉動則其邑有大兵或脫以下無從鰠動名濫水出于其西濫音檻西流注于漢水多鴽魮之魚如音鴽魮音毗其狀
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亦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日沒所入山也見離騷奄茲兩音其上
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

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陰多玉苕水或作若出焉而西流
注于海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其中多砥礪磨石也精為砥麤為礪有獸
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喜抱舉人名曰孰
湖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蜼獼猴屬也音遺一音誄見中山經或作背其名自號也或作設設亦呼耳疑此脫誤見則其邑大
旱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
千六百八十里其祠祀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
菅為席
右西經之山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北山經第三　郭氏傳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多机木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飢其上多華草逢水出焉音逢而西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茈石文石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水出諸毗山也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赤背鱓魚似蛇音善其音如梧如人相枝梧聲音吾子之吾食之已疣疣贅也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臂前腳也其音如呼如人叫呼周書曰馬黑青而斑臂獲虞武元狩四年燉煌渥洼水出馬以為靈瑞者即此類也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言角有甲錯也或作厝其名曰䑏疏音歡可以辟火有鳥焉其狀如烏五彩而赤文名曰鵸鵌上已有此鳥疑同名是自為牝牡食之不疽無癰疽病也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魚音由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貆豪豬也音丸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辟凶邪氣也亦在畏獸畫中也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鰼之魚音褶之鰼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癉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椶橿其獸多麢羊其鳥多蕃未詳或云即鴞音煩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桐梧桐也椐樻木腫節中杖椐音袪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於河其獸多橐駝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文貝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䪥菜爾雅有其名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以其尾飛或作髯飛獋音豪名曰耳鼠食之不䐻䐻大腹也見埤蒼音采也又可以禦百毒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碧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題額也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或作春山多葱葵韭山葱名茖大葉桃李山桃榹桃子小不解核也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言佯眠也名曰幽鴳或作嬻嬗鴳音

遇其鳴自呼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蔓連二音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有鳥焉羣居而朋飛朋猶輩也其毛如雌雉名曰鵁音交或作渴也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音如犍牛之犍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音夜食之已嗌痛嗌咽也穀梁傳曰嗌不容粒今吴人呼咽為嗌音隘可以已痸痸癡病也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訆如人呼喚訆音叫名曰那父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躍跳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其中多磁石可以取鐵管子曰山上有磁石者下必有銅音慈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邊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櫟澤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說百尋今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猪鬐此其類也常山亦有長蛇與此形不同其音如鼓柝如人行夜敲木柝音託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椶柟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即河水出昆侖之虛其中多赤鮭今名鯸鮐為鮭魚音圭其獸多兕旄牛或作撲牛撲牛見離騷天問所未詳其鳥多尸鳩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爾雅云窫窳似貙虎爪與此錯軋愈二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水出鴈門山間其中多鰤鰤之魚音沛未詳或作鯖食之殺人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瀤音懷而東北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鱳魚音藻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𤟤音暉其行如風言疾見則天下大風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多枳棘剛木檀柘之屬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鴈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囂水其中多鮨魚音詣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今海中有虎鹿魚及海豨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猪此其類也食之已狂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嚻水出
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
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蟡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亦此類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葱韭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野馬也似馬而小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
注于涂吾之水漢元狩二年馬出涂吾水中也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或作院古字耳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
文首名曰狕音幼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
龜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
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
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言祭不用米皆薶其所用牲玉其山北
人皆生食不火之物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臨汾水上也音填其名曰
管涔之山今在太原郡故汾陽縣北秦容山涔音岑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
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至汾陽縣北西入河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銀之
精也
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赭管子曰山上有赭者
其下有鐵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今在晉陽縣西名汲甕山音瓮其上多玉其下
多銅其獸多閭麋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驢周書曰北唐以閭亦見鄉射
禮其鳥多白翟白鵫即白翰也音于六反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
于汾水東過晉陽南又東入汾其中多鮆魚其狀如儵而赤鱗小魚
曰儵其音如叱食之不驕或作騷臭也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
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
鳥獸鮪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出山之頂停其底也是多白玉
又北四百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
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柏
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
出焉而東流注于印澤其中多騂馬音勃牛尾而白身一
角其音如呼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
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
兒名曰狍鴞是食人為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

也

又北三百里曰北嚻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𤞞（音谷）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鷲鶋（般冒兩音或作夏也）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中熱也音謁）涔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卭澤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鴈門（水名）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似鼠赤毛如刺蝟也彙音渭）而赤毛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夸父（或作舉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治洞下也音洞）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䱻（亦鱓魚字）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錞于北海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瘞（埋之）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擲玉於山中以禮神不埋之也）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今在河内野王縣西北行音户剛反）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還旋旋舞也驒音暉）善還其鳴自訆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鷶（音奔）是善驚其鳴自詨（今吴人謂呼為詨音呼交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出焉（音決）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䱱魚四足其音如嬰兒（䱱見中山經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脚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鮎為䱱音啼）食之無瘕疾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言肉翅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黄是名曰鶌鶋（屈居二音或作嗚）其鳴自詨食之不飢可以已寓（未詳或曰寓猶誤也）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多茈草條菅之水出焉（菅音間）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所未詳也）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其名曰飛鼠

滝水出焉潛于其下(停山底也)其中多黄堊(堊土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
如牛而赤尾其頸腎其狀如勾瞿(言頸上有肉腎 勾瞿斗也音劬)其名
曰領胡其鳴自詨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
彩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詨留水出焉而
南流注于河其中有䱻父之魚(音陷)其狀如鮒魚魚首而
彘身食之已嘔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黄堊
多涅石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書曰至于王屋也)是多石聯水出
焉(音輦)而西北流注于泰澤(地理志王屋山沇水所出聯沇聲相近殆一水耳沇則濟也)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
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即是也)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
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外傳曰景霍以爲城)南望鹽販之澤(即鹽池也今在河東
猗氏縣 或無販字)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藷藇(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單
呼爲藷音儲語有輕重耳)其草多秦椒(子似椒而細葉草也)其陰多赭其陽多玉
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
詨見則其邑有恐(或曰食之不眯)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穆天子傳曰北升孟門九河之隥)其上多蒼玉多
金其下多黄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
多美玉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
陰有玄礵(黑砥石也尸子曰加玄黄砥明色非一也礵音竹篠之篠)高水出焉南流
注于河
又東二百里曰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
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而東南
流注于黄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
蚤林之水出焉(音早)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
于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
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姑習二音)食之不灂(不瞧目也或作皭音醮)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音恭)南注于虖池(呼佗二音下同)
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

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今在上黨郡涅縣）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至滎陽縣東北入河 或出穀遠縣羊頭山也）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音詩云彼汾沮洳）無草木有金玉濝水出焉（音其）南流注于河（今濝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為白溝）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音如倉囷之囷）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入清水 洹音丸）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滏水今出臨水縣西滏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于漳 其水熱）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炎帝神農也 娃惡佳反 語誤或作階）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堙塞也 音因）漳水出焉（音章）東流注于河（或曰出長子縣鹿谷山而東至鄴入清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今在樂平郡沾縣 沾縣故屬上黨）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清漳出少山大黽谷至武安縣南暴宮邑入于濁漳 或曰東北至邑城入于大河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木中枚也 音荀）其草多芍藥芎藭（芎藭一名江蘺 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鱯黽（鱯似鮎而大白色也 黽似蝦蟆小而青 或曰鱯黽一物名耳）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音素各反）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泰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泜水出于其陰（音祗）而東流注于彭水（今泜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于漳水）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皋澤其中有礨石（未詳也 礨音雷 或作壘）（礨磊大石貌 或曰石名）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虖池（呼佗二音）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無草木（上已有此山 疑同名也）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注于虖池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䡛䡛音屋棟之棟其鳴自訆虖池之水出焉今虖池水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而東流注于溇水音樓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液音悅[illegible]之[illegible]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濩音尺蠖之蠖而東流注于虖池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池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溇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今在北地靈丘縣滋水出焉音慈而南流注于虖池其木多椶其草多條滱水出焉音寇東流注于河逕博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易水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鄵水出焉或作[illegible]水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音祈般水出焉音盤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燕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鶹未詳或曰鵂鶹也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未詳或作鯢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音元其鳴自詨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川竅也其名曰羆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未詳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無草木鴈門山即北陵西隃鴈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颲颲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浴即黑水也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藻聚藻茝香草[illegible]音昌代反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不薶所用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東山經第四　郭氏傳

東山經之首曰樕螽之山(樕螽二音)北臨乾昧(亦山名也音妹)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鱅鱅之魚(音容)其狀如犂牛(牛似虎文者)其音如彘鳴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音誄)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

又南三百里曰栒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蚩鼠(音咨)見則其邑大旱沢水出焉(音枳)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出東海今江東水中亦有之)食之無疫疾

又南三百里曰勃亝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音同咸讀之減)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一名黃頰音感)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可以為砭針治癰腫者)諸繩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濼水出焉(音樂)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孖之魚(未詳)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偹蟰(條容二音)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即東嶽岱宗也今在泰山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音如吟恫之恫)其鳴自訆環水出焉東流注于江(一作海)其中多水玉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錞于江(錞猶堤埻也音敦)無草木多瑤碧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茈羸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聛用魚(以血塗祭為聛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聛社音釣餌之餌)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湣澤(音旻)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或作吟)其名曰軨軨(音靈)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皋之山（嶧音亦）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堊（音惡）
皐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其中多蜃珧（蜃蚌屬也珧玉珧亦蚌屬珧音遙）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
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澧音禮）東流
注于余澤其中多珠蟞魚（音鼈）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
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無時氣病也呂氏春秋曰澧水之魚名曰朱蟞六足有珠魚之美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莪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荊
芑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
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言佯死也）名曰犰狳（仇余二音）其鳴自
訆見則螽蝗為敗（螽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亦水玉類）多大蛇有獸焉
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音儒）其鳴自叫見則其國
有恐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
注于涔水其中多鵹鶘（音黎胡）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
訆見則其國多土功（今鵜胡足頗有似人腳形狀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
注于沙澤（一曰緱氏之山）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
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音斃）見則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
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龍蛭二音）其音如嬰
兒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䃌山（音一真反）南臨䃌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
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獆狗其名曰峳峳（音攸）
見則其國多狡客（狡猾也）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
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六
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麋鹿屬角為觡音格）其
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又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殍山（音詳）其上多金玉
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妴胡（音宛）

自訓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即鮇魚音寸）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未詳）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鮪即鱏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別名䱉一名鱑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䟱踵之山（䟱音企）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今河東汾陰縣有瀵水源在地底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即此類也）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蠵觽大龜也甲有文彩似瑇瑁而薄音遺攜反）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鮯之魚（音蛤）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音敏）其上有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即少海也淮南子曰東方大渚曰少海）東望榑木（扶桑二音）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睪之山凡十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為敗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葛苴二音）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音祈）亦食人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鱃魚（今或作鰌鰍字音秋）其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音起）可以服馬（以汁塗之則馬調良）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貝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蘪蕪食之不糟（孚謂反止失氣也）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如人嘔吐聲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而北流

注于皐澤其中多鱃魚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
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
餘如之澤其中多䱻魚音滑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
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
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音庾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
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女楨也冬不凋有獸焉其
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音如翡翠之翡行水則
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言其體含災氣也其銘曰蜚之爲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鴆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鉤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
鱃魚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
七百二十里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中山經第五　　郭氏傳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共水出焉音恭而西流注
于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或作莢黃華
而莢實名曰籜音託可以已瞢音盲有獸焉其狀如鼣鼠
而文題鼣鼠未詳音虺字亦或作虺也其名曰難音那或作熊也食之已癭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其上多橿多櫔木音厲是木也方
莖而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楝楝木名子如指頭白而粘可以浣衣也音練服之不忘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鮪似鱣也赤喙尾赤羽可以
已白癬
又東三十五里曰葱聾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堊黑青
黃堊言有雜色堊也
又東十五里曰涹山音倭其上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扈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
實實如棕莢今似皂莢也名曰植楮可以已癙癙病也淮南子曰貍頭已癙也食之不眯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痤痤癰也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梟谷其中多鐵

谷字

又東十五里曰橿谷之山其中多赤銅（或作檀谷之山）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其中多葌草（亦菅字）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下有水未知此是非）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勞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潏水（音如譎詐之譎）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明山以霍爲名者非一矣案爾雅大山繞小山爲霍）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憂（謂蓄養之也音斐）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是多薝棘（未詳音瞻）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亦曰險山）多礪石文石（礪石石中磨者）少水出焉其中多彫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赤菽（菽豆）食之已聾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銅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縣祭山之名見爾雅）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玉）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鶡（似雉而大青色有毛勇健鬬死乃止音曷出上黨也）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即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純鈞之劍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亦古者以銅爲兵器也）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如人號哭）名曰蠪蚳（上已有此名）食之不眯

又西百二十里曰葌山（音間）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音忘）可以毒魚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凡濟山經之首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擇用毛色)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中次三經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或作獻萯音倍)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或作石)北望河林其狀如蒨如舉(說者云蒨舉皆木名也未詳蒨音倩)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天帝曲密之邑)北望河曲(河千里一曲一直也)是多駕鳥(未詳也或曰駕宜為鵞音加)南望墠渚(水中小洲名渚墠音填也)禹父之所化(鯀化於羽淵為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是多僕纍蒲盧(僕纍蝸牛也蒲盧螟蛉也)䰠武羅司之(武羅神名䰠即神字)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或作首)而穿耳以鐻(鐻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渠)其鳴如鳴玉(如人鳴玉佩聲)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音軫)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鴢(音如窈窕之窈)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朱淺赤也)有草焉其狀如葌(音菅似茅也)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根似藁本亦香草)名曰荀草(或作苞草)服之美人色(令人更美豔)

又東十里曰騩山(音巍)其上有美棗其陰有㻬琈之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居之木(未詳)滽滽之水出焉(滽音容)而北流注于河是多黃貝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九水所潛故曰九都)是山也五曲(曲回五重)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吉猶善也)其狀如人而

虎尾(或作雀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於萯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于民室見呂氏春秋也)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見周禮音悃愊之愊)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釐音狸)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泠石(未聞也泠或作涂)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音耎今鴈門山中出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貉或作貈古字)其名曰麐(音銀)

(或作䕫)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瑌石(言亦出水中)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其陽多玉其陰多蒐(音搜茅蒐今之蒨草也)
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
渠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有獸焉名曰獺(音蒼
頡之頡)其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鬣(鬣生鱗間也)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穀多涂石其上多㻬琈之玉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
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羬羊有木焉其狀如樗其
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可以毒魚(茇作芨)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今在上洛縣南)其上多漆其下多椶浮
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草
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葶薴(葶亭薴寧二音)可以毒魚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䉋其獸
多㸲牛羬羊鳥多赤鷩(音閉即鷩雉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
玄扈之水其中多馬腸之物此二山者洛間也(洛水今出上洛
縣冢嶺山河圖曰玄扈洛汭謂此間也)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
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鷄祈而不
糈([illegible])以彩衣之(以彩飾雞)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曰苟林之山(或作苟林山)無草木多怪石
(怪石似玉也書曰鉛松怪石也)
東三百里曰首山其陰多穀柞草多茉芫(茉山蓟也芫華中藥)其
陽多㻬琈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䳋鳥(音如鈦鉗
之鈦)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墊(未聞)
又東三百里曰縣斸之山(斸音如斤斸之斸)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葱聾之山無草木多摩石(未詳)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亹
冬(本草經曰亹冬一名滿冬今作門俗作耳)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似樗樹材中車轅吳人呼櫄音輴車)
([illegible])其草多芃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堊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谷多金錫
又東十里曰歷山其木多槐其陽多玉
又東十里曰尸山多蒼玉其獸多麖(似鹿而小黑色)尸水出焉南
流注于洛水其中多美玉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其上多穀柞無石餘水出于其陰
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洛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之山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藷藇蕙（蕙香草也）多寇脫（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而莖中有瓤正白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為樹也）有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璇玉（石次玉者也璇音旋）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于玄扈之水（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蘖釀（以蘖作醴酒也）干儛（干儛萬儛干楯也）置鼓（擊之以備）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天神之所馮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刏一牝羊獻血（以血祭也刏猶刲也）嬰用吉玉彩之（又加以繒綵之飾也）饗之（勸強之也）

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在濟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在此山下張良取以合葬爾）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為螫蟲（為螫蟲之長）實惟蜂蜜之廬（言群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禳亦祭名謂禳卻惡氣也）

西十里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廆山（音如環偉之環）其陰多㻬琈之玉其西有谷焉名曰雚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鴒鷚（鈴要二音）其鳴自呼服之不眯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俞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謝水出焉（音謝）而東南流注于洛少水出其陰而東流注于穀水（世謂之慈澗）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洛陂水出于其陰（世謂之百答水）而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茈石文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澗水出于其陰（書曰伊洛瀍澗）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麋石櫨丹（皆未聞）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而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碧綠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今滎陽密縣亦有密山疑非也）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旋龜其狀鳥首而鱉尾其音如判木無草木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鳴石（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因名為石鼓即此類也）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無草木多瑤碧厭染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其西有林焉名曰墦冢（音番）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縣入洛河）其中多珚玉（珚亦玉名音堙也）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其木多樗多𤚘木（今蜀中有𤚘木七八月中吐穗穗成如有鹽粉著狀可以酢羹音備）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蕭蒿見爾雅）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脩辟之魚狀如黽（黽蛙也）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無草木多堊潐水出焉（音譙）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椶枏多竹箭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鷩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今弘農湖縣閿鄉南谷中是也饒野馬山羊山牛也）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珚玉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藷藇多苦辛其狀如橚（即楸字也）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玄礵（黑砥石生水中）緒姑之水出于其陰（緒音諸）而東流注于門水其上多銅門水至于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六月亦歲之中）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與或作輿下同）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禱祀百神則用此石）服之不蠱有草焉其狀如蓍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為簳（中箭笴也）

東三百里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為鼓鐘也）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葉三重也）其名曰焉酸可以為毒（為治）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或無之山字）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䔄草其葉胥成（言葉相重也亦音胥）其華黃其實如菟丘（菟丘菟絲也見爾雅）服之媚於人（為人所愛也一名荒夫草）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即豚字）赤若丹火善詈（好罵人）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有草焉員葉而無莖

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癭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楄音鞭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哩食不噎也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放或作效又作牧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黄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好呼喚也其名曰文文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䔄之山多㻬琈之玉多麋玉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猶言牛棘其根蒼文服者不厥厥逆氣病可以禦兵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龜今吳興陽羨縣有君山山上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眼龜鼈三足者名賁出爾雅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初生先作穗卻著葉花生穗間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不畏雷霆霹靂也音廷搏之廷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鯩魚音倫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多騰魚音騰狀如鱖居逵鱖魚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逵水中之穴道交通者鱖音劌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為瘻瘻癰屬也中多有蟲淮南子曰雞頭已瘻音漏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泰室百草木成囷未詳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像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其上多玉此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詩含神霧云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䱱魚狀如盩蜼未詳盩音周而長距足白而對未詳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音郁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狀如苯音似朮白華黑實澤如蘡薁言子滑澤其名曰䔄草服之不眯上多美石次玉者也啓母化為石而生啓在此山見淮南子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赤實反傷刺下勾也可以禦凶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錞于玄石言蒼玉依黑石而生也或曰錞于樂器名形似椎頭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者不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言此中出蛇故以名之上多少辛細辛也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𦳣草音剛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蘡薁食之不愚言益人智器難之水出焉或作[illegible]而北流注于役水一作侵

又東南十里曰太山別有東小太山今在朱虛縣汶水所出疑此非也有草焉名

曰梨其葉狀如荻荻亦蒿也音狄而赤華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没水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没世謂之嗜潤水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于没水經作沫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北注于河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狀如荊白華而赤實名曰葪栢音計服者不寒令人耐寒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東三十里曰大騩之山今滎陽密縣有大騩山騩因溝水所出音歸其陰多鐵美玉青堊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䓘音狠服之不夭言盡壽也或作芙可以為腹疾為治也一作已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言以羊為薦羞嬰用一藻玉瘞藻玉玉有五彩者也或曰所以盛玉藻藉也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今在南郡界中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杼音椽柱之柱雎水出焉雎音癰疽之疽東南流注于江今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有斑彩也

東北百里曰荊山今在新城沐鄉縣南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其中多犛牛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狸一音來多豹虎其木多松栢其草多竹多橘櫾櫾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出荊山至南郡當陽縣入沮水其中多黃金多鮫魚鮫鯌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皮可飾刀劍口錯治材角今臨海郡亦有之音交其獸多閭麋似鹿而大也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栢多桃枝鉤端神𧈢圍處之音鼉魚之鼉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恒遊于雎漳之淵淵水之府奧也出入有光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麖麂麂似獐而大猥毛豹脚音几其鳥多白鷮似雉而長尾走且鳴音驕多翟多鴆鴆大如鵰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蛇頭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洈水出焉音詭而南流注于漳今洈水出南郡東洈山至華容縣入江也其中多白玉

又東北三百五十里曰綸山音倫其木多梓枏多桃枝多柤栗橘櫾柤似梨而酢澀其獸多閭麈麢㚟㚟似兔而鹿脚青色音綽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郃之山音蛇蛫之蛫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堊其木多杻橿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

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石似玉者音旻）
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樗神涉𧈡處之（徒河切一作𧈡莫遊切）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其木多穀柞柤栗
橘櫾其獸多豹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麈多豕鹿其上多
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其草
多竹其獸多豹虎麢㚟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
桃李梅杏（梅似杏而酢也）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其上多碧
其下多赤錫其草多桃枝鉤端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堊白堊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多赭（赤土）多邽石
（未詳）多寓木多柘（若一作柘）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柘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

多柏（一作栢）
又東南七十里曰讙山其木多檀多邽石多白錫（今白鑞也）郁
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
其陰多赭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雘其木
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生下有草木則蠚死）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獸多豕鹿多白犀
其鳥多鴆

凡荊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
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
（埋之也）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
祈瘞嬰毛一璧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
杻橿其草多菊𦶇洛水出焉東注于江其中多雄黃（雄黃所出）
（水中）其獸多虎豹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東
北流注于海（至廣陽縣入海）其中多良龜（善）多鼉（似蜥蜴大者長二丈有鱗）
（彩皮可以冒鼓）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獸多

犀象多夔牛（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得三十八擔肉即爾雅所謂䰠）其鳥多翰鷩（白翰赤鷩）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邛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山有九折坂出貊貊似熊而黑白駁亦食銅鐵也）東流注大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麈其木多檀柘其草多䪥韭多葯（即藁）空奪（即蛇皮脫也）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山（音居）江水出焉（北江）東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上人牛馬啖之又呼馬絆蛇謂此也）多鰲魚（音贄未聞）其木多楢杻（楢剛木也中車材音酋）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麢㚟犀兕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今呼小青雀曲觜肉食者為竊脂疑此非也）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栒多豫章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曰狏狼（音巴）見則國內有兵（一作國有內亂）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鸏（音[illegible]）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多猨蜼（蜼似獼猴鼻露上向尾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雨則自縣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今在扶風美陽縣西）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其木多梅梓（梅或作楳）多杻楢減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又東三百里曰勾檷之山（音[illegible]之[illegible]柅）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木多櫟柘其草多芍藥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其木多棷樿（棷木未詳也樿木白理中櫛音騶善二音）多楊宣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蛇其獸多閭麋多麈豹虎其鳥多白鷮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其木多豫章楢杻其獸多豕鹿麢㚟其鳥多鴆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今鄴西北有鼓山下有石鼓象懸著山旁鳴則有軍事與此穴殊象而同應）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寇脫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其木多桃枝荊芑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瑊石勁石似玉也音[illegible]）

瑊其木多柤栗橘櫾楢杻其獸多麢㚟其草多嘉榮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赭其木多柤栗橘櫾其中多龍脩（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為席）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雨䰠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先以酒祭神）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席者神之所馮止也）其祠羞酒大牢具嬰毛一璧干儛用兵以禳（禳祓除之祭名儛者持盾武儛也）祈璆冕舞（祈求福祥也祭用玉舞者冕服也美玉曰璆巴不反）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椐多封石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繢之山（音潰）其木多楢杻其草多枝勾（今山中有此草）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木草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企踵二音）見則其國大疫（讚曰跂踵為鳥一足似夔不為樂興反以來災）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多椒椐多柘多堊（一作㴸州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雘其陰多鐵其鳥多鸜鵒（鴝鵒也傳曰鴝鵒來巢音權）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其木多穀柞杻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弞杻（弞義所未詳）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精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大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中次一十一山經荊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音遄）東流注于濟（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淯水）貺水出焉（音況）東南流注于漢其中多蛟（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有白癭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潕水今在南陽舞陰縣音武）東南流注于滎其中多人魚其上多梓柟其獸多麢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今用之殺魚）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去倫反）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堊金玉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櫧（音諸似柞子可食冬夏生作屋柱難腐或作儲）多柏其陽多金其陰多赭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清泠水在西號郊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之）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為也）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藷藇其草多雞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於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赭其木多松栢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梓柟其陰多青雘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名曰鴆（蜚負盤也音翡此更一種鳥非食蛇之鴆也）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今濟水出南陽縣西北山中南入沔）有鳥焉其名曰嬰勺（音字亦同）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似酒勺形）其鳴自呼多㸲牛多羬羊

又東北五十里曰袟篙之山（音彫）其上多松栢机桓（桓葉似柳皮黃不措子似楝着酒中飲之辟惡氣浣衣去垢膩堅正黑可為閒皆一名栝樓也）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栢多美梓其陰多丹雘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軲之山（音枯）其上多杻橿多苴（未詳音苴）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言體有鱗甲音吝）善駚坌（跳躍自撲也鞅奮兩音）食者不風（不畏天風）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黑豹也則今荊州山中出黑虎也）多閭麈多麢㚟其陽多珉其陰多青雘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或作潛）帝臺之漿也（今河東解縣南壇首山上有水潛出停不流俗名為盎漿即此類也）飲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杻橿穀多玉多封石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栢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三足鼈名能見爾雅）食之無蠱疫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硜之山（音）其上多松栢其下多梓櫄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㻬琈之玉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𤝞（音戾）見則其國大疫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蔵山視水出焉（或曰視宜為濯濯水今在南陽也）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如青狗）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雘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苴椆椐 椆未詳也椐音彫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白堊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纍 今虎豆貍豆之屬纍一名縢音誄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鼣鼠 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也音狗吠之吠 白耳白喙名曰狙如 音即蛆 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 音倪 鯢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美堊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三十里曰雅山澧水出焉 音禮今澧水出南陽 東流注于視水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赤金

又東五十里曰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 言枝交互四出 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 婦女主蠶故以名桑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 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嶽也俗謂之岣嶁山 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鳥多鸜鵒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 一名鬼桃 可以為皮張 治皮腫起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鷄穀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楢杻苴其草多薔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移即 音咨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 或作童山 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皐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 脆未聞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穀柞無草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騩之山 上已有此山疑同名 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砥石

又東十里曰踵臼之山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石之山 或作磨 其木多荊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中有美赭其木多苴多䉋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椆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駅餘 音如枳之枳 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奧山其上多柏杻檀其陽多㻬琈之玉奧

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三百里曰杳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凡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獜（音鄰）見則天下大風（獜一作蟒）

凡荊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凡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薦羞反倒牲埋之也）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或作肩）無草木多黃金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今始興郡桂陽縣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又交趾有篥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亦此類也）其上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椆椐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文石（未詳痠石之美）多鐵其木多柳杻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字或作銅宜從水）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蘪蕪葉似蛇牀而香也）

帝之二女居之（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也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此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之意也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為三江之口）

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子曰弋釣瀟湘今所在未詳也瀟音蕭是在九江之間地理志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為九皆東會于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棕柟荊芑竹箭䉋箘䉋箘亦竹類中箭見禹貢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麋鹿麢就就鵰也見廣雅

又東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音詭是可以禦火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其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荊芑柳檀其草多藷藇茱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無草木其獸多豕鹿

又東二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杻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多美銅其木多橿杻檿楮檿山桑也其獸多麢麝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今在潯陽柴桑縣南與廬山相連也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冷石赭其木多柳芑楮桑其獸多麋鹿多白蛇飛蛇即螣蛇乘霧而飛者

又東南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蟲多怪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亦割刺之名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肆竟然後依前埋之也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方言耳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管子地數云封禪之王七十二家也

右五藏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

海外南經第六

郭氏傳

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方上下為六合也），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言自非窮理盡性者，則不能原極其情變）。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陬猶隅也，音騶）。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臆前胅出，如人結喉也）。

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以蟲為蛇，以蛇為魚）。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

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赤，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啟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

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晝隱夜見）。在羽民東，其為人小頰赤肩（當脾上正赤也）。盡十六人（疑此後人所增益語耳）。

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為鳥人面一腳。一曰在二八神東。

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

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畫似獼猴而黑色也）。一曰在讙朱東。

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彗（如彗星狀）。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一曰三毛國。

䖸國在其東（音秩，亦音替），其為人黃，能操弓射蛇（大荒經云：此國自然有五穀衣服）。一曰䖸國在三毛東。

貫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匈人也）。一曰在䖸國東。

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言腳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也。或作頸，其為人交頸而行也）。一曰在穿匈東。

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一曰在穿匈國東。

岐舌國在其東（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一曰在不死民東。

崑崙虛在其東，虛四方（虛，山下基也）。一曰在岐舌東，為虛四方。

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一曰戈（未詳）。

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一身三首。一曰在鑿齒東。

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有五穀也）。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褐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即此長臂人衣也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

狄山帝堯葬于陽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陽城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赤郭亭南皆有堯冢帝嚳葬于陰嚳堯父號高辛今冢在頓丘縣城南臺陰野中也音酷爰有熊羆文虎彫虎也尸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也蜼豹蜼似獼猴離朱木名也見莊子今圖作赤鳥視肉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吁咽所未詳也文王皆葬其所今文王墓在長安鄗聚社中案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洽鳥獸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醊哭泣起土為冢是以所在有冢也亦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鵂鶹之屬視肉虖交所未詳也其范林方三百里言林木氾濫布衍也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也

海外西經第七

郭氏傳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為鳥青赤尾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

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儛九代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舞也乘兩龍雲蓋三層層猶重也左手操翳羽葆幢也右手操環玉空邊等為環佩玉璜半璧曰璜在大運山北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啟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明啟亦仕上天也一曰大遺之野大荒經云大穆之野

三身國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奇肱之國肱或作弘奇音羈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陰在上陽在下文馬即吉良也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其人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

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戚斧也是為無首之民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䱇䱇魚屬祭操俎肉几

䳍鳥鶬鳥次瞻兩音其色青黃所經國亡此應禍之鳥即今梟鵂鶹之類在女祭北䳍鳥人面居山上一曰維鳥青鳥黃鳥所集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為丈夫民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蔽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今弩弦蛇亦此類也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姙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繞也離騷曰水周於堂下也一曰居一門中

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其國在山南邊也大荒經曰岷山之南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繞繚繞此諸夭之野夭音妖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言滋味無不有所願得自在此謂夭野也百獸相與群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或曰龍魚似狸一角一曰鰕音遐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九域之野一曰鼈魚在夭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鼈音惡橫也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言其人體洞白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即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

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或作雒常先入代帝於此取之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腳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腳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一曰長腳或曰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

海外北經第八　郭氏傳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

無䏿之國（音啓或作綮）在長股東爲人無䏿（䏿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息氣息也）身長千里在無䏿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淮南子曰龍身一足）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腳一手反卷曲也）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共工霸九州者）九首以食于九山（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暴難饜）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抵觸厥掘也）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掘塞之而土三沮滔言其血膏浸潤壞也）乃以爲衆帝之臺（言地潤濕唯可以爲臺觀）在崑崙之北（此崑崙山在海外者）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衝猶向也）

深目國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一作日）在共工臺東

無腸之國在深目東（一作南）其爲人長而無腸（爲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爲人兩手聶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illegible]）縣居海水中（縣猶邑也）及水所出入奇物（言盡規有之）兩虎在其東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言及日於將入也逐音胄）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於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爲萬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遯形惡得尋其靈化哉）

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林在其東二樹木一曰博父

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至葱嶺復出注盬澤從盬澤復行南出於此山而爲中國河遂注海也書曰導河積石言時有壅塞故導利以通之）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纓也或曰纓宜作癭）一曰利纓之國

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跂踵國在拘纓東（跂音企）其爲人大兩足亦大（其人行腳跟不著地也孝經鉤命決曰焦僥跂踵重譯款塞也）一曰大踵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言皆長百仞也）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洲環其下（洲水中可居者環繞也）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顓頊號爲高陽冢今在濮陽故帝丘也一曰頓丘縣城門外廣陽里中）九嬪葬于陰（嬪婦）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久

視肉

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遺玉玉石)青鳥視肉楊柳甘柤(其樹枝幹皆赤黃華白葉黑實呂氏春秋曰其山之東有甘柤焉音如柤梨之柤)甘華(亦赤枝幹黃華)百果所生在兩山夾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曰平丘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陶塗兩音見爾雅)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周書曰義渠茲白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案此二說與爾雅同)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即蛩蛩鉅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字玄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於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

山海經第八

海外東經第九

郭氏傳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䑏丘(音嗟或作發)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柤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丘上有樹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䑏丘北

奢比之尸在其北(亦神名也)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以蛇貫耳)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或作堇)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重重在其北(音虹)各有兩首(虹螮蝀也)一曰在君子國北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重重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大荒東經云十尾)

青丘國在其北(其人食五穀衣絲帛)其狐四足九尾(汲郡竹書曰柏杼子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即此類也)一曰在朝陽北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健行人選萬也)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

黑齒國在其北(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可至也異

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一作青蛇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湯谷谷中水熱也湯谷上有扶桑扶桑木也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下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然則羿之鑠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為難也若搜之常情則無理以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則逵義無滯言奇不廢矣

雨師妾在其北雨師謂屏翳也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玄股之國在其北髀以下盡黑故云其為人衣魚以魚皮為衣也食鷗鷗水鳥也音憂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毛民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為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唯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北經云毛民食黍者是矣一曰在玄股北

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食果草實也有一鳥兩頭或曰教民一曰在毛民北為人面目手足盡黑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海內南經第十　郭氏傳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從南頭起之也)

甌居海中(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也，音嘔)。閩在海中(音旻)，其西北有山(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一曰閩中山在海中。

三天子鄣山(音章)在閩西海北(今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邊也。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一曰在海中。

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番隅今番禺縣)。

伯慮國、離耳國(鎪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為飾，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但噉蚌及藷藇也)、彫題國(點涅其面，畫體為鱗采，即鮫人也)、北朐國(音劬，未詳)，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山。一曰相慮。

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為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周書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土螻。爾雅云髴髴如人被髮。大傳曰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海內經謂之贛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腳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中人即病，土俗呼為山都。南康今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猶大荒說地有蜮人，人因號其山為蜮山，亦此類也)。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

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即九疑山也。禮記亦曰舜葬蒼梧之野)，帝丹朱葬于陰(今丹陽縣復有丹朱冢也。竹書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謚也)。

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或作猩猩，字同耳)。狌狌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周書曰：鄭郭狌狌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雞，食之不眯。今交趾封溪出狌狌，土俗人說云狀如豚而腹似狗，聲如小兒啼也)，在舜葬西。

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犀牛似水牛，豬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庳腳，三角)。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聽其獄訟，為之神主)，其衣有血者乃執之(不直者則血見于衣)，是請生(言好生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窫窳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

有木，其狀如牛(河圖玉版說芝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亦此類也)，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言牽之皮剝如人冠纓及黃蛇狀也)。其葉如羅(如綾羅也)，其實如欒(欒，木名，黃本，赤枝，青葉，生雲雨山。或作卵，或作麻，音鑾)，其木若蓲(蓲亦木名，未詳)，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建木青葉，紫莖，黑花，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

氐人國(音觸抵之抵)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盡胸以上人，胸以下魚也)。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今南方蚺蛇吞鹿，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楚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長千尋)。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穆天子傳所謂豪馬者，亦有旄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匈奴(一曰玁狁)、開題之國(音提)、列人之國並在西北(三國並在旄馬西北)。

海內西經第十一　　郭氏傳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猶繫縛也音活）桎其右足（桎械）反縛兩手與髮（并髮合縛之也）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為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物稟異氣出於不然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矣魏時有人發故周王冢者得殉女子不死不生數日時有氣數月而能語狀如廿許人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恒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即此類也）

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百鳥於此生乳解雜毛羽）在鴈門北

鴈門山鴈出其閒在高柳北

高柳在代北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廣都之野）在氐國西

流黃酆氏之國中方三百里（言國城內）有塗四方中有山（今道

在后稷葬西

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東胡在大澤東

夷人在東胡東

貊國在漢水東北（今扶餘國即濊貊故地在長城北去玄菟千里出名馬赤玉貂皮大珠如酸棗也）地近于燕滅之

孟鳥（亦鳥名也）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皆謂其虛基廣輪之高庳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見穆天子傳）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檻欄）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在巖間也）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或作聖）

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禹治水復決疏出之故云導河積石）

洋水（音翔）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西域傳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東夫傳亦日長城外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派別之源耳）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靈淵）開明獸身大類虎（身或作直）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天獸也銘曰開明為獸稟資乾精瞪視崑崙威震百靈）

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五彩玉樹）玗琪樹（玗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

[年氐無郡東五嶺在海水際傳石樹高三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即玉樹之類也于其兩音]不死樹[言常生也]鳳皇鸞鳥皆戴瞂[盾也音伐]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即醴泉也]聖木[食之令人智聖也]曼兑[未詳]一曰挺木牙交[淮南作璇樹璇玉類也]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詞曰帝告巫陽]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為距却死氣求更生]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服常木未詳玗子似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琅玕焉莊周曰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玗琪子謂此人也]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蛟似蛇四腳龍類也]蝮蛇蜼豹鳥秩樹[木名未詳]於表池樹木[言列樹以表池即華池也]誦鳥[鳥名形未詳也]鶽[鵰也穆天子傳曰爰有白鶽青鵰音竹筍之筍]視肉

海內北經第十二　郭氏傳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東向立一曰龜山[杯或作棓字同]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梯謂憑也]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虛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昔盤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狗封之民也]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

犬封國曰犬戎國[黃帝之後卞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為此國]狀如犬[言狗國也]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與狗食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量或作良]乘之壽千歲[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成王時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黃金項若雞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曰駮身朱鬣雞目山海經亦有吉黃之乘壽千歲者惟名有不同耳今博舉之以廣異聞也]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蜪犬如犬青[音陶]食人從首始[或作蚼音鉤]

窮奇狀如虎有翼[毛如蝟]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蜪犬北一曰從足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崑崙東北[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恩德輒共為築立臺觀以標顯其遺跡也一本云所殺相柳也腥臊不可種五穀以為眾帝之臺]

大蠭其狀如螽朱蛾其狀如蛾蛾蚍蜉也楚詞曰玄蜂如壺赤蛾如象謂此也

蟜其爲人虎文脛有䏿言脚有膞腸也音啓在窮奇東一曰狀如

人崑崙虛北所有此同上物事也

闒非人面而獸身青色音榻

據比一云掾比之尸其爲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環狗其爲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

袜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袜即魅也

戎其爲人人首三角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

乘之日行千里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說乃釋之周書曰

夾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謂之侄獸吾宜作虞也

崑崙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

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冰夷人面乘兩龍

畫四面各乘靈車駕二龍一曰忠極之淵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

之山河出其中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胷首齒皆斷異處此蓋形解而神連貌乖而

氣合合不爲密離不爲疏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即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處河大澤澤河

邊溢漫處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言二女神光所燭及者方百里一曰

登北氏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爲王其俗露紒衣服無

鍼功以丹朱塗身不妒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

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蓋千

里蟹也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大鯾居海中鯾即魴魚也音鞭

明組邑居海中音祖

蓬萊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

大人之市在海中

海內東經第十三　　郭氏傳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鉅燕在東北陬

國在流沙中者埻端音敦璽㬇音奐或作繭㬇在崑崙墟東南一曰海內之郡不為郡縣在流沙中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為數十國地和溫宜五穀竪沙居繇音遥月支之國月支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即羬羊也小月支天竺國皆附庸云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墟東南崑崙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地理志崑崙山在臨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今在東海朐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郁音鬱

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今琅邪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邪臺也琅邪者越王勾踐入霸中國之所都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間

韓鴈在海中都州南

始鳩在海中轅厲南國名或曰鳥名也

會稽山在大楚南岷三江首

大江出汶山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東南經蜀郡犍為至江陽東北經巴東建平宜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郡入海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唐浙江是也黟即歙也浙音折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今為永興縣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一曰天子鄣

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今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朝陽縣今屬新野

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環繞也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入江入洞庭下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脉一曰東南西澤

漢水出鮒魚之山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案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為沔水又為滄浪之水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言有四蛇守山下

濛水出漢陽西入江聶陽西漢陽縣屬朱提

溫水出崆峒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今溫水在京兆陰盤縣水常溫也臨汾縣屬平陽

潁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鄢今鄢陵縣屬潁川一曰緱氏縣屬河南音鉤

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今汝水出南陽魯陽

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滎陽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淮極也名一曰淮在期思北期思縣屬弋陽

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郁郅長垣北皆縣名也郅音經北入渭戲北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开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戲也名今新豐縣也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今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弘農華陰縣入河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

入江州城下江州縣屬巴郡

沅水山出象郡鐔城西象郡今日南也鐔城縣今屬武陵音尋入東注江

入下雋西下雋縣今屬長沙音昨兗反合洞庭中水經曰沅水出牂牁且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

贛水出聶都東山今贛水出南康南野縣西北音感也東北注江入彭澤西

泗水出魯東北而南西南過湖陵西而東南注東海入淮陰北今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高平湖陸縣東南經沛國彭城下邳至臨淮下相縣入淮

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

肄水出臨晉西南音如肄習之肄而東南注海入番禺西番禺縣屬南海越之城下也

潢水出桂陽西北山音黄東南注肄水入敦浦西

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書曰導洛自熊耳案水經洛水今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成皋縣亦屬河南也

汾水出上窳北音愈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今汾水出太原晉陽故汾陽縣東南經晉陽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入河皮氏縣屬平陽

沁水出井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懷縣屬河內北有井陘山

濟水出共山南東丘共音恭絕鉅鹿澤絕猶截度也鉅鹿今在高平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碣石也碣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爲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以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潦水出衛皋東出塞外衛皋山玄菟高句驪縣有潦山潦水所出西河注大遼音遼東南注渤海入潦陽潦陽縣屬潦東

虖池水出晉陽城南而西至陽曲北而東注渤海經河間樂成東北注渤海也晉陽陽曲縣皆屬太原入越章武北章武郡名

漳水出山陽東東注渤海入章武南新城[illegible]縣亦有漳水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大荒東經第十四　郭氏傳

東海之外大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望大壑）少昊之國（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少昊孺帝顓頊於此（孺義未詳）棄其琴瑟（言其壑中有琴瑟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水積則成淵也）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晉永嘉二年有鶖鳥集于始安縣南廿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外傳曰焦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案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穀梁傳曰長翟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準斯以言則此大人之長短未可得限度也）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大人時集會其上作市肆也）

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踆或作俊皆古蹲字莊子曰踆於會稽也）

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或作竫音同）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犁䰠之尸（䰠音靈）

有潏山楊水出焉（潏音如譎詐之譎）

有蔿國黍食（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蔿音口偽反）使四鳥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俊亦舜字假借音也）中容人食獸木實（此國中有赤木玄木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使四鳥豹虎熊羆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亦使虎豹好謙讓也）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子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又有乘黃獸乘之以致壽考也）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太平則出而為瑞也）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嬴猶沃衍也音盈）有黑齒之國（齒如漆也）帝俊生黑齒（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姜姓黍食使四鳥

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水伯）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音菊）東極離瞀（三山名也音穀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神人）東方曰折（單吁之）來風曰俊（未詳來風所出也）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節宣風氣時其出入）

東海之渚中（渚島）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以蛇貫耳）踐兩黃蛇名曰禺䝞黃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即禺彊也）禺京處北海禺䝞處東海是惟海神（言分治一海而為神也䝞一本作號）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自髀以下如漆）食使四鳥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也見汲郡竹書）有易殺王亥取僕牛（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為搖民國）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海內有兩人（此乃有易所化作也）名曰女丑（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遯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迹矣范蠡之倫亦聞其風者也）女丑有大蟹（廣千里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柱猶起高也葉似芥菜）有谷曰溫源谷（溫源即湯谷也）湯谷上有扶木（扶桑在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會相代也）皆載於烏（中有三足烏）

有神人面大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彩之鳥相鄉棄沙（未聞沙義）惟帝俊下友（亦未聞也）帝下兩壇彩鳥是司（言山下有舜二壇五彩鳥主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國（音如諠譁之諠）有綦山（音忌）又有搖山有䰝山（音如釜甑之甑）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彩之鳥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

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馬蒼白雜毛為騅）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聚肉有眼）甘華甘柤百穀所在（言自生也）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音婉）北方曰鳧來之風曰狻（言亦有兩名也音剡）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言鳧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間錯知景之短長）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應龍龍有翼者也）殺蚩尤與夸父（蚩尤作兵者）不得復上（應龍遂住地下）故下數旱（上無復作雨者故也）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者）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大荒南經第十五　　郭氏傳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赤水出崑崙山流沙出鍾山也）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出發名國黜惕兩音）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言體合為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流極於此山也）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今在九疑之中）爰有文貝（即紫貝也）離俞（即離朱）鴟久（即鵂鶹也）鷹賈（賈亦鷹屬）委維（即委蛇也）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有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今南方蚺蛇吞鹿亦此類）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天帝神仙藥在此也）黃鳥於巫山司此玄蛇（言主之也）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蓋後裔所出也）姚姓黍食使四鳥（姚姓舜姓也）有淵四方四隅皆達（言淵四角皆旁通也）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音從容之從）舜之所浴也（言舜嘗在此澡浴也）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甘水出甘山極此中也）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

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即卵生也）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黑水出崑崙山）又有賈山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即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者也）有恝恝之山（音如券契之契）又有蒲山澧（音禮）水出焉又有隗山（音隗）其西有丹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音票）有尾山有翠山（言此山有翠鳥也）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極果北不成去痓果（音如風痓之痓未詳）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亦有名字）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音旻）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

有水四方名曰俊壇（水狀似土壇因名舜壇也）

有臷民之國（為人黃色）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言自然有布帛也）不稼不穡食也（言五穀自生也種之為稼收之為穡）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射殺之也）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音惑桑姓食黍射蜮是食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此山出之亦以名云有人方扜弓射黄蛇扜挽也音紆名曰蜮人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蚩尤爲黄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棄其械化而爲樹也是爲楓木即今楓香樹

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音如柤梨之柤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皆長三尺幾姓嘉穀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死塗之山音朽青水窮焉青水出昆侖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音鸞禹攻雲雨攻謂槎伐其林木有赤石焉生欒言山有精靈復變生此木於赤石之上黄本赤枝青葉羣帝焉取藥言樹花實皆爲神藥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國音如橘柚之柚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溪水也出善金二文有異莫知所辨測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

海中有張弘之國或曰即奇肱人疑非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於海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翅不可以飛倚杖之用行而已維宜芑苣穋楊是食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𥝩黑黍皆禾類也苣黍今字作沐旁起柜距三皆

有驩頭之國

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即狄山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支青華玄實有申山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入焉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効其出入暘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黄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黄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有小人名曰菌人音如朝菌之菌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大荒西經第十六　郭氏傳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匝也）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illegible]有禹攻共工國山（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於此山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也）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言亦出自高陽氏也）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或作女媧之腹）化為神處栗廣之野（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栗廣野名媧音瓜）橫道而處（言斷道也）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東或作卒也）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言察日月晷度之節）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爾雅云狂夢鳥即此也）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脚長三丈）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俊宜為嚳嚳第二妃生后稷也）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音胎）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木名音矩）日月所出入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此山多桂及榣木因名云耳）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世本云顓頊娶于滕墳氏之子謂之女祿產老童也）老童生祝融（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創制樂風曲也）

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菟胷以後者裸不見（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青如猨狀（又似猨）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皆群大山）有沃之國（言其土饒沃也）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言其所願滋味無所不備）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璇瑰瑰音回二音）瑤碧白木琅玕（樹色正白今南方有）白丹青丹（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采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也）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敬難黃帝之神）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穆天子傳曰滔水濁繇氏之所食亦此類也）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有女子之國（王頎至沃沮國盡東界問其耆老云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一國在大海中純女無男即此國也）

有桃山有寅山有桂山有于土山有丈夫之國 其國無婦人也
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 張口噓天 名曰鳴鳥爰有百樂
歌儛之風 爰有百種伎樂歌儛風曲 有軒轅之國 其人人面蛇身 江山之南
棲爲吉 即窮山之際也山居爲棲吉者言無凶夭 不壽者乃八百歲 壽者數千歲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姖天門日月所
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於頭上名曰噓 言噓啼也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 世本云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驕福産重及黎 帝
令重獻上天令黎卬下地 古者人神雜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實上天黎實下地獻卬義未詳也 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
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數次舍也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即尸虞也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
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義與羲和浴日同 有玄丹之山 出黑丹也 有
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鴍 音文 黃鷔 音敖 青鳥黃鳥其
所集者其國亡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 孟翼人姓名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 鏊音如敖 日月所入者
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即并封也語有輕重耳 有巫山者有壑
山者有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姖之尸有比翼之鳥有
白鳥青翼黃尾玄喙 鵲 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
有兵 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也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
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 言其尾以白爲點駮
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其水不勝鴻毛 其外有炎火之山投
物輒然 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浣布是也即此山之類 有人戴勝虎齒有豹
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西山經曰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于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遊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 此山萬物盡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薎 或持觶或持俎
有壽麻之國 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懷儋耳
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
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 言其稟形氣有異於人也列仙傳曰玄俗無景 爰有大
暑不可以往 言熱炙殺人也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
尸 亦形天尸之類 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 于章山名 斬耕厥前
耕既立無首走厥咎 逃避罪也 乃降于巫山 自竄于巫山 巫山今在建平巫縣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 即奇肱也吳回祝融弟亦爲火正也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 或作朱威 有

一臂民（北極下亦有一腳人見河圖玉版）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無左臂也）三面之人不死（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玄菟太守王頎至沃沮國問其耆老云復有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解不食而死此是兩面人也呂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鄉也）是謂大荒之野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嬪婦也言獻美人於天帝）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又曰不可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義具見於歸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也）開焉得始歌九招（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也）

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炎帝之孫（炎帝神農）名曰靈恝（恝音如券契之契）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言能乘雲雨也）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言其人變化也）風道此來天乃大水泉（言泉水得風暴溢出道猶從也韓非曰玄鶴二八道從南方西來）蛇乃化為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蘇（淮南子曰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為魚蓋謂此也）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䲰鳥（音觸）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案夏后開即啓避漢景帝諱云

大荒北經第十七

郭氏傳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此皆殊俗所作冢）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凰鳥大物小物（言備有也）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於山（在其山邊也）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言舜林中竹一節則可以為船也）竹南有赤澤水（水色赤也）名曰封淵（封亦大也）有三桑無枝（皆高百仞）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有胡不與之國（一國復名耳今胡夷語皆通然）烈姓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居無衣衣猪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却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強箭以楛為之長尺五寸青石為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所得矢也晉大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作者問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為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書所謂挹婁者是也）有蜚蛭四翼（翡蛭兩音）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亦蛇類也）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麈（今南方蚺蛇食鹿鹿亦麈屬也）有榆山有鯀攻程州之山（皆因其事而名之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音盤）

有叔歜國（音觸）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或作獵音昔）有北齊之國姜姓使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也）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有陽山者有順山者順水出焉有始州之國有丹山（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中）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穆天子傳曰北至廣原之野飛鳥所解其羽乃於此獸絕羣載羽自畢竹書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皆謂此澤也）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一作来）役采生修鞈（音如青鞈之鞈）修鞈殺綽人（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者密同之爲國）是此毛民有儋耳之國任姓（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言在海中名渚東小食謂禺小也）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音匱）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亦在畏獸畫中）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禺也）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爲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無方不可揆測也）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言龍水物以類相感故也）又有無腸之國是任姓（爲人長也）無繼子食魚（消腸膊一當作止）共工臣名曰相繇（相柳也語聲轉耳）九首蛇身自環（言轉旋也）食于九土（言貪殘也）其所歍所尼（歍嘔猶噴吒泥止也）即爲源澤（言氣力）不辛乃苦（言氣酷烈）百獸莫能處（言畏）禹湮洪水殺相繇（禹塞洪水由以蜀毀之也）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言其膏血滂流成淵水也）禹湮之三仞三沮（言禹以土塞之地下宜積土故此）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地下宜積土故衆帝因來在此共作臺）在崑崙之北有岳之山尋竹生焉（尋大竹名）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嚮（言畏工之也）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音如旱魃之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以戰于阪泉之野而滅之見史記）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旱氣在也）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遠徙之也）叔均乃爲田祖（主田之官詩云田祖有神）魃時亡之（畏見逐也）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向水也）先除水道決通溝瀆（言逐之必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盼姓食魚（亦胡類但眼絕深黃帝時姓至也）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神女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一作卞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言自相配合也）是為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犬戎之神名也）

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鬵山（音潛）鮮野山魚山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言有無骨人也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輪顓頊之子食黍有國名曰賴丘有犬戎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三苗之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儋耳人生無骨子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直目正乘（直目目從也正乘未聞）其瞑乃晦其視乃明（言視為晝瞑為夜）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言能請致風雨）是燭九陰（照九陰之幽陰也）是謂燭龍（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燿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云淮南子曰蔽于委羽之山不見天日也）

海內經第十八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偎人愛人（朝鮮今樂浪郡也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也晉大興四年天竺胡王獻珍寶）（偎亦愛也音隱隈）

西海之內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音郝）

西海之內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音如汎濫之汎）

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三水出焉（三水同出一山也）爰有黃金璿瑰丹貨銀鐵皆流于此中（言其中有雜珍奇貨也）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illegible]）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illegible]）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illegible]）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illegible]）

流沙之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即員丘也）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子高仙者也）柏高上下於此至于天（言翱翔雲天往來此山也）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illegible]）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好味[illegible]）百穀自生冬夏播琴（播琴猶言播種方俗言耳）

三一六

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靈壽木名也似竹有枝節)草木所聚(在此叢)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於此羣聚)此草也冬夏不死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樹赤華青)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蝡蛇木食(言不食禽獸也音如輭蠕之蝡)

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今佛書中有此人即鳥夷也)有九丘以水絡之(絡猶繞也)名曰陶唐之丘(陶唐堯號)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此山出名金也尸子曰昆吾之金)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此山出美石)神民之丘(言上有神人)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枝回曲也音如斤斸之斸)下有九枸(根盤錯也淮南子曰木大則根擢音劬)其實如麻(似麻子也)其葉如芒(芒木似棠梨也)大皞爰過(言庖羲於此經過也)黃帝所爲(言若護之也)

有窫窳龍首是食人(在弱水中)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能言)

西南有巴國(今三巴是)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illegible]爲巴人(爲之始祖)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即鄭氏也)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言殷盛也)有巴遂山澠水出焉

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即巴蛇也)

南方有贛巨人(即梟陽也音感)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

有嬴民鳥足(音盈)有封豕(大豬也羿射殺之)有人曰苗民(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大如車轂澤神也)左右有首(歧頭)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委蛇)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齊桓公出於大澤見之遂霸諸侯亦見莊周作朱冠)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言和平也)又有青獸如菟名曰菌狗(菌音如朝菌之菌)有翠鳥有孔鳥(孔雀也)

南海之內有衡山(南嶽)有菌山(音菌)有桂山(或云衡山有菌桂桂員似竹見本草)有山名三天子之都(一本三天子之鄣山)

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音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

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illegible])名曰翳鳥(鳳屬也離騷曰駟玉虬而乘翳)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倕堯巧工也音瑞)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亦貳負危之類也)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黑虎名虪見爾雅)玄狐蓬尾(蓬叢也阻留反[illegible])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言丘上人物盡黑也)有大幽之國

民也居海…有赤脛之民膝已下正赤色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蹏善走詩含神霧曰馬蹄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同猶通言淫之也吳權人姓名緣婦孕三年孕懷身也是生鼓延殳始為侯三子名也殳音殊鼓延是始為鍾世本云毋句作磬倕作鍾為樂風作樂之曲制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即禹父也世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是以互稱之少皞生般般是始為弓矢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之作是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彤弓朱弓矰矢名以白羽羽之外傳曰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也以扶下國言令羿以射道除患扶助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言射殺鑿齒封豕之屬也有窮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也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世本云伏羲作琴神農作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儛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始用牛犂也大比赤陰或作音是始為國得封為國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布猶敷也書曰禹敷土定高山大川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高辛氏火正號祝融降處于江水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頭頂平也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復祝融之所也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故云然洪水滔天滔漫也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踊長五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類也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羽山之郊鯀復生禹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也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鯀績用不成故命禹終其功

山海經終

神異經一卷

（漢）東方朔撰 （晉）張華註

明萬曆新安程氏刻漢魏叢書本

神異經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所載皆荒外之言，怪誕不經。共四十七條。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極斥此書稱東方朔撰、張茂先傳之僞。今考漢書朔本傳，歷敘朔所撰述，言凡劉向所錄朔書俱是，世所傳他事皆非。其贊又言後世好事者取其奇言怪語附著之朔云云。則朔書多出附會，在班固時已然。此書旣劉向七略所不載，則其爲依託，更無疑義。晉書張華傳亦無註神異經之文，則併華註亦屬假借。振孫所疑，誠爲有見。然隋志載此書，已稱東方朔撰、張華註，則其僞在隋以前矣。觀其詞華縟麗，格近齊梁，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與洞冥、拾遺諸記先後並出。故其中西北荒金闕銀盤明月珠事，陸倕石闕銘引用之；其中玉女投壺事，徐陵玉臺新詠序引用之。流傳旣久，固不妨過而存之，以廣異聞。又考廣韻去聲四十一漾收㺒字，說文、玉篇皆所不載。註稱獸似獅子，實本此經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名曰㺒之文。則小學家已相援據，不但文人詞藻轉相採摭已也。隋志列之史部地理類，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類。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旣有異於輿圖，亦無關於修煉，其分隸均屬未安。今從文獻通考列小說類中，庶得其實焉。

神異經

漢　平原東方朔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一州其高千丈圍百丈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條枝敷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樹主一州南北列並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復其州有福遲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一云吉州伯充復者本創復也

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繅不合一繭一斤

有甚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此桑是[redacted]桑但樹長大

荒外有大山其中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南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櫃柤柤梨也稼稼株稼也櫃親櫃也三千歲作花九千歲作實其花紫紫色其實赤色其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張自輔東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葉長七尺廣四尺五色如綠青禾皮如桂桴辛理如甘草味飴實長九尺圍如長無瓤核竹刀剖之如酥得食復見實即滅矣言復見後實熟者壽一萬二千歲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花如朱其實正黃高五十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廣二尺餘似菅苧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棘子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刃刀之屬言地仙者不能飛在地從人去也

東方有樹焉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七尺

名梨如今之柤梨但樹大耳其子徑三尺剖之少瓤白如素和羹食之為地仙衣服不敗辟穀可以入水火也

東南荒中有邪音耶木焉高三千丈或十餘圍或七八尺其枝喬直上不可　也葉如甘瓜二百歲葉落而生花花形如甘瓜復二百歲一落盡而生萼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成熟之後不長不減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萼覆生項言發萼而得成實此不取萬世如故若取下子而留萼萼復生子

如初年月復成熟復二年則成蕚則復生子其子形如甘瓜少穊（音緣）甘美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羅之人緣能得之（多羅國名）一名無葉一名倚驕張茂先注曰驕直上不可那也世人後生不見葉謂之無葉也一名綺縞人見無葉謂之綺縞

東方有樹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名曰桃其子徑三尺二寸小核味和和核羹食之令人壽短食核中人可以治嗽小桃溫潤既嗽人肉滑也

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里餘疾風不能偃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潤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於氣力此棗枝條盛於常棗亦益氣安軀亦

松子云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

南方荒中有涕（音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筍甘美煮食之可以止創癘張茂先注曰子筍也

南方山有耶塿麟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

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蚘蟲人腹中蚘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減多益少凡蔗亦然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紡績其毛織以為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也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以熱其毛八尺可以為褥卧之卻寒其皮可以蒙鼓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為災此類也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會稽常山最多此蛇故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也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　頭文曰天胷文曰侯左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

而飛其羽相切如風雷也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唯夏至
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
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
梅二枚煑之則熟食之可止邪病
南方蚊翼下有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
甞有段卵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
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去也此蟲既細且小因
曰細蠛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長春生以季

夏藏於鹿耳中名嬰媿亦細小也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頭上
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髟髭見人則瞑目開口吐
舌上脣覆面下脣覆胷喜食人舌鼻牽引其戲不與
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麗一名髯狎小兒髯狎可畏
也髟髭字未詳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
好經綸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如飛日行千里百
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鶴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而吞

之亦壽三百歲此人甞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
章與齊桓公言小人也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
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
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獐鹿脯飲
此酒人不生死此　間人與天生同雖男不　婦故
言不生死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
飛名曰苗民書曰竄三苗于三危西裔爲人饕餮淫

泆無禮故竄于此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
引爲威儀居人遇其乘車抵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
爲　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
可食仙藥也一分字恐有誤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
帶以赤蛇繞其項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
百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黃父
西方日宮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

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也淮南子術曰餌丹陽之為金也

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著敗衣手虎爪名獏㺜伺人獨自欲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大石以投其舌乃氣絕而死不然食人腦矣

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

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其毛緝織以為布

南方之獸如鹿豕頭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獸人割取肉不病肉自復其肉惟可作鮓使糯肥美而咋肉不壞吞之不入糯盡更濂肉復作鮓如故愈美名不盡鮓是也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

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禀至陽之為質也海水激浪投其上噏然而盡計其晝夜噏攝無極若熬鹘受其洒汁耳

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海中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鳴悉鳴則潮水應之矣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右手憑青龍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又

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曰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西荒中獸如虎豪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鬭終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張捕之復黠逆知一名倒壽焉

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有闕而立其高百尺

建以五色青石爲牆面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
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西北荒有遺酒追復脯焉其味如鹿脯食一斤復一
斤
東南荒中邪木高三千丈葉如甘瓜子如寒瓜莖
復其頂子味甘如蜜食之令人身有澤不可過三升
令人冥醉半日乃醒唯多羅氏之民緣能得之
東海滄浪洲生强木焉洲人多用作舟楫其上多以
珠玉爲戲物終無所負其木方一寸可載百許斤縱

石鎮之不能沒矣
木梨生南方梨徑三尺剖之少瓤白素和羹食之地
仙可以水火不焦溺矣
木栗出東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葉長五尺廣三寸
名栗其實徑三尺二寸其殼亦其肉黃白味甜食之
令人短氣而渴也
崑崙山上有柰冬生子碧色須玉井水洗之方可食
也
刀味核生南荒中樹形高五十丈實如棗長五尺金

刀剖之則甜若竹刀剖之則飴木刀剖之則酸蘆刀
剖之則辛食之地仙不畏水火白刃
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
西方深山中有山臊長尺餘犯人則病長爆竹聲
西北裔外有大夏山有宮以金爲牆南方裔外岡明
山有宮以赤石爲牆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
爲牆東南裔外闕淸山有宮以青石爲牆西方裔外
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爲牆
北方異國有銀盤大五十丈中有明珠大數丈照千

里
窮其獸似牛而色狸尾長曳地其聲似狗狗頭人形
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嚙而食之逢姦邪者則擒禽
獸而飼之迅疾亦食諸禽獸也
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殼徑三尺三寸殼刺長丈
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多令人短氣而渴
東南海中烜中有溫湖其中有鯉魚長八尺食之宜
暑辟寒風北方有石湖其水恒赤
西北荒中有一金闕相去百丈有明月珠徑二尺光

照二千里
東方裔外有建山其上多橘柚

神異經終

海內十洲記一卷

（漢）東方朔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海內十洲記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十洲者，祖洲、瀛洲、懸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也。又後附以滄海島、方丈洲、扶桑、蓬邱、崑崙五條。其言或稱臣朔，似對君之詞。或稱武帝，又似追記之文。又盛稱武帝不能盡朔之術，故不得長生，則似道家夸大之語。大抵恍惚支離，不可究詰。考劉向所錄朔書無此名。書中載武帝幸華林園射虎事。案文選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註，引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武帝時安有是號。蓋六朝詞人所依託。觀其引衛叔卿事，知出神仙傳；後引五岳真形圖事，知出漢武內傳後也。然自隋志已著於錄，李善註張衡南都賦、宋玉風賦、鮑照舞鶴賦、張衡思元賦、曹植洛神賦、郭璞遊仙詩第一首、第七首、江淹擬郭璞遊仙詩、夏侯元東方朔畫贊、陸倕新刻漏銘，並引其文為證。足見其詞條豐蔚，有助文章。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於莊子北冥條下引此書曰：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則通儒訓詁，且採其文矣。唐人詞賦引用尤多，固錄異者所不能廢也。諸家著錄，或入地理，循名責實，未見其然。今與山海經同退置小說家焉。

海內十洲記

東方朔

祖洲在東海　瀛洲在東海
炎洲在南海　玄洲在北海
長洲在東海　元洲在北海
流洲在南海　生洲在東海
鳳麟洲在東海　聚窟洲在西海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内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

如中國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室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為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為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

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
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
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
也以為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
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
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
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
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
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
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姜等諸物
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
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
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
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
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
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
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
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
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
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
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
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
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扣其樹
亦能自作聲聲如群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
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
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
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
人鳥精或名之為卻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
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卻活不復
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
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
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
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貍而色黃
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
悴尤怪其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
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
是以神麟故為巨象之王鸞鳳必為大鵬之宗
百足之蟲制於螣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
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

雲千呂速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
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
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
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遥辛苦
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
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
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
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
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
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

治也武帝愐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
百禽食啖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
曰猛獸所出或生崐崘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
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
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
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
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
邪迸走蛟龍騰驚處于太上之厩役御獅子名
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儴天
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

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
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
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舐唇良
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礴磹之交光
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
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
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
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
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
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

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
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
內病者數百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
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
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
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
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
不勤慙衛叔卿於階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
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
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

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群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群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崑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

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户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

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艮位名山蓬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於群龍之位惕靈符於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内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摽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具真仙隩墉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觀者矣其北海外

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居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劲草山東有束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爾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廻具有

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岳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山及神洲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

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内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意也

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之肘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晝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

海内十洲記

漢武帝內傳一卷外傳一卷

明鈔本

漢武帝內傳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班固撰。附志著錄二卷，不註撰人。宋志亦註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殆後人因漢武故事僞題班固，遂併此書歸之歟。漢書東方朔傳贊，稱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此書乃載朔乘龍上昇，與傳贊自相矛盾。其不出於固，灼然無疑。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宏景真誥體格相同。考徐陵玉臺新詠序，有靈飛六甲，高擅玉函之句。實用此傳六甲靈飛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語，則其僞在齊梁以前。又考郭璞遊仙詩，有漢武非仙才句，與傳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語相合。葛洪神仙傳所載孔元方告馮遇語，與傳中稱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受二人，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云云相合。張華博物志載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雲車來云云，與此傳亦合。今本博物志雖真僞相參，不足爲證，而李善註文選洛神賦，已引博物志此語，足信爲張華之舊文。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爲乎。陸德明莊子釋文註大宗師篇西王母，亦引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事與今本所載同而文句迥異，或德明櫽括其詞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漢武內傳一卷，屏守居士空居閣校本。（案屏守居士常熟馮舒之別號也。）廣記刪去元靈二曲及十二事篇目，又脫朱鳥窗一段，對過始知此本爲完書。案李商隱詩曰：玉桃偸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又曰：如何漢殿穿鍼夜，又向窗前覷阿環。皆用朱鳥窗事，知古本當有此一段。李善註文選郭璞遊仙詩，引漢武內傳西王母侍女歌曰：遂乘萬龍輴，馳騁眄九野二句，正元靈曲中語，知古本當有此二曲。錢曾所云良是。今檢此本，亦無元靈二曲及朱鳥窗一段，而有十二事之篇目，與曾所說又不同。又玉海引中興書目曰：漢武帝內傳二卷，載西王母事，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終南元都道士游巖所附，今亦無此八事，蓋明人刪竄之本，非完書矣。

漢武帝内傳

孝武皇帝好長生之術常祭名山大澤以求神仙元封元年甲子祭嵩山起神宮帝齋七日祠訖迺還至四月戊辰帝夜閑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侍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為王母所使從昆山來（昆崙山也）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尊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百日清齋不閑人事（不治）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

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室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榑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以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名還使領命錄眞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至七月七日迺脩除宮掖之内設座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帳然九光之燈設玉門之棗蒲桃之酒躬監肴物為天官之饌帝迺盛服立于階下敕端門之内不得妄有窺者内外寂謐（靜也）以俟雲駕至二唱之後（即二更也）

忽天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趣宮庭閒雲中有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復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音乘）獅子或御白虎或騎白麐（音麟）或控白鶴或乘科車群仙數萬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身長一丈同執綵毛之節金剛靈璽帶天策咸住殿前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古兮切上服也）容眸流眄（莫見切）（切衣裾也作彗非）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錦袷襡（上夾下蜀長襦也）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分頭之劍頭上大華結（上花下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卅許脩短得中天姿奄藹雲顏絶世眞靈人也下車登牀帝拜跪問寒温畢立如也因呼帝共坐帝南面向王母母自設膳膳精非常豐珍之肴芳華百果紫芝萎蕤（萎蕤草）盛紛若塡樏（上音田下音螺）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甘氣殊絶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索桃須臾以鑿盛桃七枚大如鴨子形色青以呈王母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桃桃

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錄核(錄留也)母曰何謂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實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如何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過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龢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擊昆庭之鍾又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侍女阮靈華拊五靈之石(拊循也石如鳴球之類也)侍女范成君擊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靈之曲其詞曰大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户披雲沉靈輿倏忽適下土空洞成玄音至靈不容台太真嘘中唱始知風塵苦顧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遂乘萬龍椿馳騁眄九野

二曲曰玄圃遏北臺五城煥嵯峩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瘖少與多撫璈命衆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為此玄雲歌韶盡至韻存眞者歸無邪

歌畢帝乃下地叩頭自陳曰徹(武帝自稱名)受質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政事多闕兆民不和風雨失節五穀無實德澤不建寇盜四海黔首勞斃左口臧半當非其主積皇丘山然少好道仰慕靈仙未能棄祿委榮棲跡山林思絕塵餌因知攸向且捨世尋眞鑽啓無師歲月見及恒慮奄忽不圖天顏頓集今日下臣有幸得瞻上聖是臣宿命合得度世飇垂哀憐賜諸不悟得以奉承切已之教王母曰女(女音汝後同)能賤榮樂卑虛味道自復佳耳然女情恣體慾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其性恣則裂身之車淫為破年之斧殺則響對奢則心爛慾則神隕聚穢命斷以子蕞(在會切)爾之身而宅滅形之殘盈尺之材攻以百仞之害欲此解脫三尸全身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鸎願鼓翼天池朝生之蠹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韻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開悟靜奢侈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道戒思乎靈味務施惠和練惜精氣棄却淫麗令百鏡速遊女行若斯之事將豈無彷彿也如其不爾無為抱石而濟長津矣帝跪受聖戒請事斯語養身之要既聞之矣然體非王石而無生於恒炁非四時而常生

於內攻當卒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循形神
靡錯烝既隨宜則魂魄不滯若使理合其分烝
甄（居延切宰也）其適則形可不枯宅可不廢昔受道
書具以施業之矣遂不獲真驗未為巨益使精
神疲於往來津液勞於出入歲臧其始月虧其
昔形亦漸凋神亦廢落是徹不得所奉於口訣
闇閭塞於明堂爾不審服御可以求求者吐納
可以延年者乞賜長生之術暫悟於行尸之身
若蒙聖誥於即日臣伏聽靈天之教矣王母曰
昔先師元始天王時及閒居登於藂霄之臺侍
者天皇摶桑大帝君及九真諸王十方衆神仙
官爰廷弟子冊房之內說玄徹之言因問我何
為而欲索長存矣吾因避席叩頭請問長生之
術天王登見遺以要言辭深旨幽實天人之玄
觀上帝之竒秘女今日顧聞之乎帝跪曰徹小
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
年欲以朝花之質希晦朔之期雖樂遂流莫知
以濟塗路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仰
之難取咲於世俗之夫豈圖今日遭遇先會一
觀聖姿而精神飛揚恍惚大夢如以涉世千年

救護死歸之日乞願垂哀誥賜徹元元王母曰
將告女要言我曾聞天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
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旅族金英夾草廣山
黃木昌城玉蘂夜山火玉連及鳳林鳴酢（音醋）西
瑶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綠阜太上之藥風實雲
子玉津金漿月精萬壽碧海琅菜蓬萊文醍濁
河七榮動山高柳北采玄都之綺華仰漱雲山
之朱蜜夜河天骨昆吾㳿沫空洞靈瓜四劫一
實宜陵麟膳扶山夜日東掇扶桑之丹椹俯採
長河之文藻素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虬莖（音芝）
天漢巨草南宮火碧西鄉扶老三梁龍華生子
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其太上之所服非中
仙之所保其次藥有八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
白沫出于西丘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雲漿玉酒
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王屋青敷閬風石髓黑河
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東英朱萊
九節交結太微嘉禾瓊華腦實流淵鯨眼赤河
絳璧北及太玄之酪中握二儀之脉雲瀆藂艾
昆丘神雀廣夜莖草流淵青狄真陵雷精玄都
平蓋左食神元右飲玄瀨上屈蘭圓之金精下

摘圓丘之紫柰白水靈蛤八陔赤蕤萬載一生
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
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英太
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
香玄洲飛生八石十芝咸僖九光西流石膽東
滄青錢高丘餘糧精石瓊田太虛還丹盛次金
蘭長光綠草雲童飛千子得服之白日升天此
飛仙之所服地仙之所見也其下藥有松柏之
膏山薑沈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
勝黃菁雲飛赤板桃膠朱英耕麻續斷萎蕤黃
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有數千子
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長享無期上升青天亦
能身生光澤還髮童顏役使群鬼得爲地仙要
且錄此有階漸尋遠勝也是以天官遠妙靈華
別品靈無奇挺眞仙有域今不可謂呼吸六氣
安在一身灌溉三宮近出阿庭淺薄其術棄而
不爲其大體者也夫呼吸御精保明神炁足以
精不脫則永久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和其壽
不已又復不用藥物之煩費營索之劬勞者也
百姓日用故上品謂之自然者矣但不得游乎

十天飛我八外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內亦駐策
衆靈焉夫始款脩之先營其炁太上眞經所謂
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
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
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
氣吞液炁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
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炁二年易血三年易
脉四年易宍肉音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
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易形變化則道成道
成則位爲仙人吐納六炁口中甘香款食靈芝
存得其味微息握吞從心所適炁者水也無所
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丹房
之中微言所說今故侍笈玉女李慶孫書出以
相付子善錄而循焉於是王母言粗畢囑命靈
官使駕龍嚴車款去帝叩頭請留殷勤王母廼
止王母廼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
王九光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劳我
致以愁而劉徹好道適來視之徹了了似可成
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藏不淳關胃彭勃
骨無津液浮反外內宍多精少瞳子不夾三尸

狡亂玄白失時語之王道殆恐非仙才吾久在
人間實謂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
對坐悒悒不樂夫人肯暫来否若能屈駕當停
相須帝不知上元夫人何神人也又見侍女下
殿仍失所在須史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侍
女答相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
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係係無
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
當顛倒先被大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
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須史少留帝因問
上元夫人由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
方玉女之名錄者也當二時許上元夫人至來
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
皆女子年同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木光
彩耀日真靈官也夫人可廿餘天姿清輝靈眸
絕朗著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
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之至腰戴九靈夜光
之冠帶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琳華之綬腰流
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
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之精珍與王母所設者

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
起拜帝問寒温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湎
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
亂目者倍於常人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振根顏
無為之事良有志也王母曰所謂有心哉上元
夫人謂帝曰女好道乎聞數招方士祭山嶽祠
靈神禱河川亦為勤矣而不獲者寔有由也女
胎性暴胎性奢胎性淫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
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鋒鋋良針固難愈
矣暴則使氣奔而神攻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
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真離
而魂穢是故本游而靈臭酷則使喪仁而自攻
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
戰而外絕五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鉞
雖復疲好於長生而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為損
性而自劳乎然猶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
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
悠惠務濟窮賑務施劳念務存孤惜務及身恒
為陰德救濟死厄亘久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
諸淫養爾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

五穀去臭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爾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窟霄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戒妙唱玄發驗其敬肅節度明脩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女於玄都之墟迎女於昆闕之中位以仙官游萬十方吾言之畢矣子厲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兇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延天也輒戰聖令以為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元

元夫人使帝還生王母謂夫人曰卿之戒言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天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無忠志則心疑真信嫌惑之徒勿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發我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

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捨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也但當問篤向之至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女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卷子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之方邪不審其目可得瞻眄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求請當過以付之延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極重豈女穢質所

宜佩乎今且與女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志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察五嶽之高卑名立天柱安于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靈以舍靈仙尊蓬丘以館真人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栖太帝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為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為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群精諸仙玉女聚於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延

因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壠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畫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諸仙珮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迎女雖不正然教訪山澤叩求之志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致禍考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贈女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今雖得其眞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眞逆虛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何以名山靈朝地神總攝萬精驅策百鬼來虎豹役蛟龍子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

下土濁民不識請眞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與眞形脩以度世夫人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齊臣飢渴得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願賜指授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曾扶廣山見青眞小童有此金書祕字云求道益命千端萬緒皆須五帝六甲靈飛之術六丁六壬名字之號得以請命延筭長生久視驅策衆靈役使百神者也其無六甲要事唯守眞形者於通靈之來必無階矣女有心可念故相告篇目耳幸復廣加搜訪爲帝固請不已叩頭流血上元夫人曰吾無此文所以相示十二事者欲令女廣尋博求以參眞形之用耳王母廼告上元夫人曰夫眞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眞招神此術眇邈必當須精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眞形夫人今當授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昔日與夫人共登玄壟朔野及曜眞之山眎王子童王子立廼就吾請求太上隱

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守助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已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何緣今人主啓頼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用此耳王母色不平廼曰若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何緣夫人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妄言則漏妄說則泄說而不傳是謂衒天道此禁豈輕於傳也別勑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世也吾之五嶽真形文廼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為天仙之信豈復應下授之於劉徹也耶直以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脩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但有致靈真之事足以卻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是矣然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

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足以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明師能授人妙術不能使人必為何足其隱之也夫人不當憶問為長桒公子請吾求入光揮疾藥王樹方乎上元夫人有慙色跪謝曰阿環昔初學道於廣都之丘建木丹誠術數未成之時倒景君無常先生此二人蓋太清玄和天之靈官也見授六甲左右靈飛方十二事初授之日二君告阿環曰初學道者聽四十年一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女受傳女男受傳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阿環受書已來凡傳六十八女子貫大女即抱蘭即阿環之弟子也阿環所授者固不可以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往授太微中元君五帝六甲靈飛道虛天光左右策精等方凡十二事與阿環所受者同文一無異也青真男官也未聞復有所授此子先是阿環學入火弟子今正勑取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徹篇目者

意是慾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今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既勤而獲今知天真之珍貴非徒苟執術泄天道矣本情如此阿環主臣願不畢焉阿毋真形之妙靈人傳信天仙寶貴封之金臺佩入紫微廼經行而前衛門大虎却伏抱閑出過太清則振身琁房左邀滄海長揖東蒙右接常陽下盻般桐汎彼八海則乘蚪從龍游此名山則衆真奉迎動有雲輪羽蓋靜可長存永安至術洪矣初不傳地官阿毋今廼授於淫濁之尸賜於枯骨之身可謂太

不宜矣況阿環有六甲下術唯驅策百靈致日月之華精藏匿形影化生萬物出入水火唾叱杳冥徹視反聽收束千精乘虎豹以驅馳乘月華以長生隱淪八地回倒辰星久視輕身與天相傾耳安得及太上之靈書入會之奇文乎用之恥邈可以游景靈之宮紛紛飈飈登流霞之堂臣五嶽之主捉藥醴之觴駕九龍以虛騰落紫鳴而玄翔耶王毋笑曰先失自可怒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勑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來以授

徹也須臾侍女還奉八色玉笈鳳文之蘊玄光明曜真華煒煥云青真小童問訊弟子阿昌言向奉詣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群龍猛獸之數事畢過門受敎承阿毋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廼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如何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輒封一通付徹雖有心求慕實非仙才詎宜以此術傳泄於行尸乎阿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絶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貴勞

而刑士卒縱橫白骨奢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真尊見勑不敢違耳王毋笑曰言此子者誠多過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積屢禱名山真靈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以相掩但自今已去勒脩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怨冤窮鬼、有破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於是上

元夫人離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籙仰
天向帝而祝曰
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玄寐清虚朗明登虚
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眞誠役神形厚
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
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
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
漏必沉於幽冥必慎其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
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眞元始天王入
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
故仙官以青眞小童之號其為器也環朗洞照
聖周萬變玄鏡幽鑒才為眞僞游于扶廣權此
始運宮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存師君從爾所願
不存所授命必傾隕上元夫人祝畢乃一一手
指所施用御度示帝

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
第二篇有六丁通眞逈虚玉女之籙
第三篇有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
第四篇有左乙混沌東蒙之文
第五篇有右庚素收攝殺之律
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隱地入術之方
第七篇有丙丁入火九赤班文之符
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
第九篇有六巳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
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禀十訣六靈威儀
第十一篇有辰戌丑未地眞曲素之訣長生紫
書三五順行
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
凡十二事都畢因復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
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太陰有潛空之妙遁靈
覆機之神秋含春挺千眞之生動則寂應戊坡
靜則川陵緬平所以毫末不移浩嶽可傾赫式
太陽之招神策萬靈而驅馳六戊飛而神暢天
光因景以揚暉西鄉𣪍電而砰磕東㚢空震以
成雷蓋陽靈之日丙赫實九天之元威左乙混

原缺

洞萬物始通陽徹其弁蒼暉應龍輕雲揚景飈胎潜風神形寓於有宅真感應而必鍾萬春廻始是為東蒙右庚素秋歛散聚烝攝萬神而我役白虎動以彭勃少女起而通真延九天之聘視金精地靈來為身衛緘彼邪惡故稱攝役之律壬癸六遁沉淪無根藏蔽萬鋒移行丘山隱地匿影崩流塞川八術六奇萬勝常全佩我六遁乂視長存丙丁入火凌烟雲漢丸赤龍書翳蔚朗煥爾用班符致千靈以朝謁廻由丙神廻丹火以衛散炎光上術㪣手異觀六辛入金飛害銷磨致日精得陽光之珠求月鬼蘷黄水之華能致八石之靈茵能引扶桑之丹霞醎雲漿於丹庭騰碧川於玄河其用少矣有益蓋多佩此六辛必造我家六己石精金液流光變化萬端千載孰當佩我六己易形游行長生畢天無復始終元哉已書甚要難衛子午卯酉大神四界方面峙鎮八禀十訣降靈之來必由齋祭萬事取成於精慎千神求通於此術知我名字天人可致丑辰未戌地真之符游行五嶽當用紫書曲素訣辭可以淩虚三五順行與靈同車寅申巳亥可㨾飛宍紫度炁光內視反聽神辭通達六甲收攝地司游天踐地與真不疑夫此十二事者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祕慎之焉王母曰此皆太靈群文並三天太上所撰或三皇天真所造校定或九天父母真人赤童所出然華書符藏之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藴以蘭簡之帛約以北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諸名真貴靈下遊山川看林岫以肜視察有心之學夫或告之以道德或傳之以天符諸學道未成者受此書文聽四十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授一人無其人八百年併授二人得仙者四千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千年可頓授二人得真者四萬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萬年頓授二人昇太上者四十萬年授一人傳非其人是為泄天道可授而不傳是為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者是為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為慢天藻泄閉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之者身死道路受土形而骸裂閉則日盲耳聾於來生命凋枉而卒没軀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

罸慢則暴終而墮惡道生棄疾於後世復有愈玆罪者則宗斷而族滅同道謂之天親同心謂之地愛爲道者當相親授共均榮辱營守真一珍惜精液恭養和氣氣全神歸必齋靈會如其不爾天降爾禍此皆道之科禁今故相誡不可不慎然此法宜傳但當以年限齋之爾若便有其人不必須限訖而授之也汝欲授五嶽真形者董仲舒似其人也欲行六甲靈飛左右之符者可傳李少君此二人得道者也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與帝靈賓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形書精明俱如向巾器中者王母起立手以付帝又祝曰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津激氣滄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玆通靈世墜滅腐寶歸長生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授帝帝拜稽首王母曰夫始學道符者宜別祭五嶽諸仙真靈潔齋而佩之今亦以六甲雜事須用節度相與可明依案之也若女遂尅明正身反惡脩善復三年七月更來告女要道也須臾殿南朱雀窓中忽有一人來窺看仙官帝驚問何人王母曰女不識此人耶是女侍郎東方朔是我隣家小兒也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此桃此子昔爲太上使令到方丈助三天司命收録仙家朔到方丈但務山水游戲了不共營和氣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蛟鯨陸行山崩境壞海水暴竭黃鳥宿淵妨農芸田沉湎玉酒失卻御之和鶴奏命之科於是九源丈人迺言之於太上太上遂謫斥使在人間去太清之朝令處悲濁之鄉近金華山二仙人及九疑君比爲陳乞以行原之於是帝迺知朔非世俗之徒也時酒酣周宴言請粗畢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駭調清音靈朗玄風四發迺歌步玄之曲辭曰

昔涉玄真道　騰步登太霞　負笈造天關
借問太上家　忽過紫微垣　真人列如麻
渌景清飈起　雲蓋映朱葩　蘭宮敞琳闕
碧空啓瑶沙　丹臺結空構　翳曄生光華
飛鳳蹕甍峙　燭龍倚委蛇　玉胎來絳芷
九色紛相拏　挹景練仙骸　萬劫方童牙
誰言壽有終　扶桑不爲查

王母又命侍女田四飛答歌曰
晨登太霞宮　挹此八玉蘭　夕入玄元闕
采藥掇琅玕　濯足匏瓜河　織女立津盤
吐納挹景雲　味之當一餐　紫微何濟濟
璚輪復朱丹　朝發汗漫府　暮宿句陳垣
去去道不同　且各體所安　二儀設猶存
奚疑億萬椿　莫與世人說　行尸言此難
歌畢因告武帝仙官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別去上元夫人謂帝曰夫李少君者專念精進理妙徽密必得道矣其似末有六甲靈飛之文女當可以示之帝曰諾於是夫人與王母同乘而去臨發人馬龍虎威儀如初來時雲氣勃蔚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廼絕於是帝旣見王母及上元夫人廼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亦有欲去世計數矣而淫色恣性殺伐不休兆人怨於勞役死者怨於無辜其年作甘泉宮通天臺長安蜚廉館朝鮮王攻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八月甘泉宮內出芝草九莖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聯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大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至元封三年春作角觝戲三百人至元封四年又行幸雍祠五畤至元封五年行內守至於盛唐祠虞舜于九疑登灊山天柱山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元封六年行幸回中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又先以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上元夫人下降於武帝王母授帝五嶽眞形圖靈先生經上元夫人授六甲靈飛招眞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稱說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乘虛之數步玄之術諸要妙辭帝乃自撰爲一卷及所授眞形經書六甲靈飛之事帝廼盛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爲軸紫錦爲幃囊安著栢梁臺上數自齋戒整衣服親詣朝拜燒香盥漱然後執省之焉帝自受書以來出入六年意旨自暢高韻自許云以爲神眞見降必當度世強悍氣力不脩至誠廼興起臺館勞弊百姓坑殺降卒遠征夷狄路盈怨嘆流血皋城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夫人之妙誡王母遂不復來也到太初元年

十一月乙丑天火燒栢梁臺於是眞形圖者凡四卷共函燒失王母當以武帝不能從訓故以大災之耳但帝先承王母言以元封三年七月齋戒以五嶽眞形圖授董仲舒登受帝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元封四年七月齋戒以五帝六甲靈飛十二事授李少君登寫受此書得傳行於世者先傳此二君以存矣帝既失書悔不行德自知道喪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雲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再仰望大霧覆之不知所在帝愈懊惱其年禪蒿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仰天自誓重要靈應而終無感春還受計於甘泉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律呂此本王母意也至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以太初三年正月行幸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以太初四年起明光宮改號天漢元年正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至天漢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祠明堂至太始三年五月行幸東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道户錢五千餘鰥寡孤獨者人帛一匹太始四年三月

行幸泰山祠西王母求靈應征和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清齋祠王母上元夫人求應亦不得還行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改號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時秋七月地震湧泉二年春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賜宗室二月帝疾行幸盩厔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前殿三月葬茂陵山陵之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過又有芳香之氣異常陵畢於是墳埏間大霧門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二物是帝所蓄用者忽出在世間人見其誌告之有司有司詰辯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詣鄠市見一人於北車巷賣此二物責素三十匹錢九萬即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名昨來洛市因見詰此二物事實如辯有司以聞二物簿入官還商人勿問帝未崩時先詔以雜書四十餘卷帝所讀玩者使隨身斂於棺內至延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所葬之書盛以金箱書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書月日武帝時侍臣有典書郎冉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是孝武皇帝殯

殮時物也臣時幷以著棺中不知何緣得出耳宣帝大愴然驚愕以書又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安完如故而書箱玉杖忽出地外又物尚鮮盛無黕污也見之者亦甚惑不能名之矣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練尸骸度地戸然後迺得尸解去耳按武帝箱杖雜書先並隨身入槨迺從無間忽然顯出貨杖於市書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有如此者手明武帝之死尚未可知應運靈化又王莽篡位（到地）皇二年莽使通祭漢家諸陵言符瑞之意使者到茂陵聞地中大噫咤而長嘆者四使者悚怖以聞莽莽曰武帝當恨吾祠祭之晚耳又特更祭以太牢

所葬書目

老子經二卷　太上紫文十三卷

靈蹻經六卷　太素中胎經六卷

天柱經九卷　六龍步玄文七卷

馬皇受真術四卷

漢武帝內傳終

漢武帝外傳

武帝既聞王母至言說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並是人跡所不到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俗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帝書記之朔對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跡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淵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涉天光極於是耳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大舟而棲太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冗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下臣所識安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武帝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下當有奇女天子拜之帝使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帝令開其手

數學之手莫能舒帝於是自披手即伸由是得幸號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解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乃產是為昭帝帝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後至甘泉因幸告帝曰妾相運正應為陛下生一男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年必不得歸願陛下自愛言終遂卒既殯不臭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塚開視空棺無尸唯衣履存焉乃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武帝至泰山修封禪石閭泰山道士號稷丘君識之者云且百歲而更少封日帝將上山稷丘君乃冠章甫冠衣黄衣擁琴來迎謂帝曰勿輕上山必傷足帝不從行數里石促指折乃止但祠而返

淮南王好學才藝集天下道書招方士皆榮神氣能雲雨百姓傳云王能致仙人與遊處變化無常或童子或老人王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嘉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帝怒將誅淮南王王知之出令與群臣因去不知所之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帝恐動人情乃令斬王家人首以安百姓名為淮南王收其方書亦頗得黄白之事然非其要法試之多不驗帝既感淮南之道乃徵四方有術之士自燕齊而出者數千人矣

齊人李少翁年二百歲色若童子作諸方術皆有驗帝甚信之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神像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一然後可得昇天昇天然後可至蓬萊歲餘未驗帝漸厭倦少翁又使鬼神方皆驗唯祀太一積年無應帝性急峻甚惑之而少翁愈驕矜帝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藉貿從關東還逢於漕亭謂使者曰為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芳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乃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尸而藏之乃收捕驗問了無蹤跡帝大悔誅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一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會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帝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名方朔朔至呼短人

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來短人不對因指謂帝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帝大驚愈知朔非世上人也短人謂帝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後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帝愈恨又召問方朔朔曰陛下自當知臣不得說終已無言帝以其神不敢逼也

齊人公孫卿謂所忠曰吾有師說秘書言鼎事款因公奏之如得引見以玉羊一為壽所忠許之視其書而有疑謝曰寶鼎事已決矣無所復言公孫卿乃因嬖人平時奏之有札書言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對曰帝得寶鼎神華延年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帝迎日推筭凡二十推百八十歲黃帝乃登仙于天今年得朔旦冬至與黃帝時協臣昧死奏武帝大悅召卿問卿對曰臣受此書於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齊人安期先生同受黃帝言有此鼎書申公常告臣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曾孫焉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得上泰山唯有黃帝漢主當上封封則能登天矣黃帝且與百鬼戰且學仙百餘歲乃得與神通黃帝郊雍祠上帝宿齋三月鬼區尸解而去因葬雍今大鴻塚是其後黃帝接萬靈於明庭甘泉是也昇仙寒門谷口是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小龍群臣及後宮從上龍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帝弓百姓仰望黃帝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故後世號其塚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武帝於是歎曰嗟乎吾誠能及黃帝視去天下如糞土帝祠黃帝塚於喬山顧問公孫卿曰黃帝仙不死有塚何也對曰黃帝仙去群臣思慕無已乃葬其衣冠非真塚也武帝又歎曰吾後昇天群臣亦當思慕持吾衣冠葬於東陵乎

魯女生者長樂人也少好道初服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世傳見之三百餘年後採藥於嵩高山忽見一女人坐山澗中女生知是神人因叩頭再拜稽首乞長生之要良久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者也汝當得仙故得見我我

將授汝寶文祕要可以威制五嶽役使衆靈乃出五嶽真形圖以與之并告其施用節度女生道成一旦與親知故人別云入華山中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於華山廟前顔色更少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甚分明也其五嶽圖與王母文正同今得見於世間者豈不由李少君董仲舒及女生得之仲舒臨去以傳欒巴女生初時以圖傳薊子訓訓後傳封君達君達後入玄丘山臨去傳左元放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黄連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又於山中服鍊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三十者常乘青牛故號爲青牛道士行聞有病殆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与服之或爲下針應手皆愈世多得其效驗都不以姓字語人人通識乘青牛因以青牛爲名聞魯女生得真人五嶽圖連年請求之女生後見授并具告節度君達先在人間二百餘年乃入玄丘山中不知所在臨去以五嶽真形傳左元放元放以傳葛孝先也青牛道士受魯女生言家有五嶽真形一嶽各遣五神來衛護圖書所居山川近止者川澤神又恒遣侍官防身營家凶逆欲見傷害皆反受其殃有相謀議已者五嶽發凶主皆亦驗應於夢想又辟除五方五瘟水火之災可帶履鋒刃此真形寘心精加奉敬敬而甚於君父每事宜有所施行皆先於靜處燒香啓五嶽君也五君恒書道士善事又司道士之奸穢言人之不正不正者禍身奸穢者禍門是以宜深忌慎之道士帶此文形及執持以履山林者百山地源靈主皆出境拜迎形見光景防護遏惡尊貴嶽形信逮我一身鬼神猶執卑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之哉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絶穀遁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病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少君叩頭求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叩起少君於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江川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玄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

迎汝於此因授神丹鑪火飛玄之方誓約口訣畢須臾有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於是還齊戒賈於市商估六國或時為吏或作師醫治病或時賃傭易姓改名遊行處所莫知其有道逮漢武帝之時聞帝招募方士待敬道術而先貧不辦合大藥喟然長嘆語弟子曰老將至矣死將近矣而財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錢必不致辦合藥又吾亦羸拙於斯事也聞天子好道請欲見之求為合丹可得恣意無求不得天子中成者成之不中敗者便捨去吾在世上已五百餘年而不為一權者必不免於蟲蟻之粮矣乃以方上武帝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昇天神仙無窮身生朱陽之羽體備圓光之翼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已遍駕白鴻而九陔立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遠有先師安期先生授臣口訣是以保黃物之可成也於是引見甚尊敬之賜遺無數為立屋地武帝自謂必能使我度世者少君嘗從武安侯飲酒坐中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言與其祖父遊射處老人為小兒時從其祖父識有此人一座盡驚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少君望而識之曰昔齊桓公嘗陳此器於柏寢帝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乃知少君數百歲人也然視之常如年五十許人面色甚好肌膚悅澤尤有光華眉目口齒似十五童子諸侯王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老更少壯饋遺之金錢無限乃密作神丹丹成未服又就帝求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凡十二事帝以元封四年七月以書授少君到元封六年九月少君稱疾上表云陛下思心玄妙志翫長生於是招請道術無遠不至精誠感靈天神斯降自非宿命所適孰能諧合然丹方禁重宜絕臭腥仙法養物仁充蠢動而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鬼市朝有流血之形神丹大道未可得成而臣疾與年偕今者虛疲又不獲躬親齋戒須親彭祖丹砂之變於此邈矣先師安期先生昔所賜金丹之方而有徽若按御度奉法戒爾乃可修用之焉若礬砂虹飛玄朱九轉剖六一而流精奪日採霜雪而月光

風卷徘徊丹霞騰沸龍虎投鉛錫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彤氣立反爾乃駕神虯以上昇騁雲車以涉遠當驗此方之神將明小臣之不妄矣乃以小丹方與帝而稱疾因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武帝覺即遣使者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矣明日少君臨病困武帝自往視并使左右人受其方書未竟而少君絕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此去耳既斂之忽失其所在中表衣帶不解如蟬蛻也於是為殯其衣物百餘日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市者乘青騾帝聞之便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釘亦不脫唯餘履在耳武帝殊益懊恨求少君之不勤也明年柏梁臺火燒失諸祕書妙文也初少君與議郎董仲躬親見仲宿有困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一篇用戊己之草后土脂精艮獸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華體龍銜之草亥月上旬合煎銅鼎童男童女沐浴潔淸調其湯火取使合成服如雞子三枚為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盡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仲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常笑世人服藥學道數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益雖見其有異以為天性非術所致得其藥竟不服又不解從問其方為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又武帝數道其夢恨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半能行身體輕壯所苦了愈藥盡氣力如三十時乃更信世間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問以方意悉不能曉然白髮皆還黑形容甚盛後八十餘乃死臨死謂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懷恨黃泉汝後可行求術人問解之者若長服此藥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遺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澤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玉也可使人得數百年而已耳乃具為說解其方意所用物真名道生合藥服之得壽三百七十歲入雞頭山中不知竟得道不同時卓元成張子仁吳士昇蔡子盛魏仲明張允達服之或得三百歲或得五百歲皆至死不病不傴面不皺理齒

不落髮不白房室不廢此蓋少君凡弊方耳猶使人如此况其上方耶少君當去時密以六甲左右靈飛術十二事傳東郭延以神丹飛玄之方授少君鄉里人薊子訓者此二人後學道並得仙少君又授子訓崑崙神州真形也

東郭延字公游山陽人也少好道聞李少君有道求与相見叩頭乞得執侍巾櫛灑掃之役少君許之見延小心良謹可成臨當去密以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術遁虛招真十二事授延告之曰此亦要道也審而行之亦昇天矣口訣畢而遣去　延遂還家合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寢室中身生光照左右行六甲左右術能占吉凶天下當死者識与不識皆逆知之又役使鬼神收攝虎豹無所不為在鄉里四百歲不老漢建安二十一年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之來迎之比鄰盡見之乃与親故別而辭去云詣崑崙臺臨去先以神丹方五帝靈飛秘要傳尹先生

尹先生諱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以晉元熙元年入南陽太和山中以諸要事授其弟子沂内山世遠延先承少君勑初以靈飛術傳薊子訓子訓亦受傳神丹經

薊達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悟治世俗綜理官無益於年命也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漸久見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禮事少君而師焉少君亦以子訓用心專知可成就漸漸告之以道家事因教令胎息胎食住年止白之法行之二百餘年顏色不老在鄉里与人信讓從事性好清淨常閑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少君既又授子訓無常子大幻化之術按事施行皆効曾見比舍家抱一兒從求抱之失手兒墮地即死其家素尊敬之不敢有悲哀之色而埋之謂此兒命應不成人行已積日轉不能復思之子訓因還外抱兒還家家人恐是鬼乞不復用子訓曰但取無苦故是汝兒也兒識其母喜笑欲往母乃取之意猶不了子訓既去夫婦共往掘視所埋死兒空器中有泥兒長六寸許耳此兒遂長大又諸老人髮畢白者子訓但与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則明旦皆髮黑矣亦無所施爲爲黑可期一年

二百日也亦復有不使人髮黑者蓋神幻之大
變者也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欲見子訓而
無緣致之子訓比居有年少為太學生於是諸
貴人共呼語之卿所以勤苦讀書者欲以課試
規富貴耳但為吾一致薊子訓來能使卿不勞
而達書生許諾乃歸覲事子訓朝夕灑掃立侍
左右如此且二百日子訓語書生曰卿非學道
者何能如此書生曰忝鄉里末流長幼之道自
當爾子訓曰何以不道實而作虛飾邪吾以具
知卿意諸貴人欲得見我我亦何惜一行之勞
而不使卿得榮位乎便可還語諸人吾某月某
日當往書生甚喜到京師具向諸貴人說此意
到期日子訓未行書生父母憂之往視子訓子
訓曰恐我不行邪不使卿見失信當發以食時
去所居書生父母相謂曰薊先生雖不如期至
要是往也定後日書生歸推計之子訓以其日
中時到京師是不能半日行千餘里既至書生
往見子訓子訓問書生曰誰欲見我者書生曰
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乞知先生所止
自當來也子訓曰不須使來吾尚千餘里來寧
復與諸人計此邪卿今日使人人盡語之使各
絕賓客吾日中當往臨時自當擇所先詣書生
如其言語貴人貴人各灑掃到日中子訓往凡
二十三處便有二十三子訓各在一處諸貴人
各各喜自謂子訓先詣之定明日相參問同時
各有一子訓其衣服顏色皆如一而論說隨主
人諮問各各答對不同耳主人並為設酒食之
具以餉子訓皆各家家盡禮飲食之於是遠近
大驚諸貴人並欲詣之子訓謂書生曰諸人謂
我當有重瞳八采故欲見我我亦無所道我不
復往便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道到門
書生言適去東陌上乘青騾者是也於是各各
走馬逐之望見騾徐徐而行各馬逐之不及如
此行半日而常相去一里許不可及乃各罷還
子訓既少君鄉里弟子微密謹慎思證道與隨
侍明匠將足甄綜衆妙矣
王真字叔堅上黨人也少為郡吏年七十乃好
道尋見仙經雜言說郄問人者周宣王時郄問
採薪之人也採薪而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
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唯杜

下史曰此是活國中人其語秘矣其人乃古之漁父也何以知之八百歲人日瞳正方千歲人目理縱橫薪者乃千歲之人也眞讀此書而不觧其旨遂搜問諸所在道士經年而遇有觧其旨者語眞曰此近淺之術也爲可住年支白而已耳乃語訣云巾金巾者恒存肺氣入尼丸中徐徐以繞身身常光澤喻玄泉者漱其口夜而服之使人不老行之七日有效鳴天鼓者朝起常叩齒三十六下使身神安又夜恒存赤氣從天門入周身内外在腦中變爲火以燔身身与火同光如此存之亦名曰鍊形尼丸腦也天門口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嚥之名曰胎食行之勿休也眞受訣施行胎息胎食鍊形之方甚有驗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充美徐行及馬力兼數人自歎曰我行此術唯可不死豈及神丹金玉之方耶乃師事薊子訓子訓授其財後方也魏武帝聞之呼与相見見似年可三十許意嫌其虚詐定按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有少小見眞者乃信其有道甚敬重之郗孟節師事眞十數年眞以蒸丹小餌法授孟節得度世鄉里計眞已四百歲後一旦將三少妾登女几山語弟子言合丹去遂不復還眞一日行三百里孟節能含棗核以不食至十年又能閉氣不息身不動搖若死人可至百日半歲亦有家室此法是眞所習郊閒人之法也孟節爲人質謹不妄言魏武帝爲立茅舍使領諸方士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魏武帝時亦善招求諸方術道士皆虚心待之但諸得道者莫肯告之以要言耳

劉京字太玄南陽人也漢孝文皇帝侍郎也後棄世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朱英丸方合服之百三十歲視之如三十許人後師事薊子訓子訓授京五帝靈飛六甲十二事神仙十洲眞形諸秘要京按訣行之甚效能役使鬼神立起風雨名致行廚坐在立亡而知人吉凶期日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得十年到期皆死其不信者至期亦死周流名山五嶽与王眞俱行悉遍也魏武帝時故遊行諸弟子家皇甫隆聞其有道乃隨事之以雲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隆按合行服之色理日少髮不白齒不落年

三百餘歲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魏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京語皇甫隆曰治身之要當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也玉泉者口中液也朝未起早漱液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過如此者三乃止名曰鍊精使人長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難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驚馬未足喻其嶮墜矣卿性多淫得無當用此自戒乎如京言慮隆不得度世也

漢武帝外傳終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

（漢）郭憲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漢武洞冥記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祿勳，事蹟具後漢書方術傳。是書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獻通考有拾遺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引憲自序，謂漢武明儁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其別錄又於御覽中鈔出，則四卷亦非全書，別錄當即拾遺也。今憲序與拾遺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諸書所引，皆相符合，蓋猶舊本。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事之有無，已不可定。至於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真出憲手。又詞句縟豔，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為之。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採摭，至今不廢，良以是耳。若其中伏生受尚書於李克一條，悠謬支離，全乖事實。朱彝尊乃採以入經義考，則嗜博貪奇，有失別擇，非著書之體例矣。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序

東漢光祿大夫郭　憲　撰

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
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
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略而不取
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可得
而棄況漢武帝明儁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
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顯
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
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
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絶域遐方貢其珍異奇物
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群主也故編次之
云爾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東漢光祿大夫郭　憲　撰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
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煙霧
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崇蘭閣
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青雀群
飛於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
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
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
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
闇誦於口常指揮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
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
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
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
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
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
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黄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
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齧
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

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
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
採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
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
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
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
肉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代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
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
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由臣東遊萬林之野獲
九色鳳雛浴源冊獺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
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
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或
以杪棠爲栧檝或以木蘭文栢爲櫓棹又起五
層臺於月下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冊
雀生於影中藻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
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靈壇祈靈池分光殿
五閒奔雷室七閒望蟾閣十二大土有金鏡廣
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
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以粒如粟
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閒皆以桂爲
柱風來自香帝既耽於靈怪常得冊豹之髓白
鳳之骨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
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
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
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冊汁灑其葉地皆成珠
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
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
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春歸樂謁乃聞三
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帀乃上壇傍
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
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堦上遊塵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輕舉常遊山澤
負挾圖書思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
其易卷懷也編荊爲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亦

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絃可爲布所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紈冰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

兪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爲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埋於延門皮毛皆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荇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彌美因名青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鷖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逐龍舫凌波舫帝嘗遊宴於此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二

東漢光祿大夫郭　憲　撰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烟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鱗鴻錦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嶸嵘細棗出嶸嵘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苡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諃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鷰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鷰釵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

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窗不隔綈紈重幕間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而對曰臣常至昊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臘和之塗布燃照數里

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虎珀鎮雜玉爲簟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洪濯酌瑶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衆與食之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蛟人之舍得淚珠則蛟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水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瑶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酸昔韓終嘗餌此李因名韓終李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媢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安非此耶曰白龍魚鱗綱

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駮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埏為鏁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黄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鷰黄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尊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偓佺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遍枯死而復生豈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濕萬歲不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淵泉飲能盡結海苔為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為樂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弃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駑蹇之驢耳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

應生臣走請州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饑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也

李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眞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恨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瞑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荊而讀書畫地以記數者夕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趍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二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三

東漢光祿大夫郭　憲　撰

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鍾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啣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寗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輒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履水不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黄蛇入水得黄珠一枚色如眞金或言是黄蛇之卵故名蛇珠亦曰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黄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爲布以文石爲牀人形雖小而屋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爲帷幕也

烏哀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

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彗則没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澣浣亦名闇衣柰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嘗如蜜滓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黄帝採首山之金鑄

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前舉刀以示朔恐
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爲鵲赤色飛去
雲中
有鵲嚙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西域獻虎龍高七尺映日有之光如聚炬火有
童子遥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肯
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朔皆異其神化而不測
其年矣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
足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
之膠也
帝常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
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
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闇海玄落之
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
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
光也亦名開日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
雞菱仙人鳧伯子常遊翠水之涯採菱而食之
令骨輕兼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
還常啣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
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
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視雞今善養
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鵠大色
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
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
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菹酒菹以玄草黑黍
金蒲甜柰果以青櫻龍瓜白芊紫莖栗藨地花
氣蒿此蒿於地下宇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蒿其
根倒出亦名金虎蒿草因名紫髯蒿也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
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棹或以木蘭之心爲
檝練實之竹爲篙篙刻石脉之爲纜也石脉出
晡東國細如絲可縋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
此脉縈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爲布也
影娥池中有鱷龜望其群出岸上如連璧弄於
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
影娥池北作鳴鴻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

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雞隨皷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爲
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有喜日鷄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鷄
有丹渠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啣
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亦曰丹毛鳧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滅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三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四

東漢光祿大夫郭　憲　撰

武帝暮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揜烏目不聽下也長其食此草蓋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採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業邀臣入雲端之幕設玄琨雕枕刻黑玉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爲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

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爲栖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爲杖後棄杖而飛鬚化爲丹亦在海傍

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焉取靈䕺布爲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元封三年鄭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四

拾遺記十卷

（前秦）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刻古今逸史本

拾遺記十卷內府藏本

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事蹟具晉書藝術傳。考舊本題之晉代。然嘉實苻秦方士。是時關中雲擾、與典午隔絕久矣。稱晉人者非也。其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後經亂亡殘闕、梁蕭綺搜羅補綴、定爲十卷。并附著所論命之曰錄、卽此本也。綺序稱文起羲炎以來、事迄西晉之末。然第九卷記石虎燋龍至石氏破滅、則事在穆帝永和六年之後、入東晉久矣。綺亦約略言之也。嘉書蓋倣郭憲洞冥記而作。其言荒誕、證以史傳皆不合。如皇娥讌歌之事、趙高登仙之說、或上誣古聖、或下獎賊臣、尤爲乖迕。綺錄亦附會其詞、無所糾正。然歷代詞人取材不竭、亦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歟。虞初九百、漢人備錄。六朝舊笈、今亦存備採掇焉。

拾遺記卷第一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琯校

春皇庖犧

春皇者庖犧之别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脩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且聞聖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開闢于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爲陵成谷世歷推移難

可紀筭比于聖德有踰前皇禮義文物於兹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導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爲瑟均土爲塤禮樂於是興矣調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時未有書契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于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宓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皇

神農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地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圜丘以祀朝日飾瑶階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斯之時漸革庖犧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

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采峻鍰之銅以爲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錄曰謹按周易云伏羲爲上古觀文於天察理於地俯仰二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精粹是以圖書着其迹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改純遠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兹而始降于下代漸相移襲八索載其遐軌九丘紀其淳化備昭籍籙編列柱史考驗先經

刊詳往誥事列方典取徵羣籍博采百家求詳可證按山海經云棠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閭之地其木多文自非道眞俗朴理會冥旨與四時齊其契精靈協其德禎祥之異胡可致哉故使迹感誠著幽祇不藏其寶祇心剪害殊性之類必馴也以降露成池蓄龍為圃及乎夏代世載緜絕時有豢龍之官考諸遐籍由斯立矣

軒轅皇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

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為之祥踴滄海為之恬波泛河沉璧有滭馬羣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九德之臣薰風至眞人集乃厭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劒佩舄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成刊記其年時辭迹皆質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舂雜寶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事出封禪記）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劒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葉靑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曰靑葉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㛹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

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
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
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
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
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
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
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
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
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
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鮑
山鳳水之目也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出班固
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顓頊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
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
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
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
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
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
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
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
藻之輕取以爲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
英之樂其聲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湧海水恬波
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
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
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
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
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疋帝
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絕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
國也

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終採
藥四言詩曰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
老

高辛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
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
族後分於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遊於伊
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
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

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膂焉

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廚也碼碯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黒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

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并諸妖魅塡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堊之山望之峩峩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淸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碼碯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爲器也當黃帝時碼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汙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

三代減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羣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於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

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矣

唐堯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灾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鵹其聲似鐘

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鵶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讃至今不絕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復記其出沒遊海之人猶傳其神偉也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曨不明夜則照

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雞於牖上此之遺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萬國重譯而至有大頻之國其民來朝乃問其災祥之數對曰昔北極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潏高隱於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闇振鬐則五岳波盪當唐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縈天則三河俱溢海瀆同流三河者天河地

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色俱溢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於天故誣妄也此言吸日而星而皆隆抑亦似是而非也故使後來爲之迴惑託以無稽之言特取其愛博多奇之間錄其廣異宏麗之靡矣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壠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

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
道服者得長生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
織茅爲衣卽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死葬之中野百
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尅
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齧金石其舌杪方而
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善養禽獸入
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充祭祀昔黃帝伐蚩尤除諸
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

爲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
異於餘戎狄也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
年山一輸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烏如鵰以翼覆蛟
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
薄蝕矣衆星與雨偕墜舜乃禱海岳之靈萬國稱聖
德之所洽羣祥咸至矣
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
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
雄放置豢龍之官至夏代養龍不絶因以命族至禹
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河汭

錄曰按春秋傳云星隕如雨而夜猶明淮南子曰
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見夫盈虛薄蝕
未詳變於聖典孛彗妖沴著災異於圖册麒麟鬬
鯨魚死雖聞於前經求諸正諾殆將昧焉
錄曰自稽考羣籍伏羲至于軒轅少昊高辛唐虞
之君禪業相襲符表名類未若堯之盛也按易緯
云堯爲陽精叶德乾道粤若稽古是謂上聖惟天
惟大惟堯則之禪業有虞所謂契叶符同明象日
月蓋其載歷遐曠筭紀緜遼德業異紀神迹各殊
考傳聞於前古求僉言於中世而道教參差祥德

遞起指明羣說能無髣髴精靈冥昧至聖之所不
語安以淺末貶其有無者哉劉子政曰凡傳聞不
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何則神化欻忽出隱難常
非虜受之所考筭悄情之所思測至如龍火烏水
之異雲鳳麟蟲之屬魍魎百怪之形欻忽之像憑
風雲而自生因金玉而相化未詳備於夏鼎信莫
記於山經貫月查之誕重明楮賔之說陽燎出於
氷木陰蟲生於炎山易腸倒舌之民蛻骨龍肉之
異憑風雲而託生含雨露而蠢育已表怪於衆圖
方見偉於羣記茫茫遐邈眇眇流文百家迂闊各

尚斯異吁守文於一說者矣

拾遺記卷第一

拾遺記卷第二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中珩校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唯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鯀之靈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能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羣疑衆說並略記焉

錄曰書契之作肇迹軒轅道朴風淳文用尚質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綿退絕載歷縣遠列聖通儒憂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繩之書蟲章鳥篆之記或祕諸巖藪藏於屋壁或逢喪亂經籍事寢前史舊章或流散異域故字體與俗訛移其音旨隨方乎改歷商周之世又經嬴漢簡帛焚裂遺墳殘泯詳其朽蠹之餘采捃傳聞之說是以己亥正於前疑

三家析於後謬千年所述涉乎蒿古與聖叶同適
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據尚書云堯殛鯀於羽山春
秋傳曰其神化爲黄能以入羽淵是在山變爲能
入水化爲魚也歟之依山魚之附水各因其性而
變化焉詳之正典爰訪雜說若眞若似並略録焉
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
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
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
應滅亾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禹盡
力溝洫導川夷岳黄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

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
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
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其遺象也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
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
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
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
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
於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
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

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
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録曰夫神迹難求幽暗罔辨希夷髣髴之間聞見
以之衒惑若夫諸冥理先墳有所指明是以彭生
假見於貝丘趙王示形於蒼犬皆文備魯冊驗表
齊漢遠古曠代事與神同銜珠吐燭之怪精靈一
其均矣若夫茫茫禹跡杳漠神源非末俗所能推
辨矣觀伏羲至于夏禹歲歷悠曠載祀綿邈故能
與日月共輝陰陽齊契萬代百王情異迹至參機
會道視萬齡如旦暮促累劫於寸陰何嗟鬼神之
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殷湯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
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
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
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
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傳說賃爲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
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也
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

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屬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烽燧於是億兆夷民乃歡萬國已靜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其典之類嗟殷亾之晚望周來之遲矣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

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亾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淸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脩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鐫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矣

錄曰三墳五典及諸緯候雜說皆言簡狄吞鷰卵而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說懷感而生衆言各異故紀其殊別也傅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翅旌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磻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則通斯則往賢之明教通人之至規樂天知命信之經言也死且不朽是謂名也烏無聲聲於後裔揚風烈於萬祀譬諸金玉煙埃不能埋其堅貞比之涇濮淄澠不能混其潔澈師延當紂之虐嬌步求存

因權取濟覩時殉生全身獲免所謂困而能通卒以智免故影被丹青形刊金石愛其和樂之功貴其神迹之遠矣至如越思計然之利鐫金以旌其德方斯蔑矣

周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爲吉兆今人幡信皆爲鳥畫則遺象也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

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瑶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燿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京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皃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内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昆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爲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蛇洲蜂岑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爲輞比至京師輪皆銚鋭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煎魚鱉皮骨堅强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蛇洲則以豹皮爲屋於屋内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

師鬚皆白及還至燃丘容皃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羣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麄亡精代代不絶故俗謂之婆侯伎則扶

婁之音訛替至今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卻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老

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泠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采蘭杜包裹以沈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沈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燠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卻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直萬金

錄曰武王資聖智而尅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娛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諸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

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纘后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為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贄於遼險之路瑰寶殊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遊集林籞詭麗殊用之物錯斷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晷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

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

荆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爲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强諫楚人憐之失其旨矣

拾遺記卷第二

拾遺記卷第三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琯校

周穆王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錄曰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事龍馬則同類焉是以荼壘覩其智忌衛相其才抑亦那發於圖緯而列載於寶牒華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禎御名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騄耳驊騮赤驥白聯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遐彌石而轢倒景排閶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彌塵之迹超虛送日之步安能

若是哉望絳官而驤首指瓊臺而一息緊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寔多騂駱駹乎坰野皎質耀乎空谷或素形騧紫被乎青玄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騄裹之倫取其電逝而飈逸騑騑駸駸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不待盛明而皆出歷代之神寶矣次有蒲梢齧膝魚文驪駒之類或擅名於漢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涓正塡列於帝皁進則克服於上襄而驂驔於瑤輅退則羈乘於下圉思馭於帝閑侯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稱遠窺雲路而可難哉使乎韓京孫陽之復執靶豈傷吻弊策伏歷而不進焉自非神微幽邃體照冥遠驅騖發龍窮覩天域詳搜迴古靡得儔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蘤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磄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磄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爲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爲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咈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出穆天子傳）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羣鳳之鳴咈澤出精銅可爲鐘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升雲而去

魯僖公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鴉繞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煙臺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

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烏則其類也

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雖世歷悠遠而記說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躋之極殊鄉異俗莫不臆拜稽顙東升巨人之臺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瑤池而賦詩期井泊而遊博勒石軒轅之丘絕跡玄圃之上自開闢以來載籍所記未有若斯神異者也

周靈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以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沲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錄曰詳覲前史歷覽先誥援神鉤命之說六經緯候之志研其大較與今所記相符語乎幽祕彌深影響故述作書者莫不憲章古策斟酌舊文蓋以至聖之德列廣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盡其眞極崐華不足以匹其高滄溟未得以方其廣含生有識仰之如日月焉夫子生鍾周季王政覆缺愍大

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禮采遺音而正六樂故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者也所謂崇德廣業其謂是乎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自絕筆以來載歷年祀雖可稱算故通人之言有聖將及後來諸疑更發明其華也

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爲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飾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

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謡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温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尺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錄曰夫誘於可欲而正德虧矣惑於聞見志用遷矣周靈之詞乎尒乃受制於奢玩神於亂波蕩正教爲之渝薄淫湎因斯而滋焉何則弱此仙道棄彼儒教覩乎異俗萬代之神絕者也及其化流遐俗風被邊隅非正朔之所被服四氣之所含養而使鬼物隨方而競至奇精自遠而來臻窮天區而盡地域及五常而移四序惚恍形象之間希夷明昧之際難可言也窮幽極智偉哉偉哉凡事君盡禮忠爲令德有違則規諫以竭言非從則奉身以求退故能剖身碎首莫顧其生排戶綴輪知死不去手足銜頭目升楫濟巨川君臣之義斯爲至矣而弘違有犯無隱之誠行求媚以取容身卒見於夷戮可爲哀也容成萇弘竝當矣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熏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算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晉戰國時其書滅絕矣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

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神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

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錄曰莊周云德配天地猶假至言觀乎老氏崇謙柔以爲要挹虛寂以歸眞知大朴之旣淪發玄文以示世孰能辨其虛無究斯深寂是以仲尼貴其德叶以神靈極譽二人以爲龍矣師曠設數千聞卒其春秋之末抱朴子謂爲知音之聖也雖容成之妙大撓之推曆夔襄之理樂延州之聽故未之能過也

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沉湎淫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錄曰夫體國以質直爲先導政以謙約爲本故三風十愆商書以之昭誓無荒無怠唐風貴其遵儉

靈公違詩人之明諷惟奢縱惑心雖追悔於初失能革情於後誅日月之蝕無損明焉伯玉志存規主秉亮爲心師涓識進退之道觀過知仁一君二臣斯可稱矣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鶡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穟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之澄華也爨人視時而叩鍾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鍾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爲飾

秋冬以翡翠爲温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閩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秘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寳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衰亂欲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脩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

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愼裨竈之儔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絶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謂大禽之旨華毳龍袞之服及斯

固陋矣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出班固藝文志）

越謀滅吴畜天下奇寳美人異味進於吴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戸民輸吴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吴吴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吴城蛇門内有朽株尚爲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寳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錄曰易尚謙益書著明謨人臣之體以斯爲上傳曰知無不爲忠也范蠡陳工術之本而句踐乃霸卒王百越稱爲富强斯其力矣故能佯狂以晦跡浮海以避世因三從以別名功遂身退斯其義也

至如寳井遊宮雖奢不惑夫興亾之道匪推之厯數亦由才力而致也觀越之滅吴屈未之禮盡焉薦非世之絶姬收歷代之神寳斯皆跡殊而事同矣博識君子驗斯言焉

拾遺記卷第三

拾遺記卷第四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録

明　吳　琯校

燕昭王　五事

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

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纓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燻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江或伊洛之濱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皃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爲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

不如神而欲御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眞里也

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缾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眞人矣尸羅噴水爲霧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霧霰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

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淸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

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

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河源謂之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錄曰夫含靈稟氣取象二儀受命因生包乎五德故守淳明以循身資施以爲本義緣天屬生盡愛敬之容體自心慈死結追終之慕蓋處物之常情有識之常道是以忠諫一至則會理以通幽神義由心洞祇靈爲之昭感迹顯神著表降羣祥行道不違遠邇旌德美乎異國之人隔絕王化闕聞大道語其國法華戎有殊觀其政教頗令殊俗禮在四夷事存諸詁孝讓之風爲不尚也

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是神蛾之矢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

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帝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

蚌生珠巳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秦始皇 四事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

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胷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為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為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巳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于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柘漂檖龍松寒河星柘岏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璧滌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于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巳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

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請其術教以千世出俗之辯即探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鬢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閽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

纍翌日乃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卧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逵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即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昧之理萬世一時

錄曰夫含靈挺質罕不羨乎久視所以長生苟乖才性企之彌遠何者夫層宮峻宇肆其奢縟約柔曼縱其惑九部六英悅其耳喜怒刑賞肆其威猜靈溺於常滯志意疲於馳策銷竭神慮剪刺天和秦正自以功高三皇世踰五帝取惑徐市身殞沙丘燕昭能延禮羣神百靈響集並欲棄機事以遊員極去塵垢而望雲飛譬猶等溝瀆於天河齊朝菌於椿木超二儀於崑嶺升一匱而坂重漢何則望之與無階矣抱朴子曰學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知雖微鑒仙體而未入玄真蓋由福惑尚多滯情未盡至如神通玄化説變萬端故

曰徐行雲垂之儔駕影乘霞之侶可得齊肩比步焉與之棲息也窮神絕異隨方而來術絕殊形越境而至託神以盡變因變以窮神觸象難名靈怪莫測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術出於萬畢之家方毳羽於洪鑪炎烟火於氷水漏海螺船之屬飛珠沉霞之類千途萬品書籍之所未詳自神化以來神奇莫與爲例豈末代浮誣所能窺仰天齡促知之所效哉今觀子年之記蘇張二人異辭同述或以字音相類或以土俗爲殊驗諸墳史豈惟秦儀之見異者哉

拾遺記卷第四

拾遺記卷第五

晉王嘉撰　梁蕭綺撰

明　吳琯校

前漢上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鼓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曰為天子鑄劒愼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星精為

輔佐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斷虎兕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為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於鑪中俄而煙燄衝天日為之晝晦及乎劒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劒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巳定呂后藏於寳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靈變化其途非一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識所載咸取驗於已往謠歌俚說皆求徵於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編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効為三尺之劒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為陽數亦應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為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為三猾國為木德漢叶火位此

其徵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繭牙出於唇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荅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

以咸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荅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荅聞於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

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莫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見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巵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

成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鎰

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爲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泥金之璽封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焉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眞金鳧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淫

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金鳧也昔始皇爲冢歛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冢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檝金銀爲鳧鴈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工人於冢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冢內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冢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爲怨碑史記略而不錄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床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澈侍者謂水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堦下冰玉俱碎偃以爲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

太初二年大月氐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鷄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鷄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鷄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末世鷄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簒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鷄未至月支國乃飛于天漢聲似鵾鷄翔翔雲裏一名睢鷄昆睢之音相類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

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毛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衢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

國即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錄曰漢興維六國之遺弊天下思於聖德是以黔黎嗟秦亾之晚恨漢來之遲高祖肇基帝業恢張區宇孝惠務寬刑辟以成無爲之治德侔三王教通四海至於武帝世載愈光省方巡岳標元崇號聞禮樂以恢風廣文義以飾俗改律曆而建封禪祀百神以招羣瑞雖欽明茂於唐書文思稱於虞典豈尚茲焉覩乎周孔之教不賚虛無之學武帝修黄老治卻老之方求報無福之祀是以張敞切言使遠斥仙術指以萇弘楚襄懷秦皇徐福之事故新垣之徒卒見夷戮夫仙者尚沖靜以忘形體守寂寞而袪嚣務武帝好微行而尚征伐恢宮宇而廣苑囿永乖長生久視之法失玄一守道之要侮少翁之先誅惑欒大之詭說至如李夫人絪心昵愛專媚蘭閨思沉魂之更生飭新宮以延佇蓋猶嬖惑之寵過熾累心之結未袪欲竦身雲霓之表與天地而齊畢由係風財其可階乎雖未及玄眞頗參神遂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萬象無所隱其精靈考諸仙部驗以衆說未有異於斯乎夫五運遞興數之常理金土之兆魏晉當焉董偃起

自敗珠之徒因庖宰而升寵鶴幸一時富傾海宇內蓄神異之珍衒非世之寶一朝絕愛信盛衰之有兆乎夫爲棺椁者以防螻蟻之患權斂骨之離聖人使合其正禮惡其踰費疾其過薄至如漸臺滅明之儉盛姬秦皇之奢皆失於節用嗟乎形銷神滅欻爲一棺之土爲陵成谷瓊珣美寶奄爲爐塵斯則貴生加死無益身名也宜然長往何憶糞時之盛仲尼云不如速朽斂手足形聖人以斯昭誡豈不尚哉

拾遺記卷第五

拾遺記卷第六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琯校

前漢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難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弄楚辭所謂折芰荷以爲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

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爲舩木蘭爲柂刻飛鸞翔鷁飾於舩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凉風凄凄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毁池臺鸞舟荷芰隨時廢滅今臺無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夭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飢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形似人挾劍横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

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藤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飢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黄蕖

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
如蒲莖如著采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
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
萎黃詔並除焉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
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
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
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為鉤
縎絲為綸丹鯉為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
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為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
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為神異之物

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
皆能言語鷄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
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鷄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
毛羽雖秃落更生久乃悅澤
張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喪盡
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
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爲憂雖夜如晝之明也
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
即鹹俗謂之鹹鄉至昭帝嘉其孝與表銘其邑曰孝
感鄉四時祭祀立廟焉

錄曰夫心迹所至無幽不徹理著於微冥昧自顯
玄戈回魯陽之戈嚴霜感匹夫之歎在於凡倫尚
昭神迹況求之精爽以會蒸蒸之心木石爲之玄
感鳥獸爲之馴集元偉哀號春花以之改葉叔通
晨與朝流然生橫石辛繕表跡於棲鸞銜璺示德
於夢虎郅氏之行類斯道焉按漢昭帝時有黃鵠
下太液池今云淋池蓋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
嘉穀玄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
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
而不實及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奇而說萬世

之瑰偉也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宫以漆爲柱鋪
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
之照宫中美御皆服皁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
簪珮雖如錦綉更以本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宫乃秉
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
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
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
名曰雲雷宫所幸之宫咸以氈綈藉地惡車轍馬跡
之喧雖惑於微行恥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

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也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没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柂枻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裾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裙之處

錄曰夫言端扆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與居有節進止有度出則太師參登車之禮入則少師薦升堂之儀列旌門以周衛脩清宮以宴息成帝輕南面之位微遊姬幸好惑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諫書不云乎弗矜細行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脩裙故使婉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後漢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絶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内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鳷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鳷鵲群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爲異故略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罽文繡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爲官有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

美於形兒又多文辭來觀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廪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庚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閒采綠苔而被皆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揺漾於渠中其水清澄

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皃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竪爲驢鳴於館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眞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錄曰明章兩主丕承前業風被四海威行八區殊邊異服祥瑞輻湊安靈二帝同爲敗德夫悅目快心罕不淪乎情慾自非遠鑒興亡孰能移隔下俗傭才緣心觸乎嗜慾塞諫任邪沒情於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憑威猛以喪家國肆奢麗以覆宗

祀詢考先墳往往而載僉求歷古所記非一販爵鬻官乖分職之本露宿郊居違省方之義成安二帝載世雖遠而亂政攸同驗之史諜訊諸前記迷情狗馬愛好龍鶴非明王之所聞示於後也內窮淫酷外盡荒取悅耳目流聲萬世是以兆妖告禍漢靈以巷陌傾宗酒池裸逐之醜鳴雞長夜之惑事由商乙遠倣燕丹異代一時可爲悲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李傕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

物之助焉兵戈遏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歷后以綉絃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洒帝衣及面潔淨如浣軍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幽祇之所感矣

錄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爾桂可折而不可掩其貞芳伏后履純明之姿懷忠亮之質臨危受命壯夫未能加焉知死不恡馮媛之儔也求之千古亦所罕聞

漢興至於京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弘侈東都繼其繁奢即遵采椽不斵之製尤異靈沼

遵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萬戶之書臺衛城隍之廣自重門擁宇以來未有若斯之費溢也孝哀廣四時之房靈帝修裸遊之館妖惑為之則神怨工巧為之則人虐夷國淪家可為慟矣及夫靈瑞嘉禽艷卉殊木生非其壤詭色詭音不稟正朔之地無涉圖書所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成得而備詳矣歷覽群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足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為一時之智也

錄曰夫后族之盛專挾內主之威皆以黨援強盛肆賈於天下妖幸親政擅椒房之親在昔魏冉富傾嬴國漢世王鳳同拜五侯館第僭於京都嬙姬麗於宮掖瑰賂南金彌玩於王府緹繡雕文被飾

於土木高廊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之靡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麗雖三歸移於管室八佾陳於季庭方之為劣矣郭況內憑姻寵外專聲厲遠采山丹之穴積陶朱程鄭之產未足稱其盛歟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財勢秉溫恭之正守道持盈而自競慎足可謂知幾其神乎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

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為

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嬴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荊為筆尅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

而不食新味也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言諠譁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毋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餅則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食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錄曰觀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該九聖懸日月以來其類少矣逮乎後漢賈任曹之學

並為聖神通生民到今蓋斯而已若顏淵之殆庶幾閒笑張霸何足顯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門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慚焉賈氏之姊所謂知識婦人鑒乎聖也

拾遺記卷第六

拾遺記卷第七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琯校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鄼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皃絕世鄰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為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

之傷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也

錄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董誣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以火德受魏世歷沿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壁因事而來既而柔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要寵媚斯婉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夫彼疑賤延此華軒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

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歎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飭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眾祥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為土德斯為靈徵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眾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麟見於戊巳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巳之壇黃星炳夜又起昴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為檻梟般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仁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鍾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

趨四方聞其神勇皆服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
併巴蜀如鴟銜腐鼠耳彭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
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
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地精靈知
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卷晉初藏
於秘閣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
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
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
嘉瑞亦為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

昔仙人桐君采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為藥服
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
方貢珍怪有虎魄鸞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
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珠獸
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
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
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
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
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
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
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戶牖使內外通光宮
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
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
寶金為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
池臺鞠為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翱翔矣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閹官見
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
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
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

內及諸池井不復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
左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
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頷下有篆書字云是
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
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
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
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燕以為神物於是以
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
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

於金德師曠齊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疑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秘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

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吟伏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哉虞曰子爲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俛然不見疇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上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錄曰王者廓萬宇以爲邦家因海岳以爲城池固是安民養德垂拱而治焉去乎遊歷之費尊於敦敎之道無崇宮室有溥林園采椽不斲大唐如斯昭儉卑宮菲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今三代之王失斯道矣傷財弊力以驕麗相誇瓊室之侈璧臺之富窮神工之奇妙人力勤苦至於春秋王室凌廢

城者作謳疲於勤勞築祈號之宮爲功勤於民怨宋與澤門之役勞者以爲深嗟姑蘇積費於前阿房肴竭於後自以業固河山名超前世毀滅宗祀由斯哀哀竊覩明帝發中區之沃盛感靈所儲比强列代禎祥神寶史不絕書殊方珍貢府無虛月歲據三方稱雄四海而聖教微於堯禹歷代劣於姬漢東觀闕吳西病邛蜀師旅歲興財力日費不能遵養黎元遠瞻前朴宮室窮麗池榭肆其宏廣終取夷滅數其然哉任成淵謀神勇智周祥藝雖來舟蓬家劍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疇事死如生

守以直節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曹洪忠烈爲心愛
親憂國此穆滿之駿方之白鵠可謂齊足者也

拾遺記卷第七

拾遺記卷第八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琯校

吳

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吳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迹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跡晉祚夢之徵焉

錄曰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姙之時夢腸出繞閶門與王子之說爲異夫西方金位以叶晉德與亾之兆後而効焉蓋表吳亾而授晉也夫六夢八徵著明周易援蘭懷日事類而非及吳氏之興年嘉禾之號芳茅之徵信矣至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印璽夫孫氏擅割江東包卷百越吞席漢陽威懾中夏富强之業三雄比盛時有未賓而兵戈歲起每梗心於邛蜀憤慨於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師旅遭之以饑

素夫以遊侈之費塞茲雕靡之塗不欲使四方民勞非無玉工也固能輕彼池山賤斯棘實漢鄙盈車之屑燕棄璞於衡廡沉河底谷義昭攸古移崇簡約豈非高歟及乎吳亡時以六代金璽歸晉聖毋之夢驗矣

吳主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

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拆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納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兒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魄如意撫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兒尚能惑人況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

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主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至于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

錄曰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孌通神抑亦漢遊洛妃之儔荊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嬖覩進

退之機夫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固明矣語乎榮悴譬諸草木華落張弛勢之必然巧言萋斐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見列於前周班趙載詳於往漢異代同聞可爲歎也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巂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揺頭時人以爲吉祥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

錄曰國之將亡其兆先見傳曰明神降之觀其德也及歸命而縛來降斯爲効矣蛇鵠者蟲禽之最靈張氏以爲嘉瑞吳越春秋百家雜說云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埋美人多藏寶物數百年後靈翔於林精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劍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以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感姬前史譏其驕惑嬴博楊孫君子貴其合禮觀夫遠古恒詳中代求諸事迹儉泰相懸至如末世漸相誇矯生恣淫湎死則同殉委積珍寶埃塵滅身

弃於同穴可謂歎歟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犧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座皆云呂蒙囈語通周易

錄曰夫精誠之至叶于幽冥與日月均其明與四時齊其契故能德會三古道合神微若鄭君之感先聖周盤之夢東里迹同事異光彼遐策索隱鉤深妙於玄旨孔門羣說未若呂生之學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
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
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
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
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鬭死者穴
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爲粉噴於瘡上
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
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
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

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
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
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
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
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
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
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
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
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
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
謀夜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
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
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
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
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
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
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

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廄屋側有古塚有伏
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
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
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
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爲之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
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
著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
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服棺槨之惠竺挾
杖而歸所住鄉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
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

見青蘆杖自出門鬬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
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
貨財如山不可筭計內以方諸盆瓶設大珠如卵散
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靑衣童子
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
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不
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
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湯燧旱燥自
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靑衣童子來撲火有靑氣
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

火災鸛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鵁鶄數千頭養於
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
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
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壠駿馬
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周羣妙閑筭術讖說遊岷山采藥見一白猿從絕峰
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
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荅
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
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歷術至顓頊時考定日
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
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通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
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
更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歷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
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
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
是而非

錄曰孫和孫亮劉備並惑於淫寵之玩忘於軍旅
之略猶比強大魏尅伐無功可爲嗟矣周羣之學
通於神明白猿之異有類越人問劍之言其事迂

誕若是而非也夫陰陽遞升五常迭用由水火相
生亦以相滅淮南子云方諸向月津爲水以厭火
災乎糜氏富於珍奇削方諸爲鳥獸之狀猶土龍
以祈雨也鵁鶄之音與方諸相亂蓋聲之訛矣羽
毛之類非可禦烈火於義則爲乖於事則違類先
墳舊典說以其詳焉

拾遺記卷第八

拾遺記卷第九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琯校

晉時事

武帝爲撫軍時府内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釵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厩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

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蘗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禀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爲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即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釵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玆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瑶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醉羌所說之驗

錄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優孟之儔因排說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媚足規範及其排苗詭譎推辭指誡因物而刺言

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通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爲深誡未若甘菰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烟霞咀食流瀣迅乎靈於一朝方塵切於俄頃乎可淫此酣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神達理莫能遥照豈可假於詖辭專求於邪說天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謠訛指怪於纖草一將溺所聞信諸厥術可爲嗟乎

成寧四年立芳蔬圃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日芸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

葉密秋蘂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爲上蔬其味辛色黄爲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仙宮人採帶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歇

錄曰大雅云言采其薇此之類也草木疏云其實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於首陽山采薇而食疑似卉或云神類非一彌相惑亂可以療飢其色必紫百家雜説意旨相符論其形品詳斯香色雖移植芳圃芬美莫儔故蕙蘭有質物性無改

産乎本地逾見芬烈譬諸薑桂豈因地而辛矣當此一代是謂仙蔬寔爲神異

張華爲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蘗蘗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蘗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説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悦一時何用保守靈而取長久至懐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兔遊聚至元熈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熒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内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衛之内及民間園圃皆植紫薇以爲厭勝至劉石姚苻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絶也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黄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絶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

雖滞汚積涅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黄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錄曰帝王之興叶休祥之應天無隱祥地無蔚寶是以因神物以表運見星雲以觀德按周官有馮相氏以觀祥録之數晉以金德故白雲起於灞水山海經及異物志云燃洲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爲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也兩説不同故偕録焉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

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
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
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
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玄洲之上化爲五
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旣失兩手使旁人割裹
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
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
遠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
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

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
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筭者以里計之雷霆常出樹
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
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
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
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膝痕深三
寸牀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
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
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
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
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
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蠡
續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中
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
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
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
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斯國之所記蓋其人
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
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
關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捃
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
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
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采言亦多
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
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
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
截浮疑分爲十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
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
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

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貙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

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爲相弘及封孫皓爲歸命侯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嗟巷哭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至今絕矣池亦填塞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螢聚之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在胡中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

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嘗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覩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皇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

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眞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毁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竝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

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埒射場周廻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埒傍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之形雕斲衆寶以飾楹柱夜往往有光明集諸羌互於樓上時亢旱舂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又爲四時浴室用鍮石珷玞爲堤岸或以琥珀爲缾杓夏則引渠水以爲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褻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氏破滅燋龍猶在鄴城池今夷塞矣

錄曰居室見妬故亦姦巧之恒情因嬌滿愛而非錦之辭入至於惑聽邪諂豈能隔於求媚憑歡藉幸緣和媚而相容是以先寵未退盛衰之萌兆矣

一朝愛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刺之辭乃作石崇功擅時資財業傾世遂乃歌擬房中樂稱恒舞季庭筲室豈獨古之貶乎石虎席卷西京崇麗妖虐刻僭和鸞文物之儀內修三英九華之瑞覊祥遠貢光耀舊都珠璣丹紫飾備於七木自古以來四夷僭掠驕奢僭擬位僉安富有之業莫此比焉

拾遺記卷第九

拾遺記卷第十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琯校

諸名山

崑崙山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汚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

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粉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穟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闕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闕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

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藻爲階有冰水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躶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罽毳焉有鳥名鴻鵝色似鴻形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鴈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霄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

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礰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瑶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蜕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鬭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先著地凝堅可爲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

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舂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随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奸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客莎蘿爲經莎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鵠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鍊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洲

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巒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瑶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

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烏以水精爲月青瑶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棙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皆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廻千里多大鵲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鵲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聞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飢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駁駱如錦扣之片片則蓊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為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

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為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為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脩眉長耳餐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為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算歷劫之數而成丘阜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為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晃昱明粲也西有□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以履爲之

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為勝眾仙所用焉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為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為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燿謂之蒼芝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覩

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迷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迷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采食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劍利土亦

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黄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宴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

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采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絶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采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錄曰按禹貢山海正史說名山大澤或不列書圖著於編雜之部或有乍無或同乍異故使覽者迴惑而疑焉至如列子所說員嶠岱輿瑰奇是聚先墳莫記蓬萊瀛洲方丈各有別名昆吾神異張騫亦云焉覩華戎不同寒暑律人獸禽至其異氣雲水草木怪麗殊形考之載籍同其生類非夫貫遠體大則笑其虛誕俟諸宏博驗斯靈異焉

拾遺記卷之十

拾遺記後序

晉書藝術傳曰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內聰慧明敏便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谷鑿崖穴而居弟子受業者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弃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庵廬而止門人聞而候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當世事皆隨問而對好爲譬諭狀如戲調言未然之理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悟之過了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

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百步而策馬馳返脫衣服弃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言使者還以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在地或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之物亦如之及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適以自隨每事咨之萇既與苻堅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堅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釋道

安疾亟使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同行矣嘉曰師先行吾負債於人未果去得俄然道安亡而嘉戮可謂負債乎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文定公及姚萇死其子興字子略方殺堅以定天下略得之謂也嘉死之日人有壟上見之其所造三章歌讖事過皆驗累世又傳之又著拾遺記十卷其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拾遺記後序終

搜神記二十卷

（晉）干寶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搜神記二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晉干寶撰。寶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時以著作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史稱寶感父婢再生事、遂撰集古今靈異神祇人物變化爲此書。其自序一篇、亦載於傳內。隋志、新舊唐志俱著錄三十卷。宋志作搜神總記十卷、亦云寶撰。崇文總目則云搜神總記十卷、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干寶撰非也。案此條見玉海。此本爲胡震亨秘冊彙函所刻、後以其版歸毛晉、編入津逮秘書者。考太平廣記所引、一一與此本相同。以古書所引證之、裴松之三國志註魏志明帝紀引其柳谷石一條、齊王芳紀引其火浣布一條、蜀志麋竺傳引其婦人寄載一條、吳志孫策傳引其于吉一條、吳夫人傳引其夢月一條、朱夫人傳引其朱主一條、皆具在此本中。劉孝標世說新語註引其盧充金盌一條、劉昭續漢志註五行志荆州童謠條下引其華容女子一條、建安四年武陵充縣女子重生條下引其李娥一條、桓帝延熹七年條下引其大蛇見德陽殿一條、郡國志馬邑條下引其秦人築城一條、故道條下引其旄頭騎一條、李善註王粲贈文叔良詩引其文穎字叔良一條、註思元賦引其張車子一條、註鮑照擬古詩引其大康帕頭一條、劉知幾史通引其王喬飛舄一條、亦皆具在此本中。似乎此本卽寶原書。惟太平寰宇記青陵臺條下引其韓憑化蛺蝶一條、此本乃作化鴛鴦。郭忠恕佩觿上篇稱干寶搜神記以琵琶爲頻婆、此本吳赤烏三年豫章民楊度一條、凡三見琵琶字。安陽城南亭一條、亦有琵琶字。均不作頻婆。又續漢志註地理志緱氏條下引其延壽亭一條、巴郡條下引其澤中有龍鳴鼓則雨一條、五行志建安七年醴陵山鳴條下引其論山鳴一條、李善蜀都賦註引其澹臺子羽一條、陸機皇太子宴元圃詩引其程猗說石圖一條、此本亦皆無之。至於六卷七卷全錄兩漢書五行志、司馬彪雖在寶前、劉漢書寶應及見、似決無連篇鈔錄、一字不更之理。殊爲可疑。然其書敘事多古雅、而書中諸論亦非六朝人不能作、與他偽書不同。疑其卽諸書所引、綴合殘文、傅以他說、亦與博物志、述異記等。但輯二書者耳目隘陋、故舛漏百出。輯此書者則多見古籍、頗明體例、故其文斐然可觀、非細核之、不能辨耳。觀

書中謝尚無子一條、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二卷引之註曰出誌怪錄、是則捃拾之明證。胡震亨改但稱謝尚爲鎭西將軍、在穆帝永和中。寶此書嘗示劉惔、惔卒於明帝大寧中。則書在尚加鎭西將軍之前二十餘年、疑爲後人所附益。猶未考此條之非本書也。胡應麟甲乙剩言曰、姚叔祥見余家藏書目中有干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藝文、初學、書鈔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匱幽巖土窟掘得耶。大抵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斯言允矣。

搜神記序

晉散騎常侍新蔡干寶令升撰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日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冊猶尚若此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終

搜神記卷一

晉干寶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僊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遊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噉百艸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

堯不暇服松者簡松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

死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

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魚出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乃復入水去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從東南去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

石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訣

魯少千者山陽人也漢文帝嘗微服懷金過之欲問其道少千拄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厨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

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羽毛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為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鳬舉羅張之但得一

雙舄使尚書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薊子訓不知所從來東漢時到洛陽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皆見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

歲矣見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中匄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屋室自壞殺十數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穀城鄉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

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輙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旣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敕敕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賫酒一甖脯一片手自傾甖

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今旣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

皆變為狐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
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為大患者以
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
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
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
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
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
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

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
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
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
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
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
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
日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吉每獨坐彷彿見
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差
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
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吉御卿八道士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住建安方山從其師白
羊公杜受玄一無為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
來東海暫過秣陵與吳主相聞吳主留琰乃
為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琰
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啗不受餉遺吳
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積月不教吳
主怒敕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縛
猶存不知琰之所之

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
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
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
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
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
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
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
綝車車為之傾視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嗤笑
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即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爲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

或不盡杯不去也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吳猛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烏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臥屍旁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即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

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

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淩空而去不知所在

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既殯屍不臭而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棺空無屍惟雙履存一云昭帝卽位改葬之棺空無屍獨絲履存焉

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曰逍遥雲漢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魔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

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

得遠味異饍繒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
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
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浮勃逢
敖曹雲石滋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
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
禍菑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
錄兼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
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楊子之太玄
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

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
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
之他人不見雖居闇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
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
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
疎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
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
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啗發簏取織
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

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
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
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
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
控左援綏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至
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
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
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搜神記卷一

搜神記卷二

晉干寶撰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婦因以安又有大樹樹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鳥過之亦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

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乃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解之或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卿可除此否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試耳解之而甦

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噀之乃命計其時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楊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登趙昞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桑皮以爲脯

陳節訪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毋喪歸家韓友往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欲

發狂殺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創因走亡數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東海人黄公善爲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詔遣黄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謝糺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出即命作膾一坐皆得徧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餹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故有鱷魚池又嘗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内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綬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

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夫人卒後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遥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又見帝紀六二）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得見之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忽掩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厚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搜神記二卷）

吳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卽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更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合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鎭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眞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鎭西

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

荆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晉干寶撰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鬭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簏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侍御者名益喜與共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徙爲太尉長史遷魯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

問來候師王叔茂請往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與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耳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明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

鉅鹿太守鉅鹿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興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舍一作）舍久遠魑魅罔兩共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

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汚累天眞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

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黒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貴佐鈴下各以微細化爲蛇烏不亦過乎

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棊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棊顏

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面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耳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性深沉有恩義少爲書生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爲使其反死乃

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爲田字可方一寸
二分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於前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
宅不利故令君困爾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
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
就買還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
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
鐵器復二萬餘於是業用既展病者亦無恙

譙人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
向之嗥叫藻大愕懼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
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
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
免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
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
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
其猴出門即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
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
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
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
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
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
買此婢復爲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
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
江陷

趙固所乘馬忽死甚悲惜之以問郭璞璞曰可

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樹
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宜急持歸於是如言
果得一物似猿持歸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
死馬頭噓吸其鼻頃之馬即能起奮迅嘶鳴
飲食如常亦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
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
嘉家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
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

人服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會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爲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遂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録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乎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十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效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齎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

隗生含明隱迹而莫之闚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甖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房厭勝之術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

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須臾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會稽嚴卿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序不信卿曰既必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序家無恙

沛國華佗字元化一名旉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脚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

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横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
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
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
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搜神記卷二

搜神記卷四

晉干寶撰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星第四第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于

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閤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婿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

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再報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泰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死生異路不

可相近故也即物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

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廻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俄見一

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煩多相對欣然勑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勑備辦會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以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

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為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為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為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

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流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渡遥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織成褌衫

宫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内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内破魚腹得書刀焉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宫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

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怪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名曰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深尺餘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悦此是䢼亭驢山君使至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遂去不復見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

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輙得數年大
富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爲室下有
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
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
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
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
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永嘉中有神見兖州自稱樊道基有嫗號成夫
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輙便起
舞

沛國戴文謀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
聞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
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貧恐不
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
於室內竊言之婦曰此恐是妖魅憑依耳文
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
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辭謝之際忽
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
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遂不見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家貲巨萬
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一好新
婦從竺求寄載行可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
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
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
如此君可快去我當緩行日中必火發竺乃
急行歸達家便移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宣帝時南陽陰子方者性至孝積恩好施喜
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
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
七百餘頃輿馬僕隷比於邦君子方嘗言我
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
侯牧守數十故後子孫嘗以臘日祀竈而薦
黃羊焉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
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

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蠶今之作膏糜像此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漢陽羨長劉玘常言我死當爲神一夕飲醉無病而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冢遂改爲君山因立祠祀之

搜神記卷五

晉干寶撰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己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

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

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

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内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配匹

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陳郡謝玉爲瑯邪内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

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祠焉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

有靈嚮聞於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遣卿以姓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

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歔欷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

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曰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

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

取使死

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爲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出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搜神記卷六

晉干寶撰

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升降化動萬端其於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

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兎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呑陽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鄭有一婦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魯嚴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鬬

魯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鬬其邑中也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遊朐衍有獻五足牛時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應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悖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爲援五行志以爲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闘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闘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闘於國中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闘於燕宮中池上烏墮

池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闘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劫殺厥妖烏鵲闘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闘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蕪萊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往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昭帝時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至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

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䳒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䳒鵲聲往視之見巢爇盡墮池中有三䳒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後卒成易世之禍云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以為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

白髮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殮積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王莽

篡位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暌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類婬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下體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妻孫壽所爲京都翕然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

眉啼哭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邪傾雖强
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冀舉宗合誅
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
主人身為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
飲食以為戲樂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
之謡也其後天下大亂古志有曰赤厄三七
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
之妖篡盜短祚極于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

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
亂矣自高祖建業至於平帝之末二百一十
年而王莽篡盖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
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
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於靈帝中平
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徒衆數十萬皆
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至今道服由此
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真定誑感百姓曰蒼天
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

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
趨信荊揚尤甚乃弃財産流沉道路死者無
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
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滿二百一十年而
天下大亂漢祚廢絶實應三七之運
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為長服而下甚短女
子好為長裾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
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内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

婦夫婦陰陽之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
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
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
殘骨肉為讐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為之先
作恨而不遭辛有屠黍之論以測其情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
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内悉
出道路斷絶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
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

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枝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其於洪範皆爲木不曲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是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冤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虵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鬭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者魁櫑挽歌斯之效乎

靈帝之末京師謡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雟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

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敗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荆州刺史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爲魏武黄初元年

魏黄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爲凌霄閣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

不得居之象也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轂于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兩門飛落明年權死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

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是時孫皓承廢故之家得復其位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象也

搜神記卷六

搜神記卷七

晉干寶撰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

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案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爲純蓋

古喪車之遺象晉之禍徵也
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煑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晉大康四年會稽郡蟛蚑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畯數日之後則皆爲牝

太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

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皆字曰龍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於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革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付託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

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人死于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

入道路兵且作

初作屐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至太康中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此賈后專妒之徵也

晉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懷惠之事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反覆至危

也杯盤酒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時人苟
且飲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太康中天下以氈爲絔頭及絡帶袴口於是百
姓咸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氈胡
之所產者也而天下以爲絔頭帶身袴口胡
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
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自後楊駿被誅
太后幽死楊柳之應也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
三寸及帝晏駕王室毒於兵禍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佩兵又以金銀
象角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而載之以當笄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食異等今婦人而
以兵器爲飾蓋妖之甚者也於是遂有賈后
之事
晉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乃
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
惡不悛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體亦能兩
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
而妖形作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
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
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許丈負二小
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陽城景王祠中不

見
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其後
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
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禖石高禖宮中求子
祠也賈后妬忌將殺懷愍故天怒賈后將誅
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傚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
其鐓住則植之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
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

掖之應也

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爲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歎相告曰石來尋而石氷入建鄴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

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竟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張騁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爲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怖因紿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又言曰歸何早也騁益憂懼祕而不言安陸縣有善卜者騁從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兵起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曜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頭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蕩從亂如歸騁兄弟並爲將軍都尉未幾而敗於是一郡破殘死傷過半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

視之悉復如故或云見貍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絶四方而壅王命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内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光遙望如懸燭就視則亡焉其後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一子鳥

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永嘉五年抱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時帝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𪕶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

永嘉六年正月無錫縣欻有四枝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𪕶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

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爲元帝所敗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繐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懷愍晏駕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此縞素凶喪之徵也初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

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耻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

晉愍帝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喬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

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莖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瘣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大旱十二月河東地震去年十二月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是時淳于伯寃死遂頻旱三年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又寃氣之應也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應也

太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别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産又有女子陰在首居在揚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舊說所謂濫災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此臣而行君亢陽失節是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爲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侵君之象也爲衣者上帶短纔至於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無口無殺下大之象也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說曰易說枯楊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

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將執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爲八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搜神記卷七

搜神記卷八

晉干寶撰

虞舜耕於歷山得玉厤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巳體道不倦舜龍顏大口手握褒宋均註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饬致大祚也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髮自以為犧牲祈福于上帝於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游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濟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起乃呼顏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插其首媼曰彼二童子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

伯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耶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娛遊者日有十數孫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忽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是歸於司馬也

都水馬武舉戴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

搜神記卷八

搜神記卷九

晉干寶撰

後漢中興初汝南有應樞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子孫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初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

云此吉祥也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後五年從大將軍南征居無何拜尚書郎遼東太守南征將軍

常山張顥為梁州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為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太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貲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與賈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賫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

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

公舒役十五取詰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
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鳥飛入
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
鳥入室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鵩鳥賦齊死
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謀舉義
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鴈數十在中庭
有狗從外入嚙之皆死驚救之皆斷頭狗走

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
數有怪一犬著冠幘絳衣上屋欻有一兒蒸
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
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
無聲其國滅亡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
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
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

從者逐之及入果被殺其妻在室語使婢曰
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
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蹷然起躍頭至於
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
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
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後人白喜謀叛合門被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

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
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
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
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
者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
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
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戇皆此類也
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
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府之

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懸於
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
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
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
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
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鄢陵人鎮荆州登廁忽見廁中一
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
出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
寢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

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不
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於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
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
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人
蒸炒亦變爲蟲其火愈猛其蟲愈壯寵遂北
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龕所殺

搜神記卷九

搜神記卷十

晉干寶撰

漢和熹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清
滑有若鍾乳狀乃仰噏飲之以訊諸占夢言
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斯皆聖王之
前占也吉不可言

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
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昔懷策夢月
入懷今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
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漢蔡茂字子禮河内懐人也初在廣漢夢坐大
殿極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
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
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
之象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祿
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
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録籍云此

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

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夏陽盧汾字士濟夢入蟻穴見堂宇三間勢甚危豁題其額曰審雨堂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篤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汙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汙輒火浣之

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苦腹痛病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後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果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漢靈帝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尋亦崩

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

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臥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匹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云如此死期可至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懼不得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時死

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蒱錢因爲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營理郭凶事及覺即往郭許共圍棊

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否因說所夢郭因之
悵然云吾昨夜亦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
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爲凶具
一如其夢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
病泰營侍甚勤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
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
即於夢中叩頭祈請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
姓名人否泰思得語二人云張隗不姓徐二
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爲汝活之
遂不復見泰覺叔病乃差

搜神記卷十

搜神記卷十一

晉干寶撰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
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
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於
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
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
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即抱
木而號及六國時更嬴謂魏王曰臣能爲虛
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嬴曰
可有頃聞雁從東方來更嬴虛發而鳥下焉

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驚
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
百里至于砥柱之下殺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
右手拔左驂燕躍鵠踴而出仰天大呼水爲
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

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煑之王如其言煑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

雍胷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許嫁而不果良怒殺之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君物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爲碧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時夏枯旱

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荐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內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于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 [illegible] 去官乃大具斧斤

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湾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為祚立碑曰

正德祈禳神木為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元初

二年為河南尹時夏大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為立義冢應時澍雨

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子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

子決僚臥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二十二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聞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於此遂愈

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蚺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内溫人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産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

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樹庭

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爲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

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爲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爲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衡農字剽卿東平人也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於他舍値雷風頻夢虎齧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十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
天大寒常以身自溫席而後授其處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爲文帝所殺
裒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
涕泣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
到墓曰裒在此
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
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

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
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
堪苦楚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
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
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
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
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
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
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

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
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
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云
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
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
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
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
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
子男貢年五歲貰年三歲乃各作繡香囊一

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
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
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
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
至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縣長表言郡
太守肅登承上尚書乃遣戶曹掾爲雄立碑
圖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養
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

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後盜有欲犯之者乃
先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
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刎
頸而死盜亦不殺姑太守聞之捕殺盜賊賜
妻縑帛以禮葬之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
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
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

扶持晝夜不眠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
餘旬疫勢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
恙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
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
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
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
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
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

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
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
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
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
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
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
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
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
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

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
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
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已而
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
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爲水窮
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爲婚未
成而妖魅詐迎婦去明詣卜者決云行西北

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一大穴深邃無底以
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鄉
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婦乃自誓執志登此岡
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後漢南康鄧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
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
飲食羸露日困終無怨言時伯考怪而問之
元義子朗時方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
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遣歸家更嫁

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
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
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
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
母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
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
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
耶因此遂絕
殷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
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勑吏舁尸到
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女令
人守尸云當有枉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
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與汝南
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
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
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
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

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
母曰若然當爲爾醖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
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郅君章殷
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
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
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
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
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

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
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旣至壙將
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
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
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旣至叩喪言曰行矣
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
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
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搜神記卷十一

搜神記卷十二

晉干寶撰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
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
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
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
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産也苟禀
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
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
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
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
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
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牝牡寄生因夫
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鳥
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
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
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
年之雀入海爲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

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䖵也麥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麞也蛬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于上上體生于下氣之反者

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爲人不知其將爲虎也方其爲虎不知其常爲人也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于鼻中元康中厯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

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亨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已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蝴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中之怪龍

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爲遊光金精爲清明也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竅大如螾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竅中覆

以磨礲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瑶家積年無他禍福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内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其後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賈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畢萬曰千歲羊肝化爲地宰蟾蜍得苽卒時爲鶉此皆因氣化以相感而成也

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恭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内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耳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寸餘狀似六畜頭似獼猴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

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
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和平相以為大怪
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
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
者頭不得進遂死

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禀君之苗裔也能化為
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
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
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

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
君見召不當有文書耶即出懷中召文書於
是即出之尋視乃化為虎上山走或云貙虎
化為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
皆是貙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
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
玃猳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
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
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
也若取得人女則為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
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
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産子皆如人形
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
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
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
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

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旁
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遲則死俗名曰刀勞
鬼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揚之驗于世
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
氣分則性異域別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
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生太陰之
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卽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蟹就人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廬江𦟨樅陽二縣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時聞哭聲多者至數十人男女大小如始喪者鄰人驚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哭地必有死喪率聲若多則爲大家聲若小則爲小家

廬江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五丈能嘯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

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測也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爲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爲主亂氣所生也

漢永昌郡不違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

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為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

搜神記卷十二

搜神記卷十三

晉干寶撰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迹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

漢武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汚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即至大雨今往有驗

空乘之地今名爲孔竇在會南山之穴外有雙
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湖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謡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爲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

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内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臨沮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

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江東名餘腹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因棄中流悉化爲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膾形

蟛蜞蟹也嘗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南方有蟲名蚥蝺一名蝍蠋又名青蚨形似蟬

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蜾蠃細腰之類其爲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或阜螽子育之則皆化成已子亦或謂之螟蛉詩曰螟蛉

有子果蠃負之是也

木蠹生蟲羽化爲蝶

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楊柳

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育滋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裂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言丙午日鑄爲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爲陰燧可取水也

漢靈帝時陳留蔡邕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旨意

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至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搜神記卷十三 終

搜神記卷十四

晉干寶撰

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爲蒙雙氏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籬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强盛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即是戎吳爲之奈何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既以我許天下矣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于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盤瓠將

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覓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爲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天不復雨衣服褊褳言語侏儺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遊食于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

窴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豬圈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噓之故

得乙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已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

古徐國宫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濵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爲徐嗣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黄龍也葬之徐里中見有狗壠在焉

鬬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奸䢵子之女生子文其䢵子妻耻女不嫁而生子乃弃於山中䢵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言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耻之送於山中䢵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與伯比楚人因呼子文爲穀烏莬仕至楚相也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鸖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

袁鈎者危豪也秦時拘執爲奴隸後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來爲蔽故得不死諸羌神之推以爲君其後種落熾盛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長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將葬未窆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

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誌其後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匯爲池因名金龍池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

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於宮中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

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為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

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蠩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兎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

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黿肉

魏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窺之不見人體見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懈自捉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此與江夏黃母相似

吳孫皓寶鼎元年六月晦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爲黿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瀉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輒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撾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曰喏喏宜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

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于獸遂
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
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
如此時人咸以爲此翁

搜神記卷十四

搜神記卷十五

晉干寶撰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
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
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墮南國九年不歸父母
見女長成即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
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
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
死死經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

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
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
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
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
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祥既不契
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
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
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
闊與君誓爲夫婦以結終身父母强逼乃出

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即活乎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乎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于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壽一百三十歲實謂精誠貫于天地而獲感應如此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私悅許相配適尋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欲適之女不願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尋病死其男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敘哀而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如初後夫聞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秘書郎王導奏以精誠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之請還開冢者朝廷從其議

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弋陽令昨被召來今却得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于

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溫少頃却蘇後文合欲驗其實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乃大驚歎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漢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

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遽便出走會爲縣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娥回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過西門外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爲所召今得遣歸旣不知道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否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

日形體又爲家人所葬埋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卽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殮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兼勑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聞之慨然

歎曰天下事眞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與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案行部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

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卽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大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曰此方相腦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書取報以為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鄭賈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還報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溫死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廬衡等山所遣歸妙解占候知吳將亡託病不仕還鄉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否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

吳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軍士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甚激揚遂活

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即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說家中人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强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米飯幾種鮭我暫過灶下戲婢無故犯我

打其脊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兄云當活

晉咸寧二年十二月瑯邪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自治死於張家棺斂已久家人迎喪旐每繞樹木而不可解人咸爲之感傷引喪者忽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拊而視之曰若爾有命當復更生豈非骨肉

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家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便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其弟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於是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將護累月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不與人相當不能言

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含乃弃絕人事躬親侍養以知名州黨後更衰劣卒復還死焉

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

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魏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歘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晉世杜錫字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

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
之有子
漢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發冢七十
餘年顏色如故但肉小冷羣賊共奸通之至
鬬爭相殺然後事覺後竇太后家被誅欲以
馮貴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
帝所幸尸體穢汚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
配食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
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
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
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
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
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鬢
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
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
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
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
金如棗許大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柩盟器悉毀
爛無餘唯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
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
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
王覺腫痛即生瘡至死不差

晉干寶撰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

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

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溫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土遂伏劍死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

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更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即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亦何足怪穎乃還眠向寐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

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

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

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濡須口有大船船沒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

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

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苟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其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黑點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鬬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

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漢武建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麵飯至索其酒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

撰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旣

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為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為信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壻也遂封度為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為駙馬今之國壻亦為駙馬矣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

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腹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

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發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棺蓋下果得衣裾呼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卽召談生復賜遺之以爲女婿表其兒爲郎中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麞舉弓而射中之麞倒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

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卽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欷歔無復辭免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妝嚴且語充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黄昏內白女郎妝嚴已畢充旣至東廊女已

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

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
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
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
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
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并贈
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
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
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

鋺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
鋺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
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
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
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鋺高舉其價不
欲速售冀有識欻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
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鋺大
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
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

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
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之悲咽賫還白
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
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
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
即字溫休溫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
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
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輙

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
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
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
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白樓不
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
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
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
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
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

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卷十七

晉干寶撰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亡取之又買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

衰絰到來迎喪去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爲

漢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乃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

於陳留大澤中冢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刼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其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

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歸還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常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為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

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復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怪

吳孫皓世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為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為姦後出行密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頭給使以為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

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為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為掊刮見有趾跡誕因大

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吳時嘉興倪彦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
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彦思奴婢有
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彦思治之無敢詈
之者彦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彦思乃迎道士
逐之酒殽既設魅乃取厠中草糞布著其上
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虎伏于神
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
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彦思夜於

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彦
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
有聲彦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
聲愈急彦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
梁如故魅大笑問彦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
聞之曰此神正當是貍物耳魅即往謂典農
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污穢
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
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

知所在
魏黃初中頓丘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一
物大如兎兩眼如鏡跳躍馬前令不得前人
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捉之驚怖暴死良久
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
里逢一人相問訊已因說向者事變如此今
相得爲伴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爲伴快不
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
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懼耶對曰其身

如兎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
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挑上馬人遂墮地
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乃于道邊得
之宿昔乃蘇說狀如是
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
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
河太守過謁廟有丁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
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
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蔡[illegible]

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白布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井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闕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北昔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真

也於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冲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卜卜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扣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闚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云

晉惠帝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
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即日宮西有
一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倫
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
兒於戶中明日往視悉不復見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
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井子正熟三人
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
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
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
哄僅聞其腦閒食聲咂咂數日而出去尋復
來以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
頭重

搜神記卷十七

搜神記卷十八

晉干寶撰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家有怪無故聞拍手
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勑就枕寢息有頃
又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
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來就我飲至明乃
飯臿也即聚燒之其怪遂絕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
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阿文文先
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
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
應諾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
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
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
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為誰曰金也在堂西壁
下青衣者為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
衣者為誰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汝復為
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

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
富宅遂清寧
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
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
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
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
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
為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
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

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
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
創坌以灰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
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
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
秦自是置旄頭騎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
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
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
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
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
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為生朝來父老皆欲
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
雨遂為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
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
莫不驚悵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
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
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鄢陵家居買
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疏蓋地數畝
不生穀遣客伐之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
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老汁赤如
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
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
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
四五頭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
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所謂

木石之怪夔蝄蜽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祀祖考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怪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吳時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吳王伐樹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船自飛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唱喚督進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爲老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

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

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眞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靑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靑衣曰老

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眞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畻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

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鐮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所所隨婢婦化爲狸走去審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晉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

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喚令
肝肺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
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
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
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
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
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即無聲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
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

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
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
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遂
避之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
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
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
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
然便隨去即爲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
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
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爲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
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
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
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
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
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
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

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
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
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
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
且止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
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下
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暝樓鐙階下
復有火勅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

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既暝整服坐
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絮
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
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
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劍帶擊魅腳呼
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
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絕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
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

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即
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
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黃衣人
呼鯤字云幼輿可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令申
臂於窗中於是授腕鯤即極力而牽之其臂
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
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

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
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
都無女人因過豬欄中見母豬臂有金鈴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
上施皂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
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
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
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
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

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
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北平田琰居母喪恒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
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
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
事責之琰知鬼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
臾見一白狗攖廬銜衰服因變爲人著而入
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
愧而死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床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戒事有條貫鞭朴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絕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數年家益厭苦其後飲酒過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叩閤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閤

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絕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云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術陂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迴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氾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忽有

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皁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一字

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

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謝遂住廨
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
皁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
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適休
似未寢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
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喑嗟而去既去寂然
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
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
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

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
誰耶曰我是老蝎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
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得獨活
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提劍至昨
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舍
得老雄雞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
遂靜永無災橫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
自後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時丹陽人湯應者

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止亭宿吏啓不可應
不聽迸從者還外惟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
三更竟忽聞有叩閤者應遙問是誰答云部
郡相聞應使進致詞而去頃間復有叩閤者
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皁衣去後
應謂是人了無疑也旋又有叩閤者云部郡
府君相詣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部郡府君
不應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
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竟

而部郡忽起至應背後應乃迴顧以刀逆擊
中之府君下坐走出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
之所傷數下應乃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
血跡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一老豨也部郡
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絕

搜神記卷十八

搜神記卷十九

晉干寶撰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虵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虵穴口虵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

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虵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虵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虵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虵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晉武帝咸寧中魏舒為司徒府中有二大虵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

但怪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有一虵夜出經柱側傷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覺之發徒數百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骼盈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

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二虵

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色

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
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
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
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
是一大鼉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
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
家山中廟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
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刼奪其釜意苦

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
銅應喏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
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
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
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
中白鼉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
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
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鍤來
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含伐掘皆

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
著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
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
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
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
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
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
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

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
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
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
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
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于斯也絃歌不
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
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
著衰麻服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

中覆船下就視之皆是鼠婦婦作湯澆殺遂絕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作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

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以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申婦方產有扣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荅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鈎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

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聞之歎曰此謂命也

搜神記卷十九 終

搜神記卷二十

晉干寶撰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爲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噲參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愼爲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

隋縣溠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愉少時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于路者愉買之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取

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

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蹹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録爲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

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廻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火蹤跡因爾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于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十餘丈

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

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虵盤繞犬奮咋虵虵
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反草
中徒伴恠之隨往見隆悶絶將歸家犬爲不
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廬陵太守太原龎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
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
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乃謂
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
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

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
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
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龎氏
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
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
猶然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猨子便將歸猨母自後
逐至家此人縛猨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
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
此人旣不能放竟擊殺之猨母悲喚自擲而
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
死滅門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
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
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欻見大
虵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
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

見虵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虵其夜夢見
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
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
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輙有小虵
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
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虵遂吸殺之令因大忿
恨責姥出虵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
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虵乃感人以靈

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輙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輙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蠶巳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子不語神亦近乎怪也夫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含生感壞好一事信紀載不經採錄宜多元亮悠然寄興飲酒耽詩之外絕少著述而猶爲含生萬類耶詩云中蓍樹鏡衣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然嘗試爲之採史拔擇巨鍾乃惜仍之然知其書鏡之足爲也聞于耳目之間常志請作是觀

湖南毛晉識

搜神記卷二十 終